

摧心掌（俠義奇情新穎小說）高峯·新著

"劍招"乃有形之變，"劍意"乃無形之變，書中主角無意中練成邪派功夫，由純良少年變爲殺人狂魔。名家高峯先生爲讀者描述其變化過程，細心刻劃，結局出人意表，幸勿錯過。

$3.00

1034

編者話

我們對於本刋的內容，時刻加以充實且對讀者們寶貴意見，都一一接納，儘量改進，我們在一週中，處理稿件繁多，時間匆促，因爲本刋是一部定期性出版的周刋，廿年以來，風雨無間，如期發行。我們很衷心感謝讀者們提出意見，使我們自勉自勵，隨着你們所示加以改進

**　　**　　**

今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是「摧心掌」，由高峯先生執筆，故事內容曲折，離奇詭秘，驚險緊張，令人喪胆，由於一個純良的少年，無意間偸窺了一部邪派秘籍，到他練成了這種邪派武功後，四出爲患，到處殺人，變成了一個殺人狂魔，到頭來……故事過程發展使你驚心動魄，請先睹爲快。

**　　**　　**

「曹沫」是一篇歷史武俠小說，書中的主角，是一位忠肝義的名將，氣勢凜然，泱泱風度，在一次伐齊之戰，由於己方與對兵力懸殊，終於失敗。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東方英的「黃金谷」，東方英的作品，讀者們已耳熟稔詳，無庸特別推介。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厦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72.00
	一年港幣	$143.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77.00
	一年港幣	$15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90.00
	一年港幣	$1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子成

武俠世界

第103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三元・
H.K.$3.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巨型俠義傳奇故事

摧心掌

文·高峯
圖·子成

橫渡滇池上西山

雲南的天氣，四季如春。

久居雲南的人，習慣了溫和的天氣，脾氣也比較溫柔，夏天嘛，決沒有揮汗如雨這回事，冬天嘛，也沒有重裘瑟縮這回事，生於西北地區，所謂「朝穿皮裘午穿紗，圍着火爐吃西瓜」的暴冷暴熱天氣，在雲南更是完全沒有。

在我國西北地區，如青海新疆等地，晝夜之間，溫度相差，恍如酷暑和嚴寒。

在家中，皮裘與輕紗每每並放着，在火爐旁邊，每每發現了西瓜。

這一天，在雲南昆明小西門，有兩騎馬並轡緩馳，在一條寬大的官路上，緩緩的慢跑。

騎者一面觀看四週的景物，一面相顧而笑，他們的模樣極其相似，是一對年青的同胞兄妹，他們遠從河北張家口到雲南來，走了兩個月，路程二萬里，他們要到昆明滇池，幹一件大事。

天氣本來是炎熱的，六月時分，大江南北正處於酷熱火炙般氣候之中，他們一路來，無時無刻不在抹汗，在馬背上頻頻揮扇，夜裏熱得睡不着覺，只好在門外納涼，坐到天明，哥哥妹妹的脾氣，都變得壞了，給熱浪衝昏了腦筋，常常因一點鷄毛蒜皮的小事，互相責罵。

「熱呀，今天眞熱，哥哥，最好找一個地方避避暑，我們到廬山去躲三天，怎樣？」

「避暑，你倒快活，你就是一個如假包換的懶骨頭，你忘記了我們負着千斤重担啦。」

「不避就不避，幹嗎罵人？」

「你說你該不該罵呀，我不罵你，罵誰！」

「一天都是爹爹不好，誰也不派，偏偏派了我陪你這瘟神，我不是倒霉麼？」

「誰倒霉，是你還是我？爹爹也眞沒分曉，誰也不派，偏偏派了你這個又刁蠻又淘氣的小丫頭陪我，哼，我不是倒足大霉麼？」

「哥哥，你可再罵人，看我不一劍把你殺了？」

「動手吧，哼，你會殺人，難道我不會。」

像上面這種互罵，一路來也不知發生了幾多次，互相指責，互相埋怨，只差沒有眞的拔劍出來。

他們一到了雲南昆明，陡然之間進入氣候溫和的仙境，兄妹倆的脾氣登時由壞變好，精神爽朗，有說有笑，他們欣賞着四週的景物，沿着官路兩旁的樹蔭，不由的相顧而笑。

哥哥噓了口大氣，道：「妹妹，到了，到了，我們終於到了。」妹妹笑道：「不錯，我眞捨不得就此離開這林蔭官路，哥哥，我們下馬慢慢的步行，好不好？」

哥哥笑道：「好的，下馬吧。」

兄妹倆下了馬，牽着馬匹緩緩的步行，都一齊的呼吸着昆明的清新的空氣，精神不由的大振。

出了小西門，就經過一座巍峨宏偉的寺廟，只見廟門緊閉，門外沒有人，哥哥低聲道：「白馬廟乃是昆明一個大門派，主持大師與爹爹一向相識，我們好不好入內拜見一番？」妹妹道：「我瞧不好。」

哥哥道：「爲什麼不好？」妹妹笑道：「不是不好，我們先到大觀樓塡飽了肚子再說。」哥哥道：「也說得是。」大觀樓聳立在滇池的旁邊，和太華山隔水相望，是一座五層高的大樓，也是昆明最富麗堂煌的大酒家。

妹妹嘆道：「滇池是雲南一省最大的湖泊，山光水色，風景幽美，我們不可不細細欣賞一番，那白馬廟大門緊閉，見鬼一般，有什麼好？」哥哥笑道：「正是，我們在大觀樓洗塵，正是最佳的地方。」

妹妹道：「洗塵？」哥哥笑道：「是呀，沒有人給我們洗塵，我們不會自己洗麼？」妹妹一聽，不由的笑了起來，露出兩排雪白的牙齒，模樣倒也很可愛。

他們登上第五層，這大觀樓飛簷複宇，結構宏偉，樓內佈置得金碧輝煌，雕樑畫棟，美奐美輪。

舉目四眺，西臨滇池，左右是蘋天葦地，汪洋千頃，海天一色。

兄妹倆點過酒菜，居高臨下，欣賞滇池的風光，看五百里滇池的水流滾滾奔進眼底，無數的點點輕帆出現在碧色水面的輕烟裏。

兄妹倆不禁心曠怡神，哥哥道：「妹妹，我以爲西湖的風景天下第一，那裏知道滇池的風景也不壞呀。」妹妹道：「古詩有云：風日晴和人意好，這裏是風日晴



和了，但不知人意如何？」

哥哥道：「你還是担心摧心掌吳霸天！」妹妹道：「難道你不担心了！」哥哥笑道：「妹妹，我們盡情的玩一天，痛痛快快的玩一天，明天再作道理，現時担心乃是多餘。」妹妹道：「好，一切依你，哥哥，你以前來過雲南不曾！」哥哥笑道：「妹妹，我有沒有來過雲南，難道連你也不知。」

妹妹道：「對於滇池，咱們陌生得很，如果有人引引路，那便好極了，哥哥，不如咱們轉頭到白馬廟去，叩見白馬禪師，請他派一位師兄引引路好不好？」哥哥道：「也好，我們吃飽了東西便去吧。」

大觀樓十分宏偉，一座大花廳，可容百多人，這時中午時分，滇池遊人如鯽，大觀樓上座無虛席。

又聽一人朗朗吟道：

五百里滇池，奔走眼底，披襟岸幘，喜茫茫空洞無邊，看來驤神駿，西翥靈儀，北走蜿蜒，南翔縞素，高人韻士，何妨選勝登臨，趁蟹嶼螺洲，梳裏就風鬟霜環，更蘋天葦地，點綴些翠羽丹霞，莫辜負四週香稻，萬頃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楊柳。

這九十個字吟完，那人呵了一笑，道：「老弟，這是普天之下最長的一首對聯的上聯，你有本領把下聯續下去嗎？」聲音有若龍吟，送到少年男女席上。

哥哥妹妹相顧愕然，瞧發聲所在，但見一名中年人，文士打扮，三綹清鬚，相貌十分文雅，然而聲音有若龍吟，神情內蘊，必是武林中人，而且還有內家高手，哥哥微微一點頭，道：「前輩，你是問我嗎？」

哥哥也不甘示弱，使出了「傳音入密」的內家功夫，他雖然壓低嗓子說話，但遠隔五六丈之外的文士，却是聽見，那文士笑道：「老弟，你這一手內功，不太壞呀，可是我並不孜究你的武功，我是孜究你的記性，你有本領把下聯背出來麼？」

哥哥道：「前輩，你貴姓？」那文士打扮的人，笑道：「你先請！」哥哥道：「小輩叫做何谷雁，世居河北張家口。」那人道：「嗯，張家口，那是塞外荒涼之地呀。」何谷雁道：「荒涼之地，也有人材。」

那人笑道：「不錯，這位小妹妹呢？」何谷雁道：「她叫何可人，是我的妹妹，今年不過十八歲，還未見過世面，無禮之處，前輩休怪。」

那人把酒盞一舉，遙遙的跟何家兄妹倆對飲一盞，道：「在下張雲飛，崆峒派門下，家師鐵冠道長，你們兩位大概也聽過吧？」

「張雲飛」三個字，何家兄妹不曾聽過，但崆峒派掌門鐵冠道士乃是武林中一等高手，何家兄妹自然聽過，不禁凛然。何谷雁站了起來，道：「妹妹，既是崆峒派的的張師兄，我們過去見見面吧。」

兄妹倆過去，張雲飛客客氣氣的站起來讓坐，張雲飛笑道：「難得兩位移樽就教，多謝多謝。令尊鐵劍何天身體可好？」原來何谷雁何可人兄妹，乃是張家口鐵劍何天的寶貝兒女，鐵劍何天乃是武林名

宿，一口鐵劍，縱橫江湖，聲名不在崆峒鐵冠道士之下。

張雲飛笑道：「何小哥，你怎樣？還記得刻在石坊上長聯的下半首嗎？」何谷雁笑道：「區區九十個字，何足道哉。」當下朗朗吟道：

數千年往事，注到心頭，把酒凌虛，嘆滾滾英雄誰在，想漢習樓船，唐稱鐵柱，宋揮玉斧，元跨革囊，偉烈豐功，費盡投山心力，儘珠簾畫棟，朣吟將着雨朝雲，便斷碣殘碑，都付與蒼烟落照，只贏得幾杵疏鐘，半江漁火，兩行秋雁，一枕清霜。

張雲飛拍桌而起，呵呵大笑，道：「何小哥，你過目不忘，佩服佩服！」原來這首上下兩聯共有一百八十個字，刻在大觀樓門外石坊，乃是孫髯翁所作，何谷雁只看了一次，便牢牢的記在心頭。

何家兄妹見張雲飛吐談不俗，心中甚喜，張雲飛笑道：「在下生平喜歡遊山玩水，大半生消磨於名勝山川之中，滇池我來過兩次，今次是第三次啦，不知兩位不遠萬里，由塞外到此，為了何事？」

何可人道：「我們要到西山找……」

何谷雁只怕在陌生人面前洩了底，忙把她的話一截，道：「前輩，實不相瞞，我們也是遊山玩水，這滇池風景好得很呀。」

說話間，但聽一名食客把桌子敲得震天價响，叫道：「小二，你有眼無珠，你可認得老爺是誰？」小二諾諾連聲，道：「老爺是西山的賬房先生，西山吳家莊獨霸昆明，小人自然認得。」

那條大漢大喝道：「既然認得，那末我點的翡翠柳魚羹呢，等了半天，還未端來，是怕我沒錢會賬麼？」與那大漢同桌的，還有四五個人，都是粗眉大眼的脚色，一齊叱咤連聲，一座大花廳登時沸騰起來。

在大花廳中，高朋滿座，數十張桌子，全坐滿人。

小二打恭作揖，道：「柳魚未到盛產季節，產量稀少，今早只打得十尾，已給熟客們搶光了，周爺請稍候，小人到厨房去瞧瞧還有沒有？」那大漢一指張雲飛的桌子，大聲道：「眼見這裏便有一碗翡翠柳魚羹，還未動着，你給我端過來。」

小二惶恐的道：「這樣不大好吧。」

「啪」的一聲，小二早吃了一記耳光，那大漢出手甚重，打得小二摔出三丈以外，吐了一口鮮血，打落三只門牙，半天爬不起來。

那大漢霍地站起來，逕到張雲飛桌前，叱道：「這碗柳魚羹給我。」伸手便來搶，張雲飛笑道：「你是西山吳家莊的賬房先生，是不是？」那大漢答道：「不錯，你既然知道了，快快滾開。」

張雲飛笑道：「好吧，柳魚羹給你便是。」雙手捧起磁碗，猛然兜頭向那「周爺」淋下。這一下，突然而來，「周爺」壓根兒料不到有此一着，立刻有如醍醐貫頂，淋了一個落湯之鷄一般。

這倒也罷了，不幸的是，「周爺」穿着的，是一件新縫的蘇綢長衫，蘇杭絲綢，乃是天下最名貴的衣料，一件綢衣全給淋濕了，「周爺」虎吼一聲：「你找死來着！」一掌朝他「天靈蓋」便拍。

張雲飛左手一架，右脚飛出，一招「直搗黃龍」點中那大漢的小腹。這一招，輕描淡寫，不費吹灰之力，那大漢却給踢得身子朝後倒飛，「喀喇」一聲响，一張桌子給壓碎了，跌了一個四脚朝天。

「周爺」的黨羽大驚來救，把他扶了起來，大叫道：「反了！反了！」一湧而來，拳打脚踢，向張雲飛身上招呼。張雲飛端坐不動，也不見他如何出手，亦不見他如何挪動閃避，雨點般打下來的拳脚，全數落空。

「周爺」一發狠，不可收拾，他橫腿亂踢，踢翻了五六張桌子，「噹」的一聲把大刀抽了出來，大罵道：「那裏鑽出來的雜種，胆敢在老虎頭上動土，是活得不耐煩了。」吼叫連聲，大刀狠命劈過來。

大花廳之中，立時天翻地覆，客人們但見這幾條大漢如狠似虎，喊打喊殺，嚇得鷄飛狗走，怕事的連忙拔腿飛逃，奪門而奔，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脚。

胆大一點的，還在瞧熱鬧，但都躲得遠遠的，有的躲在門外偷瞧，有的躲在櫃台後面探出半個人頭偷窺，只怕刀劍無情，給砸中一下，立時沒命。

何家兄妹見「周爺」如此橫蠻，實在看不過眼，大聲道：「張前輩不必動手，待我來。」何可人生平最愛熱鬧，有架可打，那肯放過，搶先動手，身形一閃，驀地殺進衆大漢之中，指東打西，指南打北，只憑一對玉拳，但聽「砰砰」之聲四起，那幾條大漢，無一是對手，只在幾個照面之間，全數給打倒在地。

「周爺」罵道：「那裏鑽出來這臭丫頭，他奶奶的，直娘賊！」大刀一揮，橫腰劈到。何可人叱道：「你是元凶禍首，給我到湖裏喝水去。」左手一架，倏的一抓，抓着刀柄，一運勁，奪刀在手。呼的一聲，那口大刀首先給她扔進湖裏，繼而雙掌齊出，結結實實的打在「周爺」胸口，那一個二百來斤重的身軀，竟給她雙掌擊進湖裏去。

「撲通」一聲，水花四濺。

何可人身段苗條，嬌小玲瓏，看似沒十斤氣力，但這雙掌，力道不凡，張雲飛瞧出了，她是使了借力使力的功夫，太極拳有所謂「四兩能撥千斤勁」，何可人是借了「周爺」的力，把他擊進湖水中。

張雲飛笑道：「小妹妹，好功夫，我們走吧。」

一場打鬥，大花廳之中，桌翻椅倒，殘羹菜汁，濺滿一地，好好的一座美奐美輪的大花廳，已弄得一塌胡塗，留下來已沒有什麼趣味，何谷雁搶着會了鈔，相偕出門。到了此時，店主人才敢出來，皺着眉頭，收拾殘局，心中暗暗替張雲飛他們三人發愁。

西山吳家莊乃是昆明一霸，開罪了他，後患無窮。

三人走到湖邊，滇池又叫昆明湖，大觀樓的一場打鬥，並沒有使湖光遜色，風景依然壯麗。

張雲飛道：「兩位那裏去？如果有空，咱們不妨放舟湖心，兩位不知，滇池的湖心，還有奇景。」何可人道：「什麼奇景？」

張雲飛道：「放舟湖心，可以看到太陽的光芒，閃成萬道金蛇也似的光芒，照耀着整個湖面的奇景。如果在黃昏，夕陽將下之時，可以看到烟霞的晚景，有烟有霧，好像江南水鄉一般。」

何可人拍手道：「是嗎？我們快去快去。」何谷雁道：「張前輩，實不相瞞，我們此來，並不是為了遊山玩水，乃是奉了嚴命，面謁西山吳家莊莊主吳霸天，晚輩路途不熟，正苦於無人引領呢。」

張雲飛面色一變，道：「你眞的是到吳家莊去？」何谷雁道：「不錯，我們剛才把他的賬房先生打了，將來見到吳霸天之後，還得有一番解釋呢？」張雲飛道：「是我首先動手，把那周爺變成落湯鷄，兩位看不過眼，這才動手，哼，萬事抬不過一個理字，那賬房無理在先，你們又怕怎地。」

何谷雁道：「不錯，由這裏到西山，有什麼捷徑沒有？」張雲飛道：「西山在滇池西岸，這裏是滇池東岸，要到西山，必須橫渡滇池，滇池方圓五百里，僱船必須兩三日後才到，兩位請吧，在下還要到龍門去遊覽一番，不能奉陪了。」

何谷雁知道張雲飛不想到吳家莊去，他們不過是萍水相逢，怎能勉强，當下僱了一船，橫渡滇池，到西山去。在船艙中，何可人道：「哥哥，單瞧吳霸天的手下，如此兇狠橫蠻，動不動打打殺殺，手下如此，他的為人，也可想而知了。」

何谷雁道：「我就不明白，爹爹何以把生平心血所得，傳授給他？」何可人道：「哥哥，爹爹的拳譜，你放得很好麼？」何谷雁道：「這當然放好，爹爹的東西，怎敢不小心保存？」

當下他解下了行囊，在行囊之中，取出一隻黃布包裹，包裹之中還有小裹包，包了幾重，最後用油布包着一本小册子，拿了出來，左右四顧，低聲道：「妹妹，這舟子可靠麼？」

何可人道：「誰知道，我們由河北張家口到此，走了一萬多里路，沒有出過什麼岔子，還怕什麼？這本拳譜，給我瞧一瞧。」何谷雁遞給她，只見這本薄薄的小册子，封皮上大書「摧心掌法概要」六個大篆字，正是她爹爹鐵劍何天的親筆。

這本册子不厚，僅得五十頁，揭開一看，但見裏面圖文並茂，是一套三十六路「摧心掌法」的概要，每一招一式，都有文字說明，文字說明不足的地方，便附以圖解。

「摧心掌」乃是何天近年來的鉅創，掌法凌厲，招數狠毒，何天秘密試練，已有十年，十年之中，他苦心鑽研，直到最近，方才大成。這路掌法乃是武林史中空前的鉅創，何天之前，武林之中，從來沒有人使過這種掌法，甚至類此的也沒有。

何可人翻了幾頁，眉心緊皺，何谷雁道：「妹妹，你瞧出什麼來了？」何可人道：「這種武功太過深奧，我看不懂，哥哥，你以前看過麼？」何谷雁面上一紅，訕訕的道：「妹妹，我不該瞞着你，一路來，我偷偷的瞧過幾次，爹爹的武功，博大精深，我也不大懂，不過，我還是可以瞧出一丁點來。」

何可人忙道：「那是什麼？」

何谷雁道：「這種掌法凌厲狠辣，一掌拍下，把敵人的心臟都震得支離破碎，重傷而死，你試想想，一掌拍中敵人心臟部位，敵人的心臟便給摧毀了，心臟摧毀了，任你是神仙，也無法挽救，你說厲害不厲害。」

何可人道：「顧名思義，摧心掌當然以反擊敵人之心臟為主，當然十分狠毒，否則為什麼要用一個『摧』字？哥哥，你就只看出這一些？」何谷雁點點頭。

何可人道：「這個我早是知道了，不用你說，哥哥，我們好不好偷學一些？」何谷雁道：「現在？」何可人道：「不錯，現在，再過兩三天，這本拳譜便送給別人，我們要學，也無從學起，不如現在偷偷的學他兩三天。」

何谷雁心念一動，想了一想，道：「妹妹，如果可以學，爹爹早就教我們了，他為什麼不教，必有用意，我們偷偷的學了，爹爹知道了，怎辦！」

何可人笑了一聲，道：「哥哥，沒有人叫你去學呀，你眞是傻子。」何谷雁楞然道：「你說什麼，你為什麼又說偷偷的學他兩三天？」

何可人微笑不語，這個小妮子一向古靈精怪，詭計多端，做哥哥的自然知道，何谷雁把「摧心掌概要」小心翼翼的包好，然後小心翼翼的放進懷中，貼肉藏好，道：「妹妹，我不是不想學，而是不敢學，爹爹沒教我們，我們又怎敢去學，妹子，你這個鬼主意，再也休提。」

何可人哈哈大笑，半晌不停。

何谷雁怒道：「妹妹，你笑什麼？」

何可人道：「哥哥，剛才在大觀樓的石坊之上，刻有一對長聯，是不是呀？」何谷雁道：「是呀，你為什麼要問。」何可人道：「你看了幾次，才能把這長聯背出來？」何谷雁道：「一次。」

何可人哈哈大笑，道：「一路來，這本拳譜你偷讀過幾次了？」何谷雁面紅紅的道：「三次！」

何可人哈哈大笑，不再說話，轉過頭來，憑着船欄，觀看滇池的風景，何谷雁道：「妹妹，你為什麼不說話？」何可人道：「你偷讀拳譜，已有三次，後果如何，難道你自己還不知道麼？」

何谷雁低頭想了一想，不禁嚇得面色如土。

何可人哈哈笑道：「哥哥，恭喜你呀，恭喜你學得了一門新功夫——摧心掌。」何谷雁苦笑一聲，無話可說。原來何谷雁武功不太高，在江湖上只算是二三流脚色，但他天資聰明，過目不忘，年幼之時，爹爹教他四書五經，只須讀一兩次，便可以背出來。

何天的「摧心掌法概要」全文不過幾百個字，何谷雁讀了三遍，自然滾瓜爛熟，背誦如流，即使要他從尾背到頭，顛倒來背，只怕也可以。

何谷雁想通了這一節，心中的震驚，非同小可，喃喃的道：「我不是偷學，我從來沒有存心偷學，我不過好奇心起，偷看一下罷了，我……」

何可人笑道：「哥哥，你不必多說了，你已經完整無損的學了摧心掌，一字不漏的背熟了那拳譜，如果說爹爹已經把他

的畢生心血傳給人，你便是第一個，哈哈，你背熟了拳譜，雖然不錯，你是無意的，但是呀……哈哈……」何谷雁大聲道：「怎樣？」

何可人道：「也沒有什麼，不過從今以後，你要甩去它甩不掉，你要忘記它忘不了，正如俗語所謂：附骨之蛆，揮不走甩不掉。」說着哈哈大笑。

何谷雁面色如土，他偸窺爹爹的秘密私練武功，這罪名無論如何卸不去，爹爹一知道了，那還得了，只好求道：「妹妹，你千萬不可在爹爹面前提起，我求求你呀。」何可人道：「你要我不說也無妨，只須你敎我兩三招。」

何谷雁自然一百個願意，連忙點頭。

何可人道：「你現時還未能敎我，你必須細心參詳，依着拳譜所載，勤加練習，等到練好了，可以傷人之時，你才敎我，你放心吧，我決不會對爹爹說的。但，你如不肯敎我，又當別論。」

何谷雁在他妹妹的威脅之下，無話可說，何可人說一句，他答應一聲，說兩句，他點頭兩次。

這艘小舟在滇池走了兩天，由東岸走到西岸，但見西岸山峯起伏，著名的西山就在其中，西山也稱睡夫山，因爲，從遠處看來，它很像一個人仰臥着，耳，目，口，鼻，兩足和頭髮，都很肖妙。

何家兄妹伸伸懶腰，從艙裏鑽出來，西山終於到了。

在西山之中，有一個人比他們起程慢，但比他們早到半天，此人正是崆峒派弟子張雲飛，他獨坐在一塊大岩石上，心想：「張家口鐵劍門何天，昆明吳霸天，一個在天南，一個在地北，我幾次聽人說過，何天吳霸天兩人有深厚交情，何天派了兒女南來，不遠萬里，爲了什麼？」他微微發笑，他在等他的同門五位師兄弟。

他張雲飛正是有所求而來，他要找吳霸天，商量借一件東西。

何家兄妹站在船欄邊，欣賞西山景色，陡然間只嗅得香氣陣陣，原來船夫們眼見西山在望，埋鍋做飯，煎着一尾鮮魚。

何谷雁正感肚餓，鼻子一掀一掀的，道：「船家，你煎什麼魚？」那船夫應聲道：「滇池的名產，五柳魚！」何家兄妹吃了一驚，道：「五柳魚，你怎麼會有五柳魚？」船夫笑道：「爲什麼沒有？」

小船之中，共有三名船夫，人人粗眉大眼，孔武有力，正是江湖行家，這一點，何氏兄妹早已瞧了出來。

而五柳魚呢？便連大觀樓這樣大的酒家，也說沒有，但這三名船夫却在煎五柳魚，本來在酒家中有一碗翡翠柳魚羹，但却給張雲飛淋在「周爺」身上。何氏兄妹原想品嚐一下的滇池特產，還未實現過。

何可人垂涎欲滴，在囊中摸出五兩銀子來，笑道：「船家，你們還有五柳魚麼？我想買一尾，五兩銀子够了吧？」船夫道：「五柳魚僅得一尾，我們三條大漢享用還不够，怎能讓給你？」

何可人道：「我再添五兩，怎樣？十兩銀子已經可以買兩担白米了，做人決不能太過貪心呀。」

船夫笑道：「你眞的想要，我們這一尾鮮魚？」何可人道：「是呀，十兩如果不够，還可以商量。」船夫道：「姑娘，我這尾鮮魚送給你也無妨，只須有一個條件。」何可人喜道：「什麼條件？」

船夫大聲道：「就跟你們的『摧心掌法概要』交換如何？」這話一出，兄妹倆跳了起來，原來他們的說話，全給船夫們聽見了，一名船夫把舵一轉，快船驀地轉頭，反而向湖心駛去。

兩名船夫身形閃處，從尾梢躍到船頭，叮噹一聲，兩口大刀在手，何谷雁道：「什麼，你們要打刦，也該認淸對像，你們刦錯人啦。」

船夫道：「我們本來不想動手，但知道了有一本天下奇書，咱哥兒們如果天掉下來的寶貝放在眼前不要，那是有傷陰德，沒奈何，只好動手。」

何谷雁道：「你們既然也是江湖人物，先報個名字來。」船夫們大聲說了，原來五百里滇池非但是著名的風景區，而且也是「湖盜」的出沒之地，在吳霸天這個賊亞爸之下，共分六路强人，在湖裏打刦爲生，打刦不够，還霸了五柳魚魚穫，把滇池的特產運到別處銷售，賺取厚利。六路强人均拜吳霸天爲賊亞爸，一有所獲，必須把收成雙手獻上。

這麼三名船夫合成一夥，老大姓麥，老二姓陳，老三姓丁。麥老大單刀一揮，驀地把帆索砍斷，一面風帆飛快的降下來，何谷雁叫一聲：「動手！」身形凌空而起，躍到後梢，一拳直打，掌舵的丁老三伸手一架，一口大刀趁空抽了出來，兜頭砍下。

何谷雁笑道：「想不到你還有一兩手。」空手上前，跟丁老三鬥了十來招，出招無風，右手中指彈出，閃電一般把丁老三點了大穴，倒在艙面上，不能動彈。

快船無人掌舵，在湖心打着旋子，幸而風帆早已降下，快船沒順風飄流出去。

一劍六刀事等閒

在船頭上，何可人以一對二，鬥了起來。麥老大陳老二武功不弱，兩口大刀跟何可人打鬥激烈。何谷雁嘆道：「憑了一身功夫，居然作賊，眞是太過可惜了。」

何可人的武功，還在她哥哥之上，鬥了二三十招，首先一掌把陳老二打倒，繼而左手一探，奪下了麥老大的大刀，擲到水裏去，然後雙掌齊出，結結實實的打在他胸口，把麥老大送進水裏去。

何谷雁忙叫：「妹妹住手，不要把這斷打進水裏。」但已過遲。只聽那麥老大哈哈大笑，道：「姑娘，多謝你成全。」撲通一聲，跌進水中。

何谷雁叫道：「妹妹，你這一招糟透了，你用來對付吳霸天的賬房先生則可，對付湖盜，萬萬不能。」何可人道：「爲什麼？」何谷雁道：「我不怕他們在船上打刦，我只怕他在水底作怪。」

何可人猛然驚醒，道：「不錯，我們快走，駛到岸去。」兄妹倆立刻動手，哥哥的去把舵，妹妹的找到一隻木槳便去划船，風帆已落，只好划船。

正如俗語所謂：南人乘船，北人乘馬。何家兄妹在張家口這塞外地方長大，久慣的是鞍馬生涯，騎術頂呱呱，但是從來

未駛過船。

今次如果不是何天派他們南下，經過了黃河長江等不少河流，船隻的樣子如何，只怕也從未見過，不必說駛船了。只見快船在湖中打旋子，兄妹倆出盡了九牛二虎之力，還是不能使快船乖乖的聽話。

離開岸邊還有兩三里之遙，憑了輕功決不能躍上去！何可人叫道：「哥哥，你會泅水麼？」

何谷雁嘆道：「我會不會泅水，難道你不知，你這一問，簡直多餘。」何可人急道：「那末我們怎辦？」何谷雁道：「我怎知道？」

兄妹倆手忙脚亂，用盡了種種方法，務求把船弄得直駛，猛聽「咯喇」一聲响，船底穿了一個洞，湖水汩汩的湧進來，一條黑影在湖底下隱隱可見。

何可人提起木槳，對準那黑影砸下去，那黑影倏的不見了，船底的小洞在擴大之中，由小洞而變大洞，湖水湧入越來越多。何谷雁也不掌舵，搶過一根長竹篙，向水裏亂刺，麥老大水性精通，却那裏刺得他中。

麥老大給何可人打進水中，正合心意，他潛進船底，實行鑿船，鑿船之技，乃是湖盜的拿手本領。

一瞬之間，快船已沉了一半，兄妹倆完全不知「水性」爲何物，束手無策，附近本來也有船隻，但一見麥老大在快船做買賣，便都遠遠離開，方圓數里之內，沒有一條船。何谷雁練武十多年，怎能就此束手待斃，也不理自己會不會泅水，大叫一聲：「麥老大，我跟你拚了。」

「撲通」一聲，跳進水中。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何谷雁悠悠醒轉，但覺自己睡在一張床上，蓋了一張薄被，胸口隱隱的作痛，他睜開眼睛，模模糊糊之中，似見幾條人影，叫道：「我怎樣啦，我在那裏？」

他掙起半個身子，那知「咚」的一聲，他跌在床上，一點氣力也沒有。耳邊聽得一個溫柔的聲音：「哥哥，你受了重傷，你不要動。」

伸手在胸部一摸，結結實實縛了很多繃帶，繃帶染滿紅色，他胸部中了三刀，傷口又深又長，雖然敷上了金瘡藥，還未止血。何谷雁叫道：「我怎會受了傷？是誰下的毒手？」耳邊的聲音，道：「哥哥，是麥老大，你在水中鬥不過他，你受了重傷。」

何谷雁叫道：「我的拳譜呢？難道會在吳家莊門口給人刦去？張家口鐵劍門怎能如此濃包？麥老大……你逃到天邊，我也要追你回來……」他叫了這一聲，用力過度，又是迷昏不醒。等到他第二次醒轉之時，只見紅日滿窗，時分正是淸晨。

這房子不大，佈置倒也幽雅乾凈。房中並無一人，他妹妹此刻在客廳之中跟吳霸天談話。何谷雁要掙扎起來，却因受傷極重，那裏還能移動。

大客廳之中，一條大漢，年紀四旬，國字口面，相貌十分威武，他正是獨霸昆明的吳霸天。

吳霸天武功高强，是武林中一流高手，與鐵劍何天齊名，一在極南，一在極北，在武林中，有「南北二天」之稱。是他及時救了何谷雁的性命，是他，把麥老大等三人廢了武功，驅逐出昆明。

「連我的東西，他們居然胆敢動手刦掠，大大有違滇池黑道的規矩，我不得不把他們廢了武功，今後手無縛鷄之力，再也不能在黑道上混了。」吳霸天這樣說。

何可人担心她哥哥，問道：「吳叔叔，他的傷勢如何，可以醫治麼？」吳霸天道：「他受了外傷，雖然甚重，性命却是無碍，麥老大三刀直刺，入肉三寸，幾乎取了他的性命。」

何可人道：「吳叔叔救命之恩，必有所報，待小姪女回家禀過家父，當有圖報。」吳霸天哈哈一笑，拍拍一本小册子，道：「令尊以拳譜見賜，足見友情，我報答他還來不及呢。」

這本小册子，正是「摧心掌法概要」，幸而有油布包着，不怕水濕，否則，這本天下奇書，便算完了。

何可人也捧着一本小册子，封皮上寫着「八段錦」三個字，並附上十四個字「若問此功有何益，長壽綿延不想春」，下欵赫然是「吳霸天自題」五個字，字跡潦草不堪，走筆龍蛇，劃符一般，吳霸天「文功」平平，跟鐵劍何天差得遠。

何可人笑道：「吳叔叔贈家父這本拳譜，互相抵消了，但我家還欠你一條人命呢。」吳霸天道：「你哥哥因我而受傷，我心中實在過不去，姪女，客氣話不必再提，你哥哥受傷甚重，必須在舍間養傷，一個月之後，才能回家，你放心吧，一個月之後，吳霸天就還你一個哥哥就是。」

何可人謝了。

原來何天同霸天兩人，交情甚厚，彼此還未成家立室之時，聯手震蕩江湖，有「武林二天」之稱。後來年紀大了，各自成家，創立基業，何天喜歡塞外民氣淳樸，就選擇了張家口，吳霸天却喜歡雲南的溫和天氣，就選擇了昆明。

「武林二天」變成了「南北二天」。

多年來，他們兩人各自發揮武功的心得，分別創設一套驚人的新武學，說來奇怪，何天爲人忠厚老實，却偏偏創出一套兇猛毒辣的武功來，便是「摧心掌」，吳霸天爲人兇惡暴烈，却偏偏創出一套健體養命的武功來，便是「八段錦」。

兩個性格完全不相同的人，却偏偏創出了跟他的性格截然相反的武功來。武功創好了，何天覺得「摧心掌」對他全無用處，他性格慈祥，決不忍心再殺人，他想的便是如何延年益壽，長命百歲。

吳霸天也覺得「八段錦」對他全無用處，他野心勃勃，想獨霸江湖，成爲武林第一高手，延年益壽自然好，但如獲得一套蓋世武功，則短命幾年，亦無所謂。

在查得對方各自躲在「天南」「地北」秘密創出了一套武功，而這武功又對自己全無好處之後，何天就提議不如互相交換，對彼此都有好處。吳霸天自然一口答應。

何天便派兒女兩人，携帶拳譜到雲南來，面交吳霸天，交換他的「八段錦」。何天諄諄告誡，「摧心掌」是武林史上罕見的稀世武功，只須把武功練到第六層，便可縱橫江湖無對手，告誡兒女小心謹愼，千萬不可給歹人在半路刦奪了。此功最

高是第九層。

何谷雁兄妹於是南下，秘密得很，走了萬多里路，安然無恙，那料得到西山在望，却幾乎給麥老大刼了。

何家兄妹就在吳家莊住了下來，吳霸天待以後輩之禮，一恍眼便住了半個多月，何谷雁的傷勢，已漸漸的恢復，可以起床走走，武功嘛，還未復元。

這一天，吳霸天把何可人喚到後花園練武，吳霸天無妻無妾，還未成家，當然膝下無兒。手下雖然衆多，但沒有一個徒弟，他便有一個怪脾氣，永不收徒。

吳霸天道：「姪女，你爹爹的一路七十二手鐵劍縱橫天下，稱霸二十年，你得了他的眞傳，你演幾招我瞧瞧，好嗎？」

何可人道：「單獨練劍，不大好玩，不如由你派一兩名手下陪我走幾招。」吳霸天道：「也好，我手下莊丁僕役，無一不會武，由你選擇吧。」何可人一指那賬房先生，笑道：「周爺，請！」

那賬房先生哼了一聲，揮舞大刀，跳將起來，大聲道：「小人叫做周錦榮，你叫我周爺，不敢當呀，想我輩低三下四之下，怎敢跟何姑娘過招，但何姑娘既然賞面，如果不從，則非但不恭，而且也不敬了……」

吳霸天喝道：「你有什麼屁，放便是，嚕嚕嗦嗦的一大堆。」那賬房先生躬身道：「小人想憑六個人，跟何姑娘過招。」

吳霸天道：「姪女，你怎樣說？」

何可人道：「我是後輩，那敢拿主意，吳叔叔，一定由你作主。」吳霸天道：「我讓這些鄉下人見識一下鐵劍也好，何天憑了一口鐵劍，當年也不知打翻多少英雄好漢，虎父無犬女，你們好好的上前領教吧。」

吳霸天當下派出賬房、馬伕、厨子、轎伕、茶僮、書僮六個人，向何可人討教。但聽叱吶之聲，六口大刀把何可人四面圍定，銀光閃閃，嚴陣以待，這六個人，個個咬牙切齒，向何可人怒視。

何可人哼了一聲，心想他們那裏像比試過招，他們要報一箭之仇才眞。當日在大觀樓，何可人出手，把賬房嚴懲，連人帶刀，一起擲進湖裏，此事遍傳了整個昆明，無人不知。何可人緩緩抽出鐵劍，烏油油的閃着，這便是武林中著名的鐵劍。

何可人心想，我若不施展本門最凌厲的功夫，你們也不知道厲害，一口鐵劍，舞起烏光百道，守着門戶。馬伕要給賬房報仇，搶先動手，大刀着地捲過來，何可人鐵劍一架，突使「甩」字訣，一股內力往外奔，馬伕的大刀也往外奔，刀柄離手，登時給甩出手去。

馬伕一出手便吃了虧，賬房轎伕等人，一湧而上，五口大刀砍將過來。何可人試了這一招，便知道馬伕的武功，跟賬房全無分別，餘人看來也不會高到那裏去，她要把這六人狠狠的殺敗，並無困難，但如果出手重了，吳霸天面上不好看，當下打定主意，要輕描淡寫，把這六人一一打倒，不着痕跡。

轎伕大喝一聲，恍如晴天霹靂，一招「橫渡銀河」撥風也似向何可人橫腰便削。何可人輕聲一笑，並不退避，鐵劍刷的反點轎伕的手腕。在六人之中，以轎伕的武功最高，書僮居次，這轎伕見何可人這一招，又快又準，他剛使了半招，人家的劍尖却已遞到。

轎伕趕快一沉手腕，堪堪避過，那料何可人劍法溜滑之極，一擊不中，手腕微離，烏光閃閃，但聽「啊」的一聲，轎伕右腕還是中了一劍。

比試過招，點到爲止，轎伕中了一劍，依例該當退下，但他嗔目大叫：「咱們若然連一名小姑娘也奈何不得，不是把吳家莊的面子丟光嗎？大夥兒一齊上呀！」一聽見「吳家莊」三個字，六個人精神大振，六口大刀，一齊砍過來。

何可人斜眼看那吳莊主，但見他雙手負背，皺着眉頭，對轎伕的呼喝遊鬥，非但不加喝止，而且大有怪責他作戰不力之意。看來，這些賬房轎伕之流，是給他縱壞了。何可人自忖，好吧，你既然如此，也怪我不得，就算把他們殺了，也是自作自受。

當下不慌不忙，驀地使了個「組劍如山」的上乘劍法，把六把大刀擋在五六尺之外，六個人無人能够突破「組劍如山」殺到她身邊。

鬥了半晌，六個人毫無寸進，站在旁邊觀戰的，還有二三十人，包括了莊丁僕役在內，他們看了吳霸天一眼，但見主人微微點頭，便發一聲喊，一湧而上，居然要來一個以多勝少。

何可人叫一聲：「好！」招數忽變，鐵劍指東打西，指南打北，似虛却實，一輪師門的鐵劍進手招數反攻。半响，但聽得叮叮噹噹的一陣斷金削鐵之聲，二三十口大刀，少說也有一半以上給削斷了。

何可人此時大叫道：「你們還想再鬥麼？」

書僮一聲不響，大刀着地掃過來，使了「地堂刀法」，轎伕一刀「泰山壓頂」，呼呼劈下來，配合了書僮上下進攻。何可人心中惱怒，自忖：罷了，我只好把生平絕技使出來，只見她左掌一揚，呼呼一聲，把轎伕的大刀震得歪歪斜斜，「泰山壓頂」完全使不出。

她右劍一擺，突然使了「黏」字訣，把下盤掃來的下刀黏着，那書僮用力一拔，却那裏動得分毫。

何可人笑道：「着力點兒呀，你手無縛鷄能力，怎配居於西山吳家莊？」轎伕乘她說話分心之際，飛刀又砍，這次他把主人所傳絕技使出來，力大手沉，勁風颯颯，倒也厲害。

何可人正眼也不向他瞧一瞧，突然反手抓着他刀背，運勁一揮，轎伕砍既不下，抽亦不能，給她這一揮，刀背反而向自已腦袋砍來，大叫一聲：「不好！」只聽「卜」的一聲，刀背砸了一個正着，鮮血直流。

這一着，只因轎伕用力太猛，反擊之力亦相應猛烈，那轎伕身形一搖，倒地昏了。

衆莊丁僕役見倒了轎伕，大呼來援，何可人嬌喝一聲，身形起處，有如蝴蝶穿花，一掌一劍，插進人叢，身形飄忽，來去自如。她右手鐵劍，還是黏着書僮的大刀，連人帶刀，盪在空中。

那書僮只覺耳邊風聲呼嘯，身子飄飄

然的十分難受，心中大駭，那敢把大刀放手。

「黏」字訣武功，使到如此田地，何可人的功力，可以想見。何可人在張家口武林，除了她爹爹何天之外，算她最高，連她哥哥何谷雁也遜她一籌。

那些莊丁見一條黑影飛來飛去，要打她時，她却一閃失了踪，不打她時，她却出現在眼前，別說跟她交手，就連她的衣服也沾不着。

只一剎那之間，莊丁們忽覺手上空空的似乎無物，原來他們的大刀不知怎的巳給人打出手去，呼呼的飛上半空，有完整的，也有半截的，亦有崩了一口缺的，在半空中飛舞，落下來之時，恰像落下一陣「大刀雨」。

蔚爲奇觀！

莊丁們手中空空如也，怎能再鬥。何可人歸劍還鞘，拱手道：「吳叔叔，失禮了，休怪，休怪！」

吳霸天呵呵大笑，道：「何天有女如此，足堪告慰，怪不得他連一手空前的絕學，也不屑一顧了。」一聲未畢，突然間人影閃處，他竄了上來，右手在何可人的劍鞘上面重重的一捏，呵呵大笑，退回原地。

何可人吃了一驚，本能地抽劍。可是，無論她如何着力，鐵劍竟是抽不出來，恍如給鐵鑄了一般。何可人更吃一驚，細心一看時，但見劍鞘給吳霸天一捏，竟然捏扁了，一口鐵劍，便牢牢的給嵌在鞘中，再也不能拔出來。

何可人心中微微惱惱，朗聲道：「吳叔叔好功夫，有事教訓小姪女便是，何必找我這口鐵劍出氣。」

吳霸天露了這一手，莊丁們紛紛拍掌歡呼，給吳家莊取回一個采。吳霸天哈哈一笑，突然又竄上來，摘下鐵劍，手執劍柄，順手一抖，只聽「喀喇」之聲大響，一隻精鐵打成的劍鞘，巳給震作十七八塊，一口烏油油的鐵劍，就在眼前。

吳霸天微微一笑，道：「姪女，鐵劍還是有用的，壞的只是鞘，他日我賠你一個新的劍鞘就是。」把鐵劍還給何可人，手一揮，把家丁們叱退。

吳霸天就是這種人，除了兇惡狠毒之外，便是心胸狹窄，不能容物。他的賬房給何可人打了，要報一箭之仇，便唆使莊丁圍攻於她。若然未得主人的默許，誰敢胡亂跟客人動手？

莊丁們狠狽地敗了，他便親自動手。他露了這兩手，只看得何可人呆了，這位昆明西山吳霸天的武功，實在遠遠超出她的想像之外。

吳霸天忽道：「姪女，今日晚上，你千萬不要出房門，只給我守護着谷雁，外面無論怎樣的打得天翻地覆，你也不可出來，明白麼？」

何可人的一隻心愛的劍鞘給他弄壞了，心中惱惱，但吳霸天份屬父執，也不好說什麼，當下淡淡的點一點頭，回到房中，小心的侍候何谷雁，對剛才之一塲打鬥，一字不提，只怕刺激了他的傷勢。

到半夜裏，只聽颼颼的聲响，瓦面上有人活動，何家兄妹都是行家，自然一聽便聽出來了。何谷雁道：「妹妹，是誰來了，而且不止一個人？」

何可人道：「幾個人？你聽出來麼？」何谷雁側耳細聽，細心的聽了一陣，道：「共是六個人，武功都不差，這宅子除了吳叔叔之外，誰也沒有這等功夫。」何可人笑道：「哥哥，恭喜你呀，你的傷勢已好了一大半啦，居然聽了出來。」

何谷雁道：「可是吳叔叔的武功，又在這六個人手之上，這六個人，必然是外人無疑。」

何可人道：「不錯，就快有好戲瞧啦。」只聽外面有微微的呼嘯之聲，三長兩短，似是夜行人的聯絡暗號，又聽見同樣的呼嘯之聲，此起彼落，由嘯聲發音所在去分辨，正是大花園。

何谷雁爬起床來，輕輕的舒展一下手脚，笑道：「妹妹，我的傷勢好了幾成？」何可人道：「五六成！」何谷雁道：「武功呢？」何可人道：「未及一半。」何谷雁道：「未及一半，已經足够了，妹妹，我想到外面瞧瞧熱鬧。」何可人想了一想，道：「哥哥，我何嘗不想，好吧，我們悄悄的去，千萬不要給吳叔叔知道。」

兄妹倆悄悄溜到大花園去，只怕給吳霸天或者他的手下瞧見，兩人蛇行鼠伏，憑了超卓的功夫，神不知鬼不覺的到了後花園。但見明月中天，時分正是午夜，大花園之中，坐坐立立的出現了六個人。

他們的相貌如何，暫時瞧不見，但他們身材高高大大，手中都有武器，其中沒有一名女子在內，全是男人，由他們坐立的姿勢看來，武功一定不差。其中一人，突然轉過身來，兄妹兩人幾乎叫出聲來。

此人非別，正是那天在大觀樓與何家兄妹對飲過三杯的崆峒派高手張雲飛。

何谷雁低聲道：「妹妹，這六人原來都是崆峒派的，他們突然出現，只怕內有乾坤，妹妹，我們在這裏作客，不可窺探人家的秘密，我們回房去吧。」

剛才是哥哥要瞧熱鬧，現在是妹妹不依，低聲道：「哥哥，吳霸天爲人十分古怪，喜怒無常，善惡不分，他與崆峒派又不知有什麼深仇，我們既來之則安之，還是瞧下去吧，別怕，我們好好的躲起來便了。」

何谷雁其實也鬥不過他的好奇心，只好依言，偕何可人揀了一個花蔭之中，悄悄的隱藏着，在花蔭之中，只露出四隻眼睛。

半响，只聽脚步聲响，吳霸天大踏步的來了。崆峒派六個人立刻緊張起來，一字橫排，各按兵刄。吳霸天的嘴巴，浮着一絲冷笑，一對眼睛，放出冷電也似的光芒，在六個人的臉上掃射。

大花園之中，敵對的七個人，都不說話，靜寂無聲，只除了一些蟬聲。昆明的夏夜，特別多蟬，樹木又多，一到夜裏，蟬聲唧唧，响遍了整個昆明，並不單止吳家莊的大花園才有。

半响，但見張雲飛六人散開了，騰出一大片空地來，吳霸天把長衫除下，便在明月之下，練起一套掌法來，但見招式十分古怪，有時緩有時快，左揮右劈，身形穩定，掌法極重。

何可人低聲道：「哥哥，我從來不曾見過這種古怪的拳法，這是什麼拳？」何

谷雁眼睛，突然放出了異樣的光芒，顫聲道：「這便是摧心掌，爹爹創下了並不傳授給我們的摧心掌，也是開天闢地以來，第一次由第二個人去練的摧心掌。

何可人見何谷雁雙眼放光，聲音顫抖，心想哥哥還未復元，實在不該到這裏偷窺，她那裏料得到何谷雁一見了摧心掌，心情立刻起了特別的變化。

吳霸天把一路摧心掌練完，旁觀者六個人，偷窺者一個人都覺得摧心掌不過如是，並無什麼特別之處，只有另一偷窺者何谷雁知道吳霸天已然練了摧心掌的精髓：他對這路掌法的奧妙，大有心得，他已把這本拳譜背得滾瓜爛熟，吳霸天每練一掌，他便在心中背出來，加以印證，瞧出吳霸天對這掌法，已有了七八成火候。

吳霸天獲得「摧心掌法概要」不過二十天，這路掌法奧妙精深，他如果不是聰穎過人，決不能在二十天之內，獲得如此成績。

只聽張雲飛道：「吳莊主，沒有了麼？」吳霸天道：「沒有了，一路掌法已經練完。此掌法奧妙非常，你們想要還是不想？」張雲飛道：「小輩奉師命遠來，志在必得，不過，依小輩猜想，何天創設這路掌法，名堂是十分驚人的，摧心掌，但掌法却是平平無奇，並不見得怎樣的驚天動地呀。」

吳霸天冷冷一笑，道：「是麼？你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張雲飛道：「如果前輩有興趣，咱們不妨試一試。」接着呼嘯一聲，他的五名同伴，各按兵刄，嚴陣以待。吳霸天雙眼，骨溜溜一轉，冷冷笑道：「你師父派你們來，他究竟怎樣對你們說？」

張雲飛道：「咱們六個人，乃是家師座下六大弟子，下山已多年，平素散處各地，行俠仗義……」

吳霸天笑道：「崆峒山六大弟子是不錯，但行俠嘛仗義，只怕未必。」

張雲飛道：「那一天，家師鐵冠道長叫我把散處各地的師兄弟召集了，一齊到雲南來，要辦一件事，只因五位師兄弟散處各地，所以齊集昆明，也分了一個先後，小輩是第一個到達昆明之人。」

吳霸天道：「這個我早知道，你而且把我的賬房打了。」張雲飛道：「我聽家師說過，摧心掌乃是武林中近年來最驚人的掌法，他老人家是有心觀摩研究一下，所以派我們六個人來，斗胆請求吳莊主見借那本拳譜一用。」

吳霸天道：「是啦，他還有什麼話說呢？」

張雲飛道：「他老人家說過，摧心掌乃是新創，武林中從來未有人使過，也不知道是否眞材實料，或者浪得虛名，所以他老人家精明，請前輩當面練一練。」

吳霸天道：「我不是已經練過麼？」張雲飛道：「是呀，可是小輩便覺得這路掌法不過如是，看來還是浪得虛名居多。」吳霸天道：「你師父爲什麼自己不來，偏偏派了你們來？」

張雲飛道：「崆峒派六大弟子齊集……嘿嘿，不是小輩誇口，這個陣容已是武林史中僅有，難道還不足够，定要恩師親自駕臨麼？」

吳霸天哈哈大笑，道：「鐵冠道長眞個是太過瞧得起我了。」聽他哈哈大笑，但躲在花叢中何家兄妹聽得出來，笑聲含有怒恨、怨毒和憤激，雖然哈哈而笑，笑聲冷峻，絲毫沒有暖意。

何可人道：「張雲飛好不要臉，自吹自擂。」何谷雁道：「鐵冠道長座下六大弟子，人人懷有一身絕技，單身闖江湖，已是一流高手，竟六人聯手，眞個是天下莫敵，妹妹，難道你瞧不見，他們六人，壓根兒不把吳霸天放在眼內。」何可人道：「或許是吧。」

何谷雁道：「原來張雲飛也是爲了摧心掌拳譜而來，爹爹贈給吳霸天之事，十分秘密，他怎會知道？」何可人道：「他非但知道，而且還糾集同黨，要挾吳霸天呢！」何谷雁道：「還有，這張雲飛對摧心掌頗不以爲然，哼，這廝眞個是井底之蛙，不知摧心掌的厲害。」

何可人道：「等會他們必然動手，哥哥，我好不好出來帮帮吳叔叔？」何谷雁道：「你怎知他們一定動手？」何可人道：「是吳叔叔告訴我的。」

何谷雁嘆道：「崆峒派也太過豈有此理，他們自己不練摧心掌，偏偏要刦摧心掌拳譜，正是此可忍孰不可忍，吳叔叔一定動手，他那肯甘心把拳譜雙手奉上。」

何可人道：「刦？你是說刦？」

何谷雁道：「他們糾衆而來，以多欺少，威脅吳叔叔借譜，這不是等於打刦麼？妹妹，他們一動手，吳叔叔必敗無疑，張雲飛的武功在我之上，我是知道的，何況，張雲飛也不過是鐵冠座下第四弟子而已，在他之上，還有三人，吳叔叔單拳難敵，必敗無疑。」

何可人道：「崆峒派如此可惡，等會兒我就帮帮吳叔叔，只可惜你的武功失了一半，有心無力。」

何谷雁神情忽然有異，神秘地詭異地一笑，道：「是麼？或許我有心亦有力，亦未可知。嘿嘿！」他的笑聲十分古怪，居然亦有怨毒與憤激，跟吳霸天的笑聲十分相似。何可人聽在耳裏不禁心中發毛。

場子之中，吳霸天突然又發出一陣古怪的笑聲！

神通廣大摧心掌

事情擺得明明白白，何天以摧心掌交換吳霸天的八段錦，此事不知如何給崆峒派鐵冠道士知道了，他亦覬覦這本天下奇書，故派座下六大弟子聯手找吳霸天，雙方約好在今夜子時在吳家莊後花園會面。

吳霸天狂笑了一陣，大聲道：「如果摧心掌不堪一提，你們是拍拍屁股走人；如果摧心掌果然厲害，我這本拳譜一定雙手奉上了，是不是？」

張雲飛道：「正是，家師就是這個意思，如果狗屁不通，要了也沒用，如果確然厲害，吳莊主就算不借也不行。」這簡直是威脅了。

吳霸天忽然深深的吸了一口氣，緩緩的呼了出來，如是者三十次。

何谷雁知道，這是使用摧心掌之前的準備功夫！

如聽見有輕微的爆裂之聲，恍如炒豆

，吳霸天一吸氣，胸口陡然下陷幾寸，骨骼運勁，發出爆裂之聲，他一呼氣，便是恢復了原狀。

吳霸天嘿嘿怪笑，雙眼恍如狂火，突然間大喝一聲，雙掌並排，朝一棵老年大樹劈去，但聽「咯喇」一聲，那棵老年大樹應聲而斷，上半截「蓬」的倒下了來，地面上揚起了一大陣烟塵，良久才散。

一名大漢冷笑一聲，道：「吳莊主，這便是摧心掌麼？」這條大漢，他是崆峒大弟子，叫做霍彪。吳霸天點點頭，道：「正是。」

霍彪哈哈大笑，雙掌並排，大喝一聲，也朝身邊一棵大樹拍去。「咯喇」一聲响，那棵大樹一樣的折斷了，聲勢驚人，也揚起了一大陣烟塵。

霍彪笑道：「如此摧心掌，看來也不過如此，哈哈，一掌斷樹，江湖上也不知多少人有此功力。」

吳霸天道：「還有下文，瞧着了！」只見他微微的低喝一聲，雙掌暴起，並排的拍向一棵大樹，但聽「砰」的一聲响，那棵大樹搖了幾搖，樹枝樹葉，散滿一地，但大樹却沒有打斷。

這一招使出，另一大漢哈哈大笑，道：「吳莊主，小孩子一般的玩藝兒，也叫摧心掌，豈不是笑死人？何天那老頭兒，胡亂寫一本册子，定下了一個驚人的名目，拿來跟人家開玩笑，我們上當啦，不如走吧。」

霍彪笑道：「卓老二，你也使一招看看，記着了，千萬不可使摧心掌。」那卓老二叫做卓不同，崆峒二弟子，哈哈笑道：「大師哥，那末我該使什麼？」霍彪笑道：「普普通通的一招便成啦，什麼也都可以。」

卓不同學着吳霸天的姿勢，雙掌並排，拍向身邊另一棵大樹，他使了一個巧勁，雙掌拍向大樹之時，本來使了强烈的內功，但雙掌一觸樹，立時把內功硬生生的扣着，大樹受的看似大力，其實是一股小勁。

所以，大樹只是搖幌，並沒有打斷。同樣的是以掌拍樹，第二次比第一次，功力的表現均弱了一籌。卓不同就會留力，勁力收發自如，武功實是到了第一流的境界。可是，這還不過是武林中常見的武功，並沒有什麼驚人之處。

凡是練過二十年內功的人，也會使用了。

在花叢之中，何可人道：「哥哥，吳叔叔使的是什麼，難道眞的是摧心掌。」何谷雁答道：「正是，他使的兩招是摧心掌。」何可人一聽，不禁十分失望。

「摧心掌」跟「崆峒掌」難道還有分別麼？

不止是她，崆峒六大高手也十分失望。可是，鐵冠道人的吩咐，不敢有違，張雲飛踏上幾步，伸出手來，道：「吳莊主，你請交出『摧心掌法概要』，是否眞材實料，由師父定奪好了，小輩不敢再騷擾啦。」

吳霸天怪眼一翻，冷冷的道：「聽你的口氣，我是必須把拳譜雙手奉上了，是不是？」

張雲飛道：「借與不借，由得你呀。你如果自恃可以跟我們六人週旋，不借也可，否則，我瞧你還是交出來爲妙，而且……」他笑了一聲，又道：「看來家師九成不會據爲己有，一定會還給你，怕什麼呢？」

吳霸天猛然吸了一口氣，只聽微微的有骨骼爆裂之聲，他突然雙掌並排，朝一棵大樹拍去，這一次嘛，大大的出乎衆人意料之外。

他雙掌拍下，便連一聲微响也沒有，大樹嘛，連搖幌一下也沒有，自然也決沒有枝葉落地或者樹幹折斷這回事。雙掌拍下，便好像輕輕的在樹幹上撫摩了一下一般。

花叢中何可人失聲道：「哥哥，吳叔叔的退化，怎的這樣快？」何谷雁嘆道：「吳叔叔已經得了摧心掌的精髓，我眞想不到，他怎的如此聰明，在二十天之中，便獲得如此深厚的功夫了。」

何可人楞然道：「什麼深厚功夫？他一掌比一掌衰弱，第一掌斷樹，第二掌散葉，第三掌大樹紋絲不動，一掌比一掌差，你還說他功夫深厚呢。」

崆峒派六大高手面面相覷，張雲飛道：「前輩，不必再玩了，快快拿書出來，我們也該走啦。」

「玩？」吳霸天仰天長嘯，突然大袖一拂，一股袖風送出，襲向那棵大樹。他的袖風也不怎樣凌厲，隨隨便便的拂出。但聽「隆」的一聲震天價响，那棵大樹應聲倒下，揚起了漫天烟塵。

這一下，不論崆峒六大高手或者何可人，都一齊大驚，何谷雁喃喃的道：「他成功了，他成功了！」

吳霸天面露笑容，可是這種笑，乃是邪徒奸險的笑，嘿嘿的恍如厲鬼，十分刺耳，道：「崆峒派六大高手，請過來瞧瞧斷口。」

六個人一齊圍攏來，探頭一看，在月色之下，看得分明，不禁驚呼一聲，面色大變。

原來這棵大樹的斷口，刀切一般齊，斷口平滑，全無參差，好像首先給人用利鋸鋸斷了，上下兩截平搭着，並不弄斷它，然後由吳霸天使「撲袖法」，輕而易舉的把它一袖拂倒。

這倒也罷了，這棵大樹的所有脈路，已給吳霸天雙掌，擊得完全斷碎了，或是作「肝腸寸寸斷」，或是扭曲盤旋，絞扭一團。這一棵數十年的大樹，就給吳霸天雙掌震碎了脈路，大樹內部的脈路，外表嘛，毫無損傷，便連樹皮沒有脫下一塊。

崆峒六大高手人人呆了，他們武功不差，見聞甚廣，單瞧粉碎了的脈路，便知吳霸天的一掌之力如何？如果中掌的不是一棵樹，而是一個人……嘿，這眞是匪夷所思，不可想像。此人的內臟，就像這棵樹的脈路一般，支離破碎，五肝六腑完全破碎，這個人，縱然同是齊天大聖下凡，也必定登時暴斃。

外表嘛，沒有一絲痕跡，內部嘛，已經破碎了。

這便是摧心掌！

摧心掌便是如此！

一掌拍下，無聲無息，內臟便給摧毁了。心臟摧毁了，還能活嗎？

張雲飛大叫道：「摧心掌果然厲害，吳莊主，快快把那本拳譜拿來。」吳霸天縱聲大笑，道：「你們以爲我吳霸天眞的會雙手奉上嗎？會呀，會的，除非我是死人。」雙掌一拍，突然向張雲飛拍去。

張雲飛心中一驚，那裏敢接，身形一弓，後掠一步。霍彪大聲道：「吳霸天，你待要怎樣？」吳霸天哈哈笑道：「如果我未練成摧心掌，我或許會把拳譜拿出來，跟你師父鐵冠共同研究。嘿嘿，我的神功已經練成了，哈哈，我吳霸天將會無敵於天下，哈哈，無敵於天下，無人是我的對手，哈哈……」

他縱聲大笑，狀若狂人！

他狂笑一陣，又道：「霍彪卓不同，你們的身軀，硬得過這棵大樹麼？你們的心臟，硬得過這棵大樹的脈胳嗎？哈哈，呵呵！」

吳霸報仰天狂笑，在地面上連翻了三個筋斗。

霍彪大叫：「師弟們，亮兵器！」叮叮噹噹的一陣亂响，六件兵器亮了出來，崆峒派武功甚雜，六大高手使的是不同的武器。霍彪使一柄三環大刀，卓不同一對判官筆，張雲飛使一口長劍，餘人有的使刀，有的使木棒，有的使一根短戟。

吳霸天大喝一聲道：「你們居然覬覦我的寶貝，聲勢洶洶，把我吳霸天踐在泥底，今晚就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誰也不能活着出此大門。」只聽炒豆一般爆裂之聲，吳霸天運氣十轉，突然一掌劈向卓不同。

卓不同判客筆一舉，左掌推出，硬生生跟吳霸天對了一掌。霍彪大叫：「二弟留心！」他知道卓不同決然抵擋不住吳霸天的掌力，要待搶上硬接，已經過遲，只好一咬牙，使盡了全身之力，一掌拍向吳霸天的後心。

這是他在無法可施之中的唯一辦法，要救卓不同之危，只好來一個「圍魏救趙」之計，如果吳霸天要取勝對卓不同的一招，他勢非也中霍彪的一掌不可。

「圍魏救趙」果然收了効，吳霸天的一掌與卓不同的一掌剛剛接觸，還未發勁，猛覺背後風生，霍彪乃是崆峒派大弟子，功力不凡，吳霸天不能不接，反手一掌，「砰」的一聲大响，霍彪向後退了三四步。

卓不同有一個大無畏的打不死的精神，他也不理會對方的功力如何，亦不理會大哥的警告，猛一吸氣，左掌起個半圓，改拍吳霸天「天靈蓋」。

他的左手一提起，自左肩以下，左胸左腰便完全暴露無遺，吳霸天反手一掌，一把霍彪震退，借力迴臂，猛然一掌平推，「啪」的一聲，結結實實的擊中卓不同的左邊胸部。卓不同大叫一聲，身形朝後倒飛過去，無巧不巧，恰恰對正張雲飛撞來。

張雲飛見卓不同一出手便吃虧，凛然心驚，霍彪大叫：「四弟，快出手，卸勁解勢功夫，難道你不會嗎？」張雲飛知道單掌之力不足，右手劍一擲，雙手圈了一個半圓，搭在卓不同背上，「卸勁解勢」，把卓不同一股極大的勁勢化解。

卓不同一跤摔倒地上，一動不能再動了。

原來他中了吳霸天一記「摧心掌」，內臟給震得支離破碎，人在空中倒飛之時，已死了八成，一跤摔倒，便登時氣絕，只掙扎一下，便僵伏不動了。

張雲飛大吃一驚，俯下身來，把把他的大脈，已經完全靜止。張雲飛嚇得心胆俱裂，失聲道：「他死了，卓不同卓二哥死啦。」

這話一出，大花園之中，所有人都一齊呆了，包括了在花叢中偷窺的何家兄妹在內，還有吳霸天他自己。

何可人低聲道：「不錯，這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掌，武林史上第一次用摧心掌。」

大花園之中，敵對三方面的人，都在想着「摧心掌」三個字。崆峒六大高手，也算是武林中一流人物了，卓不同佔了第二席位，功力在大師兄之下，而在四位師弟之上，他對內功，素有研究，剛才一掌拍樹，使了內功，大樹只搖幌而不斷，就表露了一手。

誰料得到他只中了一掌，便告氣絕死亡，如果不是張雲飛厲聲慘叫，衆人那裏肯相信？

不錯，吳霸天這一掌，乃是開天闢地以來的第一掌，也是他的摧心掌練成之後的第一次使用，也是鐵劍何天創設了霸心掌之後的第一次在武林中亮相。在吳霸天心目之中，他不過是找一個人來餵餵招，找一個人來試一試，却萬萬料不到他這一招「試掌」，居然如此凌厲，如此狠辣，只一招，一名高手斃了。

便連他，吳霸天也登時呆了。

這一下突而其來，大大出乎衆人意料之外，大花園的敵對諸人，都不動手，也不說話。

月正中天，投下了萬道銀光，偌大的一座大花園，給月色照得明亮，風吹草動，萬籟無聲！

崆峒派五大高手人人瞪着吳霸天，個個咬牙切齒，恨不得一人一刀把這大惡魔殺了，替卓不同報仇。吳霸天呢，他試了這一掌，心中正在狂喜，他在回味着剛才那一招的姿勢如何，掌功如何。

狂喜之中，他野心勃勃，他剛才口出大言：「我的神功已經練成，我吳霸天將會無敵於天下」幸而言中了，他一掌斃了一名高手，輕而易舉，可以說不費吹灰之力，以此類推，縱然間崆峒掌門鐵冠道士在場，也不過三五十招，必告解決。

將來就算面對「摧心掌」的始創人何天……嘿嘿，頂多是一百招……將來總有一天，他雄霸天下，把整個神州的所有大門派一一打服，首先是昆明西門外白馬廟的白馬禪師，然後是鐵冠，何天，再後是少林，武當，華山，五嶺、五嶽等等大門大派……

最後是稱孤道寡，成爲神州第一人！

吳霸天正自陷入了狂喜與狂想之中，猛聽一聲大喝，恍如平地起了焦雷，兵刄嘩啦嘩啦响，五件武器向他砸來。吳霸天身形上拔，「一鶴冲天」，在半空中一扭腰，向東首撲了下來朗聲道：「好哇，你們找死來，可怪我吳天霸不得。」

霍彪要報仇，雙眼恍如噴火，三環大

刀的三個銅環，抖得噹噹响，一招「獨劈華山」沒頭沒臉的劈過去，張雲飛繞到他身後，長劍直刺。第三第五第六三弟子，也各舉兵刄，兩旁夾攻。

五大高手一齊動手，形成了一個圍攻的陣勢，招數暴下如雨。按理，吳霸天武功再好，也不能以一對五，獨鬥崆峒五高手，但他練成了摧心掌，有恃無恐，他身邊本來掛着一口單刀，也不亮出來，只憑雙掌應敵。

六大高手自從聯手以來，從未一敗，他們非聯手則已，一聯上來，對手無論是什麼人，均不能將之擊敗，此刻他們雖然少了一個人，實力未免削弱，但他們人人狂呼狠鬥，奪勇向前，個個視死如歸，這種有進無退的精神，就塡補了損失有餘。

一時之間，吳霸天給五般兵器夾攻，束手縛脚，摧心掌未能展開，就登時落於下風。

何可人道：「哥哥，你瞧見麼？我們出手不出？」何谷雁道：「出手？帮誰？」這一個反問，只把何可人問得啞口無言。眞的，他們如果出手，那末帮誰？

崆峒六高手聲勢洶洶，硬要搶奪吳霸天的拳譜，大大有違武林中的道義，而且，這六個人在江湖上的聲名，也不見得如何超卓，從來不曾聽過他們幹過什麼好事，這種人不帮也罷。

吳霸天呢，他是何家兄妹的父執長輩，本應助他一臂之力。但是，吳霸天心狠手辣，見面一招，便下了毒手，這種人帮他也是多餘，助紂爲虐，智者不取。

何可人道：「哥哥，我們誰也不帮，來一個隔山觀虎鬥，你說好不好？」

何谷雁這時，目不轉睛的盯着吳霸天，不放過他的任何一招一式，或者一個細微的姿勢，喃喃的把他熟識的招式背了出來，加以印證，喃喃的道：「妹妹，你說什麼？」何可人嗔道：「我說我兩下不帮，難道你聽不見？」何谷雁茫然道：「是，是，你出手，乃是多餘，吳叔叔決不需要你出手相帮，摧心掌的殺着，他還未使用呢。」

何可人低聲道：「哥哥，你如果不舒服，還是回房去吧。」說着伸手在他腋下扶一扶。

猛然間，何谷雁手肘一縮，右手中指在何可人的手背上一彈，叱道：「妹子，你不要打攪我。」這一彈，彈得何可人痛徹心脾，「哎唷」一聲輕呼，嗔道：「哥哥，你幹嗎？幹嗎打人？」

何谷雁雙頰，火燒一般紅，嘘着氣，道：「妹子，是我不好，打痛你啦。」

何可人睜眼道：「哥哥，你這一指勁力十足，難道你的傷勢，突然之間好了嗎？不會呀，剛才你還是有氣沒力的，怎會突然之間十足恢復了，這眞是奇怪，哥哥，我瞧你亦變了，忽然之間變了，爲什麼呢？」

何谷雁叱道：「妹妹，你不要嚕嚕叨叨，你瞧，吳叔叔下殺手了。」

只聽「砰」的一聲响，崆峒派那個使短戟的第六弟子冒險輕進，殺進吳霸天身邊，吳霸天覷了一個正着，陡然間左掌飛出，拍在他的小腹之上。

內勁吐出，吳霸天此時是使了「摧心掌」。

那六弟子大叫一聲，身形朝後倒飛，重重的摔下地來，哇的吐下一口鮮血，雙足一挺，登時斃命。

誰也可以瞧出來，吳霸天是伺機而動，在五大高手圍攻之下，出掌自保，一有可乘之機，便作雷霆萬鈞的一擊，使出摧心掌。斃敵於掌下。

誰也可以瞧得出來，這一掌，除非不拍中心臟部位，一給拍中，輕則重傷，重則斃命。摧心之掌，眞個是武林中罕見的惡毒功夫，簡直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這第六弟子暴骨大花園，崆峒派的陣脚，登時大亂，霍彪倒抽了一口涼氣，三環大刀使得凌厲無前，三個銅環噹噹响，着地捲將進來。

張雲飛一咬牙，一口長劍拚命展開，把畢生功力放在這一口長劍之上，配合師兄弟的狠命進攻。

死了兩個，還有四個，個個恍如怒目金剛，高呼酣戰。吳霸天登時又落於下風，大聲道：「霍彪，你們還待怎地？哼，難道連性命也不要了？」霍彪悶聲不响，左掌猛然一推，待得吳霸天拍出左掌，他的一掌，電光石火也似收回來。

只見銀光閃處，他的三環大刀斜掠而出，「吱」的一聲，砍中吳霸天的右臂。吳霸天只顧全神貫注在左掌，猛吸一口氣，骨骼轉運，微微發出爆裂之聲，這便是使用摧心掌的先兆，霍彪這一招，是實還虛，吳霸天竟然不發覺，待得他的實招使出，吳霸天要待抵擋，業已過遲，終於中了一刀。

吳霸天中了一刀，崆峒四高手精神大振，張雲飛不知那裏來的一般勇氣，大喝一聲，身隨劍走，踏洪門，進中宮，一劍和身直進，陡然搶進吳霸天掌力範圍之內，一劍不够，再加左掌，跟吳霸天貼身肉搏。

使大棒的五弟子輕功最好，不時的縱身飛起，木棒沒頭沒腦的砸下來，他的殺手容或不足，但一棒一棒的亂砸，起了騷擾的作用，却是有餘。

吳霸天的傷勢雖然不重，但一道五寸長的傷口，倒叫他的功力打了一個折扣，一時之間，他第三次落於下風，勉力支持，且戰且退，一直退到圍牆之下，背牆頑抗。

使大刀的第三弟子叫做丁玉魁，刀法功力，均在四弟張雲飛之上，他一直不大出手，一個時辰之內，他偶然攻了三五招，便又後退，只在旁吶喊助威。

旁人看來，他如果不是胆小的儒夫，便是功力低微不足言勇之輩，那裏知道此人十分狡猾，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兵家大法，留力以待，以待時機。

現時，時機到了，丁玉魁一聲不响，猛然展開了師門刀法，側轉猛進，一口氣攻了二三十招，招招都是凌厲無前的近手手法。

霍彪在左，張雲飛在右，幾乎給丁玉魁的勁力震開了。這是一支實力雄厚的生力軍，到了此時，他才把畢生功力使出來。吳霸天受到的壓力越來越重，他的摧心掌法只有二十天的火候，其實還未十足的到家，在强敵環攻之下，甚至連摧心掌也

使不出來。

局勢對他，絕對不利。

花叢中何家兄妹已看了一個時辰，何谷雁道：「吳叔叔的摧心掌火候未老，招數還嫩，妹妹，你瞧出來麼?」

何可人道：「他剛才一掌把那使短戟的崆峒弟子斃了，只一掌，我可以發誓，我瞧得清楚，只用了一掌，這樣還未算十足，怎樣才算十足?」

何谷雁道：「吳叔叔在使摧心掌之前例必深深的吸一口氣，骨骼運轉發生爆裂之聲，這便是功力不足之像。摧心掌如果運用得純熟，無論在什麼時候都可以發出來的，決不須要事前的準備功夫，你明白嗎?」

何可人道：「嗯，原來如此，吳叔叔的掌法，本門的與摧心掌交替使用，凡是有輕微爆裂之聲的便是摧心掌，沒聲响的，便是吳家掌了。」

就由於吳霸天的摧心掌未够火候，幾次給霍彪張雲飛等人輕輕巧巧的避過了，他們一聽見輕微的爆裂之聲，便避之則吉，叫吳霸天徒喚奈何。

吳霸天鬥得大汗淋漓，躍上圍牆上，叫道：「大家住手，我有話說。」霍彪手一舉，制止了師弟們，冷笑道：「吳霸天，你已是網中之魚，還有何話說?」張雲飛道：「你如要吩咐後事，趕忙把家人喚進來吧。」

吳霸天跪了下來，緩緩的走到一棵大樹之前，嘆道：「摧心掌是天下奇功，是也不是?」霍彪凜然道：「不錯，我的兩位師弟喪在摧心掌之下，此仇不能不報，你有種的再決一死戰。」

吳霸天道：「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我已認栽，你們還待怎地!」霍彪手一舉，四般兵器對正吳霸天，厲聲道：「殺人塡命，欠債還錢，你旣認栽，自行了斷就是。」吳霸天道：「我如把拳譜雙手奉上呢?」

霍彪大聲道：「拳譜我要，你的性命我也要，我奉師命南來，志在必得，我們六師兄弟，少了兩個怎能向師父交待?」

吳霸天在懷中一摸，摸出一顆丸子來，慘然道：「旣然如此，我吳霸天認命就是，我無妻無兒，亦無徒弟，沒有什麼後事吩咐啦。」說着，他把那丸子吞下，慘然道：「這是一顆毒丸，用鶴頂紅劇毒製成，我在兩個時辰之後必死，我死後你們把我的拳譜取去就是。」

但見他額角冷汗直流，痛苦不堪。

花叢之中，何可人大是不忍，要躍出來搶救。何谷雁低聲道：「妹妹，你不要傻，吳叔叔暗藏機關，我早已經知道。」

一聲方畢，忽聽吳霸天哈哈大笑，身形一閃，躍進樹後，一按機括，只聽「登」的一聲，大樹突然露出一個小洞，騰騰的噴出烟霧來。這烟霧作粉紅之色，一陣腥臭，撲鼻而來，顯然是毒霧。

崆峒四高手只吸了一口，便覺頭昏腦脹，滿天星斗。霍彪大吃一驚，叫道：「我們着了道兒啦，快快掩着鼻子，摒着呼吸，千萬不要吸進一口。」身形一躍而起，一掌向吳霸天拍去。

吳霸天雙掌推出，「砰」的一聲，把霍彪打出三丈之外。他以一對六，以一對四，決然不敵，但以一對一，霍彪又怎的是他的對手。吳霸天繞步疾奔，這棵大樹按一下，那棵大樹按一下，毒霧亂噴，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濃，偌大一個大花園，已有一半籠罩於毒霧之中。

張雲飛叫道：「大家不要怕，我有辟毒丸，每人服三顆，百毒不侵。」他首先吞下三顆，要待分給師兄弟時，大花園中，毒霧迷漫，五尺之外，不能見人，就好像暮春時節，江南的霧景一般。大霧迷濛，伸手不見五指，河中岸上，儘是白茫茫的一片，使人分不出那裏是岸，那裏是河。暮春江南，便常常有這樣的景色。

張雲飛叫道：「三師兄五師兄，你在那裏?」

只見「砰」的一聲响，跟着便是慘叫一聲，叫聲在毒霧之中透過來，張雲飛認得是他五師弟的聲音。

原來吳霸天躲在樹後，暗暗的做着摧心掌的準備功夫，吸了幾口氣，骨骼發生輕微的爆裂之聲，自覺這一掌可以殺人了。只見那人手揮木棒，亂揮亂舞，搶到面前。吳霸天笑道：「你自行送上來，好得很呀。」一掌拍出，正中他的小腹。

「五師弟」的慘叫聲，把丁玉魁引來，他內功高強，強自摒氣，吸進的毒霧不多，在白茫茫之中，跟吳霸天碰了一個滿懷。兩人就刀來掌往，激烈的鬥在一起。

吳霸天見前面人影幌動，似有一人趕將過來，便邊鬥邊退，退出三丈。丁玉魁大叫道：「大哥四弟，吳霸天在這裏，你們快來。」一聲甫畢，但聽「波」的一聲，他的左腿中了一刀，吳霸天佔得機先，那肯容情，大刀再起，把丁玉魁的一條右臂硬生生的卸了下來。

以一對一，崆峒六高手無一人贏得吳霸天。

他未及使摧心掌，便把大刀亮了出來，使了殺着。

吳家刀法，在雲南一省，原是高據第一把交椅，在中土武林之中，也算第一流。他未得摧心掌，已然厲害，練成摧心掌，更是如虎添翼。

張雲飛到了這時，才透過毒霧趕到，等到他站在吳霸天面前之時，吳霸天已然把丁玉魁傷了。

張雲飛見又倒了三師兄丁玉魁，又驚又怒，厲聲道：「吳霸天，我跟你拚了。」一手起一劍，寒光四射，直撲吳霸天。吳霸天以刀來迎，刀劍相交，火花四濺。

張雲飛服下了辟毒丸，百毒不侵，功力全未有影响。他的劍法頗佳，但跟吳霸天的刀法，還有一大段距離，交手十來招，便落了下風。他一方面要抵擋吳霸天的凌厲刀法，一方面又要留心他的摧心掌，一時之間，大落下風，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無形劍意枉斷腸

這時毒霧瀰漫，已漸漸的擴散到花叢之中。何可人以手掩着口鼻，低聲道：「吳叔叔果然有一手，我們走吧，不要吃這無妄之災!」何谷雁在懷中取出兩顆丸子，自己吞下一顆，把另一顆塞在他妹妹口中，一聲不響。

鐵劍何天乃是當今武林數一數二的人物，他不屑配製毒藥，但他調製的解毒丸，却靈驗非常，百毒不浸，莫說吳霸天的區區毒霧，便是身在毒蛇潭，蠍子窟，蜈蚣洞也決然不怕。

何可人道：「哥哥，你早已瞧出吳叔叔的大花園，內有機關，這是怎麼回事，怎的我不知道?」

何谷雁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我是在無意之中瞧出來的。」

原來吳霸天在約定了崆峒六高手，今夜在大花園方面，他志在把崆峒派一網打盡，在事前悉心佈置，勤練摧心掌，準備把來敵一鼓盡殲，他在大樹上裝有機關，有些裝有毒霧，有些裝有毒弩，分別刻上記號!

他挖空了樹幹，內藏毒藥，配了強力彈簧，一按機括，毒物便噴射出來，毒物嘛，他確然是配了劇毒鶴頂紅，此毒見血封喉，是天下間最厲害的一種。

他假意當衆宣佈，說要服下鶴紅頂毒丸自盡，其實他服下去的，却是一顆解毒丸，他佈置巧妙，絲毫不露痕跡，就連霍彪等久慣江湖，經驗豐富的高手，也懵然地着了道兒。

他花了很多心血時間，才佈置妥當，却給那個在病榻上爬下來到大花園散步的何雁谷，在無意之中瞧見了。他初時不知道吳霸天幹什麼，要來何用，到了吳霸天猩猩作態，這才恍然大悟。

大樹內有乾坤，來敵輕易上當。

且說張雲飛越鬥越心寒，高聲大叫，招呼師兄弟來援，只聽脚步聲响，霍彪遁聲而至，但見他左臂已斷，面色慘白，噓聲咻咻，說道：「大師哥，你怎樣啦?」

他心中一驚，劍法稍緩，吳霸天一聲暴喝，左掌一揚，啪的按在他小股之上。

張雲飛慘叫一聲，只見五肝六腑，騰騰亂跳，肚痛如絞，肝腸似要寸寸斷，叫道：「大師哥，我不成啦，我中了，……中了摧心掌!」一交摔倒在地，手一甩，長劍甩手而出，刺進了吳霸天的左肩。

張雲飛的甩手劍，乃是武林一絕，他作垂死前的一擊，迴光反照，勁力非同小可，吳霸天避無可避，終於中了一劍，但凡一個垂死的人，最後的一擲，必然聚集了畢生的功力，一擲之後，便是油盡灯枯，力竭而亡。

張雲飛雙足一挺，暴斃當場。

霍彪長吼一聲，趁吳霸天中劍，連三環大刀也不用，撲將過來，雙手緊緊的摟着吳霸天，在地面上打滾，他們徒手搏擊，摟抱斯打，好像市井無賴一般，那裏還似武林高手打鬥。

原來霍彪以一掌對吳霸天兩掌，硬碰了一招，他的功力本來便不及吳霸天，吃了大虧，摔在三丈之外，摔斷了一條左臂，這時摟抱互毆，他的左臂越來越痛，勁力越來越弱，加上他未服解毒丸，一頓飯時分之後，再也支持不來，昏迷過去了。

吳霸天跳了起來，渾身血污，他受的傷，也自不輕。他不敢再練摧心掌，消耗體力，唯恐霍彪丁玉魁兩人未死得透，大刀一揮，先後給他們兩人點中了，「心愈穴」，這是人體三十六個死穴之一。

這一役，吳霸天大獲全勝，把崆峒派六高手全數擊斃，他就憑了毒霧和摧心掌爲主要武器，取勝了這一塲。

而他自己呢，因爲體力消耗過度，而且受了兩次傷，要躺在床上三天，才能够起來。

等到他沒事起床，何家兄妹已是不別而行，他們上路北返，已有兩天了。

他們兩人目覩這一塲驚天動地的龍爭虎鬥，目覩吳霸天兇殘暴戾，陰險毒辣，你覺得再留下來，已無趣味，亦無意義，何谷雁也不理傷勢如何，連夜起程，取路回家。在路上，何谷雁沉默寡言，滿懷心事。

何可人道：「哥哥，你瞧吳霸天爲人如何?哼，他把崆峒六大高手一一殺斃，該是不該了?」何谷雁道：「該便怎樣，不該便怎樣?」

何可人憤然道：「崆峒派硬要索取拳譜，六高手恃强欺人，當然於理不合，但不給他拳譜也就是了，何必要陰謀佈置，以毒霧殺人，六高手雖然不合，但奉師命而爲，罪不致死呀。」

何谷雁道：「是啦，那又如何?」

何可人大聲喝道：「哥哥，你有氣沒力的，你怎麼啦?我說呀，吳霸天殺了六人，並非堂堂正正的一決高下，而是謀敎，他把六人陰謀害死，武林中死死傷傷，算不得什麼，但是，預謀殺人，就大大不該。」

何谷雁仍然這句話：「是啦，那又如何?」

何可人道：「爹爹把摧心掌跟吳霸天的八段錦交換，是大大的錯了，我們快些回家，告訴爹爹，請爹爹出頭判還，否則吳霸天作惡起來，又不知江湖上多少無辜者，會喪生在他的掌下。」

何谷雁忽道：「妹妹，你看我是否有些變了?」

何可人道：「不錯，你是變了，我覺得你自從踏入滇池以來，整個人好像變了，陰陰沉沉的恍如死人。往日的爽朗豪氣，不知道那裏去了。哥哥，那是什麼原因呀?」

何可人道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何谷雁心道：「是因爲我背熟了摧心掌!」但這句話他怎敢說出來，面色陰沉，在竭力的忍耐。

何可人道：「哥哥，前晚你用手指彈我一下，叫我痛了半天，這是你新近自創的武功嗎，好厲害，是什麼功夫?」

何谷雁心道：「這便是摧心掌!」但這句話怎敢直說出來，面色陰沉，在竭力的尅制。

何谷雁背熟了「摧心掌法概要」，而且目覩吳霸天使用過摧心掌，已多多少少知道摧心掌的性質。

在劍法上，有所謂「劍形」和「劍意」。「劍形」，是有形的劍法，一招一式，總有一個固定的形狀，如太極劍、達摩劍等等，這一招如何，那一招如何，形式一樣，雖然頗有變化，但仍然是有形的變化。

「劍意」呢，乃是無形的劍法，並沒有固定的形式，而存在於練劍者的意念之中。

古時有所謂「君子之劍」與「小人之

劍」，這便是「劍意」。「劍意」也有變化，兩種變化。乃是在無形之中脫變，無形之中演變。脫變是突然間起了急激變化之變，演變是慢慢地朝着一定的方向逐漸的變化出來。

無論怎樣的變，都是無形的。

「劍形」與「劍意」在於摧心掌上，便是「掌形」與「掌意」。摧心掌的「掌形」不必說它，三十六招掌法就是，每一招都是有形的。

而「掌意」呢，却是完全落在「摧心」兩個字之上，「摧心」兩個字，是多麼的毒辣，多麼的兇恨，人如果沒有毒辣兇狠的本性，最好不要練摧心掌，即使勉强練了，他原本的純良本性與兇狠的「掌意」，互相衝突，內心交戰，練了摧心掌，反而不美。

武功强了，人却變了。

本性兇狠惡毒之人，練了摧心掌之後，便更加兇狠惡毒，「掌與意」，在他的心坎之中，催起了激烈的變化，使他變本加厲，更加兇殘。

摧心掌便具有如此不可思議的性質。

何谷雁明白了這種性質，心中大爲後悔，後悔他曾經偷偷的閱讀「摧心掌法概要」，一想起摧心掌，他心中便發毛，恐怕自己會變了。

然而正像何可人所說：摧心掌已如附骨之蛆，深深的附在他的骨髓，揮之不掉，甩之不去，病入膏肓，他已然不可自拔了。

他忘記了所有武功，只記着摧心掌。他的純良本性與兇狠的「掌意」互相衝突，內心交戰，已有數天了，雖然短短的幾天，已使他變了一個人。

一幌眼便過了十天，這一天，他們正踏入貴州境內。

何谷雁的傷勢已然痊癒，武功恢復了十成，但他的內心傷痛，後悔，恐懼也漸漸的加深，脾氣變得暴躁，喜怒無常，何可人那裏知道他忽然起了如此不可思議的變化，吵架更常常發生，有幾次兄妹倆因一點小事，幾乎拔劍相向。

這一天，他們在一個小市鎮投宿，吃過晚飯後，何谷雁到村子裏買來十多頭狗，養在後院裏，何可人大奇，道：「哥哥，你買這許多狗幹什麼，你如愛吃狗肉，一頭已經足够了。」何谷雁大聲道：「我自然有用，你不必理我，你快快睡吧，不要跟我吵架。」

何可人哼了一聲，飛步回房，砰砰的把門閉上了，坐在床上發呆，她幾乎要哭，但終於沒有哭，她哥哥近日確是變了，變得不可思議，從前的哥哥，又溫柔又斯文，決不是這個樣子。

爲什麼呢？她不知道。

半夜裏，她突然就見輕微的擊打之聲，一躍而起，走到後院看時，但見地面上躺着十多頭死狗，何谷雁捋起衫袖，提起一頭狗來，對準牠的心臟，輕輕的拍一掌，這頭狗一聲不响，也不動彈，原來何谷雁還算有點天良，他首先把狗隻通統閉了死穴，然後拿來做練摧心掌的靶子。

但見他手中一柄尖刀，只一揮，割開了狗肚，掏出內臟，血淋淋的提起來，對着月光，細細的察看，搖搖頭，又抓着第二頭，輕輕的拍一掌，又割開狗肚，掏出內臟，檢查一番，搖搖頭，仍然不滿意。

何可人看時心中發毛，毛骨悚然，幾乎不敢相信她的眼睛，然而放在眼前的，却是一個血淋淋的事實。

何谷雁雙手染滿了血污，也不揩拭，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又聽微微的有骨骼爆裂之聲，恍如炒豆，就跟吳霸天使用摧心掌之前一樣。他吸氣呼氣，如是者二三十次，然後抓起一隻狗，使了一招摧心掌。

他掏出了狗的內臟，檢查一番，嘿嘿地怪笑，似乎滿意了。此後，他一口氣殺了五六頭狗，都是使用摧心掌，他的怪笑，越來越响，他越來越滿意，仰天大笑，聲音恍如巫峽猿啼，又似厲鬼夜哭，聽了使人毛骨悚然！

他偶一轉頭，但見他臉上，手上，全身血污，一雙眼睛，佈滿了血絲，形狀十分可怖。他不像人，像一頭野獸，像一頭剛剛噬食了小動物的兇猛野獸。他不像人，更加不像往日溫文爾雅的何谷雁。

何可人一顆心突突跳，幾乎從口腔中跳了出來，大叫一聲：「哥哥，你瘋了，你瘋了。」

何谷雁的聲音，恍如鬼嘯：「妹妹，你怎敢偷窺我練功，你找死來着，我要殺你，我要殺你。」手起一掌，一隻血淋淋的手掌，對準何可人的小腹拍來，何可人雙眼一黑，滿天星斗，一陣暈眩，再也支持不着，「咚」的一聲，往後摔倒。

就在何谷雁一掌剛剛觸及何可人的小腹之時，他天良發現，站在他面前的，正是他平日愛護備至的同胞妹妹，十八歲的小妹妹。

她像鮮花一般盛放，十八歲的小姑娘，誰不像一朵盛放的鮮花，這樣美麗的一朵花，難道在他手上毀了。

何谷雁厲聲高呼：「何谷雁，你不是人，你不是人！」把一招凌厲的摧心掌，硬生生的扣着，大叫一聲，口噴鮮血，往後便倒。

何可人的昏迷摔倒，是因爲她恐怖過度。

何谷雁的昏迷摔倒，是因爲他天良的衝突，他下意識地要殺人，不管受害者是誰，但他還有良知，知道了他妹妹決不能殺，天良戰勝了兇殘，心力交瘁，硬生生收了掌之後，便再也不能支持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何可人悠悠轉醒，但見她哥哥仍然昏在血泊之中，何可人慘叫一聲：「哥哥！」探探他的鼻息，却喜未有死去。

何谷雁從此生病了，大病一場，兄妹倆不得不留在這小客棧，何谷雁是養病，何可人是侍候他。何可人知道何谷雁的病，天下間所有名醫，均不能醫治，便沒有去請大夫。在養病期中，何谷雁的心智，漸漸的回復正常，有說有笑，似已渾忘了以狗作靶的可怖之事。

何可人担着老大的心事，也非常恐懼害怕，害怕她哥哥忽然間又發起瘋來。

到了此時，她才漸漸明白，她哥哥之所以發瘋，就是由於練習摧心掌的結果。

何天是著名的「笑面佛」，慈祥和靄，怎的會練成這種兇殘毒辣的招數呢？

何可人是百思不得其解，她料想她爹

爹的練摧心掌，必然有一個不可告人的秘密，這秘密嘛，只怕永遠不能知道，因爲何天是她的爹爹，她能够去追問爹爹的秘密嗎？不能，決不能。

何谷雁一病便是一個月，每天跟妹妹談談笑笑，或者下下棋，或者跟何可人聊聊天，或者到山郊野嶺之中，遊他一兩天，雲貴高原，崇山峻嶺有的是，也不愁沒有地方去。他的病勢在逐漸好轉之中。

兄妹倆絕對不練武，這是他們自從習武以來所未試之事，在家中，何天督促甚嚴，每天十二個時辰，起碼要練功四五個時辰，家傳劍法——鐵劍他們兩人已練得純熟，但沒有傳授他們摧心掌。

何谷雁不敢練武，只怕一練便是摧心掌。

摧心掌好像一劑痲醉藥，服食全無益處，然而只須服過幾次，便輕易地上了癮，癮發之時，明知又有害處無益，也非服食不可，明知它對自己大有傷殘，但仍非服食不可，何谷雁又怕一練下去，終於苦海沉淪，所以他不敢練武，什麼武功也不練。

何可人見哥哥不練，正是求之不得，她自然也不敢練武，只怕會引起哥哥的「癮」來，白天不練，夜晚不練，靜靜地悄悄地也不練。

這一天，他們兩人在山區之中遊玩，何可人見她哥哥容光煥發，心中暗喜，笑道：「哥哥，你已經沒事了，明天我們起程北上，回老家去，好不好？」何谷雁道：「好的，我們多時不練武，只怕荒廢了功夫，我們好不好對拆幾招鐵劍看看？」

何可人搖頭道：「不好，我是怕你，你明白了麼？」何谷雁道：「我們不練武功，又怕荒廢了，去練武功，又怕我走火入魔，誤入歧途，這怎生是好呢？」

何可人嘆了一口氣，道：「哥哥，你聽我說，我曾多次勸告過你，不要練，你也多次點頭。我想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救你，便是爹爹，我們什麼也不練，趕快回家，向爹爹請示，由爹爹教你好啦。」

何谷雁道：「爹爹的武功，博大精深，他自然可以救我，我是知道的。」

何可人笑道：「你知道就好啦，解鈴還是繫鈴人，爹爹創設摧心掌害了你，他法力無邊，自然也可以救你，你放心好啦。」何谷雁嘆道：「摧心掌恍如一劑毒藥，恍如附骨之蛆，人練了就非沉淪不可，我眞是後悔，後悔於偷偷的讀過拳譜，如果我未有讀過，那是多好呀！」

何可人道：「怪不得爹爹不肯傳授我們，怪不得爹爹諄諄告誡，不許我們偷偷的閱讀呢。」

何谷雁忽然雙眼發光，道：「所謂沉淪，那得看對什麼人而言，練成摧心掌，是害是益，也得看什麼人而言，我練了無益，但吳霸天練了，就大大有益啦，你記得吳霸天練成摧心掌之後的狂喜麼？他是不是大聲疾呼，他已經是武林第一人，將可獨霸天下了？獨霸天下，揚威四海，怎能說是無益？」

何可人大眼睛一睜，道：「哥哥，你又來了，我們不要再討論什麼摧心掌，我們上山峯玩玩吧。」

何谷雁喃喃的道：「咱們學武的，究竟爲了什麼？是慈悲爲懷不忍殺生呢？還是爲了揚威立萬，震威武林？唉，我眞是想不通，想不透。妹妹，你教了我吧！」

他一想起這個問題，頓時又陷入迷茫之中。

如果慈悲爲懷，不忍殺生，又何必學武？索性出家做和尚好了。

如果要揚威立萬，獨霸江湖，便只好去練摧心掌。

何可人看見她哥哥雙眼失神，喃喃自語，心中害怕，柔聲道：「哥哥，你這個老問題嘛，天下間只有一個人可以給你解答，他便是爹爹。哥哥，你不要胡思亂想了，一見爹爹，你便得救啦。哥哥，我們不多玩時就北上，返老家去，不上山峯也罷。」

一聲甫畢，只聽一人嘿嘿怪笑，聲震長空，聲音洪亮，只震得兄妹兩人耳朶嗡嗡發响。

何谷雁吃了一驚，喝道：「誰？」何可人一指山峯，道：「那邊有人來啦。」

但見山峯之上，有一條黑影，飛一般溜下峯來，初時他還在峯頂，一幌眼便到了山腰，再一眨眼，便已到了峯下。

此人的輕身功夫，上上之選，獨創一格，此時下流行的「踏雪無痕」，「登萍渡水」，「八步趕蟬」，等三種輕功，更勝一籌。

此人一現身形，哈哈大笑，道：「何谷雁何可人，你們這問題，何必問你爹爹何天，問問我吳霸天便成啦。」在這當口，跟吳霸天狹路相逢，何家兄妹兩人，不由的心頭大震。

何可人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吳叔叔，那天因爲哥哥趕着要回家養傷，所以未有向你辭行，吳叔叔休怪呀。」吳霸天的三角怪眼，射出兩道冷電，冷冷道：「小丫頭，你說得好大的謊話，你們見我手刄崆峒六大高手，心狠手辣，是怕了我，難道我不知。」

何可人乾笑一聲，只好不說話。

吳霸天道：「那一夜，你們躲在花叢之中偷窺，難道我不知道，嘿嘿，你們也瞧見了，摧心掌厲害不厲害？我眞是多謝何天的厚賜，使我完成了一種絕世武功，哈哈！」他縱聲大笑，爲狀十分得意。

突然問，他的笑聲忽歛，沉聲道：「何谷雁，你爹爹創設了這套掌法，他因何自己不練？」何谷雁道：「這套武功對他並不適宜，他老人家武功甚多，區區一套摧心掌，何足道哉。」

何可人道：「君子之劍，小人之劍，我爹爹選的是君子之劍。」

吳霸天嘿嘿怪笑，道：「那末我吳霸天是小人了，哈哈，不錯，我吳霸天確然是小人，但小人却有一個特大的胃口，他想稱霸武林呀，雁谷，我告訴你，一個人如果不想出人頭地，不想稱孤道寡，不想在江湖上稱雄，那末練武來做什麼，你爹爹現時不想再練得更强，因爲他的武功已到了巓峯，所以他要練的，便是益壽延年的八段錦，我嘛，哈哈，我跟他的目標根本不同。」

吳霸天一口氣說了這一大頓，雙眼放出了異樣的光芒，這光芒包含了兇殘與暴戾，咧開大嘴巴，好像一頭擇人而噬的惡

惡獸。

何可人凜然一驚，道：「吳叔叔，你來這裏幹什麼？」吳霸天道：「殺人！」

「殺誰？」

「殺你們兩個！」

「噹」的一聲，何家兄妹一齊亮出鐵劍，後退五步，注視着吳霸天的動靜。吳霸天決不是給兩名後輩開玩笑，這一點，何家兄妹是知道的。」

吳霸天抬頭望天，半晌，冷冷的道：「我一練成摧心掌，就時時刻刻都想殺人，我不妨告訴你，我在西山吳家莊一口氣殺了崆峒六高手之後，兇性一發，把我家的男女老幼一概殺光，賬房，馬伕，書僮六十三口，一個不留，哈哈，眞是痛快極了，痛快極了。」

何家兄妹凜然心驚，一時之間，說不出話來。

吳霸天道：「我在殺六大高手之時，摧心掌法還未到家，我是藉着毒烟爲助，這才得手。哈，你們是瞧見的了？」何可人道：「你眞是不知羞恥！」

吳霸天道：「我於是再苦練下去，你爹爹的拳譜，確然是天下奇書，價值連城，不可估計，少林寺的禿驢們練一套少林拳，動不動要花十年時間，崆峒六高手，人人苦練二十年，所得不過是兩三套功夫。摧心掌嘛，容易得多，我苦練一兩個月，便已大成，出掌之時，也不須要事前的準備功夫了，隨便一掌，便是摧心之掌，現時如果再鬥崆峒六高手，我決不須要毒烟爲助，哈哈……」

笑聲喋喋，震人心弦。

吳霸天道：「我大功告成，該當找些人練練靶子。呀，在一個雨夜，我找全家男女老幼餵招，一人一掌，掌掌摧心，哈哈，砰的一聲，就完了。哈哈，這便是摧心掌。」

何可人聽他說的以活人當靶子，連想起她哥哥的狗隻當靶子之事，不禁毛骨悚然，道：「練成摧心掌，眞眞是如此兇殘麼？我爹爹在贈你拳譜之前，有沒有告訴你？」

吳霸天道：「有呀，我一早就知道這摧心掌的性質，我是欣然接受，你爹爹是照贈無誤，哈哈。何天對我，也可謂知心了。」

何可人見他雙眼發出青光，知道凶多吉少，一牽何谷雁的手，笑道：「吳叔叔，恭喜你呀，恭喜你練成了蓋世武功，再見啦。」一轉身，便要奪路下山。

他們才走得幾步，突然間頭頂上一團黑黝黝的東西躍了過來，吳霸天冷然地攔着去路，大聲道：「何谷雁，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你爹爹有沒有練過摧心掌？」

何谷雁道：「沒有！」

吳霸天哈哈一笑道：「這好極了，天下之間，只有兩個人練過摧心掌，沒有第三個，哈哈，如果你爹爹也練過了，武林就麻煩得多。」

何谷雁道：「我爹爹既然贈你拳譜，他自然不練啦，他如果練了，又何必贈你呢。」

吳霸天道：「不錯，我吳霸天要獨佔摧心掌，決不容許天下間還有第二個人會用，何谷雁，你明白我的意思嗎？」何可人聽得胆戰心驚，顫聲道：「吳叔叔，你說什麼，那第二個人是誰，我不明白。」

吳霸天仰天怪笑，道：「何谷雁便是第二個，難道我不知？何谷雁，你快快把自己的首級割下來，省却我許多功夫。」

何谷雁早已知道，跟這大魔頭狹路相逢，少不免一番龍爭虎鬥，他自己沒有什麼，但他妹妹的性命堪虞，當下朗聲道：「好，既然非拚不可，拚便是，我如死了，對我妹子你怎麼辦？」

「我把你殺了，何可人是目擊證人，親眼看見我行兇，我怎能留下活口，等候何天來找我報仇，這小妮子雖然可愛，但也不能留了。」

這便是他的回答，聲音是陰惻惻的，絲毫沒有暖意，使人聽了，毛髮倒竪。

何可人情知不是對手，忙道：「你受了我爹爹大恩，怎的恩將仇報？我哥哥只是讀過拳譜，但還未正式練過，你如殺了我們，不怕爹爹找你報仇麼？」

吳霸天森然道：「你要我饒了何谷雁，也無不可，只須他把摧心掌的武功廢了，忘記了，發誓以後不再用它。何谷雁，你能够了麼？」

凡是練了摧心掌，便如附骨之蛆，揮之不去。

何谷雁把手中鐵劍交給何可人，猛吸一口氣，骨骼微微發出爆裂之聲，道：「吳霸天，摧心掌功夫共分九層，你只練到第六層，還有三層最高深的未練呀。」

吳霸天心中一驚：「這小子倒有眼光，非殺不可。」當下厲聲道：「何谷雁，你還是要等我發第一招麼？」他以前輩資格，在上首站定，垂手而立，氣定神閒。

不錯，他已練到第六層，骨骼作响那一套，已然不必須要事前的呼吸運氣，

在這當口，還理會什麼上下尊卑，何可人搶先發難，一雙鐵劍，左右揮舞，攻將過來，吳霸天雙臂一震，把一對鐵劍震得歪歪斜斜，喝道：「小丫頭，你要找死，等會不遲。」

只聽「呼」的一聲，一掌猛擊過來，勁風凌厲，出手不凡，聲未到而掌已到，正是何谷雁出招，吳霸天心中一凜道：「這正是摧心掌，不知道小子練到第幾層？」左掌一推，砰的一聲，把何谷雁送後五步。

何谷雁嗬嗬狂叫，雙眼佈滿了紅絲，摧心掌法展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向吳霸天猛撲，吳霸天有心想香看何谷雁的功力如何，雙掌圈了一個圈又一圈，先取守勢，何可人知道如果要保全性命，就非拚不可。

他爹爹所傳授的一套鐵劍，儘量展開，把所有最凌厲的殺着，完全亮了出來。何天的鐵劍，乃是武林一絕，何可人雖然僅得五成，已然縱橫塞外，成爲高手！

她情急拚命，左劍虛幌，右劍使實，身隨劍走，欺身撲上，直撲到吳霸天的身邊，吳霸天右手一抓，倏倏抓着劍柄，一運勁，把何可人右劍抓着，雙眼怒睜，大喝一聲，左手直擊，對正何可人的小腹之上。

這一招，正是摧心掌的殺手招數。

何谷雁急喝：「摧心掌，小心！」

何可人的右劍給抓着，掙脫不得，左劍又已擸出了外門，無法出劍抵擋，只好一運氣，身子一側，硬受這一掌。「砰」的一聲，這吳霸天一掌打中她的右腰，三根背骨給擊斷了。摧心掌固然可以一掌摧心，對於人體各部位，亦是凌厲非常。

何可人還未摔倒，何谷雁身如飛風，一擠而前，雙掌並排，拍向吳霸天的背心，對準了心臟部位。吳霸天反手一掌，三掌相交，「蓬」的一聲，恍如兩根巨木相撞，何谷雁全身一顫，向後翻了幾個觔斗，不能自制。

走火入魔心胆寒

吳霸天大喝一聲，一掌按在搖搖欲墮的何可人心臟部位，他終於使出摧心掌，殺了一名少女。何可人口中噴血，然後掉倒，可憐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就此香消玉殞，慘死於荒山。

何谷雁大喝一聲：「吳霸天，我跟你拚了。」他眼見妹妹慘死，心胆俱裂，雙掌直上直下的向吳霸天猛撲，他要報仇，替妹妹報仇。

他已無暇於哀傷妹妹之喪，奮起了生平之力，猛攻敵人，雙掌亂打亂劈，勢如狂虎，吳霸天喋喋怪笑，叫道：「自開天闢地以來，我的賢侄女是第一個死於摧心掌下的女子，眞是可喜可賀呀。」

兩人交手，鬥了四五十招，吳霸天道：「何谷雁，你難道不怕我？」何谷雁悶聲不響，把三十六招摧心掌展開，跟吳霸天拚命。

按理，吳霸天的功力，遠遠在何谷雁之上，他要取勝，決無困難。可是，吳霸天這趟，打錯了算盤，他如果使用本身的吳家掌，早已取勝，無奈他自始至終，都是使摧心掌。他如果使用吳家掌，何谷雁對這種掌法，並不熟識，不易拆解。

他偏偏使用摧心掌，何谷雁對於摧心掌嘛，背得滾瓜爛熟，三十六招，瞭然於胸，這一招怎樣使怎樣拆，那一招怎樣使怎樣拆，已經在他的拳譜中，寫得很詳細，何谷雁背得爛熟，依拳譜所載，見招拆招，見式拆式，吳霸天無論你什麼招數，均給他輕易的破去。

兩人交手，又鬥了百多招。

由巳時起，一直鬥到中午，鬥了一個時辰有餘，兩人翻來覆去，鬥得十分激烈，仍然是一個平手，你贏不了我，我也贏不了你。何谷雁長嘯一聲，突然間，改取進手招數來，一掌一掌的向吳霸天猛劈，吳霸天哼了一聲，大叫道：「我如果不在一頓飯時間之內把你殺死，我枉稱摧心掌吳霸天。」雙掌一操，也是完全採取進手招數，兩人互相毆擊，砰砰蓬蓬的鬥得更加猛烈。

一幌眼，又鬥了百來招。本來，何谷雁的功力在吳霸天之下，鬥了百來招，無論如何早已敗了。吳霸天和他爹爹何天齊名，合稱「武林二天」，功力高了四五籌，無奈他偏生使用摧心掌，並無改變，所以兩人仍然鬥得如火如荼，兩無勝負。

「好，好一場狠鬥！」是一個清脆之極的女人聲音，在大岩石之後，走出一個女人，大聲叫好。

荒山之中，突然多了這種一位嬌媚的不速之客，場中的狠拚並未因此終止。吳霸天何谷雁兩人，都聚精會神，心無旁騖，都想把對方置於死地。

這位嬌媚的不速之客，年紀三旬，是一名其貌如花的美貌中年婦人，體態苗條，笑靨如春。她腰間掛着一口劍，十分特別，一隻劍鞘，鏤着一條猛龍，在鞘上盤旋。劍柄的把手，也是雕着一條龍，張牙舞爪，雕工十分精細。

如果打鬥的兩人住了手，留意一下這一位中年美婦，他們也不須要查根問底，單瞧瞧她的長劍，便知道她是蟠龍劍柳如詩。

柳如詩是一位黑道中的女盜，武功高强，聲名响亮，在華北黃土高原開山立櫃，門下八大弟子，雄據黃土高原，稱孤道寡。柳如詩縱橫武林，憑的就是一口蟠龍寶劍與一本蟠龍劍法。

柳如詩目不轉睛，注視兩人的打鬥，喃喃的道：「這是什麼掌法，爲什麼狠命相鬥的兩個人，使出同樣的招數來？奇了，難道是師叔姪或是師父徒弟在拚命嗎？奇了，這眞是奇聞。」

柳如詩目光如炬，一眼便瞧出吳霸天的功力遠遠在上，這小子能够抵擋數百招而不敗的，憑了招數的熟識而已。她一瞥眼，但見地上臥着一名少女，一掠而前，把何可人抱了過來，但見她的眼緊閉，面無血色，探探她的氣息，只剩下一絲。

柳如詩不知他們因何拚鬥，幾次想上前拆解，但見他們掌法古古怪怪，前所未見，憑了她柳如詩也瞧不出是何家何派的招數，故不敢貿然動手！

酣鬥之中，吳霸天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乘之機，但見何谷雁擬姿作勢，雙手高舉過頂，自胸腹以下，暴露無遺，這是個千載一時的良機，良機稍縱即逝，如何肯放過。大响一聲，雙掌並排，對正何谷雁心臟部位拍去。

他滿以爲一掌就取了何谷雁的性命，心臟破碎而死。那知何谷雁的腹部，陡然之間下陷三寸，吳霸天雙掌直拍，就差這麼的四五分距離，未能結結實實的拍個正着。吳霸天吃了一驚，暗叫不妙。

說時遲那時快，何谷雁誘敵成功，右掌飛快的一抄，兜了個小半圓，沉了下來，猛然直擊，但聽「砰」的一聲响，何谷雁一掌擊中了吳霸天的心臟。

何谷雁自然是使摧心掌。

凡是使摧心掌而擊中了敵人的心臟，嗯，那也不必多說，對方是非心臟破碎暴斃當場不可。

吳霸天慘叫一聲，跟跟蹌蹌急退五步，哇哇一聲，吐下了一口鮮血。憑了這一口鮮血，何谷雁知道他的一掌，已經告捷了。

吳霸天雙手捧着肚子，面白如紙，額角上的汗珠，一顆一顆的滴了下來，嘶聲道：「今天在摧心掌下犧牲的，我是第二個。何谷雁，恭喜你呀，恭喜你把摧心掌的開山祖師殺了，恭喜你已經練成了摧心掌。」

聲音嘶啞，顯然受傷極重，他之所以還未立刻暴斃的，憑了二十多年功力支持而已。

何谷雁用摧心掌殺人，還是第一次，

看看自己的手掌，看看吳霸天，心情激動，說不出話來。

吳霸天嘶聲道：「你的摧心掌練到第幾層？你老老實實的告訴我。」何谷雁道：「第七層。」

吳霸天仰天長嘯，道：「第七層？哈哈，我只練到第六層，你高了一層，我該死我該死。」砰的一聲，他俯跌在地，雙足一挺，業已斃命。

何可人中了一記摧心掌，死了九成，她勉力支持，要瞧瞧她哥哥能否給她報仇，在昏昏沉沉之中，聽見了吳霸天臨終時的一番話，微微一笑，看了柳如詩一眼，看了她哥哥一眼，閉目而死，她是心安理得的去了。

場中是靜靜的，烈日當空，雲貴山區的一層無名荒山之上，躺着兩具屍首，坐着兩個人！

何谷雁坐在一塊大石上喘氣，他眼見親妹子死去，又眼見一名父執，給自己一掌拍死，心中思潮起伏，呆呆的不知在想怎麼了。

柳如詩站了起來，問道：「你，你是誰？」

何谷雁頭也不抬，淡淡的道：「我嘛，我是摧心掌。」柳如詩道：「什麼摧心掌，也該有個姓名呀。」

何谷雁大叫道：「摧心掌便是摧心掌，還有什麼姓名，你滾不滾開，別惹我惱起來，連你也殺了。」

柳如詩道：「摧心掌這名堂，我柳如詩還是第一次聽見，你到底是誰？」一瞥眼，但見地面上有兩口鐵劍，點頭道：「嗯，原來你是鐵劍何天的門下。」

何谷雁生平未殺過人，雖然他給妹妹報仇，吳霸天也是死有餘辜，但他是用摧心掌下殺手，摧心掌嘛，也正是他深惡痛絕的一種武功。所以，他也不知自己是悲傷呢還是興奮。

「我……哈哈，天下間只有我一個人會用摧心掌。本來還有一個，他已死了。另外還有一個，他卻壓根兒不練。我呀，我何谷雁是獨一無二的摧心掌，哈哈，摧心掌何谷雁這名堂，多麼好聽呀！」

何谷雁縱聲狂笑，在石塊上跳起來，狂笑不止，狀若瘋子。這荒山十分空曠，笑聲遠遠的傳了出去，四面泛起了迴聲：「……摧心掌何谷雁這名堂，多麼好聽呀……好聽呀……哈哈……」

柳如詩恍然道：「嗯，原來你是何谷雁，你是何天的兒子了，這位小姑娘……唉，她一定是何可人。」

柳如詩見何谷雁雙眼放光，狀態瘋狂，知道他是傷心過度，或者興奮過度，或者兩者兼而有之，心靈上失了平衡，便躍步上前，右手在何谷雁肩上輕輕一拍，柔聲道：「何谷雁，我認識你爹爹……」

呼的一聲，何谷雁一掌向她心臟拍來，厲聲道：「你不要打擾我，你快滾開。」

柳如詩知道如果給一掌拍中，非喪命不可，連忙一扭纖腰，一閃避過，惱道：「何谷雁，你因何不分青紅皂白，亂下殺手？」

何谷雁跳將起來，手舞足蹈，縱聲大笑，抓起吳霸天的屍首，直摔下山谷，大笑道：「自今以後，天下間懂得摧心掌的，只我一個人，哈哈，我何谷雁將會無敵於天下，我練到第七層，自然可以練到第八層到九層，那是最高無上，天下無敵，哈哈！」

柳如詩跟何天有深厚的感情，見何谷雁發了瘋，大是不忍，勸道：「何谷雁，你先把妹妹埋葬了，然後回家去，我陪你到張家口一趟，也無所謂。」

何谷雁叫道：「對呀！」抓起鐵劍，在荒山上挖了一個大穴，抱了何可人的屍首，埋葬了，爬在地上叩頭，咚咚的不知叩了幾多次，他一頭一頭的撞在石地上，頭破血流，鮮血披面，放聲大哭：「妹子，一天是哥哥不好，哥哥害了你，哥哥害了妳！」

他話是不錯，如果他不是偷偷的學了摧心掌，吳霸天或許不會逼他動手，只要不動手，何可人的性命是保存了。他呼天搶地，痛哭流涕。

淚水與血水混和，臉上，衣襟上，手上全是血水，全身血污，形狀猙獰可怖。

哭了一陣，他猛然站起，雙眼如噴火，對柳如詩道：「你瞧見一切了，我的秘密給你瞧見了，我怎能讓你走，我非殺你不可，你知道嗎？」

柳如詩柔聲道：「何谷雁，你回來吧，唉，可憐的人。」何谷雁道：「回家？我還有家麼？」柳如詩道：「當然有，在張家口。」

何谷雁嘆了一口氣道：「我偷讀了爹爹的拳譜，我害死了妹妹，我還能回家？我一回家，爹爹還能容納我麼？哼，你這女人說謊，你騙我回家，讓我給爹爹活生生的打死了，哼，你是個惡毒的婦人。」

何谷雁在嘆息之後，便又怒火冲天，戟指大罵。

但，他這話也是不錯，他如回來，將無法向何天交待，他曾在爹爹面前發過誓，永不偷看「摧心掌法概要」。可是，他非但偷看了，而且還把摧心掌練已到第七層。

單是他偷練摧心掌這一點上，他爹爹就決不會饒他。

就因爲他已練到第七層，所以能夠以弱勝强，把吳霸天一掌打死。練到第七層，才能使腹部在未中掌前一刹那間下陷三寸，化解敵招於無形，同時一掌暴下，尅敵制勝，這是拆解摧心掌的一記高明的招數。

吳霸天未練到第七層，未懂腹部下陷這一招，而且記憶力又遠遠不及何谷雁，一下疏忽，以致橫禍飛來，斃於一名後輩掌下。

吳霸天作惡多端，他把滿門六十三口殺了，一把火將自己的莊園燒成平地，並且跑到西門外白馬廟去下毒手，二十四名和尚，包括了主持白馬禪師在內，成爲他試招練靶的犧牲品，一一斃在他的摧心掌之下。

六十三加二十四，即是八十七個人了，此外還須加上崆峒派六個人，還有一個何可人，自從他練成了摧心掌之後，共是九十四條性命，死在他手中。

他是惡貫滿盈，慘死在一名後輩手上，這是天意，天理所不容！

柳如詩並不知道何谷雁如許秘密，眼

見他喜怒異常，失了心瘋，當下好言相慰，那知何谷雁雙掌飛舞，沒頭沒臉的亂劈。柳如詩就算菩薩心腸，也不由的惱了起來，雙掌一操，跟他交上來。

柳如詩知道何谷雁的厲害，完全是在於一掌摧心，數招不足爲患，當下處處謹慎，胸腹之間，重重保護，決不讓對方得逞。

柳如詩的武功，高出四五籌，一發狠，絕招源源而下，也不知把何谷雁打中多少次，次次手下留情，只打得他痛而不傷。何谷雁住手不鬥，睜眼道：「你，難道你的武功勝過吳霸天？」

柳如詩道：「這個當然，你要贏我，還得苦練三年，把摧心掌練到第八層，就差不多了。」

何谷雁不再睬她，突然抓起鐵劍，拳當鐵鋤，叮叮的掘下一塊石板來，大喝一聲，一掌打在石板上，清清楚楚是一隻手掌印，五指叉開，清晰可辨。

柳如詩心中凜然，他這一記掌印，功力深厚，簡直可以媲美他爹爹何天，當下說道：「何谷雁，你幹什麼？」何谷雁一聲不響，把石板插在何可人的墳上，權當石碑。柳如詩明白他的意思，他是紀念他的逝世的妹妹，紀念他傷在摧心掌之下。

何谷雁那一記掌印，使的是摧心掌的功夫。

柳如詩道：「何谷雁，我是蟠龍劍柳如詩，你在爹爹口中，聽過這名堂吧？你相信我不相信？」

「從今以後，我不相信任何人。」

「好，從今以後，你怎辦？難道獨個兒流蕩天涯，永不回家去了？」

「不錯，我是決定了，從今以後，我獨個兒去創天下，憑了一掌摧心掌，我將打遍天下無對手，我把武功練到第八層第九層，哈哈，還有誰是我的敵手。」

「即使這樣？你沒有父親，沒有妹妹，即使天下第一，那又如何？做人還有什麼意義？」

何谷雁哈哈大笑，指着柳如詩，道：「我將要殺盡天下英雄好漢，凡是一流高手，一個也不放過，什麼少林，武當，峨嵋，崆峒，什麼蟠龍劍，什麼八卦刀，什麼太極門，哈哈，我是一個也不放過。你是蟠龍劍，你等着瞧吧，幾年之後，武林中將會出現一個大魔頭，出手狠辣，殺人如麻……」

他狂笑一陣，又道：「我將會使武林聞風喪胆，將會使江湖高手心驚胆戰，我將會把中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哈哈，無毒不丈夫，我要把武林高手一個一個殺了，把他們的屍骨塡起來，給我做踏脚櫈，爬上武林最高峯。」

柳如詩打了一個寒噤，厲聲道：「好，我不如現在打死你，你現在還不是我的對手。」

何谷雁狂笑道：「好極啦，請你動手吧。」

柳如詩把蟠龍劍拔出來，銀光一閃，在何谷雁臂上劃了一條長長的傷口，何谷雁只顧縱聲狂笑，恍如不見。柳如詩嘆了一口氣，「噹」的一聲，還劍歸鞘，頭也不回，疾奔下山。

只聽何谷雁的聲音：「你爲什麼不動手，哈哈，好極了，從今以後，武林中出現了一個大魔頭，便是摧心掌吳霸天，摧心掌吳霸天將會無敵於天下。」

柳如詩呆了一呆，爲什麼不是摧心掌何谷雁，而是摧心掌吳霸天？想了一想，終於明白，原來何谷雁發了狂性，狂中有細，他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一個人，便是他爹爹何天，如果用了眞姓名，他爹爹決不肯放過他，天涯海角也要找到他。

用了吳霸天這名堂，假若吳霸天作惡，這又有什麼關係呢？「摧心掌何谷雁」可以殺人，「摧心掌吳霸天」也一樣可以殺人，可以作惡，有什麼關係呢？

何天決不會天涯海角去找一個「摧心掌吳霸天」，殺了他給武林除害。如果這樣，何天決不會把「摧心掌法概要」贈給吳霸天。

何天之所以把這套狠毒的武功授給吳霸天，自然有他的用意，用意如何，則非何谷雁所知。

從此之後，何谷雁便冒充了吳霸天的名堂，在江湖上闖下了斗大的一個萬兒。

柳如詩在山腰裏，只聽得何谷雁引吭高歌，歌聲洪亮，而且十分美妙悅耳，何谷雁本來便有天生一副好歌喉。

我將會使武林聞風喪胆。
我將會使江湖高手心驚胆戰。
我將會把中土武林攪得天翻地覆，
哈哈，哈哈！
無毒不丈夫！
我要把武林高手一個一個殺了，
我把他們的白骨塡起來，當作踏脚櫈，爬上武林最高峯。
哈哈哈，摧心掌吳霸天將會無敵於天下。

這一夜，何谷雁在山頭露宿，第二天，他便旋風也似下山，奔回昆明，跑到白馬廟，「砰」的一聲，他在粉牆上重重的蓋了一個大掌印。

標誌着：把白馬廟全廟和尚殺得一個不留的人非別，正是摧心掌吳霸天。

昆明武林，除了西山吳霸天之外，還有三個門派，何谷雁找上門去，一掌一個，把三個門派的所有高手，一一殺死，在粉牆上蓋上了一個又一個血紅的大掌印，這些高手武功本來不俗，但鬥不過摧心掌，一掌按在腹部，一條性命便是完了！

何谷雁蓄了鬍子，把額角上用炭條劃幾道皺紋，皮膚晒黑了一些，把自己的年紀扮老了，他在深夜之中摸上門去，一聲不响，便下了殺手。

這些高手死了也不知死在誰人手上，何谷雁決不容許任何人瞧出他的眞正面目，凡是他在動手殺人而有人瞧見的話，殺無赦，一個不留。昆明三個門派尅吳霸天相熟，而他何谷雁可不像吳霸天。

他行兇之後，離開了昆明，取路到四川去。雲南與廣西，貴州，西康爲隣，跟四川是有一條短短的邊界，不過二三百里長，是苗族人聚居之地。這一天，他到了雲南四川邊界上的大鎭鹽津。

鹽津有十五萬人，其中絕大部份是苗人，滿人只佔了一小半，此外泰人，回人，彝人，西番，瑤人等等少數民族也有一些在鹽津定居，人數不多，一千幾百。

何谷雁策馬緩緩入城，四週巡逡，溜

覺一下這個容納了十多個種族人口衆多的大城的風光。在往日，一座人口十多萬的市鎮，已算是大城了，尤其是在西南荒僻的地區。在雲貴山區，無論怎樣大的市鎮，人口決不會超過五萬，住上一萬人，已算是大市鎮了。

鹽津是川滇來往必經之路，雲南人由這裏入川，四川人由這裏入鎮，兩省交通的孔道，但鹽津大大有名的，倒不在於交通，而在於產鹽。

這種鹽並不是用海水蒸發的結晶品物質，而是岩鹽，在四川，有名的是井鹽，在雲南，有名的是岩鹽，而岩鹽的生產，又以鹽津爲最多，所以鹽津兩字，就由此而來，鹽津的民居就靠了販賣岩鹽爲生。

在雲南東北，方圓千里之內，所有老百姓吃的鹽，十之八九靠了鹽津所產的岩鹽。

鹽稅本來是我國主要之稅收，鹽商所出產的鹽，鹽販所販賣的鹽，均須納稅，在內陸地帶，食鹽缺乏，全靠沿海一帶產鹽，運往販賣，在內陸，鹽稅極重，老百姓對於鹽，眞比白米還寶貴！

即使在沿海一帶，鹽稅也是不輕。

可是在鹽津，鹽販却不知道鹽稅爲何物，因爲在這荒僻的三不管地帶，朝廷鞭長莫及，無法派一個稅站去抽稅。從前本來也有一兩個，但不及半個月，那些稅務官員，就給鹽津的鹽販轟跑，從此之後，沒有了。

凡是納過稅的是官鹽。

凡是未納過稅的便是私鹽。

鹽津的鹽販子販賣的正是私鹽，他們把私鹽運往各地，跟官鹽競爭，由於是私鹽，成本已較輕，價錢賣得平一點，所以生意滔滔，鬥垮了官鹽。

十五萬老百姓之中，絕大部份靠販私鹽爲生，甚至老翁小孩，也見他們背負麻袋，內藏私鹽，運到幾百里外的城市去販賣，所得不菲，每獲厚利。所以，居住在鹽津的人，亦不知貧窮爲何物。

但見城中屋宇齊整，老百姓們衣着光鮮，小小的一個市鎮，居然有二三十間酒家茶店，而且佈置輝煌，決不讓昆明專美，何谷雁心中大奇，找得一家最好的，嚐一嚐地方菜色的滋味。

他一坐下，小二殷勤招呼，打量了一下，笑道：「客官，你風塵僕僕，必是過路人，客官那裏去呀？」小二是一個苗人，他說得一口流利的滿話。

「我要到四川峨嵋山。」

小二道：「客官由那裏來？」

「昆明。」

小二奇道：「客官由昆明來，爲什麼不取路貴州，那邊太平得很，連毛賊也沒一個。」何谷雁笑道：「那邊沒有，難道這繁盛的鹽津便有了。」

小二低聲道：「從前沒有，現在有了。呀，他們來了，小人去招呼他們，等會再來。」說着，匆匆的去招呼三名客人，這三人粗眉大眼，橫臉橫紋，腰間隆然有物，一坐下便叫了十斤白乾。

小二滿臉笑容，打躬作揖，逢迎備至，如奉上賓。

只聽其中一人道：「老二老四，近月昆明武林，鬧出了幾宗無頭公案，你們知是不知？」老二道：「此事轟傳了整個雲南，誰人不知？西山吳霸天發了瘋，自稱什麼摧心掌，殺了很多人，幾乎把昆明武林殺光了。」

老四道：「老大，吳霸天把崆峒人物殺了，把自己的家人殺了，還倒也罷了，他不會把白馬禪師殺了，唸經的和尚也殺了，而且還把三個大門派的掌門與及很多高手，也殺了，這不是太過一點麼。」

老大道：「白馬廟與及三個門派的血案，是否吳霸天幹的，還是另有其人，此事頗堪研究，武林中一口咬定是吳霸天，我瞧就未必。」

老二道：「那末白馬廟三門派的掌印怎樣解釋？吳霸天每殺了人，例必在牆上蓋一個掌印，血紅色的掌印，老大，難道你不知？」

何谷雁心中暗暗好笑！

這三條大漢吃喝一番，起身會了錢，走了。

何谷雁道：「小二，這三人是誰？」小二道：「客官，你有所不知，鹽津有十個大鑛場，生產岩鹽，俗語有云：同行如敵國，這十位鑛主互相仇視，競爭生意，爭奪新鑛源，就是前天吧，發現了一個新鑛，居然有四名鑛主自稱新鑛該當屬他，打了幾場，此刻還未解決呢。」

何谷雁道：「嗯，我明白了，鑛主都聘來保鑣護院，爭奪鑛場，就憑武功解決。」小二點頭道：「正是，誰人的拳頭重，刀子鋒利，誰人就可以稱王稱霸，私鹽的買賣，自然是憑了拳頭啦。」

何谷雁道：「原來如此，鹽津十個大鑛場，那一個最大？」小二道：「都差不多，就算保鏢護院吧，他們來自中土各大門派，武功自成一家，各不相讓，打了好幾場，也不知那一家的護院武功好一些，剛才這三位，據說是金陵龍門鏢局的鏢頭，給周大爺的鑛場效力。」

鹽津的鑛場，大規模的共有十個，都操縱在漢人手上，中型的小型的還有二三十個，鑛主則各族的人都有，周大爺的鑛場叫做「榮利鑛場」，十大之中最大，龍門三鏢頭野心勃勃，周大爺招兵買馬，糾集好手，稱王稱霸，準備佔據了所有鑛場，建立一個「岩鹽王國」。

何谷雁本來想取道鹽津入川，先上峨嵋，後上崆峒，但見這麼一個荒僻的地帶，居然來了這麼多好手，便改變計劃，準備先在鹽津大鬧一場。

他在這客棧住了下來，摸熟了週圍的形勢。

三天之後，他出現在一個叫做「厚豐」的鑛場裏，要找鑛主丁三爺。這個鑛場，乃是十大之一，僱有鑛工數百人，一名管工細細打量他，哈哈笑道：「小子，你滾吧，丁三爹那裏有功夫見你這個乞丐一般的人，你要做鑛工嘛，沒三斤氣力，你要做保鏢嘛，又不會舞刀弄槍，你快滾，別惹人討厭。」

何谷雁伸手一抓，把那管工像小鷄一般捉了起來，喝道：「你怎敢罵我是乞丐？」只一擲，把他擲進鑛坑之中，鑛工們大叫小叫，十二三人手執鋤頭木棒，一擁而來，何谷雁來一個捉一個來兩個捉一雙，把鑛工們像擲石子一般一一丟進鑛坑。



血案如山殺人狂

鑛工們大叫救人，一人聞聲而至，二話不說，一掌輕飄飄的殺來，何谷雁道：「在這荒僻地方，居然有好手。」運掌硬接一招。那人的掌力，似有似無，猛然一引，何谷雁身子一傾，幾乎給他摔倒，驚道：「原來你是太極門下，你是誰？」那人三十來歲，雙眼烱烱生神，傲然道：「我是一掌斷三嶽，你是誰，你是榮利鑛場的打手麼？」

何谷雁冷然道：「太極門名家大派，居然給人看家護院，不辱沒了太極師祖張三豐張眞人麼？」

那人大怒，一掌拍來，正是太極拳一招「野馬分鬃」。

何谷雁笑道：「太極門下，居然沉不住氣，居然自號一掌斷三嶽，如此霸道，有違太極門風，你這人決非高手。」右掌一伸，驀地把來掌黏着左掌快如閃電，在他股部一按。一掌斷三嶽慘叫一聲，往後摔倒，口噴鮮血，慘死當塲，何谷雁使的正是摧心掌！他輕而易舉的殺了「一掌斷三嶽」，自覺武功更進一步，比出戰吳霸天之時，大大不同了。他哈哈一笑，回到客棧去。此後，一連五天，他每天找一個鑛場搗亂，向保鏢護院挑戰，往往在兩三個回合之中，尅敵制勝，他出手不容情，一得機會，便下殺手，使的又是摧心掌。

每殺一人，他例必在牆上，柱上或者岩石上，拍上一個大掌印，紅色的大掌印，留下了殺人的標誌。

這一來，整個鹽津亂了起來，保鏢護院之流，大起恐慌，由那龍門鏢局三名鏢頭出面，邀請了所有鹽津的好手，在周大爺的榮利鑛場開會。到會的人數不下三四十，由老大作東，宰了兩頭豬，買了一罎白酒。

老大眞姓名原是胡朔天，在龍門鏢頭之中，算是一等鏢頭，練的是八卦掌，正是八卦門下弟子。他殷勤勸酒，酒過三巡，開言道：「摧心掌吳霸天大鬧昆明不够，現時鬧到鹽津來啦，各位對這又有何高見？」

一名武當弟子道：「我雖然未跟吳霸天會過面，但我知道吳霸天年過四旬，聽說這發了瘋的人，却是一個二三十歲的人，此事怎樣解釋呀？」

胡朔天道：「有誰見過那瘋子的嗎？」一名青年劍客道：「那天他在合益鑛場行兇，我見過他，他雖然留了鬚，面皮黃黃黑黑的，但不像是過了三旬的中年人，看樣子頂多二十六七歲，他是否吳霸天，大有可疑。」

胡朔天道：「他有自報姓氏嗎？報什麼？」

青年劍客道：「吳霸天！」

胡朔天道：「這就是了，他留下血掌印，難道是假的？武林中人，武功練到絕頂，童顏鶴髮，七旬老翁，望之如四十許人，也是有的。各位，我們不必理他是否吳霸天，他既然威脅着咱們的飯碗，咱們只好跟他拚了。」這些人平素各爲其主，互相敵視，一見面便打架，但現時大敵當前，就團結起來了。

青年劍客把桌子重重的一拍，大聲道：「他何止威脅我們的飯碗，簡直威脅我們的性命，老實說，以一對一，我們誰也鬥不過他，連太極拳崔老三也在見面兩三招之間，給他殺了，此人的武功，簡直不可思議，我們非憑一個以多勝少不可。」

武當弟子嘆道：「他簡直是一個殺人狂，心狠手辣，非認眞對付不可。」龍門鏢局老二道：「老大，此人單身到此，到底爲了何事，你猜得出來嗎？」

胡朔天勃然道：「他想一個一個的把我們殺了，獨霸鹽津，讓十大鑛場聘他做總保鏢，此事昭然若揭，不必去猜，誰也知道。」

這話一出，羣豪轟然稱是。一名老者大聲道：「胡老大，眼見是一名大魔頭，眼見他要一一把我們殺了，老夫從他的手段看來，他每天一宗，鬧了一個鑛場，殺了保鏢，明天只怕輪到我或你，論武功，我們決非對手，即使起齊人馬，只怕也是不敵，以多勝少嘛，只怕不如理想，崔老三給他見面兩招殺了，崔老三武功如何，大家心知肚明，嘿嘿……」

胡朔天道：「是啦，你不必婆婆媽媽，你有什麼妙計呀？」那老者道：「鬥力不如鬥智，老夫有一妙計在此，不妨跟諸位商量商量。」胡朔天喜道：「在下素聞張若愚大號智多星，張若愚，計將安在，在下洗耳恭聽。」

那老者智多星張若愚當下獻計，如此這般，羣豪均鼓掌贊成，轟然稱是，大呼好妙計，不愧智多星。

這一夜，何谷雁獨坐大花廳之中，自斟自酌。那苗人小二眼見他是一名殺人不

眨眼的大魔頭，心中害怕，遠遠的躲了，不敢出來招呼他。

大花廳之中，悄然無人，燈火明亮，照見一名老人閃閃縮縮的在門外張望。何谷雁喝道：「是誰，鬼鬼祟祟的幹嗎？」那老者身穿長衫，老態龍鍾，顫巍巍的走進來，雙手一拱，道：「老夫是本店的賬房，客官，夜了，你還未休息麼？」

何谷雁正思索摧心掌中一個難題，久久不得答案，正自陷入沉思之中，悄然道：「是麼？我在這裏住了六天，不曾見過你。」那老者道：「老夫只在房裏計算帳目，從來不出來招呼客人。」

何谷雁道：「小二躲到那裏去了，我要茶不應，要酒不來，眞是他媽的。」那老者道：「客官要什麼酒，老二給你端上也無妨。」何谷雁應聲道：「白乾兩斤，有什麼下酒的，也一併拿來好了。」

那老者心中大喜，暗忖你這廝不是自尋死路麼？

他走到櫃前，端了兩斤白乾，一盤五香豆，拿到何谷雁桌上，道：「下酒的沒有什麼了，只有五香豆。」何谷雁道：「算了。」

只見他用手指點了酒水，在桌子上面劃圖寫字，劃了很多人形，或舉手或投足，作撲擊之狀，那老者會武，一眼便看出他是繪畫武功的招式，劃的不是普通武功，而是摧心掌。只見他沉緬於思潮之中，一面劃圖形，一面喃喃自語，苦苦的思索。他已經想了三晚，思索摧心掌中一個難道，到了今晚，似乎稍稍有些眉目，喃喃地道：「如果找到一個活人試試，這麼的一掌，不該當先行橫劈一掌，使了旋轉功，然後直劈，用摧心掌……嗯，成了，該當這樣，老頭，你給我找一個活人來。」

那老者吃了一驚，道：「客官，你說什麼？」何谷雁雙眼放出陣陣兇光，指着桌子上的招式圖形，說道：「你給我找一個活人來，越快越好，不論男女老幼，總之是活人。」那老者道：「客官，你要活人幹什麼，不用開玩笑，酒已斟好了，吃吧，涼了不好吃。」

何谷雁道：「好！」斟了一盞酒，熱騰騰的冒出一些烟來，那老者目不轉瞬的盯着他，盼他就此一飲而盡，毒藥加了熱，那是發作得更快。

這老者非別，正是智多星張若愚，他化裝爲賬房先生，混了進來，伺機下毒，他下了天下最烈的毒藥——孔雀胆，只須何谷雁吃上一口，饒他武功蓋世，也非立時昏迷不可。

何谷雁隨手斟了一盞毒酒，却並不吃，伸出手指，又點了酒水，在桌子上面劃圖形，喃喃的道：「老頭，如果沒有人肯來，你給我去買一個，這裏是五十兩銀子，也足够了，就去買一個人，鑛工們的子女也好，貧苦人家的子女也好，給我買一個返來。」

張若愚聽得毛骨悚然，心想摧心掌吳霸天此人，眞個是兇惡無以復加，他要找一個活人來練靶，聽他語氣之中，將活人練靶之事，當作理所當然絲毫不足爲異一般，如此兇狠之人，別說他來搶我們的飯碗，就是與我們無關，我張若愚碰上了，也是不饒他。口裏笑道：「客官，你不要開我的玩笑，吃酒吧，先吃一盞，再作道理。」

何谷雁森然道：「你如找不到，買不到，我只好找你了，你的心臟健全不健全，生過心臟病麼？」張若愚嚇出一身冷汗，賠笑道：「好，好！我就去給你買一個孩子，白白胖胖的好不好？是五十兩銀子只怕不够，再加一些。」何谷雁道：「好吧！」

一錠五十兩的銀子，又丟到桌子上。

何谷雁端起酒盞，笑道：「我這關一過，武功就可以練到第八層，功力增加了一倍有多，跟那太極門下弟子打架，也不必拆了這許多招，只一招便送他的終，哈哈！」笑聲有如鬼哭，十分難聽。

何谷雁自從練了摧心掌之後，人已變了。

在往日，他的笑聲是豪爽，清朗而自然。

現時，他嘿嘿怪笑，笑中帶哭，使人聽來，也不知他是在笑，還是在哭。

在這客棧外面，也不知有多少隻眼睛在窺望，他們只等張若愚一聲暗號，便一湧而進，把何谷雁亂劈分屍。

何谷雁笑了一陣，舉起盞子，便往嘴巴裏灌。這是張若愚等候的時光，酒一進喉，饒你是天下大惡魔，也是完蛋，無藥可醫。

就在何谷雁的嘴巴與酒盞甫甫接觸之時，忽然間「噹」的一聲，酒盞給一枚不知那裏打來的暗器打翻，這枚暗器電射而來，又急又準，酒盞打翻在地，只聽「嗤嗤」的聲音，地面上冒出濃烟來，地面上燒了一個小洞。

何谷雁大喝一聲：「好哇，原來你下毒害我！」

這一下突然其來，外面羣豪固然大出意外，張若愚也目瞪口呆，瞠目結舌，說不出話。

何谷雁大喝道：「好極了，我找你這老頭子練靶。」手起一掌，直向他的腹部拍去。張若愚武功不差，雙手一圈，使了黏字訣，把何谷雁的一掌，黏在門外。

在長衫底下，這老者抽出一口單刀，一招「橫谷飛雁」橫砍過去，勁道倒也不容忽視。

門外羣雄一聲吶喊，搶掠進來，由龍門鏢師胡朔天帶頭，合三四十人之力，圍攻何谷雁。何谷雁嘿嘿笑道：「好極了，何少爺正想找活人練靶，你們不請自來，正合我心！」一掌拍向一名中年大漢，喝道：「我是摧心掌吳霸天，摧心掌乃是天下間最毒辣的功夫，你怕不怕？」

那大漢道：「臭賊，誰怕你！」

「砰」的一聲，何谷雁一掌暴下，按在他的股部上，那大漢一聲不响，就此暴斃，內臟破碎而死。

那年青劍客罵道：「惡賊，你雙手染滿血汚，惡貫滿盈，將爲武林所不容，我跟你拚了。」一口劍亂打亂劈，恨不得置何谷雁於死地。

何谷雁一轉身，大袖一拂，把胡朔天的大刀盪開了，反手一掌，擊中了那青年劍客的背脊心臟部位，那青年劍客慘叫一聲，俯跌在地。何谷雁右手單臂，把所有攻來的招數，一一化解，左手叉開五指，

「撲」的一聲，插進那青年劍客的腹部。

他的五指，便如五口尖刀，把青年劍客的腹部劏開了，探手入內，把他的五肝六臟，血淋淋地一一抓了出來，對着燈火察看。一面頻頻點頭，喃喃的道：「這一個難關，終於給我突破了，我已把摧心掌，練到第八層，已經練到第八層啦。」

一名少年高手，眼見何谷雁如此殘忍，一轉身便掩面而走，何谷雁哈哈笑道：「走麼？今晚少爺又要大開殺戒，進這門的，一個也不許逃出去。」

手一揮，擊中那少年的後腦。那少年站立不牢，一交摔倒在地。

何谷雁的摧心掌已練到第八層，知道羣豪沒有一人，可以抵擋他三招，沒有一人，可以在他雙擊之下，逃出門去。何谷雁殺得性起，跳將起來，身形四處遊走，摧心掌法展開，一人一掌，就把羣豪當作螞蟻一般殺掉，這不是羣毆，也不是戰鬥，簡直是屠殺。

一座大花廳，變作了修羅場。

瘋狂了的何谷雁，展開了大屠殺。

他身形一閃，迫出門外，把四散走避的羣豪，像捉小鷄般捉了回來，一一「處死」，這簡直不是比武過招，也不是拚命戰鬥，羣豪在他面前，便連抵抗力也沒有了，由得他隨意「處死」。

胡朔天等龍門三鏢頭，還可以勉强跟他鬥幾招，在老二老四先後吃了何谷雁的一記摧心掌之後，胡朔天又驚又怒，心胆俱裂，大刀亂砍，刀法凌亂，已是不成章法。

何谷雁左手一抓，驀地抓中他的「天樞穴」，胡朔天長嘯一聲，一刀往自己頸子抹去。

一名行走江湖二三十年的老手，居然給人像劏鷄殺鴨一般宰了。羣豪的武功，本來不弱，大多出身名門大派，但碰上了何谷雁，就如小鬼碰見閻王，全無抵抗之力，任由宰劏。

那位智多星張若愚眼見形勢不對，要逃又不能，要鬥又打不過，早已自行閉氣，自戕而死。

一羣三四十衆的武林高手，便在一夜之間，給何谷雁殺光。從此之後，津鹽的十個大鑛場，已無一名高手在內。何谷雁看着地面上躺滿了死屍，心中滿意，仰天長嘯。

突然之間，他想起一事，取過一盞油燈，在大花廳，細細搜索。終於，在一具死屍旁邊，他拾起一件暗器。

所謂「暗器」並不是鐵蓮子，鐵彈子，而是一枚女人配戴的耳環。這一枚耳環，用純金打成，鑲了一朵玉蓮花，鑲工精細，純金倒也罷了，這一朵玉蓮花，是用上好的翡翠玉雕成，工作精巧，價值不非的。

就由於這件「暗器」，把何谷雁就快灌進喉中的毒酒打翻，救了他一命，這件「暗器」既然是女人的飾物，那來救他的人，就是一名女人了。

天下之間，有那一位女俠有如此功力呢？

如果這位女俠的功力在何谷雁之下，决不能輕易把他手中的東西打落，不在他之下，自然在他之上了。這位救命恩人是誰呢？

何谷雁把耳環小心的放進懷裏，猛然吸了一口氣，骨骼轉運，發出了輕微的爆裂之聲，他一掌向粉牆上拍去，「喀」的一聲，粉牆上淸淸楚楚的嵌上一隻掌紅色的血掌印。這一掌拍出，他心中大感滿意，知道自己的功力，確是進了一大步。

因爲一掌擊牆，入土三寸有餘，在此之前，他曾在昆明白馬廟印過一掌，在昆明三大門派家中，也印過幾個，入土僅得兩寸而已。至於他在何可人墳碑上拍上的掌印，僅僅是五分，未够一寸。那時，他的摧心堂功力，還不過是在入門的階段而已。

血掌印標誌着：殺人者，摧心掌吳霸天是也！

忽聽輕微的喘息之聲，何谷雁聽覺極靈，耳朵一豎，便聽見這是人的輕微呼吸之聲，心中大奇，四下一找，果然看見一具屍首，微微蠕動，居然還有一人在他的摧心掌之下未死。

何谷雁心中大奇，只一抓，把那人抓了起來，但見他是一名十七八歲的少年，面色蒼白，全無血色，其實已死了八成，但雙眼半睜，仍然未死。

摸摸他的心臟，却是砰砰的跳動。

何谷雁心中大奇，難道這個人會假死，逃過他的毒手，又或者是自己一時疏忽，漏了這一個。

那少年的雙眼睜開，顫聲道：「大少爺……你認得我嗎？」何谷雁大吃一驚，喝道：「你是誰？」那少年道：「我……我是琪官，做戲的……何大少爺……難道你不認得我嗎……」

在微弱的燈火之中，何谷雁細細地打量這少年，終於認了出來，這少年正是琪官。

原來在前年，他爹爹鐵劍何天做六十大壽，他是武林中的名宿，名堂响亮，被捧爲武林中的泰山北斗，武林中的朋友，到賀的很多，何天請了一台戲，招待羣雄。這琪官便是戲子之一，因爲他練過武功。而且又聰明伶俐，所以跟何谷雁兄妹合得來。

何谷雁在這荒僻地方，突然發現了琪官，心中大奇，沉聲道：「你怎的在這裏？你怎的還認得我？」官琪喘着氣，道：「大少爺，你……你不殺我了麼？」

何谷雁一見了他，頓時引起了故舊之情，兇狠暴戾，也收歛了一些。他大開殺戒，屠殺了三四十人，戾氣已發洩了七七八八，當下點點頭。

琪官道：「大少爺，你得發一個誓，永不殺我。」何谷雁哼了一聲，道：「我說過不殺你便不殺，你胆敢叫我發誓麼？」琪官道：「唱戲的生涯，大少爺是知道的了，我就受不了班主的氣，自想我也學過一身武藝，幹嗎受小人之氣，就逃了出來，在武林中東闖西蕩，唉，憑了我這一手三脚貓功夫，又闖得出什麼名堂來。」

何谷雁道：「你聽人家說，在鹽津有一口飯吃，所以你就來了。」

琪官道：「大少爺，我親眼見你殺人如草芥，你……你眞的不殺我麼？」

何谷雁喝道：「我說過不殺你不殺，你嚕嗦什麼？」琪官叩道：「大少爺，你

眞是變了，你大大的變了。」何谷雁道：「那你怎的還認得我？」

琪官道：「你雖然留了鬍鬚，面色又黃又黑，滿臉兇殘，往日的英偉瀟洒，不知那裏去了，但我還是認得你，我初時不認得，後來漸漸的認得了。」

原來琪官到了鹽津之後，在益利鑛場做保鏢，只因他武功不高，祗担任了一個閒角，聽人差喚。今晚，他跟了大夥兒到這客棧來圍攻摧心掌吳霸天，他在窗縫裏已認出所謂吳霸天，其實是何谷雁。

琪官心頭大震，不知何谷雁因何到此，又不知他因何冒充吳霸天，更使他不解的，就是他因何不遠萬里，由張家口到雲南來殺人。

但見何谷雁出手毒辣，殺人不眨眼，手段之辣，出手之惡，簡直是一名殺人狂。琪官跟衆人闖進大花廳，他還未出手，已給何谷雁的兇狠嚇得昏了。他昏死在地，嚇得半死，過了一個時辰，才能醒轉。

他一進大花廳，便倒地不能動彈，何谷雁忙中有錯，以爲這無名小子已經給一掌打死，就漏了他。

琪官道：「大少爺，你……因何變了這樣子，你因何下毒手殺人，我是……」何谷雁喝道：「你不必多言，若再問這問那，我狠將起來，一掌送你的終，我是念在故舊友情，饒你一命，你不可不知。」

琪官道：「大少爺，你放了我吧，我這便回中土去，從此不再憑一口刀子找生活，我還是回戲班去吧。」

何谷雁道：「這個由你，嗯，這事我不能不做，我不殺你，但我會把你變成啞巴，變成殘廢的人。」琪官嚇得面孔發青，顫聲道：「大少爺，你又說不殺我……怎的……」何谷雁嘿嘿怪笑，冷然道：「爲了我的安全，我不得不如此，我只怕你到處宣揚，說摧心掌吳霸天並無其人，摧心掌何谷雁才眞。」

琪官道：「大少爺，你已練成摧心掌，橫行天下，已是天下第一流高手，還怕誰來？」

何谷雁道：「天下之間，我只怕三個人，第一個是我爹爹，第二個嘛，就是蟠龍劍柳如詩，她知道吳霸天已死，我是冒名頂替。」

琪官道：「第三個呢？」何谷雁嘿嘿怪笑，道：「就是你。」琪官知道無可倖免，把心一横，挺起胸膛，大聲道：「大少爺，在往日，你是英風爽颯，胸襟磊落，行俠仗義，英名四播的一代大俠，是何等的給人羡慕，給人尊崇，可是，你現在是奸險詐欺，兇狠毒辣，殘忍不仁的魔惡，前後是兩個人，完全不同的兩個人，你將會被武林咒罵，被唾棄武林，爲正直人士所不恥，你是毒蛇，你是惡獸……」

何谷雁喝道：「你罵夠了麼？」

琪官昂然道：「我就是不明白，你怎的忽然間變了，判若兩人？」

何谷雁低下頭來，心頭思潮起伏，琪官這一番責罵，理正詞嚴，一針見血，使他冷汗直流，良久良久，嘆了一口氣，道：「我確然變了，琪官，你快走吧，在我改變主意之前，快快走吧。」

琪官巴不得他有這一句，那裏還敢停留，一轉身要走。何谷雁大喝一聲：「那裏去？」

一指直截，點了琪官的「啞穴」，他下了重手，使琪官今後變成啞巴。

琪官睜大了恐怖的眼睛，釘着何谷雁的第二個動作，何谷雁冷然道：「我說過不殺你便不殺，從今以後，你已變成廢人，你也不能回到戲班裏，自然也不能在武林立足，你到寺觀去做和尚吧。」

說着，他仰天長嘯三聲，洒開大步，走出門外。

五天之後，何谷雁已進入四川省境數萬里，向川北峨嵋山奔去。峨嵋山便是他的下一個目標。

四川武林，已然沸沸騰騰的轟傳鹽津鑛場的血案，三四十名高手，給一名瘋子在一夜之間殺了，殺人的兇手是誰，摧心掌吳霸天是也。

爲什麼是他，因爲在殺人的地方，有一個血紅的大掌印，這是摧心掌吳霸天的標誌。

再過幾天，便到了峨嵋山。

峨嵋山是我國的佛教勝地，也是我國名山之一，風景奇佳，最著名的便是「九老洞」，「九老洞」即是仙峯寺，主持了安和尚在這裏研經練武，他精研佛學，是當代一名高僧。他承襲了一套「峨嵋派」武功，在中土武林，大大有名。

何谷雁觀望峨嵋的風景，不禁心曠神怡，他站在「洗象池」畔，遠眺「九老洞」。「象池夜月」是峨嵋山勝景之一，何谷雁這一夜，便在「洗象池」畔渡過，他只顧欣賞夜月，整晚沒有睡過。第二天早上，旭日東昇，另有奇景，原來在「洗象池」欣賞日出，也是件賞心樂事。

遠望「九老洞」在一山谷之中，地形極險，下了「洗象池」，還有三十里幽深曲折的山路，沿途是一帶峨嵋山特有的植物，最珍貴的植物，如珙桐樹，獼猴桃，葉上珠，天師粟等等，只能在峨嵋種植，一移出峨嵋，便枯萎了，決不能移植。

遠遠望去，仙峯寺門外有一副對聯，曰：「寺號仙峯洞隣九老；門迎佛頂台接三皇。」

何谷雁一見這副對聯，殺機又起，心道：「了安和尚武功高强，德高望重，且瞧他能否接我摧心掌，我如能把他斃了，就證明我已練到第八層。」

苦練武功爲何用

他大踏步走入叢林，要到仙峯寺，必須經過這叢林。猛然間香氣撲鼻，只見一名少女，坐在地上吃東西，但見她坐得十分舒服，地面上一堆不知道什麼果子，她吃完一個又一個，津津有味。

何谷雁吃了一驚，道：「你在這裏幹什麼？」那少女頭也不抬，笑道：「你不看見嗎？我在吃桃子。」何谷雁道：「什麼桃？」那少女道：「獼猴桃，好吃得很，你要不要吃一個？」

說着把一個桃子擲進來。

何谷雁只好接了，咬了一口，但覺清香可口，入口生津，比諸天下所有桃子都好吃。少女柳眉杏眼，美麗動人，兩頰之上有兩個深深的梨窩，嬌艷無倫。何谷雁道：「是你一個人麼？你叫什麼名字？」

那少女的年紀，看來在十八九之間，腰掛長劍，看來會武，而且不差。這是無須多說的了，凡是在峨嵋山深處出現的人，一定通曉武功。普通的遊客，決不能穿過三十里叢林，到「九老洞」去。

那少女把一個桃子吃了，又吃一個，笑道：「我叫做楊綠花，你叫什麼？」何谷雁道說：「你是那一個門派的弟子？仙峯寺和尚向例不接待女賓，你來這裏幹什麼？」

那少女吃完了桃子，站了起來又去摘，何谷雁猛然看見她腰懸長劍，劍柄上雕着蟠龍之形，驚道：「原來你是蟠龍劍柳如詩門下弟子。」

那少女道：「不錯，我是二弟子楊綠花，我還有一位師姊張白蓮，一位師妹李芙蓉。」何谷雁忙道：「她們呢？你師父呢？」

楊綠花道：「她們在家中，我師父只帶我一個人來，我便來了，師父此刻到仙峯寺去了，等會兒一定回來。我說和尚寺沒有什麼好玩，師父說決不會帶我去和尚寺，也不是到峨嵋山賞風景。」

何谷雁忙道：「那末爲了什麼而來？」楊綠花道：「師父說，要截一個人，不許他到仙峯寺去騷擾和尚，又說這個人窮兇極惡，是一個小魔頭，叫我小心。」

何谷雁道：「小魔頭，哈，天下間只有大魔頭，怎會有小魔頭？」楊綠花道：「師父說那人年紀輕輕，居然兇殘暴戾，殺人不眨眼，是眞正的魔頭，小魔頭。」

何谷雁原本想到仙峯寺去，向峨嵋派挑戰，由方丈了安和尚起，一個一個的殺了，萬料不到柳如詩橫梗其中，攔着去路，心中一轉念，好，先鬥一鬥柳如詩，把她殺了，然後再找峨嵋派不遲。

楊綠花那裏知道站在她面前的人，正是「小魔頭」，笑道：「我想不到峨嵋山風景如此美麗，果子如此好吃，師父如果帶我來玩，那便好極啦，偏偏要截什麼小魔頭，那不是一場打架麼？有什麼好？」

何谷雁見她一副天眞爛漫的樣子，不由的一笑，道：「楊綠花，你師父對那小魔頭怎樣批評？她怕他不怕？」楊綠花道：「蟠龍劍武功天下第一，又怕誰來？哼，那小魔頭如此可惡，居然去打攪德高望重的高僧，我碰上他也不依。」

何谷雁見她美麗得像一朵盛開的玫瑰花，不禁淫心大動，哈哈大笑，道：「楊綠花，你知道我是誰？如果我正是那小魔頭，你怎麼辦？你依不依？」

楊綠花打量了何谷雁一下，笑道：「你不要嚇我，你決不是那小魔頭，你相貌堂堂，一表斯文，模樣不差，雖然你面色又焦又黃，但是掩蓋不了你眞面目，你是病了，是不是？」

何谷雁見她如此天眞，不禁嘆氣，道：「你的眼光不錯，我確是病了，病了很久啦。」楊綠花道：「你有請大丈看看麼？你患的是什麼病？」

何谷雁道：「我患了是心病，心病還須心藥醫，天下間最好的大夫，也不能醫治我的病，心藥嘛，天下間那裏找去？」

楊綠花道：「心病？嗯，我知道啦，嘻嘻，原來你是患了相思病，這的確難醫。」說着，微微向他一笑，露出了兩排雪一般白的牙齒。

楊綠花笑靨如春，嫵媚動人，何谷雁雙眼射出兇光，露齒而笑，嘿嘿的獰笑，道：「不錯，我是患了相思病啦，我要殺死你。」說着展身一撲，突然摟着楊綠花。楊綠花吃了一驚，道：「你幹什麼？」運勁一揮，却不能掙脫。

何谷雁眼見如此美麗的一朵鮮花，如給他摧殘了，未免可惜，手一鬆，喃喃道：「你爲什麼不拔劍出來，爲什麼不逃？」楊綠花柔聲道：「你的確病了，瞧你滿頭大汗，雙手發抖，氣喘如牛，你坐下來吧，休息一下。」

說着把他扶着，坐在軟草之上。

何谷雁抹抹額角上的大汗，他雖然心狠手辣，殺人如麻，但見了楊綠花，不知怎的，心腸突然軟了下來。楊綠花天眞無邪，那裏知道剛才的危險，她由生到死，又由死到生，走了一個循環。

何谷雁的一掌，如果拍在她腹部，一朵鮮花便是萎了。何谷雁如果不能尅制他的獸性，只須把她點了「軟痲穴」，一朵鮮花也是毀了。

楊綠花道：「你知不知道九老洞的來歷，裏面是怎樣的？」何谷雁道：「楊綠花，你難道連我是誰，來這裏幹什麼也不想知道嗎？」楊綠花笑道：「這個有什麼關係呢？反正師父一回來，我便走了。」

何谷雁道：「你難道不怕我？」

楊綠花笑道：「你剛才雖然無禮，也就算啦，你不知道我一在武林之中出現，人們便眼光光的望着我，我是給人望慣了，你是病了，舉止失了常態，那也是大可以饒恕的，你說是不是？」

楊綠花笑聲溫柔，瀝瀝如黃鶯，使這個「小魔頭」忘記了他的摧心掌，也笑了一聲，道：「好，關於九老洞的傳說，我也知道一些，你想聽嗎？」

楊綠花拍手笑道：「好極了，你說吧。」何谷雁道：「據『各山記』所載：『昔黃市訪天皇眞人，遊此遇一叟，詢有侶乎？荅以九人，故曰九老洞』。九老洞即是仙峯寺，傳說仙峯寺開山祖師泰安和尚曾遊峨嵋，遇此九老，所以用來作爲寺名。泰安和尚乃是峨嵋一派的開山祖師，傳了十代，傳到了現任的方丈了安和尚。」

楊綠花笑道：「原來你也知道。」

何谷雁道：「你瞧那邊一副對聯，曰：『此地天皇問道，好山仙洞長春』，就是描寫這些情景的。」此聯懸於仙峯寺前，仙峯寺遠在五里之外，楊綠花武功再好，又怎能瞧得見。

楊綠花道：「嗯，原來你的武功如此高强，看來不在恩師之下，遠隔五里，可以清晰見物，佩服呀。」何谷雁道：「你怎知我會武？」

楊綠花道：「我一早便瞧出來啦，不過你內功的深厚，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罷啦。」說着盈盈的一笑，嫵媚動人，幾乎把何谷雁熔化了。

（作者按：楊綠花是當時武林第一美人，有使人熔化的魅力，其生平事蹟見拙作『古錢玉瓶記』，本文可以說是姊妹篇。）

何谷雁道：「要到仙峯寺，必須經過九老洞，九老洞險峻難走，機關重重，洞

內漆黑、陰森、潮濕、寒冷、蝙蝠成羣，十分可怖。九老洞有九個支洞，九個支洞再分爲九個小洞，並有九條陰河，所謂『三十洞天，七十二福地』，人在小洞，必須匍匐而行，決不能站立，洞頂不斷滴水，陰濕霉臭，非常難走。」

楊綠花睜大眼睛，問道：「你怎的知道？」

何谷雁一聽這話，不禁有點悠然神往，喃喃道：「那是十年前的事了，我爹爹帶我們遊峨嵋山，面謁方丈了安和尚，我們經過了老洞，才到仙峯寺，我曾經來過，十年的印象照如新，唉，我妹妹……」

一想起他妹妹何可人，何谷雁不禁咽哽起來。他雖然是「鬼」，但一碰上楊綠花，你立刻變爲「人」。

楊綠花見他眼睛潮濕，似要流淚，柔聲道：「你眞的是病了，你還是下山去休息吧，你面色蒼白，全無血色，你躺下來吧，舒服一點。」

說着她把斗篷脫了下來，鋪在軟草上，叫何谷雁躺了下來，笑道：「我身邊什麼都沒有，我師父却有很多藥物，等她來時，向她討兩顆安心丸便成啦。」

何谷雁軟軟的躺了下來，鼻子裏嗅到幽香陣陣，那是斗篷上發出來的異香，半睜着眼睛，向楊綠花獃獃的注視，不禁飄飄然起來。

何谷雁也不過是一名二十多歲的少年人，血氣方剛，一股慾念，又在他心上作祟，他恨不得把楊綠花一把抱着，寬衣解帶，飽嚐獸慾。

何谷雁嘶啞着聲音，道：「楊綠花，你師父那裏去了？」楊綠花道：「她到仙峯寺去，找主持了安商量一件事，只怕仙峯寺不肯招待女客，所以把我留下來。」

何谷雁道：「她幾時回來？」

楊綠花道：「我不知道呀，她去了一個時辰有餘，只怕就快回來啦。」

在仙峯寺裏，在洗墨池畔，楊綠花的師父柳如詩坐在池邊，跟方丈了安和尚在談話。了安和尚年過六旬，相貌慈祥，他是武林中知名的有道高僧。

只因柳如詩是女客，所以即使她名震江湖，蟠龍劍掌門人，依例也不能進入方丈室，只好在洗墨池畔欵接，洗墨池就在仙峯寺旁邊，也是峨嵋山著名的勝地。

了安嘆了一口氣，道：「柳施主，你是叫老衲走避了？」柳如詩道：「不錯，我花了很大的氣力，才查出他要上峨嵋山來，將對你有所不利。」了安雖然是有道的高僧，但聽見摧心掌吳霸天的所作所爲，也是勃然變色，道：「柳施主，你所言差矣，他既然作惡多端，老衲正好出手，爲武林除一大害。」

柳如詩道：「可是，大師決不是他的對手呀，大師如有什麼不測，闔寺僧衆，無一可保，仙峯寺數百年基業，就此毀於一旦，太過不值得了。」了安知道柳如詩乃是武林中第一女俠，天下五大高手之一，她說不是對手便不是對手，即使闔寺僧衆出迎，也無濟於事。

了安凜然道：「聽說昆明西山吳霸天的技業，也只平常，他練了摧心掌，忽然變了，武功一日千里，眞有此事？」柳如詩道：「鹽津三四十名高手，無一抵擋得他五招，這套武功，眞是不可思議，此人一發了瘋，狂性一發……唉！」

柳如詩不說下去，了安自然也心知肚明。

到了此時，自始至終，柳如詩並未有把何谷雁的眞面目揭破，他殺了吳霸天，冒充是吳霸天之事，未對了安提及。柳如詩之所以這樣做，完全是爲了何天，她與何天，有深厚交情，決不想何天知道「摧心掌吳霸天」居然是他親兒何谷雁。

何天若然知道了眞相，這是多麼可怕的事情呀。

柳如詩早已暗暗決定，除非到了最後關頭，除非萬不得已，決不把何谷雁的眞面目公諸於世。

柳如詩道：「自古以來，天子尚且避醉漢，大師避他一避也不必以爲恥。我若是不知道大師爲世豁達，胸襟廣闊，也不敢貿貿然而來，區區寸心，尚乞諒鑒。」

了安一聲「阿彌陀佛」，合什道：「善哉，柳施主之言，老衲多承走告，感激尚且不暇，何能怪責。柳施主，老衲尚察兩事不明，務請指點迷津。」

柳如詩連忙還禮，躬身道：「大師有何疑難，且看弟子能解決否？」了安道：「依你說來，這摧心掌乃是兇惡狂徒，犯了十惡不赦大罪，我輩走江湖的，理應合力剪除他爲是，老衲聽你所言，似乎處處維護他，敢問是何道理？」柳如詩道：「弟子與他，淵源極深，最後關頭，弟子實在不想他死去。」

了安道：「善哉，善哉，施主所言，不無道理，我佛慈悲，但望他早些悔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他本來想再問，柳如詩何以如此寬容，在他行兇之前，還及時救了他一命？他隨後一想，柳如詩既然與摧心掌「淵源極深」，這便是解答了。

第二個疑問，已無須再問。

了安當下從善如流，聽了柳如詩的話，率領闔寺僧衆，下山走避，不跟摧心掌會面。

就在了安率領僧衆下山之時，何谷雁還在懶洋洋的躺在軟草上，晒着太陽，說不出來的舒暢，他把頭靠在楊綠花的斗篷裏，嗅着陣陣幽香，他在陶醉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何谷雁一躍而起，在懷中一摸，摸出一隻女人的耳環，道：「楊綠花，你認得這件東西？」楊綠花奇道：「這是我恩師的耳環，因何在你手中？」何谷雁把耳環放在楊綠花手中，悄然道：「請你替我還給尊師柳如詩，你替我問問她，她因何救了我一命，爲的是什麼？」

楊綠花大奇，道：「你說什麼？你幾時見過我恩師了？」何谷雁道：「這個你不必知道，再見啦。」走了幾步，他又轉回來，道：「我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你師父要攔阻的，正是我，我要去殺了安和尚，但此刻我不想殺了。」

楊綠花吃了一驚，睜大眼睛，還是不大相信。

何谷雁道：「天下之間，只有兩個人我不殺，第一是你師父，第二是你楊綠花，你記着了。」說着，他突然反手一掌，拍在一棵大樹上，大樹這才斷

了跌下，何谷雁哈哈大笑，道：「楊綠花，你自己瞧一瞧。」在笑聲中，他疾奔下山。

楊綠花這時不過十八歲，還未出道，武功與經驗，均屬平平，她那裏瞧得見何谷雁這一掌的功力如何，瞧他一掌斷樹，武功也還未到第一流呀。

只聽腳步聲响，柳如詩回來，但見一棵斷了的大樹，樹內的脈胳已完成斷裂，扭曲變形，驚道：「這是誰幹的？你碰見誰來？」

楊綠花把耳環遞給師父，道：「就是他，那個小魔頭，師父，這個小魔頭不壞呀，斯斯文文的，還在這裏躭了半天呢。」柳如詩一見耳環，自然知道何谷雁來了，忙道：「綠花，你沒事麼？你沒有給嚇了麼？」

楊綠花笑道：「沒有呀，師父，他一點不像兇惡的魔頭，反而像一個老實的教館先生。」柳如詩一聽這話，也不知是好氣還是好笑，道：「他走了，那裏去？」楊綠花當下把經過一五一十的說了出來。

柳如詩低頭沉吟，在推測何谷雁的去向。

楊綠花笑道：「師父，原來你還是他的救命恩人呢，他當然不是壞人，如果是，你怎會救他？」柳如詩啞然失笑，道：「我們走吧，到甘肅省去。」

楊綠花奇道：「幹什麼？」柳如詩道：「我們便到崆峒山去，追踪小魔頭。」

崆峒山便在甘肅省東部平凉附近，跟天盤山遙遙相對，天盤山著名的便是成吉斯汗的陵墓，他死於天盤山。崆峒山著名的便是崆峒派的武技，崆峒創派，已有五百年，跟峨嵋派不相上下。

柳如詩的猜想不錯，何谷雁放過了峨嵋山，取道上甘肅。他放過了峨嵋山，使柳如詩的勸告峨嵋派，變作多餘，這也是她始料所不及。

從此之後，何谷雁到處殺人，柳如詩到處救人。

何谷雁要殺誰，柳如詩便救誰。如此一來，他們在無形之中，已處於對立的地位了。柳如詩看了那大樹的斷口，摧測何谷雁的推心掌，功力又深了一層，他即使還未練到絕技的第九層，但似乎已到了第八層。

憑了第七屬功夫，何谷雁把吳霸天殺了，這是柳如詩親眼看見。以第七層的功力而論，何谷雁還未及柳如詩，但一到第八層，那就很難說，大概是半斤對八兩吧，可是，如果給他練到第九層，柳如詩即使長多兩條臂膀，只怕也不是對手。

柳如詩心中無時無刻不在警惕之中，但她既然決心去阻止何谷雁行兇，自己的性命早已置諸度外了。

其時，柳如詩剛剛三十歲，她門下弟子楊綠花不過十八歲，蟠龍劍在武林中，已有了一定地位，穩坐黑道的第一把交椅，以華北高原作據點，做着黑道上的沒本錢買賣，柳如詩外出時，門派裏的切一事務，均由大弟子張白蓮負責主理。

救人如救火，柳如詩晝夜兼程，偕楊綠花奔到崆峒山，守在山腳下，只等何谷雁大駕光臨，那知她等了五天，便連何谷雁的影子也瞧不見。

她那裏知道何谷雁碰上一件意外的事，使他躲了起來，閉門練功呢。

且說何谷雁飛奔下山，在峨嵋山下一個小鎭過夜。第二天，他提氣急奔，向北而走。那一天，他發覺有一名少年人，不遠不近的跟踪他。那少年約莫二十一二歲，跟他差不多，輕功奇佳，看來武功大是不弱。

何谷雁心中嘀咕一聲，你這小子居然在老虎頭上捉蚤子，是嫌命長麼？他時快時慢，有時故意把腳步放慢了，等候那小子！豈知這小子也眞狡猾，他快他也快，他慢他也慢，他停他也停，永遠保持着一個不遠不近的距離。

兩人一先一後的奔進甘肅，這一天，何谷雁找得一家上等的飯店，打尖吃飯，這地方是天水，甘肅東部的一個大城，市況繁華，不必細表，那飯店也是全城最大的一家。何谷雁剛剛坐下，只見人影一閃，那少年也進了店內。

何谷雁哼了一聲，殺機已露，且不發作，喚過小二，道：「小二，你們店子有什麼最精美的菜或酒餚呀？」小二見這少年衣履不整，面孔焦黃，似有病容，料想他闊極有限，當下冷然道：「當然有，不是小人誇口，小店不獨是天下第一，而且是全甘肅第一家，只要你老人家點得出來，小人便雙手奉上。」

何谷雁心想：「你這小二口出大言，我且裁你一個好看的。」當下微微一笑，道：「你這話當眞？」小二把菜牌放在他眼前，大聲道：「客官，你自己看看吧，別說豬牛兩肉，鷄鵝鴨三禽，便是黃河肥鯉，山西汾酒，無一式缺，你要什麼，有什麼，就是只怕你花不起。」

何谷雁在懷中摸出了一隻金元寶，約莫五兩重，輕輕的放在桌子上，悄然道：「看來我大概花得起吧，五兩金子够是不够？」

小二一見這黃澄澄的東西，不由的另眼相看，心想：「你雖然有錢，但土頭土腦，又怎會點菜？」何谷雁道：「小二，我點菜啦，如果我點的，貴店却沒有，那怎麼辦？」小二道：「一定有，只要你點得出來，小店二十年老字號，金漆招牌，怎麼連一條黃河肥鯉之類也沒有？」

何谷雁笑道：「這樣吧，黃河鯉魚帶着泥土味道，有什麼好吃，我不如要一盤清蒸松花江四鰓鯉魚吧，要四個鰓的，少一個也不行，東北松花江的鯉魚，比黃河土鯉好吃百倍。」

小二吃了一驚，此去松花江，千山萬水，那裏會有松花江出產的鯉魚運來，而且還是四個鰓的，四鰓鯉他就殺了頭也不曾見過。

何谷雁見小二面色一變，暗暗好笑，又道：「酒嘛，山西汾酒有什麼好，既不香又不醇，我不如要一瓶陳年女兒紅留酒，韶興的女兒紅，普通不過，在江浙一帶，便連小毛頭也不屑一顧，你們大概有吧，端一瓶來，要十八年陳藏的，少一年都不行。」

小二又是面色大變，韶興女兒紅黃酒，在江浙一帶，果然十分普通，但他這家飯店就從來不曾向韶興定過貨，酒窖之中，一瓶也沒有。

何谷雁笑道：「解酒的果子嘛，我瞧廣東的荔枝最好，多汁多肉，又香又甜，飯後佳果，無以過之。一騎紅塵妃子頭，這句詩你聽過沒有？我就要一騎紅塵由廣東運到長安，唐明皇賜給楊貴妃，叫做妃子頭，就給我兩斤吧。」

小二一聽，面色如土，口中喃喃吶吶的半晌不能說話。眞是不幸得很，何谷雁點的三種菜式佳餚，他便連一種也應付不來。須知廣東荔枝，乃是天下奇果之一，便連在廣東，也不多見，何況在遠離廣東萬多里的甘肅。

何谷雁揮揮手，道：「我胃口極好，肚餓啦，勞煩你，端來吧。」小二哭聲道：「客官……嗚嗚……小店就一種也沒有……嗚嗚……」

他急得哭了起來，客人點了的菜色，居然無法應付，丟臉之致，何況他剛才誇過大海口。

何谷雁一拍桌子，大聲道：「甚麼，爲什麼你還不去給我端出來？」小二哭聲道：「客官點的三種，小店實在一種也沒有，請客官改點別的菜色吧。」

何谷雁哈哈大笑，道：「好一間二十年老字號金漆招牌，也罷，你跪下來給大爺叩五個響頭，我或許可以改變主意，快快叩頭。」

小二一陣猶疑，面有愧色。何谷雁喝道：「你如果不叩頭認錯，我惱將起來，把你的金漆招牌拆了，看你還敢不敢出口大言。」

小二雖然是低三下四之人，但骨頭倒很硬，昂然道：「小二可殺不可辱，客官，你這話未免霸道一些……」砰的一聲，何谷雁一掌，把桌子打碎了，霍地站起來，要待發作，只聽一個聲音，冷冷的道：「一位武林高手，打遍天下無敵手，鹽津八個門派高手，鬥不過你一招指頭，居然欺侮一名店小二，你不害躁麼？」

這聲音十分輕微，顯然用了「傳音入密」的內功，無須瞧他一眼，何谷雁已然知道他是誰，就是跟踪他三日三夜的那個少年。

何谷雁道：「好，你我這一架打定了，這裏還是外面？」他也是使用「傳音入密」的絕頂功夫。那少年道：「要打架嘛，也不必心急，明天早上，我在西門外等你便是。」何谷雁道：「好，你知道我是誰？」

那少年道：「摧心掌吳霸天。」何谷雁道：「不錯，你是誰？」那少年道：「華東飛鳳紀天雄。」何谷雁道：「紀天雄？這名字不曾聽過。」

在當時，紀天雄還不過是一名二十一二歲的少年，他雖然出身名門大派，但行走江湖不過兩三年，聲名並不響亮。後來他武功越來越高，聲名越來越響，與蟠龍劍柳如詩齊名，一個白道一個黑道。六年之後，他聲名更響，娶了楊綠花爲妻，入贅蟠龍劍門下爲婿。

（作者按：紀天雄的事蹟，詳見拙作『古錢玉瓶記』，他始終未跟柳如詩交手，誰強誰弱，無人知道。）

那少年紀天雄道：「可是你的大名，我卻聽過，你幹下了滔天罪行，名揚四海，可喜可賀。」何谷雁道：「且慢，你因何跟踪我，因何邀我出手打架？你我素未謀面，並沒有血海的深仇呀。」

紀天雄道：「你在鹽津，扯着了血海也似的關係，八大門派偵騎四出，掌門人啦，門下高手啦，到處找你，直欲拆你白骨剝你的皮，然後甘心，找你的人，何止是我。」何谷雁道：「我明白啦，你是所謂武林大俠，以鋤奸殲惡爲己任，以爲自己是正派的人物了，是不是？」

紀天雄直言不諱，道：「正是，我與你無怨無仇，但你作惡多端，我紀天雄不能不管一管。」

何谷雁勃然變色，霍地站了起來，道：「好，我們現時就去，何必等到明天，你有種便的跟我來。」他大踏步出門，直往西門去。

他們的對話，完全用了「傳音入密」功夫，只有他們兩人聽得見，第三人不知他們說什麼。

紀天雄跟他到了西門外，把他那一口鈍鋒純金大刀抽了出來，在陽光照耀之下，毫光萬道，何谷雁冷冷的道：「我使的是摧心掌，一掌既出，倒是有死無傷，我下手絕不容情，你不可不知。」

紀天雄道：「我早知道啦。」何谷雁道：「你要把我殺了，以便名揚天下，是不是？」紀天雄道：「絕不，我只是替武林除一大害。」何谷雁道：「如果我殺了你，那你如何？」

紀天雄朗聲道：「我是爲了鋤奸殲惡而死，死了也對得起我恩師，對得起我所學了一身武藝，死了也瞑目。」

何谷雁說道：「好吧，那麼我就成全你。」

當即在長衫底下，把鐵劍抽了出來。何谷雁雖然改用「摧心掌」，但他仍未忘本，鐵劍常常携在身邊，藏在長衫裏面，不讓人瞧見。

紀天雄奇道：「你爲什麼不使掌？」何谷雁冷笑道：「我要殺你，何必一定用摧心掌，小心了！」他手拗劍鋒，錚的一聲彈了起來，直向何谷雁胸口奔去。

來勢雖然輕微，但蓄勁倒也不小。

紀天雄金刀疾進，叮的一聲微響，尖尖的鋒刃相對，勁力一長，同時後退三步。他們試了這一招，都覺得對方功力非同小可，不容輕視。

當下各展所長，刀劍若流星，狠狠的對打。以當時而言，何谷雁的武功，自然到了第一流境界，但紀天雄的武功，跟柳如詩相若，勝過崆峒鐵冠道人、峨嵋了安和尚等一籌，他實在不弱於何谷雁。

這一番金刀對鐵劍，鬥得十分激烈。一刀一劍，恍如出海蛟龍，呼風喚雨，舞到急處，便如一匹金鍊一道烏光，互相糾纏，隱隱有風雷之聲。

兩人一口氣拆了五六十招，並無輸贏，越鬥招數越急，也越來越奇，也越來越佩服對方的厲害。

何谷雁萬萬料不到紀天雄這小子的武功如此高強，這是他出道以來練成摧心掌之後，碰見的最厲害的對手，他歹念一起，暗想：「如此厲害的人物，留在世上，對我全無益處。」

歹念一動，突然大叫一聲：「且慢！」虛幌一招，後退一丈，在長袍底下，摸

出一隻葫蘆來，骨嘟的自己喝了一大口，用袖子抹抹嘴巴，道：「你喝不喝？」也不理對方如何，用袖子抹抹葫蘆嘴，飛擲過去。在他用袖子抹揩乾凈之際，看似是給紀天雄抹乾凈，其實他已暗下毒手，小指一彈，一小撮毒藥粉末已彈到葫蘆裏的酒中。

只須紀天雄吃一口，便是中了劇毒。紀天雄的眼光如何高明，一眼便瞧出何谷雁暗中作怪。要知何谷雁心狠手辣，惡毒無比，紀天雄自是步步爲營，小心提防，只見那葫蘆掠空而過，用勁十分巧妙，當下金刀一舉，驀地點着了葫蘆，把去勢竭止。

鋤奸殲惡自担承

一來紀天雄不想觸及這毒葫蘆，二來他若出手按了，顯不出眞功夫，長劍微微一抖，那隻葫蘆驀地傾倒，毒酒便如一匹小瀑布一般瀉下來，「嗤嗤」的聲響，地面上冒出了一陣濃烟。

何谷雁喝一聲：「好功夫！」鐵劍一甩手，直向紀天雄擲去，紀天雄全力一架，手勁一吐，把鐵劍擊出三丈之外，冷冷的道：「你居然用毒酒害我，你算是武林中響噹噹的人物嗎？」

何谷雁道：「我幾時說過，我是正人君子。」猛吸一口氣，骨骼運轉，微微發出爆裂之聲，趁紀天雄舉刀格劍，腹部別無防禦之時，一竄而上，一掌對正他小腹拍去，用的正是摧心掌。

紀天雄知道這一掌的厲害，那肯給他觸及腹部的心臟部位，左掌飛快的一抵，兩拳一交，「篷」一聲，恍如天崩地塌。

這兩只天下最强的手掌硬接，眞是非同小可，但見兩人給掌力所震，各自向後倒飛，「喀」的一聲，紀天雄背脊觸及一樹，那粗粗的大樹，登時折斷爲二，樹枝樹葉，散滿一地。

那邊何谷雁倒飛二丈餘，也是觸及一樹，但他輕輕巧巧的把勁力向樹身一卸，身形溜了下來。掌力波及甚廣，震起了漫地烟塵，良久才散。

他們兩人呆呆的隔開三四丈站定，全身酸痲，隱隱作痛，何谷雁調氣寧神，吸了一口氣，冷然道：「紀天雄，是你贏了還是我贏，還要鬥麼？」

紀天雄哈哈笑道：「是你略勝半籌，你要殺我，可不容易，下毒，用掌，鬥兵刃，都不行。」何谷雁道：「不錯，你如堅執要鬥，只怕鬥一個招還是分不出勝負，可是，我知道有一個方法贏你，你瞧着吧，我終須有一天殺了你。」

紀天雄道：「是麼，好，我等着你便是，此刻我略低半綫，他日形勢便是不同，我一個人鬥你不過，我會找助拳人，摧心掌決不應生存在世上呀。」

原來他們兩人都以背觸樹，紀天雄人雖不倒而大樹却折斷了，他竟然來不及卸勁，內功上的感應，已較何谷雁略爲遲鈍，他到底內功還未練到爐火純青的境界。

何谷雁則不然，他自己既然不倒，而大樹亦不折斷，卸勁的功夫，確是比紀天雄高明一些。

表面看來，他們似乎沒有明顯的勝負，但他們已知道了結果，何谷雁是略勝半籌，但也僅僅在卸勁方面而言。其他方面呢，正如紀天雄所說，鬥掌，鬥兵刃，鬥輕功，僅不在何谷雁之下。

紀天雄雙手一拱，道：「後會有期！」，展開輕功，疾奔而去。

何谷雁呆呆的望着他的背影，以致於消失，喃喃的說道：「紀天雄是我練成摧心掌之後，與我打成平手的第一人，這小子如旭日之初昇，前途無可限量，」心中又道：「我之所以不能殺他，是他的武功太强了，決不是，是我的武功太差了？正是？」

他知道不把摧心掌練到第九層最高峯，決不能殺紀天雄，他練到第七層，殺了吳霸天，練到第八層，跟紀天雄打成平手，他雖然未正式和柳如詩較量，但看來也只是打成平手，要把這兩個一等一的高手打敗，必須他的摧心掌練到第九層。

由第八層躍上第九層，決不容易，由第六層練到第七層容易，由第七層練到第八層，也不困難，但由第八層練到第九層呢，要經過六七個難關，決非易事。

「那裏突然之間鑽出這個無名小子來，而他居然跟我打成平手，當眞是天上有天，人外有人，在武林之中，難保沒有另外一個華東飛鳳，何谷雁呀何谷雁，你要打遍天下無對手，你只好把摧心掌練到第九層。」

何谷雁決定了，他要找一個僻靜的地方練功，殺崆峒派鐵冠道士。只好待諸異日。在甘肅省，最好的練功地方，莫如六盤山。當下他跑到六盤山，找到一個隱蔽的山洞，住了下來，勤練摧心掌。

六盤山是一座荒凉的大山，別說寺觀沒有一所，便連人烟也不見，只有滿山野果，與及一些獐兒兔兒等小動物，如此僻靜，正合何谷雁的心意。

他在六盤山一住便是大半年，在這大半年之中，武林中水靜河飛，沒有什麼大事發生。柳如詩帶了楊綠花到崆峒山去截何谷雁，那知等了五天又五天，未見他的影子，再等幾天，還未見面，只好作罷。

紀天雄知道憑了現時的武功，還不能勝摧心掌吳霸天，便也回家苦練，他的刀法已經足够，練的便是掌法，更加苦練的，便是「卸勁解勢」的功夫。

這種功夫，是對付摧心掌的不易法門，摧心掌之强，强在「摧心」兩個字，一掌摧心，如果能够把摧心之力轉移或者卸解，對這摧心掌自是不怕了。

至於張家口的鐵劍何天呢，他正急得有如熱鍋上螞蟻，他派兒女何谷雁何可人到昆明西山找吳天霸，以摧心掌交換八段錦，豈知吳霸天已練成了摧心掌，在江湖上創下斗大的萬兒，而他的兒女呢，仍是不見回家。

他們那裏去了，莫非趁機去遊山玩水？又莫非他們遭了什麼意外，何天當下分派人來，四出找尋，他聽武林傳說，吳霸天已發了瘋，把自己門下莊丁六十三人殺得一個不留，在鹽津並且取了三四十條人命，這消息對他來說，一點也沒有出乎意料之外。

反之，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

他爲什麼創了摧心掌而不練，偏偏傳

給吳霸天，爲什麼呢？還是一個大秘密，藏在他心中十多年的一個大秘密，天下無人知道，包括了吳霸天在內。

如此高强的功夫，如此輕易的傳給別人，當然有一個非常充份的理由，何天是自願的把摧心掌傳給他。

這秘密便連何谷雁兄妹也不知道。

天下亦無一人知道，也包括了柳如詩在內，她所知道的，僅僅是眞的吳霸天死了，何谷雁冒充了吳霸天。

她還知道，而且還目擊，誰人練成摧心掌，誰人便會狂性大發，殘忍毒辣，變成了一名吸血的殺人狂。

她親眼看見何谷雁變了，她不敢把這消息告訴何天，因爲何天是她的好朋友，而且對她有恩，她不想傷了作爲何谷雁的老父的心，所以她沒有到張家口報告噩耗，她只是決定了，要盡自己的一切力量去救何谷雁，使他回復了正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天下之間，也只有蟠龍劍柳如詩一個人，知道了何谷雁冒充吳霸天，除她以外，沒第二個人了，便連她的弟子楊綠花也不知道。

武林中只知道摧心掌便是吳霸天，有誰料得到摧心掌竟然是鐵劍門下大少爺何谷雁呢？

且說何谷雁在這大半年之中，已經把摧心掌練到第九層。

心中狂喜，縱聲大叫：「我，我已經是天下第一人，再也沒有對手了。」

何谷雁心中狂喜，嘻嘻的傻笑，他好像一個窮苦的人，突然間找到一個大寶藏一樣。

不錯，在六盤山上，此刻便有五個人去找大寶藏，他們可不是窮人，却是崆峒山的人。只聽一陣叮叮噹噹的鐵鋤鐵鏊掘地聲响，傳到何谷雁耳裏，何谷雁心中一跳：「是誰來了，到這無人的荒山來？」

循聲而去，遠遠的便看見五名道士打扮的人，正在舉起鐵鋤，掘着一個山洞，這五道士都是五旬以上的老人，爲首一個，雙眼烱烱有神，顯然武功甚高。

一個道人大聲道：「鐵冠兄，你相得準，一定在這裏麼？」爲首那道士道：「我們已掘了三年啦，幾乎把六盤山掘遍了，每年一座，東西北三座山已試過，不妨掘掘南山，說不得很準，我瞧如果連南山也沒有，我們只好放棄。」

另一名道士道：「鐵冠兄，我們花了這麼多的心血，豈可放棄？大夥兒也不必心急，亦不必頹喪，想成吉斯汗雄才大略，他生前戰無不勝，兵法精通，死後他建造的秘密陵墓，自然是不易找尋。」

爲首那道士點頭道：「玉昂兄說得不錯，成吉斯汗的陵墓既然藏有玉石珠寶不勝其數，自然是十分隱蔽，等閒之人，容易找麼？如果容易，成吉斯汗寶藏，早已給人掘去了。」

只聽了這幾句話，何谷雁恍然大悟，原來崆峒五老到了，崆峒五老以鐵冠道人爲首，依次是玉昂道人，金杖道人，銀帶道人和銅履道人。他們五道，都在崆峒山清虛觀練武，各收弟子，五個人原是師兄弟，鐵冠道人是現任掌門，五道合稱崆峒五老。

何谷雁心中暗喜：「我正想找你們，你們自己送上門來，眞是無巧不成話，好極了，且把你們試試我的第九層摧心掌，」他躲在一塊大石後面，先行瞧瞧五老幹什麼。

原來成吉斯汗西征凱旋，在六盤山病逝，建有陵墓，葬於六盤山，此事千眞萬確，載於史上。

可是，近年來，武林中傳聞，成吉斯汗陵墓之中，藏有大批金銀珠寶，想這位叱咤風雲橫掃西域的大英雄，征服了異域，大軍所至，例必刦掠，他在異域之中，刦掠得奇珍異寶，當然不少，放一些在他陵墓陪陪葬，那也是情理之常。

於是，不少武林人物到六盤山尋寶，可是，不幸得很，他們都是承興而來，敗興而返，雙手空空，全無所獲。

其中包括了崆峒五老在內。

崆峒山與六盤山，遙遙相對，距離極近，「近水樓台先得月」，崆峒五老自然不肯放過，他們也想發財，便到六盤山開掘，那知一掘三年，竟無所得。

崆峒五老並不息心，東西北三個山掘過了，便發掘南山，只聽鐵器與岩石相觸之聲，五老正自掘得高興，忽見人影一閃，何谷雁躍了出來。

五老吃了一驚，玉昂把鋤頭舉了起來，喝道：「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金杖忙道：「朋友，你也是爲了成吉斯汗寶藏而來嗎？」何谷雁冷然地笑了一聲，道：「你們五位好嗎？在下摧心掌吳霸天有禮了。」

一聽「摧心掌吳霸天」六個字，崆峒五老一齊大驚，鐵冠道人踏上一步，細細打量他，道：「你，你眞的是吳霸天？」鐵冠與吳霸天一向互相恭名，並不曾會過面，在他意想之中，吳霸天決不會如此年輕，心中起疑。

何谷雁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反正你的六名弟子，霍彪卓不同張雲飛等一一死在我手上，你如不相信，請瞧這件東西。」

把手一攤開，是一隻玉墜，那是張雲飛佩戴在腰帶上的飾物，作爲師父的鐵冠，自然認得。

原來在昆明滇池大觀樓上，張雲飛與何家兄妹結交，共同出手懲罸了吳霸天的賬房，臨別時，互贈禮物，張雲飛贈給何谷雁的便是這隻玉墜。

何谷雁哈哈大笑，道：「五位，在下吳霸天不遠萬里而來，特來向五位負荊請罪來啦。」鐵冠厲聲道：「好哇，你殺我六個徒兒不算，居然找上六盤山，你……你是不把崆峒五老……眞是豈有此理。」

他氣極怒極，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

玉昂厲聲道：「你不把拳譜見賜，倒也罷了，你因何下此毒手，把我六名師姪一齊殺了？」何谷雁笑道：「我如不殺他們，就顯不出摧心掌的厲害，動手吧，是你們五老一齊上呢，還是一個一個的。」

正是仇人見面，份上眼紅，鐵冠不再打話，虎吼一聲，舉起鋤頭便劈，勁風颯颯，功力大是不弱，玉昂等人齊聲吶喊，一湧而上，五把鋤頭鐵鏊，沒頭沒腦的向何谷雁亂劈。何谷雁「呀也」一聲，身形團團亂轉，他在五老圍攻之下，且不下殺

手，先辦閃躲功夫。

說來奇怪，崆峒五老已算是武林一等高手，輩份尊崇，各門大派的宗師，合五人之中，更是天下莫敵，平日與人爭執動手，一老出頭，便已足够，五老聯手上陣的，絕無僅有，可是這趟，不知如何，五柄鋤頭鐵鏊亂砸，居然沒有一招可打中對方。

非但打不中對方的身軀，就連他的衣服也不會碰過一下，五老把何谷雁夾在當中，恍如一朶五瓣的花開了，五老是花瓣，何谷雁是花蕊。

何谷雁有心試一試練到第九層的摧心掌功力如何，且不還手，儘是閃避騰挪，腰身這麼一扭，對方的武器便已落空，鬥了七八十招，何谷雁哈哈大笑，雙足一點，一鶴冲天，身形直上半空。

笑聲中，他在銀帶道士背後降下來，左手輕輕一指他背心，道：「我在這裏。」銀帶鐵鏊反手猛劈，何谷雁業已轉到銅履道士面前，大喝一聲：「臭道士，你瞧鐵冠幹什麼？」銅履道：「他幹什麼？」他本能地轉頭看看他的大師兄究竟在幹什麼？

「砰」的一聲响，銅履牛高馬大的身軀，給一掌打得直飛上半空，直挺挺的跌了下來，直挺挺的俯伏在地，已經斃命，何谷雁心中大喜，狂笑一陣，叫道：「成啦，成啦，我已練到第九層了，哈哈！」

原來他使出一記摧心掌，擊中銅履道士腹部，對方立刻暴斃，便連一聲慘叫也來不及，這一拳的功力如何，不可想像，一掌摧心，登時死亡。

銀帶還未知他的五師弟已死，跑過去相扶，猛然間面前人影一閃，正是何谷雁，銀帶鋤頭攔腰砍去，何谷雁身子一扭，已躍到他背後，一掌落下，快如閃電，打中銀帶的背脊心臟部位，銀帶悶哼一聲，立刻摔倒。

又一名崆峒長老，暴死摧心掌下。

摧心掌練到第九層，在敵人背上，也可以把他的心臟震碎，何谷雁這兩招，得心應手，不由他大喜若狂，嘿嘿怪笑，笑聲中，玉昂一掌向他擊來，何谷雁聽得掌聲，十分凌厲，不敢怠慢，左掌出迎，硬接了一招。

何谷雁身子微微一震，心想：「原來玉昂居然有一兩手。」心念未畢，「砰」的一聲，他背上中了鐵冠偷襲的一掌，一聲响過，奇事立刻發生。

但見玉昂向後急退，先退三步，停了一停，再退三步，又停了一停，然後急飛丈餘，摔倒在地。

玉昂與何谷雁硬接一招，如果他立刻撤掌，一點沒事，不料這道士十分好勝，有心攷究對方的功力，貼掌不放，就在這時，鐵冠一掌擊中何谷雁的後心，何谷雁猛然記起大半年前跟「華東飛鳳」紀天雄比試之事，紀天雄樣樣都不在他之下，唯獨「卸力解勢」的功夫遜了一籌，他心念一動，便施巧勁。

玉昂如果撤掌就沒事啦，只因他爭强好勝，就着了道兒，何谷雁使了「卸力解勢」功夫，把鐵冠一掌之力加上自己的力，完全向玉昂卸去，這是一股不可思議的大力，玉昂那裏抵受得來。

身子給大力往後推，身不由主，後退三步，急使「千斤墜」功夫，定一定身形，却不料餘力未衰，又把他推後三步，再使「千斤墜」又是一停，但那股大力餘勢猶在，把他推後丈餘，重重的摔倒。

金杖道士見玉昂又躍又停，又停又躍，不知他攪什麼鬼，大喝一聲，一掠而上，鋤頭劈下。何谷雁冷然道：「金杖，你來得正好。」手一撒，一把沙子迎面飛來，金杖急步奔來，那裏料得到何谷雁暗揑一把沙子，給撒進眼中，雙脚亂跳，不能視物。何谷雁左掌暴下，對準他的心臟一記摧心掌拍出，金杖慘叫一聲，心臟破碎，慘死當場。

鐵冠道士見他頻頻下毒手，一口氣殺了三人，心胆俱裂，鋤頭揮舞，把畢生功力展開，對付何谷雁。何谷雁蹲了下來，心道：「我且瞧瞧第九層功力，究竟如何？」右手揮舞，儘是把鐵冠暴風雨一般的招數化解。

「卜」的一聲，左手五指張開，插進金杖腹部。

鐵冠目皆皆裂，揮鋤亂砸，崆峒五老，本來都使劍，他們到六盤山發掘成吉斯汗寶藏，棄劍用鋤，這種不是武器的武器，使出來極不順手，武功在無形中，打了折扣，鐵冠厲聲大叫：「你不是人，你不是武林高手，你是野獸，你是魔鬼……」

不錯，到了此時，何谷雁已經不是人，而是野獸，而是魔鬼，只有野獸和魔鬼，才能使出如此殘忍的手段。

到了此時，玉昂這才痛止，一躍而起，輕舒手脚，却喜沒有內傷，挺起鐵鏊，夾攻何谷雁。

何谷雁哈哈大笑，喃喃自語：「我的確已練到第九層，自今以後，我天下莫敵，打遍武林無對手，我已經是天下第一人啦，我就快成爲武林領袖啦。」

玉昂憤然說道：「你就算武功天下第一，你如此殘暴不仁，又有誰服你。」鐵冠血紅了眼睛，大叫道：「吳霸天，你快快納下命來。」何谷雁緩緩的站了起來，雙掌舞動，儘是把兩般兵器玩弄於股掌之間。

「卜」的一聲，他突然叉開左手五指，插進玉昂的左腿上，玉昂大叫一聲，往後摔倒，鐵冠大驚來救，何谷雁一掌擊在他的右腰，鐵冠身形倒飛，騰的一聲，摔在三丈之外，玉昂左腿鮮血淋漓，幾乎斷了，嘶聲道：「我就快歸天，我有一事不明，你告訴我吧。」

何谷雁道：「什麼事？」玉昂道：「你如此年輕，你決不是吳霸天，你到底是誰？」何谷雁獰笑一聲，道：「好，我告訴你，讓你死得眼閉，我是張家口鐵劍門下弟子，何天是我爹爹，我叫何谷雁。」

玉昂道：「好，多謝你了。」一閉氣，自戕而死。

鐵冠與何天有舊，相交二三十年，何谷雁在孩子時代，他也抱過，這時細細打量他，依稀認得正是何谷雁，凜然道：「何谷雁，殺死我門下六弟子的是誰，是你還是吳霸天？」何谷雁道：「吳霸天。」

鐵冠道：「那末你爲什麼害我？」何谷雁大聲道：「自然有道理，你瞧着了，」一躍而起，右掌飛拍，「砰砰」的五聲

響，在大岩石上，按了五個大掌印，鮮血在他手掌滴出來，滲在岩石上，作血紅之色，五個大血掌張開，形狀十分可怖。

何谷雁獰笑道：「我就憑了血掌印，稱霸江湖，誰人斃在我的摧心掌下，便有這掌印爲證，我要殺盡武林中名堂大派所有高手，這才顯得我本領高強，鐵冠，你不必怨天尤人，你不過是我計劃殺人中的一個而已。」

鐵冠凜然道：「你要稱霸武林，難道非殺人不可嗎？」何谷雁道：「這便是摧心掌，摧心掌是用來殺人的，除了殺人之外，摧心掌就是別無用處呀。」

鐵冠大聲道：「我與令尊交好，與你無怨無仇，你難道非殺我不可嗎？」他自知決然鬥不過何谷雁，便開聲求饒，以崆峒五老之首，居然向人求饒，在他記憶所及，這是生平第一次。

何谷雁冷笑道：「我知道你派弟子向吳霸天强求『摧心掌法』，是你自己沒有福氣，這拳譜沒有到手，否則你便練成了摧心掌，像我一般的本事啦。」

鐵冠大聲道：「我幸而沒得到拳譜，哼，像你一般的殘暴不仁，像吸血鬼一般，做人還有什麼意義，將來一天，你必然死於非命，死後給人鞭屍，遺臭萬年。」

何谷雁縱聲狂笑，道：「你罵够了麼？一個人如果不能流芳百年，最好便是遺臭萬年。」笑聲中一掌輕飄飄的拍來，鐵冠乃是崆峒山掌門人，那肯輕易就死，他奮起生平之力，與何谷雁激烈地搏鬥了起來。

鐵冠存了必死之心，無所顧慮，武功反而强了三四成，和何谷雁鬥了十招，這才中了他一記摧心掌。然而，何谷雁還是付上一些代價，他也中了鐵冠一掌，一條左臂給打斷了。

何谷雁右手一托，「嚓」的把斷骨駁上了，仰天大笑，揚長下山。

這一役，何谷雁大獲全勝，憑一個人之力，把崆峒五老全部殺死，一個不留，此事不及十天，已傳遍了整個武林，人心震動，「摧心掌吳霸天」六個字轟傳武林，使他成爲武林中人見人怕的人物。

武林中人知道，崆峒五老聯手，天下莫敵，就算少林長老出手，亦不能以一對五，但吳霸天却以一對五，掌下無一活口，江湖上人心惶惶，奔走相告，大夥兒恐慌了起來，只怕不知何時，這個大魔頭會從天而降，一掌打中自己的心臟。

摧心掌吳霸天。

這六個字使人戰悚，使人聞風胆喪。

不久，武林中又遍傳一個驚人的消息，說峨嵋山了安和尚及其座下七名弟子，在一夜之間給人殺了，武林中便有如下的對話：

「了安和尚是一代高僧，佛學精湛，德高望重，不幸死於非命，良堪慨嘆。」

「你可知殺人兇手是誰？」

「當然是摧心掌吳霸天啦。」

「你怎的知道？」

「因爲行兇現場，清清楚楚的有幾個血紅色的大掌印，這便是摧心掌吳霸天的殺人標誌。」

「有一事甚奇怪，眞是的百思不得其解。」

「什麼事？」

「崆峒五老死於六盤山，不是死於崆峒山，了安和尚死於遠離峨嵋山兩百里的一條荒村裏，亦不是死於峨嵋山，你說奇不奇？」

「這有什麼出奇，一年前吳霸天不過是一名普普通通的脚色，現時却搖身一變，變成一名殺人不眨眼的大魔頭，一年前他鬥不過崆峒五老中任何一個，現時却一口氣殺了崆峒五老，這才是天下奇聞。」

紀天雄聽見這個消息，閉門苦練，更加勤力，心中決定，摧心掌吳霸天非剪除不可，剪除他的責任，他便私自承担了，紀天雄俠義爲懷，怎能讓吳霸天予取予携，殺人如拾草芥。

蟠龍劍柳如詩聽見了，心中長嘆一聲：「了安終於遭了毒手，何谷雁自我食言，還斷兇殘成性，非殺他不可，唉，我現不能把此事告訴鐵劍何天，那末由我承担這責任吧。」她跟紀天雄一樣，亦把這重担子私自挑了起來。

不久，又有驚人消息傳了出來，建在福建省蒲田的少林南宗，給一名獨行賊貪夜摸上門去，一場惡鬥展開，那獨行賊武功奇高，少林南宗死亡十五人，都是全寺武功最高的，包括了方丈大師，達摩院首座，羅漢堂首座三大高手在內。

這獨行賊是誰？因爲大雄寶殿之上，清清楚楚的留下三個血紅大掌印，此人不必猜想，正是摧心掌吳霸天。

少林南宗各門大派，居然如此不堪一擊，武林中大嘩，又紛紛奔走相告，惶惶然不可終日，大有世界末日，即將降臨之概。

原來在北魏之時，達摩祖師一葦渡江，在河南省洛陽近郊嵩山的少室山上建立了少林寺，歷史甚久，在元朝時，少林寺燬於火，有一部分高僧南下，在福建蒲田另建少林寺，是爲少林南宗。

後來嵩山少林寺又再重建，由北派的高僧主持，從此之後，少林寺便分爲南北兩宗，以嵩山爲主的稱爲北派少林，以蒲田爲主的，稱爲南派少林。

無論南北少林，都是我國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千百年來，人材輩出，誰也料不到，南派少林，居然在一夜之間，給「吳霸天」一個人毀了。

南派少林毀了之後，武林中又紛紛傳出摧心掌吳霸天的「豐功偉績」，他到處殺人，下手的對象，全都是武林中的名門大派，繼南派少林之後，便是河北八卦門，掌門人給他一掌打死，留下了一個大掌印。

三個月之後，華山派也遭了殃。

一年之後，名震南天的五嶺派也給「吳霸天」通通的挑了。五嶺橫亘江西，福建、廣東、湖南、廣西等五個省份，幅員廣大，人物衆多，是天下的一個門派，「五嶺同盟」是當時中土武林中坐第一把交椅，聲威之盛，尤勝於少林，武當，峨嵋，崆峒，八卦，太極等門派。

何谷雁花了整整一年時間，才逐一的把五個嶺的掌門，一一殺害，大庾嶺，騎嶺田，明渚嶺，都龐嶺，越城嶺，這便是所謂五嶺。

太極門自知不敵，掌門人領衆逃避，

由河南陳家溝遠走內蒙古，自以爲可以倖免了，要知何谷雁挑了五嶺之後，聲言下一個門派，將會輪到太極門。

掌門人遠走萬里，以避其鋒。

大結局

太極掌門躲得好好的，以爲可以倖免，那知何谷雁還是摸上門去，一場大戰，何谷雁使出第九層摧心掌，把太極掌門殺了。據說，自從何谷雁作惡以來，也這一仗打得最爲激烈，太極掌門負隅頑抗，拆到第八十三招，這才中了一記摧心掌。

是不是太極掌門的武功比諸峨嵋，崆峒，五嶺掌門派更勝一籌呢？不是，他的武功在鐵冠了安等之下，向來如此，他亦決不是武功在一夜之間，突飛猛進。

「華東飛鳳」紀天雄聽了這個消息，喟然長嘆，心道：「太極拳的拳意，就是以弱勝强，以柔尅剛，如果把本身武功練得更好，臨陣小心對付，便未必斃於摧心掌吳霸天的掌下。」

「卸勁解勢」功夫，乃是摧心掌的尅星，而太極拳最拿手的便是這種功夫。

天下間任何武功，有他凌厲的一面，也有他脆弱的一面，天下間沒有不能破解的武功，正如天下間從沒有永遠不敗的雄師一樣。摧心掌有他的尅星，不過武林高手不容易發現而已。太極拳正是摧心掌的尅星，不過那位掌門不知道罷了。他便沒有利用太極拳的長處，去尅制摧心掌。這是限於他的功力，敗了也無話可說。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紀天雄跟何谷雁交過手之後，潛心研究，發現了對付摧心掌的唯一功夫，便是「卸力解勢」，而「卸力解勢」使得最好的，便是太極門。

太極門被殲之後，武林中人心惶惶，不可終日，他們不知道下一個，該論到那一個門派。

中小門派倒並不担心，因爲這大魔頭並沒有向他們下手，他不動手便吧，一動手便是以名門大派爲目標，峨嵋、崆峒、南派少林、八卦、華山、五嶺以至太極門，均先後遭了毒手，下一個該輪到那一個大門派呢？

嵩山的北派少林是不是？

由何谷雁的手段看來，他不獨不騷擾中小門派，而且對武林黑道也不下毒手，黑道在他威懾之下，居然人人自保，平安無事，當時黑道上的蟠龍劍柳如詩坐第一把交椅，然後輪到安徽安慶的廢人帮，再次便是河南洛陽陳元冲，三大之外，便是數不清楚的中小門派。

何谷雁從來不向黑道下手，武林中人便紛紛推測，該輪到嵩山少林寺了，蒲田南派少林已經遭了毒手，這大魔頭怎會放過北派少林。武林中如此推測，少林北宗的高僧也是如此推測，他們日夜提防，提防摧心掌突然從天而降。

可是，不知怎的，摧心掌在毀了太極門之後，突然消聲匿跡，不知去向，如是者半年有多。

武林中，於是又引起了種種推測，有的說摧心掌在嵩山遭遇了挫折，已經敗在少林方丈寶覺大師手下，有的說摧心掌在中土鬧得不够，到了西域諸國殺人放火，有的說他放下了屠刀，到南海歸隱去了。

他們殊不知道何谷雁此刻，躲在長白山，秘密練功。

原來他隻身到了內蒙古，貪夜摸到太極派掌門楊微的避禍之處——呼倫池，呼倫池在滿洲以南百里，是內蒙古最大一個淡水湖。這時正值隆冬，滿洲里一帶，景色是冰封千里，一眼望去，無邊無際，儘是銀色的世界。滿洲里是我國極北的地區，天氣寒冷，人烟稀少，呼倫池在嚴寒之中，湖水上層，已厚厚的結了一層冰。

在湖畔一座八角亭裏，坐着一個老和尚，灰白色的長鬚，年過七旬，正是少林寺方丈寶覺大禪師，他坐在這裏已有三天，他等候着，等候一個人，此人非別，正是何谷雁。

到了傍晚時分，便見何谷雁踏着亂瓊碎玉而來，身形輕飄飄的恍如全身沒有重量，一進八角亭，向老和尚雙手一拱，道：「大師等我，已有三天啦，在下因爲來遲，伏乞見諒。」

寶覺大師但見他飄然而來，一對布履，履底潔白如新，一點也沒有沾着冰雪的痕跡，嘆道：「吳施主，你的『踏雪無痕』的輕身功夫，已到了絕頂的境界，老衲也有所不如，想不到你小小年紀，功夫居然練到如斯境地，佩服佩服。」

何谷雁道：「不必多言，你我鬥什麼功夫，拳脚，兵刃或是內功？」寶覺道：「你如肯放過太極派掌門一命，你我大可不必相鬥，老實說，老衲知道你的功力如何，你也該知道老衲，兩虎相爭，必有一傷。」

何谷雁道：「那末你請便吧，我此來

志在毀了太極派，我暫時無此興趣去傷害北派少林。」寶覺道：「既然如此，我們比比內功吧。」何谷雁道：「好！」他躍上八角亭，與寶覺禪師對坐在一根木欄杆上。

二話不說，「啪」的一聲，他們各出一掌相抵。

原來何谷雁上滿洲里，給寶覺遠遠的吊着，到了呼倫池畔，寶覺已經趕上，他直言無諱，他決不是要給南派少林報仇，而是阻止何谷雁連續作惡，雙方說僵了，就約定三天後在這裏動手。

這時，武林中仍是以少林方丈寶覺爲領袖，天下第一人，柳如詩紀天雄等輩，不過是等而下之。何谷雁的摧心掌已練到第九層，自然也是一等一的人物，有資格跟寶覺爭一日之雄長。

可以說，八角亭裏的兩個人，乃是天下之間功夫最高的兩個，兩隻天下最強的手掌互抵，都一齊渾身打了一個冷戰，何谷雁哈哈笑道：「大師好功夫，咱們也將定下一個規矩呀。」

寶覺道：「誰首先跌下木欄，誰就算輸，老衲如輸了，就由得你繼續作惡，施主如不贏，那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善哉，善哉！」一聲未畢，乍覺一股大力推來，恍如排山倒海一般。

寶覺心道：「你想先聲奪人，壓我於下風麼？我如果不曉得尅制摧心掌，又怎敢邀你比試？」雙掌一伸一縮，把攻過來的勁力，透過全身，向欄杆卸去，何谷雁用多少勁力，多少勁力就全卸於欄杆。

寶覺本身，化作一片柔水，絲毫不受力。

他早已懂得，「卸勁解勢」乃是摧心掌的尅星。

何谷雁吃了一驚，心中後悔，何以如此蠢鈍，一出手就用全力，對方可不是普通腳色呀。他要待他勁力收回，不怕對方乘機反攻，自己暴消，敵人暴長，自己就非跌下欄杆不可。

何谷雁的唯一辦法，便是繼續猛攻，他把全身功力，集中於手臂，力透掌心，推山移石一般推過去。寶覺心想：「且等你的功力用了八八九九之時，我一反擊，你就栽了。」他們兩人的手掌，便像推磨一般，推來推去，都是使用了畢生的功力，與敵週旋。

何谷雁的「攻勢」固然花了極大的勁力，老和尚的「防守」也是一般，不然，他怎能把在他體力盤旋的敵勁趕得動？把敵勁「趕」到欄杆，也須內勁呀。

半晌，但見何谷雁頭頂上白氣上升，恍如初春的晨霧，和寒冷的空氣一混，立刻變作陣陣清烟。寶覺禪師大吃一驚，只覺一股又一股清新的勁力，在自己體內徘徊，到處亂竄，一股又一股，無窮無盡的恍如洶濤巨浪，前浪甫散，後浪又接踵而至。

老和尚嘆道：「善哉，吳施主居然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功夫，勁力越來越多，而且越來越長，你會在『丹田穴』內製造勁力，消耗多少，補充多少，難道我不會麼？」立刻調氣「丹田穴」也在製造勁力。

「丹田穴」是人體百氣之所聚，調節勁力的樞鈕，套一句現代話，「丹田穴」等於「兵工廠」專門製造武器，以補充了戰場上的消耗！

何谷雁懂得了「以戰養戰」的功夫，他本身便處於不敗之地，一個「卸力解勢」，一個「以戰養戰」，當代的兩名天下高手的內功，俱是練到了登峯造極出神入化的境地。他們兩人運氣下轉，由他們體內透出了熱氣，越來越多而越濃，鬥了半個時辰，熱氣竟把他們全身罩着，熱浪所及，這八角亭方圓一丈之內，冰雪全部溶解。

論武功，看來還是何谷雁勝了半籌，但寶覺禪師挾數十年的修爲，經驗縱橫，內功深厚，怎能敗在這一名年青人手上，心生一計，突然之間，「散」了「功」，就在散功之後電光石火的一刹那間，聚勁於下盤，但聽「喀喇」一聲，那根木欄杆，立刻折斷了，何谷雁身形不牢，一交跌在地上。

老和尚却是好端端的坐在另半截未斷的欄杆上，微笑道：「善哉，善哉，吳施主還有什麼話說？」何谷雁朗聲道：「你使詭計，贏了也不光彩。」

寶覺道：「但老衲終於是贏了，君子一言，駟馬難追，吳施主還是回去吧，饒太極門一命。」說着，他輕飄飄的躍下來，大袖一拂，飄然而去。

自從何谷雁練成摧心掌以來，他是第一次被挫，他越想越氣，越想越不憤，如果老和尚以深厚的內功勝了他，他不服也得服了，可是老和尚使了詭計，雖則這種詭計，使出來大是不易，一名高手在施展內功之時，突然散了功而自己一點沒事，這等修爲，決不容易辦到。

可是，他仍然是用詭計呀。

何谷雁惱將起來，便自食其言，賁夜摸到滿洲里，把太極掌門殺了，留下一個血紅色的大掌印。就由於他與老和尚鬥了一個時辰內功，體力消耗過多，所以不能一鼓殲敵，僅能在第八十三招之內取勝。

此役之後，何谷雁想起與少林方丈相爭時的兇險，心有餘悸，如果老和尚趁他一交摔倒之時，輕輕的在他「天靈蓋」拍一下，非死不可。人世間，只怕還有第二個寶覺禪師，他自感即使練到第九層，還是功力未够，於是走到長白山，要把摧心掌再提高一層。

第十層摧心掌，乃是「摧心掌法概要」之所在，何谷雁必須創新，他殫智竭力，苦練三年，這才把摧心掌練到第十層，他的修爲，已經超越了他爹爹何天了！

三年之後，何谷雁再度出現武林，這一趟可眞的把武林攪得天翻地覆，他摸上嵩山少林寺，大打一場，居然把寶覺禪師斃於第十層摧心掌下，在少林寺大雄寶殿上，留下了一個大掌印。

他的摧心掌練到第十層，性格的兇殘也提高了一層，他大開殺戒，把所有各門大派的掌門殺個清光，繼而向中下門派下手，什麼二郎拳，螳螂拳，山東曹家刀，山西李家劍，黃河三英，長江五霸之流，一一斃在他的摧心掌下，沒有一人能够抵擋他十招。

對黑道上的人物，他仍然不下毒手，不知爲了什麼？廢人帮之類，還可以在武林中動刀動槍。

再過兩年，江湖上轟傳一事，便是「華東飛鳳」紀天雄入贅蟠龍劍柳如詩爲婿，娶了二弟子楊綠花爲妻，他們夫婦兩人，練成了一手「刀劍合璧」的一等功夫。

其時，何谷雁却返長白山苦練，練什麼呢？他想把摧心掌再練高一層，練到第十一層。他殊不知道第十層摧心掌已到了極限，再練下去，已然決不可能了。他一練便是半年，毫無寸進，就因爲他在長白山半年，武林中也太平了半年，大家有了一個喘息的機會。

這一天，紀天雄楊綠花叩別了柳如詩，兩人由洛陽陳家堡出發，到長白山。去找何谷雁。臨行之時，柳如詩言道：「憑你兩人的武功，或許可以對付摧心掌，刀劍合璧，加上卸勁解勢，自可尅制吳霸天……嗯，有一件事你們不可不知，住在長白山那人，他並非姓吳，也不是吳霸天……」紀天雄奇道：「那末他是誰？」

柳如詩嘆道：「這個我不能告訴你，總之，你們下手不必留情，如果得手，殺了就是，其他的事情，不必多問，也不必多理。你們此去，冒着天大的奇險，他如果已把摧心掌練到第十一層……唉，你們或許不敵，不能成功，便該成仁，你們去吧。」

紀天雄楊綠花恭候受敎，紀天雄也知道何谷雁在練苦武功之中，趁他未把摧心掌練到第十一層之前動手，容或有望，當即催馬上路，晝夜兼程，向長白山馳去。

楊綠花道：「天雄，如果那小魔頭把武功練到第十一層，我們怎辦？」紀天雄笑道：「那末你我兩人，殺身成仁就是啦，爲了武林道義，即使兩脅揷刀，義無反顧，你又担心什麼？」

楊綠花道：「也說得是，我們受了廢人帮陳家堡的大禮，一枚古錢一隻玉瓶，價値連城，我們也得把吳霸天的首級作爲禮物，回敬中土武林。」

紀天雄忽道：「師娘說，摧心掌吳霸天並不是吳霸天，那末他到底是誰呢？綠花，如果我們力戰而死，死不瞑目就是這一點，哈哈！」他縱聲大笑，揚鞭催馬，楊綠花笑道：「男人大丈夫死便死啦，那有你這麼婆婆媽媽？不過，你我如果死在一起，我死在你身邊，我也瞑目了。」紀天雄笑道：「不錯，你說的一點不錯。」

英雄做事，坐言起行，一個月之後，他夫婦倆已到了長白山，花了不少氣力，在深山之中，在一個洞穴裏，終於找到了何谷雁。

「砰」的一聲响，但見何谷雁一拳打在岩石上，岩石應聲而碎，嘩啦嘩啦的碎成四五十塊，何谷雁面色大變，喃喃的道：「我怎麼啦，難道我眞的退步了？」紀天雄一聲長嘯，道：「吳霸天，不見幾年，你的武功又有大進啦，好極了。」

何谷雁一躍而起，他只顧練功，對紀楊兩人悄悄的到來，居然未覺，雙掌一圈，睜開怪眼，厲聲道：「呀，原來是你紀天雄，你找我幹什麼？」一瞥眼，但見楊綠花杏眼圓睜，一口蟠龍劍已抽了出來，「呀」的一聲，道：「你也來了，你也想取我的性命是不是？」

楊綠花點點頭。

何谷雁道：「楊綠花，你知道不知道我因何不向黑道中人下手？」楊綠花道：「多年前在峨嵋山，你對我說過的一句話，我沒有忘記。」

原來那次何谷雁聲言，天下之間，只有兩個人他不殺，便是柳如詩和楊綠花，多年來，中土武林不少高手斃在他掌下，唯獨沒有向蟠龍劍下手，連帶所及，「愛屋及烏」，便連所有黑道，他均未有去騷擾。

爲什麼他這樣仁慈，只有天知道。

何谷雁喋喋怪笑，紀天雄夫婦突然從天而降，他已知道非來一場龍爭虎鬥不可，當下雙掌一操，嘿嘿地冷笑。何谷雁今年二十八歲，練成了摧心掌已有七年，往日，他神采飛揚，容光煥發，今日見他，却是雙眼失神，面色蒼白，兩片薄薄的嘴唇，微微發抖，似乎是生病。

紀天雄大聲道：「吳霸天，七年來，武林高手有多少人喪生在你掌下？崆峒，峨嵋，蒲田少林，八卦，華山，五嶺，太極等等，不計其數，還倒也罷了，少林方丈寶覺大師曾饒你一命，你居然向他下毒手！還有鹽津八個門派三十四人，昆明白馬廟數十衆，崑明三大門派與及吳家莊丁六十三口，人人無辜慘死在你的毒掌之下，你惡貫滿盈，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中土武林，實在容你不得，我紀天雄吊民罸罪，替整個武林報仇，動手吧。」

紀天雄說了這一大堆，理正詞嚴，痛數何谷雁的罪惡，把大彎刀亮了出來，叫道：「綠花，動手！」呼的一聲，金刀揚起萬道金光，橫砍過去。楊綠花心腸太軟，她記得當日峨嵋山上的往事，一陣疑遲，並不動手。

何谷雁見這一招十分凌厲，那敢怠慢，雙掌一操，施展摧心掌法，跟紀天雄鬥了起來。

這時，長白山上烟霧迷漫，大雪初停，地上蒸發出來的白烟，把山洞籠罩着。這山洞十分隱蔽，山嵐瘴氣，終年不止，在白烟騰騰之中，隱隱的看見兩條人影，飛騰上下，刀風掌影，鬥得十分激烈。

這一戰，非但是何谷雁紀天雄兩人的聲名所繫，而且是性命相搏，一天之內分不出高下，還有明天，必須搏到分出高下爲止，高下既分，其中的一人，自然必須死掉，這一戰，到死方休，無可選擇。

紀天雄大叫道：「綠花，你怎麼？」楊綠花道：「天雄，我不能……他，他是病了，我……我不想動手，你一定可以對付他了。」她的話沒有錯，旁觀者清，當局者迷，她已然瞧出了，打鬥的兩人，旗鼓相當，功力悉敵。

說來奇怪，他的一鬥便是三百招，居然並無輸贏。按理，何谷雁已把摧心掌練到第十層，已經超越了他爹爹何天，「掌法概要」所載，最高的功力，最多是九層。他連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少林方丈寶覺也殺了，理應在紀天雄之上才對，豈知他們一鬥三百招，居然高下不分。

紀天雄越鬥越奇，初時他對綠花不肯動手，大爲惱怒，這時自覺可以應付有餘，反而希望楊綠花不要上陣了。是他的武功在突然間進步了呢，還是何谷雁的武功，突然之間退化了。

兩者之中，必須是其一，否則，他們

兩人決不會打了一個平手。

酣鬥中，只見何谷雁面色越來越蒼白，招數越來越緩慢，勁力越來越衰弱，再拆二百招，居然落了下風，他曾經無數次使用殺手，一掌按向紀天雄的腹部，可是，不知如何，次次落了空，不是給紀天雄卸力解勢，便是一掌硬接，反而把他震退幾步！

紀天雄佔了絕對的優勢，把何谷雁殺得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何谷雁仰天長嘯，喃喃的道：「報應，報應，何谷雁呀何谷雁，你貪多鶩得，做了皇帝想昇仙，練到第十層，何必還要練第十一層？天下武功都有個極限，第十層摧心掌，便是極限。」

紀天雄陡然聽見「何谷雁」三個字，心中一凜，驚道：「何谷雁？你不是張家口鐵劍何天的公子何谷雁麼？」原來何谷雁貪多鶩得，他躲在長白山，要把武功練到第十一層，強自求進，終於是走火入魔，損了心火，非但連第十層武功也不保，反而退到第八層。

任何武功，都有一個極限，摧心掌的極限是第十層，不能再進了，何谷雁便如逆水划船，不進則退。他不能衝破了極限，便給逆水倒衝回頭，降至第八層。

紀天雄到了此時，才知道他師娘柳如詩話裏有因，所謂摧心掌吳天霸，其實是摧心掌何谷雁。

就在紀天雄呆了一呆，見機不容情，何谷雁見他招數緩了一緩，一掌勢如閃電，猛然向他腹部拍去。「砰」的一聲，拍個正着，他這一掌，乃是最後的一掌，勁力非同小可，那知一掌中腹，勁力有如打在清水之中，全無受力之處，原來紀天雄爲了對付摧心掌，把「卸勁解勢」功夫，練到了巔峯。

何谷雁開山劈石的一股股的力道，完全給卸解了。

紀天雄順勢全力橫砍，砍中何谷雁腰間，何谷雁避無可避，中刀受了重傷。

突然之間，一個蒼老的聲音大叫：「把他留給我！」一條人影飛掠而前，鐵劍一架，把金刀震開，這老人非別，正是張家口鐵劍何天。何谷雁面色慘白，顫聲道：「爹……爹……你終於找到孩兒了。」

何天鐵青面孔，喝道：「畜生，你幹得好事。」手起一掌，輕輕的拍在何谷雁的「天靈蓋」。何谷雁悶哼一聲，往後捽倒，嘶聲道：「爹，你爲什麼殺我？」

何天嗔目大喝道：「你幹下了瀰天大罪，萬死不足以蔽其辜，你該死有餘，你快快去吧。」何谷雁嘶聲道：「爹，孩兒殺了少林寺寶覺禪師，晉身天下第一高手，孩兒大鬧武林，連殲數十個名門大派，橫掃中土，古今中外，找不出第二人，做人如此已不枉爹爹的一場教導了，是不是？」何天喟然道：「不錯，你快去吧。」

原來七年來，何天東奔西跑，找尋他失踪的兒女，終於在雲貴山區，找到何可人的墓地，又見石碑上的大掌印，知她中了摧心掌而死。他又恍然大悟，從種種事情推測，悟出吳霸天其實已死，冒名頂替的，正是他失了踪的兒子何谷雁。

七年之後今天，何天終於在長白山找到了他的兒子。

何谷雁嘶聲道：「爹，孩兒死有餘辜，但有幾件事不明，你如不告訴我，孩兒死不瞑目。」但見他雙眼突出，頭蓋骨破碎，形狀十分可怖，何天垂淚點頭道：「什麼事，你說吧。」何谷雁道：「你可不得說謊話騙我。」何天嘆道：「是啦，我答應你。」

何谷雁道：「爹，你創設了摧心掌，爲什麼自己不練？」何天道：「因爲練了之後，有害無益，摧心掌既非君子之劍，也非小人之劍，乃是惡魔之劍。誰人練了，就註定爲惡一生，不能自拔。」

何谷雁道：「爹，那末你爲什麼贈給吳霸天？」

何天嘆了一口氣，道：「那是三十年前之事了，吳霸天與我，有一段不能解開的樑子，我發誓要殺他，唉……我如一劍把他殺了，讓他痛痛快快的死去，還不能發洩我的心頭大恨，我就想出這個方法，借刀殺人……我贈他掌譜，讓他練了，練成之後，變成惡魔，不得好死。」

何天縱聲大笑，笑聲中帶着怨毒。

何谷雁嘶聲道：「是了，吳霸天如果練成摧心掌，便像我一般，人不像人，鬼不似鬼，天天給人咒罵，手上染滿了血汚，天天都在打着一種惡毒的念頭——便是殺人，變成爲吸血的怪物……哈哈……」

何谷雁的笑聲，比他爹爹更像鬼哭！

何谷雁喋喋的怪笑一陣，又道：「你跟他有什麼十怨九仇，你要這樣折磨他，這不是天下間最狠毒的報仇方法嗎？」何天道：「不錯，我要讓他天天都在後悔之中，天天都在自我折磨之中，慢慢的自我折磨而死。谷雁，你的摧心掌已練到第十層，將來不必人家殺你，你也自我折磨而死。我與他的仇怨嘛，關係於你已去世的親娘身上，你要我直說出來麼？」

何谷雁大聲道：「說來！」

何天嘆道：「吳霸天勾引你親娘，他們幹了不可告人之事，你親娘因此含羞而死去，唉，三十年了，我無時無刻不耿耿於懷，對付那人面獸心的吳霸天，除了我這借刀殺人之計而外，還有什麼更惡毒的方法呢？」

何谷雁一躍而起，雙手抱着他爹爹的大腿，大叫道：「可是你沒有害了他，你反而害了我，害了你的親生兒子。」

何天柔聲道：「誰叫你違背我的三令五申，偸偸讀了掌譜？誰叫你天生聰明，過目不忘！唉！這是造化安排，怪得誰來？谷雁，你好好的去吧，你去了，你爹跟着就來啦。」

何谷雁道：「爹，還有一事，你要告訴我。」何天道：「好，你說吧。」

何谷雁問道：「摧心掌是不是你創出來的？」

何天搖頭道：「你爹爹怎會創得出這種功夫來？幾百年前，或許幾千年前吧，不知誰人，創出了這種驚人的武功來，據我所知，武林之中，從來沒有人練過，這本掌譜失落已有千百年，我在無意之中得來，讀過之後，我明白了摧心掌的獨特性質，唉，只能害人，不能益人，我幾次想把它毀去，但我却想起了吳霸天。」

何谷雁大叫一聲，道：「好，爹，我去了。」他雙腿一伸，就此斃命。

何天抱起他的屍首，仰天長嘯，道：「紀天雄楊綠花，你們知道我是誰嗎？」

紀天雄道：「你老人家是武林名宿，鐵劍何天。」

何天大聲道：「正是，我是殺人兇手，我沒有直接殺人，可是，也不知道多少人給我間接殺死。嘿嘿，吳霸天，我的兒女，就死在我手中。此外少林方丈寶覺，崆峒五老鐵冠玉昂等人，峨嵋了安和尚及八卦太極等數不清楚的高手，還有其他武林中大小門派，不下數百人……」

何天仰天狂笑，又道：「我不殺伯仁，伯仁爲我而死。我的妻子兒女都已死了，我豈能獨活？」噹的一聲，把他那口著名的鐵劍拔了出來，大聲道：「我死了之後把我拋下荒山餵狠就是，這是報應。」

鐵劍一揮，「啪」的擊在自己的「天靈蓋」。

紀天雄楊綠花爲了鋤奸殲惡而來，爲了武林，他們不惜冒着天大的奇險，準備跟摧心掌「吳霸天」來一場拚死的盤腸大戰，那知事情大大的出乎意料之外，何天突然而來，先斃孩兒，再行自盡，眞相終於大白。

他們目睹這一幕悲劇的上演與及閉幕，心中感慨萬千，一代高手，只因一念之差，落得一個如此悲慘之下場。

紀天雄一聲不响，掘了兩座墳墓，給何天何谷雁父子安葬了，叩了幾個頭，以盡後輩之禮。

紀天雄楊綠花相視一笑，携手下山。

（完）

黑虎門的絕招

麥海雲

廣東十虎中的蘇黑虎，他所教授的黑虎拳，今已失傳，不過，他最擅長的幾種散招，至今仍然留下來，有許多師傅學會，那些招式跟普通拳師教授的同類招式不同，寫在這裏，作爲茶餘酒後之談。

從「黑虎偸心」說起，這一招是許多派拳腳所有的，十分普通，它的動作就是用一隻手把對方打來的一拳格開，另外一拳，向對方的胸部正中打去，最好打中心窩，故有「偸心」之稱，有些拳師把它看做左手擋格對方打來的右拳，並以自己的右拳出擊，這樣打法並不高明，原因是對方的左手可以保護他，隨時連消帶打，不易取勝，照蘇黑虎的見解，如果對方以右邊的直拳當胸打來，應該用你的右手放橫，把它撥開，隨即用左手以「彎捶」的姿勢打對方的背脊，所擊的部位是「後心」，稱做「血海穴」，並非前面的心窩，這樣打屬於閃打那一類，不會跟對方的左手過招，當然是有利的，假如左手發出的彎捶落空，右手儘可以繼續發招，故此「黑虎偸心」應該這樣施展，如果你對中國功夫有些認識，不妨把上述的招式想想，便即知情。

蘇黑虎擅長的另外一招是「黑虎歸山」，它是這樣子施展的，左右手握緊拳頭之後，由高處打落，落的時候用勁，恍如劈勢，提高的時候並不用力，故此連打十多拳也不吃力，這一招就是要緊守這個原則打出的，施展它的時候要跟本人的步法配合，上邊的一雙手逐隻手壓下來，下邊的一雙腳逐步退後，假如對方急攻，便要急退，反之，對方緩攻則緩退，務求自己的手法下壓能够及時壓住對方打來的直拳，隨即反攻。

照一般情形說，兩人相鬥，其中有一個人逐步退後，另外的一個人以爲他怯戰，多數是發直拳追擊的，因此之故，你碰上了這種環境，一拳打下來，壓住對方的拳，隨即進馬，仍用壓他之拳由下邊打上去，用的是拳背，稱做豬蹄手，專打下頷，要是相距比較遠，就要在發招之際進半步馬對方猝不及防，往往給你一拳擊倒。

要是你不明白這一層道理，用自己的一雙手壓倒對方打來的直拳，你的手並非由上邊壓下來，而是由下邊兜上去，那就不對了，因爲這樣做十分吃力，必須把對方之手兜起兩呎高然後可以發招，否則，對方的橋手太硬，你沒法把他的直拳兜起來，那就白費氣力，至於上述的一種方法，一壓就打，並非把他的手壓到十分低，只是借力而已，故此「黑虎歸山」這一招應該把自己的手由上邊壓下，並非把它由下邊兜上去。

上述的「彎捶」以及「豬蹄手」，都是南拳當中比較凸出的，值得介紹幾句。所謂彎捶，形如牛角捶，所差異的是這一點，普通的牛角捶必然是向正面出擊的，而且是同時襲擊對方兩邊額角，不會只用一隻手發招，南派的功夫都有這一套，稱之爲「半邊牛角捶」，打擊對方的後心，最爲適合。

另外一招「豬蹄手」，握拳之際要比較鬆，因爲這一招是用拳背出擊的，還要把那一拳放鬆，有點像「軟掌」，才可以打中對方的下頷，握拳太緊就打不中對方了，這種手法不止是打擊對方的下頷，用來打喉更妙，因爲它向後一搖，隨即向前衝擊，故此它兩人只有一呎那麼短的距離發招，比較別的拳方便得多。

豬蹄手不止只可以握拳之後出擊，還可以在一個鶴咀拳變招出擊的時候發招，這種變化相當有趣，即是說你的鶴咀拳把五指撮合，看來有如一個鈎，由高處啄下，要是落空，那時把它向上進攻，所用的一招就是豬蹄手，仰攻下頷，這種招式是北派所缺少的，苦練過拳的人，打起來同樣的虎虎有威，確有機會取勝。

黑虎門的腳法也很凌厲，它的特徵是連環出擊，車身轉馬，左右兩腳，上下翻飛，連續踢出五六腳，甚至連踢十腳，只要有一腳踢中對方的身體，便即改用拳頭搶攻。

歷史俠義傳奇故事

曹沫

司馬紫烟·文
子成·圖



伐齊之戰 雖敗猶榮

齊魯兩國交惡是從魯桓公在齊襄王的時候開始的，在此以前，兩國因爲地界接隣，關係親密，有如兄弟之邦。

魯桓公與齊襄王也時相過往，親密如同手足，且更有郎舅之親，齊襄公的妹妹下嫁魯桓公爲妻。

祇是齊襄公的這個妹妹並不是親的，他的父親齊侯釐公好色。廣徵民女入宮，而這個女孩子被懷在肚子裏時就隨着母親進了宮，生下來也就糊里糊塗算是齊國的公主了。

她像母親一樣的美麗，而齊襄公也像他老子一樣的好色，這對名義上的兄妹自小就有了一手。

釐公在世的時候，就把這個假女嫁給了魯國的公子揮，後來公子揮弑兄隱公而自立爲桓公。因此齊襄公即位齊君後，兩人的關係更親密了，襄公常借探妹之名來會魯夫人，舊情復熾，紙包不住火，魯桓公也隱有風聞。

魯桓公是個沒有成算的人，趁着襄公來訪的時候，在席間當場責問，因爲事關顏面，他沒有帶太多的人去，而且是在賓舍中襄公說要回請時提出來的。

襄公城府較深，當場絕口推諉指天矢口，把魯桓公灌醉了，命公子彭生駕車送返，在車上殺死了魯桓公。

那時魯莊公爲太子，留質於齊，魯國的臣子不敢發作，祇請齊襄公把莊公送回來爲主，而莊公的母親仍羈齊爲人質，並請襄公殺公子彭生以掩醜聞。

襄公內咎於心，倒是一一照辦了，誰知道這位世子回魯之後，已經視齊爲寇仇，常思報復。

襄公旣歸，欲思與魯交好，準備把王位禪給公子糾，那是魯莊公的異父同母兄弟，可是齊人却擁立公子小白！

公子糾不容於齊，只得投奔魯國而來，魯國收容了他，並且假爲公子糾復辟而出兵伐齊，偏又被打敗了，無可奈何，祇得殺公子糾以求和。

這使得魯莊公的心裏更痛恨了，偏又無可奈何，而齊公子小白即位齊君，改號桓公，與魯桓公在世時完全一樣，存心佔魯莊公的便宜，恨得魯莊公咬牙切齒，伐齊之心更切，而天公偏不叫他如願，齊桓公拜魯國裔將管仲爲相，厲行法治，整軍經武，隱然有天下霸主之勢，復仇無望，鬱然不樂，祇好假遊獵以遣愁。

這一天他的運氣太壞，一連幾箭都射了空，他的部屬爲了使他高興，遠入深山，趕出一隻鹿來。

可是莊公好武而不精，一箭出去，只射中了鹿的後腿，鹿帶着箭跑了，等了一天，好容易才遇到這一件獵獲物，他怎捨得放棄呢，催馬急追，把從人都遠遠地拋在後面。

那時雖然諸侯自大，漠視周朝的天子，但周公制下的禮樂仍然在諸侯間奉行着，國君騎着馬，臣屬的馬不准超越在國君

之前，而狩獵時，除了國君之外，沒有人准騎馬。

這是一條非常嚴格的規制。

制禮之初，或許別有用心，因爲狩獵時最危險，也最容易爲不忠的部屬所乘，國君一人騎馬，至少在危急時，可以驅馬突圍，可是這一條規禁在今天，却差點送掉了魯莊公的一條老命。

他爲追傷鹿而忘情疾奔，徒步的衞士們如何追得上呢？等他們氣喘喘地趕到山頭，但見馬棄在道旁，馬上却沒有了莊公的影子，急得他們滿山亂找。

莊公上那兒去了呢？他追鹿來到這兒，鹿負創逃進了山林，樹很密，馬匹無法前進，莊公也不甘心，乾脆下馬握劍，徒步追了進去，那頭鹿受了傷，沿途滴着血，沿着血跡，莊公決心要把這頭鹿殺死才止。

他積鬱了太多的憤怒，一定要用流血來發洩了！

也不知入林多深，更不知道追下多少路？

他終於追上那頭鹿了。

牠孤立無助地站在一塊岩石前面，四條細長的腿不住地顫抖着，烏黑的大眼睛充滿了絕望與恐懼。

魯莊公笑了，開始爲自己君臨天下的權威笑了，他希望這一頭鹿就是那個可恨的敵人小白，在他面前觳觫待死。

笑聲中，他一擺長劍，指着那鹿道：

「畜生，你這下子可逃不掉了，在孤王的神威之下，沒有人能逃得了的。」

擺一擺劍，正想衝上去，但是又停住了。

他記起了困獸拚命的古訓，受了傷的野獸是危險的，即使是一頭鹿，在拚命時，一樣也有危險。

因此他又不急急地過去，耐心地等候着。

鹿腿上的箭已經掉了，血還在繼續流着，祇要流盡了血，總會倒下去的，魯莊公畢竟是個聰明的國君，他雖然渴望着用鮮血來洩憤，却不想自己也陪着流血。

人與鹿就這麼對峙着，莊公忽然發現了很多事情！

前面還有路，這隻鹿爲什麼不再繼續逃呢？

受傷的鹿偶而會移目望望他，大部份時間則是望向左側的岩石，而望向他時，眼光中有着憤怒，只有轉向側岩石時，才充滿了恐懼與絕望，爲什麼呢？

難道死亡的威脅不是來自他嗎？

難道岩石上有更令牠恐懼的事嗎？

這一連串的問題，促使莊公移目地望向岩石，莊公的心立刻打起了個結，兩條腿也忍不住抖了起來。

因爲他看見了一個比牛小不了多少的龐然軀體，一身斑斕而發亮的皮毛，一對烱烱如炬的眼睛。

那是一頭猛虎，是眞正的山林之王。

魯莊公不是沒看見老虎，他宮囿的獸檻中也養着虎，比這一頭更肥，更大，更壯。他隔着柵欄，伸手摸過虎，也用叉子去叉肉餵過虎。

但宮囿中的虎與山林中的虎不同，一個是懶洋洋的，病懨懨的，一個是雄糾糾的，氣昂昂的。

虎在山林中，就有了一股自然的威嚴，正如他登上王座後，就有了一股使臣民慴伏的威嚴。

可是現在不同了，虎在山林，而他不在王座上。

圈在囿中的虎雖失其威，仍然充滿了危險，他曾經看見一頭發了性的虎，活生生地撕裂了三個勇士。

那還是一頭養了很久，磨盡威風的老虎，比這一頭差得多了，魯莊公想悄悄地退走，可是脚却不聽指揮了，無論他用了多大力氣，始終未能移動一步。

其實所謂用力，只是他自己的感覺而已，他根本沒用出一點勁來，因爲他已經被恐懼帶走了全身的力氣。

像那頭鹿一樣，他也成爲待宰的羔羊了。

虎看看人，又看看鹿，似乎把這兩樣東西都當作口邊的美食了，祇是沒有決定先用那一道而已。

慢慢地，踞伏的虎站了起來，目光烱烱地望着莊公，表示了牠的決定，選擇了人爲第一個對象。

野獸也有智慧的，鹿是經常可以到口的食物，人却不易得到，何況養得胖胖的魯莊公看起來也比鹿肥嫩多了！

當猛虎發出一聲決定性的低吼，那頭鹿似乎也知道自己的命運已有了轉機，一溜烟逃了出去。

老虎沒有去追鹿，在多年的求食經驗中，牠也知道目標有兩個時，祇能擇定其一，否則就可能兩頭都落空。

禽獸的食物必須靠勞力去追求的，一頭成長的老虎更知道狩獵時的準則，必須擇一而噬！

當鹿開始逃亡時，魯莊公也從驚嚇中醒了過來，他也要逃，只要逃出一段路，也許他的侍衞們就會趕上來了！

突然間的求生意志給了他勇氣，扭轉身子，向着來路飛奔，但他的動作太慢了，才跑出十幾丈。頭上涼風微掠，帶着一股腥氣，跟着黃色的影子出現在眼前，那頭猛虎已撲到他的前面，掉轉身子，鄙夷地望着他，眼中有一絲憐憫與更多的揶揄，似乎在勸他不必再費心逃走了，還是乖乖地接受命運的安排吧。

魯莊公心中一涼，祇好拚着全身的氣力，挺劍刺了過去！

猛虎人立而起，前爪輕揮，就拍掉了他手中的劍，跟着雙足按住了他的肩頭，將他掀倒在地下。

莊公只聞到一股觸鼻的腥味，閉上眼睛，準備認命了，等待着利齒嚙進肌膚的那一陣劇痛，心中却反而平靜，看破了生死之後，人就沒有恐懼了！

他祇希望這頭老虎慈悲一點，一口就咬斷他的咽喉，很快地死亡，免得受那凌遲碎割的罪。

他見過老虎取食的情形，一頭死鹿投進欄中時，都是爪牙齊用，一塊塊地從屍身上撕裂下來的。

他也希望能先死亡之後再果虎腹。

可是他的希望沒有實現，老虎沒有咬他的咽喉，也沒有咬他別的地方，反而離開了他。

為什麼呢？難道老虎放棄了吃他的企圖嗎？

不會的，虎吼連連，還在耳邊響着，更有着翻騰的聲音，難道老虎又找到個比他更可口的美食了嗎？

勉强撑坐起身子，睜眼一看，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一條壯漢，赤着上身，以粗壯的胳膊圈住了虎頸，正在作捨死忘生的搏鬥，不住地翻滾着。

看來似乎還是那個漢子佔了上風，因為他的身子貼在虎背上，虎的尖牙利爪都沾不到他，而他另一隻手却握緊了鐵錘似的拳頭，沉重而有力地擊在虎腹上。

一下，兩下，三下，慢慢地，虎的力量似乎衰竭了，掙扎的力量也微弱了，口中開始滲出鮮血。

那條漢子終於把老虎按在地下，雙手抓住了背上的虎皮，一下子把兩百餘斤的老虎舉了起來，口中發出一聲野性的呼喝，猛力往岩石上擲去。

噗的一聲，虎頭撞上岩石，又叭嗟一聲掉下來，岩石上沾着紅的血，白的腦漿，顯然是死定了。

魯莊公驚魂乍定，正想站起來道謝，可是那壯漢却一下子把他按倒在地，魯莊公但見眼前黃影一掠，赫然又是一頭猛虎撲過，而且有再度撲來的企圖！

這一次那壯漢却省事了，不再徒手肉搏，伸手拾起莊公遺下的劍，奮力一擲，長劍如虹急出。

恰好猛虎人立而起飛撲過來，劍鋒由胸前貫入，餘勁不但擋住牠的撲勢，而且還把牠帶得往旁邊滾出去，不過掙了幾下，就寂然不動了。

那壯漢這才把莊公扶了起來，道：「大王受驚了，虎出必侶，小人撲殺雄者，雌者則伺機伏擊大王，是以小人才情急冒犯大王，萬祈大王恕罪。」

說着就拜了下去，魯莊公連忙將他扶起來道：「壯士舉手投足之間，搏殺二虎，拯孤一命，誠天人也。」

壯漢笑笑道：「小人曹沫，乃本山的獵戶，搏虎乃尋常的事，適才聞得虎吼，才知虎犯王駕，差喜來得及時……」

魯莊公檢回一條性命，想起不久前驚險的情形，倒是不寒而慄，兩腿一軟，差一點又要坐下去。

曹沫連忙伸手扶住道：「大王是否受了傷？」

魯莊公不好意思說是害怕，只得道：「寡人向有心悸之疾，此刻想是舊疾發作，不要緊的，休息一下就會好。」

曹沫道：「大王乃千金之體，且有痼疾，不宜輕身涉險，小人寒舍離此不遠，且略擅醫道，如蒙大王不棄，就請到小人舍下，容小人為大王整治湯藥，為大王祛疾。」

魯莊公看看自己的身上，金冕已經砸爛了，衣服上也沾滿泥沙，一副狼狽之相，如果被臣屬找來看見了，也實在不像樣子，連忙道：「那就麻煩壯士了。」

曹沫笑道：「能為大王聊盡寸心，乃小民之幸，寒舍雖近，却崎嶇難行，大王有疾在身，不宜再辛勞，請恕小人放肆，由小民背負大王前去吧。」

說着蹲下身子，魯莊公只好伏在他的肩頭，曹沫直起身子，大步而行，雖然背了一個人，登峯如履，疾步如風，沒有一點吃力的樣子，不多久，就來到一座木搭的小屋，那是一座小樓，孤伶伶地架在一座絕峯之上。

曹沫在門口就喊道：「瑛子，快出來接駕。」

屋中走出來一個青年美婦人，粗服亂頭，但不掩秀色，看見曹沫背上的人駭然問道：「這位貴人是？……」

曹沫說道：「是國君，為虎所驚，心疾發作，妳快去準備湯藥，為大王壓驚療疾！」

然後向莊公道：「這是民婦禽瑛。」

禽瑛跪下叩見後，就匆匆地回屋去了，曹沫到榻上把莊公放下，莊公才發現這屋子雖小，却十分雅淨，傢具雖是木製，也十分精細，而且還堆着一册册的竹簡。

乃笑了笑道：「聽壯士談吐非凡，就知道壯士不是一個粗鄙的獵戶，却想不到壯士還是個飽學之士。」

曹沫謙笑道：「小民讀書學劍兩不成，唯藉狩獵以資生計怎敢當大王謬譽。」

魯莊公翻了翻那些簡册，居然是太公兵法，而且還刻了許多註解，則是曹沫自己的見解，十分精闢，看了竟不忍釋手，一直等看完了才嘆道：「放着莊士這等賢才，竟擱諸深山，實乃寡人失德。」

曹沫連忙的解說道：「大王言重了，小民學劍乃為强身，非疆埸之選，讀書乃以養性，非廟堂之器……」

魯莊公肅然道：「不然！兵法非養性之書，寡人頃見壯士所批的註解，閑道深山，是寡人之罪也。」

曹沫苦笑道：「這不能怪大王，小人曾經持節略向大將軍王武進詣求售，王大將軍頗為禮待，祇是小人所望太奢，王將軍才無法錄用。」

魯莊公道：「王武那個庸才怎麼認得眞才，前度率軍伐齊，一敗塗地，使寡人積鬱難申，懷恨至今。」

曹沫道：「齊勢太强，非戰之罪。」

魯莊公又問道：「壯士所求者何？」

曹沫道：「小人生性高傲，難以屈居人下，如非綰虎符領一軍之將，寧可老死山林，王將軍雖有求才之心，但因小民無寸功之進而致高位，難以服衆，這點小人是很諒解的。」

魯莊公笑笑道：「壯士刻下已有救駕之功，當可不畏人言，如寡人畀以將帥之位，壯士肯為寡人伐齊一湔前恥否？」

曹沫連忙跪下叩謝道：「小民當肝腦塗地，以報大王。」

魯莊公將他扶了起來道：「前度一敗，寡人幾度想再整雄師，生擒小白，以雪殺父之仇，甚奈廷臣多方面勸阻，今得壯士，可謂天遂吾志。」

正說着，禽瑛捧了一碗熱騰騰的藥汁進來，魯莊公推說有心悸之症，祇是為遮掩自己的胆怯，眞要叫他吃藥，他就為難了，苦笑道：「寡人最怕就是服藥，而且見到壯士之後，心裏一高興，病也已經好了。」

曹沫笑笑道：「大王，這是取虎骨之精，佐以各種補藥所煉製，有病可以治病，無病亦可健身，具良藥之性，無藥味之

苦，大王試試就知道了。」

魯莊公端起藥碗來一聞，嚐了一口，居然甜潤可口，乃一口氣喝了下去，只覺精神一振，乃道：「藥若都是這個味道，寡人就不會怕喝了！」

曹沫笑道：「小人與大王一樣，也是怕吃苦口之藥，所以煉製的藥都是不帶苦味的。」

魯莊公望着他哈哈大笑起來，在這一笑中，兩個人心中建立起一種超越君臣之間的默契與友誼，也開始了曹沫一生中輝煌的歲月。

把魯莊公與兩頭死虎送到了慌亂的魯國宮城，因國君失蹤而引起的人心惶惶，立刻被驚喜所沖淡。

而曹沫也成了魯國的英雄，救了王駕的英雄，這是魯國老百姓對英雄的崇敬。

在朝臣中，曹沫立刻也成了新興的權貴，因為那些廷臣都看出了魯莊公對曹沫的寵信，誰不巴結他呢？

莊公册封曹沫為右將軍，與王武分庭抗禮，成了魯國軍事上兩大巨頭之一，這位老將軍對曹沫毫無妬意，反而極力推崇他的才華，足堪為國之干城。

曹沫登壇受封之後，立刻就從事整軍，這也是魯莊公對他的期望，期望這位少壯的將領能為他一湔前恥。

魯桓公之死，君夫人被羈，軍事上的失利，在重視榮譽的魯人心中，是難忘的大辱，尤其是年青人，他們與莊公一樣，把曹沫當作了偶像而掀起了狂熱，因為魯國很久都沒有出現過一個英雄了。

曹沫練兵是有他的一套，短短一年問，他把一枝年青勁旅訓練得如狼似虎，因為他是以武功來教練士卒。

一年後，他恭請莊公與廷臣檢閱軍伍，他擺出的不是行軍佈陣的行列，而是一批奇技異能之徒。

射手百步穿楊，箭無虛發，百丈高處，能射下空中的飛鳥，勇士隊則立挽奔牛，手舉百石。

更難得的是他精選的十名百夫長，他別出心裁，從圈中放出了十頭猛虎，由十名百夫長，當着莊公與羣臣之前，徒手搏殺了這十頭猛虎。

這一連串的精采表演，使魯國的君臣都看呆了。

檢閱畢，莊公設宴，為曹沫慶功，當席解下自己的佩劍，撫着他的肩膀道：「孤得將軍，乃先王在天之靈所佑，有此熊羆之師，何慮小白豎子不受縛。」

曹沫也慷慨激昂地道：「臣請大王即刻領旨發師，三十日內，必以小白之首獻於大王之前。」

莊公也被他的豪情所動，即席授符，任命曹沫為討齊的主帥，並命天官擇吉誓師伐齊。

廷臣紛紛致賀，軍旅未發，他們已經在勝利歡呼了，但席間只有左將軍王武默然不發一言。

宴罷回府時，曹沫還沉浸在自己的英雄夢中，忽然門人來報王武造訪，曹沫對這位前輩還是很恭敬的，連忙整衣相迎，王武的神情很沉重，寒喧幾句話，立刻就談入正題道：「將軍即將率師伐齊，此一國恥，魯人無不耿耿在懷，士氣如虹，正是可用之時，但老漢尚有微言希望將軍見納，請將誓師之期予以延後，以加强士卒列陣佈伍訓練。」

曹沫微笑道：「吾軍皆以一當十之勇士……」

王武道：「這一點老朽絕對承認，但兩軍對壘，非逞個人之勇，沙場殺伐是整體作戰，雖勇而無為。」

曹沫口中雖不說什麼，神氣上却現出不以為然之狀，王武明白他的想法，笑笑道：「將軍或有不信，老朽請以為試，將軍勇武過人，可敵幾人？」

曹沫傲然道：「沫不敢妄自菲薄，一劍在手，百夫莫阻，這點能力是有的。」

王武笑道：「好！老夫帶了二十名老卒前來，他們僅略諳技擊，却深悉運陣之變，請以二十丈為遠，樹一旗桿，看將軍否能突陣取旗。」

才祇二十個人，曹沫根本沒放在心上，趁着酒興，當場就答應了，來到府後的空地，王武把帶來的二十名老軍佈下了陣勢，樹起了一根旗桿，曹沫見那二十人還是五十歲以上的老兵，益發不以為意了。

可是當他挺劍進擊時，才發現那二十人無異是一道銅牆鐵壁，變化靈活，奧妙無窮，他三度逼近旗桿，却無法將旗子奪到手，因為對方的守勢十分緊密，移形補位，配合得天衣無縫，擊首則尾應，砍左則右援。

他的劍沒有接觸到任何一個人，而對方的長戈則給了他莫大的威脅，三度嚐試失敗，他不禁冷汗遍體，棄劍下拜道：「曹沫愚昧，將軍何不在日間即席教我？」

王武一嘆道：「軍陣固然勝負之基，但士氣亦佔一半的因素，將軍已為魯人之神靈，人心寄望之深，有如赤子之依父母，老朽怎能逆將軍之威而使人心失望。」

曹沫立刻道：「曹沫立刻進言，向大王辭去帥職，交還虎符，並請大王易帥，由老將軍主領。」

王武連連搖頭道：「不可，老朽前度失利，敗軍之將，不足以言勇，如以老朽為帥，士氣低落，不堪一戰矣。」

曹沫想想道：「那該怎麼辦？」

王武道：「唯一的辦法是請將軍奉告大王，暫緩出師，稍假時日，從事於列陣的訓練。」

曹沫沉思片刻才道：「老將軍，此舉不可行，為戰之道在氣，始而昂，繼而蔽，三而竭，方今人心激憤之時，如予遏制，則重振無望矣。」

王武對於這個理論是深深服膺的，因此也陷入了沉思，想了半天才道：「的確，現在要罷手是不能的了，祇有付之一拚，但望將軍以國本為重，留下一半的精銳，以為自衛之力，縱或戰陣失利，尚可自保。」

曹沫道：「這當然可以，曹沫祇帶自己所部前去，老將軍的所屬都留了下來，相信足可自保。」

王武道：「那怎麼行，將軍所練新軍才萬人……」

曹沫道：「此去明知必敗，又何必徒事犧牲呢，曹沫這一萬人能拚得對方兩倍的代價回來，縱或失利，亦可以挫敵之盛，再者曹沫以寡擊衆，亦可稍慰國人。」

王武長揖道：「將軍胸度豁達過人，老朽特致無上之敬意，國士無雙，將軍可當之無愧矣。」

曹沫苦笑道：「曹沫以異途寵邀膺寄，想起來祇有慚愧，想起來以前受老將軍拒絕，實在是應該的。」

王武道：「將軍才華蓋世，老朽萬不能比，祇是將軍捨本而求末，誤入歧途而已，將軍的節略雖有見地，却不適於伐齊，因爲將軍所研爲太公兵法，而太公呂望爲齊之始祖，對後世之子孫，另有心得秘傳，流傳於外者，僅十之五六而已，故而伐齊萬不可用太公兵法。」

曹沫恍然道：「對！這是曹沫所犯最大的錯誤。」

王武又道：「將軍伐齊時，既然知爲必敗之舉，乾脆就捨棄所有的兵法，出奇而制勝。」

曹沫苦笑道：「還會有勝利嗎？」

王武笑道：「兩軍對搏，沒有絕對勝負之分，僅有小勝與大勝之別，只要能取得比付更大的代價雖敗猶勝！」

曹沫長揖道：「請受教！」

兩人密談終宵，才依依分手，曹沫回到後堂，禽瑛接着他道：「將軍！你根本不是將帥之才，還是推辭了吧。」

曹沫苦笑道：「不錯！我這個人祇合湖山終老，但現在已成了人心之所寄，欲罷不能了，祇有一死以報大王。」

禽瑛說道：「徒死何益，祇有敗中求勝。」

曹沫道：「敗了還有什麼勝利可言的呢？」

禽瑛道：「不然！地可失，人可以死，將軍萬不可輕生，稍事忍辱，事猶可爲，將軍既有過人之勇，何捨長而取短，城下訂盟之日，才是將軍用命之時。」

曹沫被她一言點透，忍不住興奮地道：「對！瑛子！妳才是我的好妻子，也是最了解我的人。」

一時動情地抱住了禽瑛，她連忙推開道：「將軍，放尊重一點，有許多下人在旁邊呢。」

那些從人侍女都竊竊低笑，曹沫也有點不好意思，鬆開手一嘆道：「瑛子，我開始懷念在山上的小木屋了，那兒才是我們兩人的天地，做什麼都沒有拘束。」

禽瑛深情地望他一眼道：「妾身時常派人去看管，那兒還保留着舊狀，當你在英雄歲月中倦了的時候，隨時都可以回去，因爲妾身知道我們遲早要回去的。」

曹沫驚喜地道：「是眞的嗎？妳眞細心。」

說着拍拍手，吩咐從人道：「你們都下去。」

禽瑛說道：「做什麼？馬上就要早朝了。」

曹沫說道：「今天我告假，要在家裏陪妳一天，瑛子，我很久都沒好好地愛妳了。」

侍兒們機伶地退下，輕輕地爲他們掩上了門，禽瑛嬌羞萬分地投入了他的懷抱。她重又感到那雙粗壯有力的胳臂是多麼的親切，多麼的令她心動。

曹沫終於誓師伐齊了，率着他那一萬新軍，每個人都是歡欣而充滿了信心，祇有曹沫的心中是沉重的。

這支新軍沒有令魯人失望，所向披靡，深入齊境，斬首萬級，擄敵五千餘人，捷報頻傳，使整個魯國都爲之瘋狂了，也給在淄城的齊桓公以莫大的震驚。

他的情報很靈通，得知曹沫訓練兵卒的方法後，祇付之一笑，因爲他深精兵法，認爲這種部隊是不能作戰的。

可是一連串的失利，使他改變了看法，起動了全國的精銳，率師十萬餘衆，御駕親征，並將丞相管仲也邀來監軍，足見他對這一戰的重視。

魯國的人開始不安，有人請莊公發兵支援，可是王武一力反對，而曹沫也遣急足飛報莊公，口氣很狂，認爲小醜跳樑，不足爲懼，力阻莊公發兵支援。

莊公對那批人太信任了，而且也重視曹沫的意見，果然沒有發兵。

曹沫與齊桓公的勁旅遭遇上了，正如王武所料，這批死士是無法與正規軍相持，魯兵開始失利，節節敗退。

接連地失去了三座城池，可是，齊桓公也付了相當大的代價，加上以前被殺擄的軍卒，總計在三萬人以上。

曹沫那支精兵則還有一半的實力，他們困於陣法而無以求勝，但個個英勇無比，身手非凡，至少在殺死五六個敵人後，才付出一條生命的代價。

王武早有準備，列重兵於邊境，齊桓公攻陷遂邑之後，魯莊公終因曹沫之請求而議和。

齊桓公估計一下，可以整個佔領魯國的，但得不償失，自己的十萬精銳恐怕要折去八成。

他已是諸侯中最强大的一個霸王，自然不肯做這種兩敗俱傷的事，乃接受了莊公的條件，割遂邑以西三城爲酬，在柯城訂盟。

王武這時已經把曹沫必敗的原因與不得不戰的道理詳細地解釋給莊公聽了，曹沫雖然犧牲了五千青年，失守了三城，但所獲的代價遠超出所料，斃敵三萬，使天下霸主的齊桓公大受打擊，也令諸侯側目，奠定了魯國在諸侯的地位，這一戰雖敗猶榮。

所以曹沫以戰敗之身，向莊公請罪時，他仍然受到了莊公的尊敬與禮遇，親自扶他起來，道：「這是寡人操之過急，與將軍何尤，魯雖失三城，却令强敵喪胆，不敢深入，皆將軍之力，寡人仰仗之處尚多。」

曹沫就這樣繼續保住了他右將軍的地位，而且，還得到了很多的賞賜與慰勉，甚至於魯國的臣民們，也都不減尊敬之情，因爲大家都明白，曹沫在戰局上說來，還是算勝利，失敗的是魯國的國勢，跟齊國一比之下太微弱了。

整個魯國可戰之軍不過三萬人左右，要與齊國十萬精銳相抗是不可能的，當時大家對齊國的情況不够了解，現在兵臨城下，看見了齊國嚴整的軍容，大家對曹沫的表現已經十分的滿意了。

訂盟之期到了，魯國的羣臣都準備隨莊公的輦駕前去赴會，莊公却沒有通知曹沫前去。

可是當輦駕出發時，曹沫竟脫却戎裝

，身着錦袍也來到了，莊公頗感意外地道：「將軍可以不必去的。」

曹沫道：「割地之辱，源起於臣，臣豈可不往。」

莊公道：「這原是寡人操之過急…」

曹沫肅容道：「不！若非臣鋒芒畢露，大王也不會輕易啓戰伐之心，臣理當前去身受其辱，以堅定復仇之念。」

莊公嘆道：「將軍，魯國有百餘城，僅失其三，算不得多大的恥辱，可是將軍前去，小白勢將當衆辱及將軍。」

曹沫道：「臣可以忍受，三城雖少俱爲我魯國之版域，寸土不容爲敵侵佔，臣誓必光復失土！」

莊公見他的意志很堅決，也不忍心去拒絕他，祇好讓他一起去了，車駕到了柯邑城外，那是齊軍的營區，齊國爲了示威，將七萬大軍嚴陣以列，發出了示威的吶喊。

莊公不禁有點胆怯，曹沫跨前幾步，走在車駕的前面，隻手按劍，目中射出了怒芒。

他在戰場上的英勇已令齊軍喪胆，雖然祇有一個人，依然威武懾人，居然把七萬大軍的吶喊壓了下去。

訂盟之處，設了一個土台，齊桓公高坐台上，也不禁對曹沫悚然動容，兩國的臣子分列台下，兩國的君侯則對坐台上，設酒露宴，然後由莊公獻上了三城的版圖，作爲交割的象徵。

莊公交出版圖時，心情是屈辱的，而齊桓公接下版圖時，却充滿了得意之狀，分別歸座後，齊桓公笑道：「今日之會，白與君侯都要謝謝曹將軍。」

莊公微微面色一變道：「齊君此言何謂？」

齊桓公大笑道：「若非曹將軍的英勇，君侯之失，豈僅三城而已，但若非曹將軍之威勇過人，君侯亦不致輕動干戈，寡人連這三座城都得不到了。」

話雖然在捧曹沫，但却充滿了得意之色，曹沫忍不住在台下起立道：「齊君！這三城是用三萬顆首級換來的。」

桓公大笑道：「不錯！但寡人得此三城後，徵募軍卒，所獲將不止三萬，是償多於失。」

莊公變色道：「齊君要在這三城中徵募兵夫？」

齊桓公笑道：「不錯，失之於魯，寡人行將會諸侯於甄邑，兵力不可少。」

莊公道：「魯地的子民不會爲齊國所用的。」

齊桓公笑道：「君侯忘了，這三城已不屬於魯，而歸入齊國的版圖了，寡人徵召的乃是齊國的民夫。」

莊公垂首無言，曹沫大聲道：「祇怕未必，魯國的土地不容久佔，我們很快就可以收回來的。」

齊桓公笑了笑，道：「憑什麼？靠將軍那五千名殘卒嗎？」

曹沫怒道：「這五千殘卒還可以抵過三萬齊軍。」

齊桓公大笑道：「不可能了，將軍用兵的那一套，僅能取巧於一時，現在寡人已有應付之策，不會再上當了，曹將軍！對用兵之道，你還要多下功夫。」

曹沫忽然冷笑道：「齊君現在有多少城邑了？」

齊桓公笑道：「四百二十三座，那三座是今天新增的。」

曹沫道：「不！還是四百二十座，那三座魯國收回了，管相精於算計，他知道該如何交換的！」

管仲笑道：「我不明白將軍的意思，將軍以何物交換？」

曹沫道：「用一件更有價値東西！」

管仲哦了一聲道：「是什麼呢？」

曹沫用手一指台上：「是齊君的項上人頭。」

說完這句話，他忽地脫去錦袍，露出一身白衣，雙足一縱，像一頭飛鳥似的撲上平台。

齊桓公身後的幾名衞士連忙挺戈相阻，但曹沫的動作太快了，一閃身躲過，欺身急進。

齊桓公本人也精於技擊，連忙拔劍劈過來，曹沫揮劍格架，噹的一聲，兩人的劍都震脫了手。

可是曹沫的身手矯捷，一探身過去，抓住了齊桓公的衣襟，另一隻手却在袖中探出一枝匕首，抵了抵齊桓公的咽喉，冷冷地道：「齊君！請將三城的版圖交回敝君。」

齊桓公慢慢冷靜了下來道：「曹沫，你以爲用這個方法就可以威脅寡人嗎？」

曹沫沉聲道：「我可沒有這個想法，因爲我祇是一個草野武夫，性命並不值錢，而你齊君的首級却不止値三城。」

齊桓公道：「寡人是寧死也不會屈服的。」

曹沫說道：「那我祇好陪齊君同死了。」

手上的匕首微一用力，刺入肌膚少許，管仲連忙道：「休傷我君，把三座城還給你們就是了。」

齊桓公忙說道：「丞相！這怎麼可以呢？」

「城失去了，可以再佔回來，大王却是齊國最有爲的賢君，臣以爲兩者相較，大王要重多了。」

齊桓公無可奈何，取出剛接到手的三城版圖道：「好！給你，看你們能保有幾時。」

曹沫冷冷地道：「請齊君親交敝君之手。」

他用匕首推着齊桓公，走到魯莊公的席前。

莊公顫巍巍接道：「將軍！這沒有用的，三城都在齊軍佔領之下，這版圖祇是個象徵而已！」

曹沫道：「他們可以不承認，但祇要版圖是齊君親自交回的就行了，齊國如果背信，於我無損，祇是管相以法治齊强，令出必行，背信之舉，出於一國之君，威信自失，法令不行，我們的收穫又比這三城多十幾倍了。」

說着把齊桓公推回原處，收回匕首道：「多謝齊君慨返三城，曹沫敬以一爵爲齊君壽。」

伸手端起齊桓公面前的金爵，一飲而盡，一恭從容而退。

齊桓公怒不可遏，厲聲叫道：「殺了

這匹夫。」

那些侍衞先前因爲國君被挾持，不敢輕動，此刻不待吩咐，紛紛持戈迫上來。

曹沫將手中的匕首脫手擲出，飛向台中的銅鼎，居然齊柄而沒，探手又取出一柄匕首，道：「齊君！曹沫雖非將帥之選，却是刺客之材，齊君能否當此一擊。」

十幾柄長戈比着他的胸前，可是他的匕首對着齊桓公，毫無懼色道：「在他們的長戈刺進我身體之前，我仍有把握將這枝匕首擲進齊君的胸膛，各位是否願意一試。」

擲刄入鼎，腕力之勁，的確令人不敢相信，齊桓公也不禁色變了，祇苦於無法低頭。

管仲在座上哈哈大笑道：「將軍眞神人也，仲敬送將軍歸座，並代敝君敬將軍一爵。」

這個謀士不愧爲一代鬼才，他從容上前，挽住了曹沫的手臂，陪着他走到台下的席前，滿斟了一爵酒，跟曹沫互相對乾了下去，然後一揖歸座。

齊桓公在台上鐵青着臉，曹沫在台下飲啖自如。可是魯國的羣臣，連同莊公在內，却一個冷汗遍體，面無人色，因爲他們身在齊國的重兵包圍之中，祇要齊桓公一怒之下，很可能會把他們砍爲肉泥。

齊桓公也許眞有這個意思，但管仲在他耳邊不住地在低語，似乎在向他解說勸解。

慢慢的，齊桓公的臉色回復了正常，朝魯莊公一揖道：「寡人即班師回淄，所佔三城，當無條件歸還，齊魯兄弟之邦，脣齒相依，望魯君體念寡人修好之誠意，從此永息干戈，共圖尊王攘夷之大業。」

魯莊公沒想到齊桓公居然肯答應了曹沫的條件，身在危境，也不敢多說，祇有喏喏答應。

氣氛很不調和，飲宴自然也沒有樂趣可言，草草地結束了，一直回到了自己的防地。

莊公才嘆了一口氣道：「將軍！今天太危險了。」

曹沫笑道：「有管仲在，一點也不危險，臣預料小白一定會答應的。」

莊公問道：「將軍何以有把握呢？」

曹沫道：「因爲齊君的目的在稱霸天下，即使心裏不願意，也不敢背信而失去諸侯對他的好感，一個輕諾失信的國君是無法成爲霸主的。」

莊公黯然地嘆道：「看來我們雪恥之圖是難以申達了。」

曹沫道：「經此一戰，臣得到的教訓很多，齊國的勢力太强了，魯目前實非其敵，祇好待諸異日了。」

莊公道：「要等到那一天呢？」

曹沫苦笑道：「軍事的勝負，並不僅在於兵精將猛。倉廩充實，人君修德，俱爲强國之道，魯國這些條件都强，但是缺乏一個管仲那樣的幹才以理國，此非臣之所能，請大王容臣告休……」

莊公一驚，道：「將軍要離寡人而去嗎？」

曹沫道：「不！臣祇是回到山上的故園，從事經世之學，倘有所成，當重來報大王知遇之恩，但臣絕不可再居大王麾下，因爲臣鋒芒太露，持兵干持齊國，深招其怨，留之豈僅不利於大王，亦將致禍於魯國。」

莊公想想這也是事實，齊桓公爲人有雄圖而無雅量，好大喜功，受挾於一武夫，將引爲他的奇恥大辱，留下曹沫，對他對自己，對魯國都有不利。

因此莊公心裏雖然不捨得，却也祇有忍痛答應了。

一切正如曹沫所料，齊桓公回去之後，越想越氣，幾次都想背信不交還魯國的失地，並殺曹沫以洩忿。

但都被管仲阻諫了。

這一個名政客口才便給，說的理由非常動聽。

「大王如果殺曹沫而背信於魯，所得不過三城以及發洩一己私憤而已，可是，大王如果忍一時之忿，却可以在天下諸侯前明示大王之仁德與重信，於是小邦都思依附，大國懾於威而感於德，則霸業指日可待矣。」

這篇理由太動聽了，終於打動了齊桓公，守信撤兵而去，獲得了諸侯的交口稱讚。

而且聽說莊公罷黜了曹沫，他心裏也好過多了，忘記了在柯城刦持的那段不愉快了。

另一個原因則是他對曹沫練兵的方法深懷戒懼。曹沫繼續在魯國爲將的話，他是不肯放鬆的。

七年之後，他大會諸侯於甄城，被推爲共主，成爲春秋五霸之一，也成爲天下眞正的統治者。

那個在鎬京的周朝天子，祇是一個傀儡而已。

齊桓公霸業已成，固然是管仲輔助之功，但曹沫間接的影響也不小，所以他成了霸主之後，居然對曹沫十分懷念，幾度遣人去敦請曹沫。

可是他派去的使臣只見白雲深鎖，那棟小木屋雖然收拾得很潔淨，却找不到曹沫夫婦了。

曹沫上那兒去了呢？

不但齊桓公懷念他，魯莊公更懷念他，但都沒有找到他，這兩口子已經謝絕了塵世的榮華，變姓易名，雲遊天下去訪問名士宿儒，精研兵法去了，後世有曹劌論戰一文，剖析作戰之道，被認爲是最精闢之作。

左丘明作左傳，穀梁赤作穀粱傳，都把曹沫與曹劌認作一字，合爲一人，也有人考據沫劌二字音近而字異，姑不論這些考據是否正確，但筆者相信曹沫自從伐齊之敗後，精研兵法，那篇文章很可能就是他寫的。

（完）

孫子兵法

出人意料之外的奇襲戰法

賽孫賓・文

作戰之難，在從難見眞象

魯哀公十七年，越王勾踐攻擊吳國的時候。

越王勾踐把軍隊分爲左右兩軍，鳴大鼓進擊。直到夜晚戰鼓仍未停，同時越軍的進擊也沒有停止。

吳軍當然以敵軍戰鼓聲知悉越軍的所在，測量了他們的速度，同樣地把軍隊分爲左右兩軍應付，準備了萬全防禦態勢。

但越王勾踐却悄悄地令中軍渡河，悄悄地進擊。吳軍未料到越國掩藏的軍隊，意外的突擊，僅注意左右兩軍。等到越國的中軍襲擊時，主動權完全被奪去了。接着越的左右兩軍配合總攻擊，致使吳軍全軍覆滅，這是必然的結果。

又西晉愍帝建興四年，石勒與姬澹之戰的時候。姬澹軍遠路前來，石勒則「以逸待勞」——如此計算的石勒立刻派遣孔長（「草頭「以下同）爲前鋒，迎擊姬澹軍。但姬澹軍的攻擊意外地强，以逸待勞——迎擊的孔長軍，很快地便被擊破，士兵倉皇失措地逃跑。

打勝仗的姬澹，立刻率兵追擊。石勒知道了，急忙在敵人的進路左右伏了重兵，突襲了追擊孔長軍的姬澹軍。完全沒有防備的姬澹軍被左右夾擊，當然大敗了。

孔長敗走，姬澹追擊時，石勒乃完全掌握了主動權。勝敗就在如何掌握主動權啊。

因此孫子說：主動權是很難掌握的，應把迂廻的路轉化爲近路，將不利轉化爲有利的。讓敵方看成繞遠路的樣子，以利引誘，比敵人遲一步出發，比敵人早一步到達。這才了解遠近之計。

越王勾踐是把迂迴的路轉化爲近路，而掌握了主動權的，石勒却以不利轉化爲有利的，而掌握主動權了。

一切都在於發現轉換的機宜。

如風林火山一般

其疾如風，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動如山，難知如陰，動如雷霆。

孫子說：「所謂戰爭，應欺敵，以我方的利益爲基本行動的方針，有時散，有時集，是千變萬化的。」他更將軍隊的行動比喻爲「風林火山陰雷」六事。

「靜如林」就是說，軍隊的行動如林一般整齊劃一。「難知如陰」就是說：如在黑暗裏一樣，不要把我軍的動靜讓敵人察知。前述的越王勾踐破吳國就是一個很好的實例。

乘對方氣勢衰竭時，採取行動

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

隋朝末年天下大亂，這是七世紀初葉的時候，李世民勸其父李淵，爲完成統一天下大業而起兵，太宗有李靖，李勣等名將，因此威力大振，其威名轟動到域外。尤其最著名的是，與自稱長樂王的竇建德，在汜水（河南省西北境）之東決戰。更是有名。

建德軍佈了縱深數里的陣容，太宗與將軍們站在高樓上瞭望，將軍們認爲必能得勝，很有自信地說：「看他們的臉色，險惡而不平靜，同時似乎在爭執什麼，這是軍隊沒有政令的證據。又在城牆附近佈陣，就是輕視我軍。我們愛惜兵力，暫時不出擊，等待敵人的氣力衰弱時才攻擊吧！對陣的時間愈長，兵卒便開始饑餓，愈想退回。等到撤退的時候出擊，那怕得不到勝利呢？」

建德軍從早晨五點便進入備戰狀態，因此到了正午時，士兵們又餓又疲勞。有的坐下，有的爭奪飲水……。太宗抓住這機會，向全軍發出攻擊命令，終於俘擄了竇建德。

打敗仗的建德，終於在長安被殺，起兵僅六年便被俘，這是用兵不當最明顯的一戰。

早晨的士氣最旺盛，銳利的氣力最集中，因此必須躲開它，待它衰退了才攻擊，得勝是必然的。中午時的氣力逐漸地衰弱而失去了銳氣，到了黃昏時，氣力便快要盡了。

那不僅指早、午、晚，如理解事情的開始與終了，起初是銳，接近終了氣力便逐漸衰退，所以能觀察盛衰的時候，就是强者。

別向隊形嚴整的敵軍發動攻擊

無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

後漢末年，曹操包圍業（耳旁）時，袁尚立刻增兵救援。曹操聽到這個消息，他說：

「袁尚如果從大路進擊，必須避開他。但是若由西山的間道攻來，一定可俘虜他。」

袁尚果然由西山的間道攻來，曹軍迎擊，並大破袁軍。

能由大路堂堂正正佈陣進擊的軍隊，必定是非常有自信的，同時也具有實力的，比起由間道悄悄而來的軍隊，有天淵之別。

正正之旗，堂堂之陣，乃是朝氣蓬勃，紀律嚴明，戰力充沛的隊伍。這樣的軍隊，是不可輕侮的，冒失的向有紀律，旗幟鮮明的隊伍攻擊，勝利公算較少。這樣的敵人，只能計取，不能力勝，所以孫子說：「正正之旗，堂堂之陣，是不該攻擊的。」



兩期完俠義傳奇故事

余破浪·文
子成·圖

狂魔戰神（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這天酉初，老井經營的酒寮，老井正要收檔，却來了一個小胖子，強行要買醉，不讓老井關門。老井無奈，只好繼續做生意。不久，傳來一陣蹄聲，瞬即有三條大漢走進酒寮來，這三人乃是洞庭三傑。他們入進酒寮後，即高叫要酒要菜，因此在言語上與小胖子發生衝突，繼而動武，洞庭三傑中的老大，老三，先後戰死，老二正想奮戰之際，石老師突然而至，怒斥老二，並說出這小胖子是霹靂戰神楊烈火的唯一弟子，人稱小戰神的龐少空……

乘醉殺走狗　火燒天鷹堂

（一）

老二的手中，還緊緊握着那柄如意刀。但這柄刀並不能使老二事事如意。

刀上有血，血珠殷紅而帶着刺鼻的腥味。

那是從老大脖子流出來的血。

龐少空赤手空拳就先後解決了洞庭三傑的老大和老三。

這份身手的確驚人。

現在，老二就算吃了豹胆熊心，也不敢再向這個小胖子下手。

幸好在這危險關頭上，石老師來了。

×　×　×

石老師的神色很安詳，他的臉彷彿永遠都帶着幾分微笑。

他是一個滿臉書卷氣息的讀書人。

雖然他巳快將四十歲，但他的皮膚還是又白又光滑，就像他身上的衣裳般鮮明、乾淨。

龐少空雖然從未見過這個人，但他現在巳知道他就是石老師。

石老師並不姓石。

他也不是一個教人讀書的老師。

石老師只不過是這個中年人的外號，他其正的姓名反而沒有多少人知道。

石老師的石字，是代表石頭。

人人都說石老師的拳頭比石頭更硬。

他雖然是「老師」，但從不教人讀書寫字，他只教訓人怎樣去殺人。

所以，他實在是個殺人老師。

×　×　×

龐少空彷彿在仔細的觀察石老師。

石老師放開了老二，然後向他下了一個命令。

這個命令只有一個字。

「滾！」

這個命令剛發出，老二立刻就滾得老遠，自從這一天之後，洞庭三傑就在江湖上消失了踪跡。

龐少空的目光遙注在遠方，嘆道：「想不到老狂魔不斷網羅黑白兩道高手，竟然連這種小毛賊也照單全收，未免可笑復可憐。」

石老師悠然道：「任何幫會的人數若

是太衆多，自然難免有良莠不齊的情況，龐少俠之言，倒是一針見血。」

龐少空哈哈一笑，但隨即又板起臉孔，冷冷道：「俺的說話不錯是一針見血，但你這人却是一塌糊塗！」

石老師淡淡道：「石某有何糊塗之處？尚祈龐少俠不吝賜敎，大力斧正。」

龐少空冷冷道：「你可知道天下第一狂魔是個瘋子？」

「瘋子二字，未免言過其甚。」

「他是個老瘋子，他巳瘋了好幾十年，否則何以被稱爲狂魔？」

石老師道：「就算他老人家是個瘋子，那又怎樣？」

龐少空冷笑一聲：「你的本事不能算小，據鄙人所知，閣下對於天文、兵法、陣法、醫術、易容、掌法、氣功，甚至放屁，無一不精，無一不曉，像你這種雄才大略之輩，何以甘心成爲老瘋子的走狗？豈非糊塗頂透，他媽的活該得很？」

石老師嘆了口氣，道：「石某，也許的確『他媽的活該得很』，而石某唯一精通的，並不是天文、兵法、陣法、醫術、易容、掌法、氣功，唯一略有成就之處，也許就是只懂放屁而巳。」

龐少空冷冷道：「閣下涵養頗佳，除了放屁本事過人之外，裝蒜神功更是天下無敵？」

石老師搖搖頭，道：「在龐少俠面前，石某豈敢裝蒜？」

龐少空盯着他，冷然道：「老瘋子大概巳接到消息，知道飛雲劍客易展飛正準備與蘇鐵手決一死戰，老瘋子怕蘇鐵手應付不來，就派遣洞庭三賊和你這個放屁老師去對付易展飛，對不？」

石老師道：「不對。」

龐少空道：「你他媽的個熊，又來裝蒜？」

石老師道：「易展飛未必一定能打得過蘇堂主，就算他的武功勝過蘇鐵手，他要在天鷹堂的地方上逞兇，恐怕也大不容易。」

龐少空道：「你來到這裏，莫非是要對付俺？」

「錯！」

「哦？」龐少空冷笑着，道：「難道你巴巴趕來這裏，是想瀏覽一下這裏的風景？」

石老師淡淡笑道：「這一次你說對了，我確是爲了瀏覽風景而來的？」

他說到這裏，居然坐了下來，微笑道：「這裏的風景眞不錯，而且又有好酒，正好與龐少俠共謀一醉。」

龐少空也坐了下來，道：「你是想先灌醉老子然後再下手？」

石老師笑道：「龐少俠酒量驚人，早巳名聞天下，石某一介儒生，有何本領把你灌醉？」

龐少空道：「這話倒是不假。」

石老師一味笑面相迎，兩人的敵對氣氛居然逐漸減少，而且最後還開懷暢飲，喝個不亦樂乎。

龐少空很快就喝了二十斤酒。

石老師姆指一豎，讚道：「果然名不虛傳，好酒量！」

龐少空問道：「我巳喝了不少了，你呢？」

石老師道：「石某也喝得差不多了，最少也巳超過四兩。」

「四兩？」龐少空的眼睛瞪大一倍。

「不錯，是四兩。」

「哈哈，老子喝的比你多啦，我喝了他媽的二十斤。」

「二十斤？還不算多，再來，再來！不才願意奉陪到底！」

龐少空大笑道：「好，我喝二十斤，你喝四兩，果然很够意思。」

石老師笑道：「好，咱們今夜不醉無歸。」

×　×　×

老井站在一旁，看得呆住了。

龐少空越喝越多，但石老師來來去去，還喝不够八兩酒。

一直這麼喝下去，龐少空豈有不醉之理？」

這道理就算是三歲的小孩子也應該明白。但龐少空却好像完全不明白。

這也難怪，一個人喝了二三十斤酒之後，又還能够明白些甚麼呢？

（二）

老井越看越不對勁。

從剛才石老師出手制止老二的手法看來，這個外表看來一表斯文的讀書人顯然是個高手。

連洞庭三傑的老二都要聽從石老師的命令，由此可見這個中年書生實在並非善男信女。

龐少空一旦喝醉，後果如何實在是難以想像。

本來老井對這個小胖子全無好感，但形勢一直發展下來，却使老井對他產生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好感。

老井現在唯一感到遺憾的，就是自己明知小胖子身陷險境，但却無能相助。

他甚至開始担心這個讀書人殺了小胖子之後，會把自己一併殺掉滅口。

×　×　×

龐少空越喝越多。

忽然站着喝，忽然坐着喝，忽然又躺在地上喝。

他醉了。

就算他現在還能走路，他的脚步也必定是浮浮軟軟的。

石老師看的不住搖頭，道：「你巳喝的差不多了，再喝就會醉。」

龐少空乜斜着怪眼，大聲道：「誰說俺醉了，老子不醉，永遠都不會喝醉。」

石老師嘆了口氣，道：「你還是不要再喝，否則遲早總會喝醉。」

龐少空道：「我要喝酒，把酒抬過來，再來他媽的三十萬斤！」

老井呆了好一陣，道：「這裏何來三十萬斤酒，倘若眞有這許多酒，用來『酒淹金山寺』也足够了。」

龐少空道：「就算沒有三十萬斤，最少也要給老子八百萬斤……」

老井搖頭不迭。

這個小胖子簡直醉得不像話。

石老師也不禁爲之一陣苦笑，道：「連三十萬斤都沒有，又何來八百萬斤？你要喝酒喝得够癮，看來只好另外再想辦法了。」

龐少空道：「對，你一定要替老子想個辦法？」

石老師眉頭一皺，突然走到龐少空的身邊，附耳低聲道：「當今天下儲存美酒最多的地方，就是杭州……」

龐少空目光一亮，擊掌道：「不錯，是杭州李大官人的千年酒窖，咱們現在就去。」

石老師臉上仍然堆着笑容：「好，你先去！」

「你先去」這三個字還在唇邊，十二點寒星突然閃電般向龐少空的胸膛及腹間射至！

× × ×

常言有道：「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石老師這一着，早就在老井的意料中。

但龐少空彷彿仍在夢中，根本就不知道石老師竟然會突然出手。

石老師的笑容看來仍然是那麼友善。

他這十二枚附骨透心針奇毒無比，無論是誰中上一枚都非死不可。

那知龐少空看來雖然醉得厲害，竟然還沒有上這個大當。

附骨透心針雖然是突然發難，來勢兇險。

但龐少空竟隨手揮動，把一隻酒罈攔在兩人的中間。

而且不偏不倚，恰巧就把那十二枚毒針全部擋住。

龐少空哈哈一笑：「你要老子先去，老子却想想你先去一步，到底是誰先走，倒要問問他媽的個鳥。」

基好像已醉得很厲害，但却又好像比任何人都還更清醒。

石老師居然還是面不改容，微微笑着，道：「龐少俠果然酒量驚人，佩服，佩服！」

他說着最後一句「佩服」的時候，右手雙指突然迸伸，直向龐少空的眼珠子挖去。

龐少空急閃。

「別挖老子的眼珠，做瞎子的滋味可不有趣。」

石老師笑道：「你既然不想做瞎子，倒不如再長出另一對眼睛。」

兩句說話間，石老師又已向龐少空猛攻了七八招。

他的笑容越溫和友善，出手的時候也越是陰險毒辣。」

龐少空居然沒有光火，也笑臉相迎。

他看來已醉得一塌糊塗，他居然道：「讓我再長出兩隻眼睛這個主意極好，石老師不必客氣。」

石老師當然不客氣。

他突然叫道：「小心後腦！」

指風嘶嘶作响，石老師果然又再雙指迸伸，向龐少空的後腦用力插去。

龐少空嚷道：「腦後長出兩隻眼睛雖然很管用，但却不好看，老子不要。」

石老師雙指連攻八招，都是向他的後腦下手，但龐少空身形雖胖，却極是靈活，石老師這八招又告完全落空。

石老師又笑了笑：「既然背後長出眼睛不好看，不如長在肚臍左右如何？」

龐少空笑道：「這主意不錯，快下手啊！」

石老師身形一轉，兩指直插龐少空的臍穴兩側。

龐少空大笑道：「來得好！」

他已看得很準，當石老師兩指插過來的時候，他突然淩空掠起，反手就向石老師的頸際一掌劈去。

他看得準，但石老師似乎看得更準。

石老師分明已雙指向前直插，但就在龐少空身形飛掠之際，他突然趁勢躺下，用滿天花雨的暗器手法，三七二十一枚毒針同時向上激射過去！

（三）

龐少空的身子已在半空，他要閃避這二十一枚毒針實在談何容易？

但就在這一剎那間，龐少空的身子竟然又再向上挪升三尺。

能使出這一手「節節高升」的功夫的人，江湖上恐怕還找不出二十位。

龐少空的身子一再高升，已令石老師大感驚奇，但更令他瞠目結舌的事還在後頭。

龐少空竟在半空中運勁發掌。

掌風呼呼，罡風逼人，居然把所有的毒針全部震飛。

石老師臉上的笑容突然消失。顯然，小戰神武功之高，遠在他意料之外。

龐少空的身子終於落下。

他也不再笑了。

他突然變得殺氣滿面，厲聲喝道：「無恥匹夫，吃本少爺一掌！」

石老師也一聲大喝，揮掌硬拚。

龐少空一掌劈出，但等與石老師手掌逼近之際，他突然從桌上拿起一隻大酒罈，大力向石老師身上拋去。

石老師全身內力已貫注在掌上，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

「波」的一聲，酒罈應聲被雄渾的掌力擊碎，酒液瓦片同時四處飛濺。

石老師的掌力已發出，但龐少空那一掌却仍然蓄勢未發。

石老師這一驚實在非同小可，立刻暴退八尺，以避龐少空這一掌。

但龐少空沒有發掌。

他突施暗器！

× × ×

石老師驚魂未定，突然鼻子上多了一件東西。

他看見了血，那是他自己鼻子上流出來的血。

血沒有腥味。

血腥味已被强烈的酒味蓋過。

石老師吸了口氣，但一吸氣之下，却弄得滿鼻子都是血漿。

他絕望地發出一聲慘笑。

龐少空用的「暗器」，原來是石老師一掌震碎酒罈所射出來的瓦片！

× × ×

瓦片雖然比不上飛刀鋒利，更比不上附骨透心針歹毒，但它同樣可以置人於死地。

這一塊瓦片，竟然從石老師的鼻子穿過，入肉幾達四寸。

石老師終於倒下。

龐少空在酒寮的任務也告達成。

他很高興。

他又可以無牽無掛，舒舒服服的再喝

酒……

（四）

老井的酒寮終於關門。

永遠的關門。

老井並不是個武林中人，他怕惹麻煩。這間酒寮他已無法再經營下去。

幸好龐少空給他的三十兩黃金，已足够他遠走天涯，到另一個地方去尋找新的生活。

自此之後，再也沒有人見過老井，甚至有人以爲他已被强盜所殺。

× × ×

風蕭蕭，一輛漆黑的馬車，來到了老井的酒寮前停下。

車把式是一個老駝子。

老駝子的腰雖然無法挺直，但他的一雙手却比任何人都更長。

車廂四週都垂下了竹簾。

車中突然响起了一陣冰冷的聲音：「把石老師埋葬。」

老駝子道：「現在埋葬他？」

車中人道：「不錯。」

老駝子道：「不怕花費太多的時間，躭誤了天鷹堂的事？」

車中人道：「用化骨蝕屍散埋葬就不會浪費時間。」

老駝子「噢」一聲，道：「一言驚醒，唉，想不到以石老師的武功，還是落得如此下場。」

車中人叱道：「別說廢話，咱們還要趕路！」

× × ×

夜漸深。

天鷹堂突然火光熊熊，變成一片火海了！

奪命駝煞

（一）

天鷹堂已變成火海。

蘇鐵手怒視易展飛：「你好毒辣的手段，竟然早有預謀，要用火攻天鷹堂！」

他們仍然刀來劍往，拚個死活。

易展飛一口氣化解了對方三十九刀，大聲道：「天鷹堂被火燒，與我無關。」

蘇鐵手更是怒火如焚，瘋狂地向他揮刀再斬，叱道：「你不必抵賴，就算這場火不是你放的，今夜我也決不饒你！」

易展飛劍守中宮，冷冷道：「你真要助紂爲虐，甘心成爲老狂魔的走狗？」

蘇鐵手怒道：「這是我的事，你管不着。」

易展飛道：「我偏要管！」

蘇鐵手臉上露出譏誚的笑容：「只怕你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的刀越來越快，招式變化更是奇詭百出。

刷！易展飛終於左肩吃了一刀！

蘇鐵手絕不留情，刀勢更緊。

這大半年來，他爲了苦練武功，不惜戒絕酒、色，甚至吃其齋菜，過着和尚般的生活，他爲的就是要殺掉易展飛！

他期待着的一天，現在已經降臨！

× × ×

易展飛雖然左肩受傷，但身子仍然矯捷有如飛燕。

蘇鐵手已勝算在握，步步緊逼，又再一刀攔腰向易展飛劈去。

但他這一刀才劈出一半，易展飛的劍已閃電般刺在他的胸膛上。

蘇鐵手身子急轉，僅僅卸開這一劍，否則他立刻就已變成一個死人。但他仍然受傷，鮮血濺濕了他的胸膛。

易展飛畢竟是名震天下的飛雲劍客，他劍鋒上的潛力着實不容別人低估。

蘇鐵手咬牙苦拚。

他的刀法一刀比一刀急，勁力也一招比一招猛。

兩人出手俱是極快，而且招式也越來越兇猛凌厲。

易展飛劍法絕不比蘇鐵手的刀法差，但長久持續苦拚之下，內力却漸漸有不支之感。

蘇鐵手這大半年的苦練，並沒有白費功夫，他終於再度佔着上風。

蘇鐵手彎刀疾劈易展飛，顯然要把他置諸死地。

易展飛已成强弩之末。

他勉强接下了七刀。

但蘇鐵手的第八刀，他已無能爲力再加抗拒。

他的手已酸軟無力，他的反應已不及初時般靈敏。

蘇鐵手目露兇光，這是他期待已久的復仇一刀！

× × ×

刀光急下，易展飛束手待斃。

這是他畢生以來，與死神距離最接近的一次。

他自份必死。然而，他沒有死。

他不但沒有死，反而蘇鐵手的彎刀突然「錚」的一聲斷了！

這是令人大感意外的結果。

蘇鐵手簡直不能相信這是事實。

他看見自己的彎刀已斷。

他也看見把彎刀折斷的，竟然只不過是個又矮又瘦小的青衣老人！

（二）

青衣老人的臉色焦焦黃黃，就像個已經病了很久的病夫。

易展飛當然沒有忘記這個老人。

老人已站在易展飛和蘇鐵手的中央。

他的手裏有一根鐵杖。

鐵杖有缺口，這缺口還是新的。

剛才他用這根鐵杖撞向蘇鐵手的彎刀，結果他的鐵杖出現了一個缺口，但彎刀却已斷了。

蘇鐵手駭然倒退二丈，厲聲道：「你是誰？」

青衣老人淡淡一笑：「你不必問，也不配問。」

蘇鐵手臉色鐵青。

青衣老人看了易展飛一眼，忽然嘆道：「我早就說過你的手不够快，連喝酒的本事也沒有，又怎能撐着一把劍到處亂闖亂逛呢？」

易展飛無話可說。

若非青衣老人及時把蘇鐵手的彎刀擊斷，那麼易展飛現在已成爲刀下之鬼。

蘇鐵手的彎刀既斷，索性連斷刀也拋掉。

他怒聲道：「這場大火是你放的？」

青衣老人搖頭。

「我不會放火，」他淡淡笑道：「但我的徒孫却會。」

蘇鐵手咬緊牙關，道：「說來說去，這場火還是你放的！」

青衣老人道：「我只下命令，決不會親自縱火這樣無聊。」

蘇鐵手臉色青白：「你燒了天鷹堂，竟然還說這種話，本堂主跟你拚了！」

青衣老人微微一笑：「無任歡迎，反正老狂魔很快就會趕到，讓他看看天鷹堂主的收場如何，也未嘗不是一件妙事！」

蘇鐵手的確想拚。

但他知道自己絕非青衣老人的敵手，因爲他已知道這個老人是誰。

他現在可算是進退兩難。

但就在他感到不知所措的時候，一輛漆黑的馬車，正急速地向天鷹堂駛至！

× × ×

這個青衣老人是誰？

現在，連易展飛也已猜出來了。

他就是天下第一狂魔的死對頭，也是江湖中神出鬼沒的霹靂戰神楊烈火！

× × ×

天下第一狂魔複姓夏侯，名屠，字君武。

夏侯屠的父親，本是個屠夫，所以連兒子的名字也以「屠」字爲名。

夏侯屠在八歲的時候曾經害過一場大病，險些命喪黃泉，但在最危急的時候，他的父親找到了一個老法師，終於把他的病治好。

夏侯屠病癒不足半個月，他的父親就死在仇人的刀下。

夏侯屠也遭遇到仇家的無情追殺，身受重傷，幾乎又要一命嗚呼。

但他福大命大，居然在最危急的時候，又再遇見那個老法師。

老法師並非中土人氏，他連講話都講得不大流利，誰也想不到，老法師非但醫術高明，武功更是出神入化，厲害已極。

夏侯屠被仇家追殺，眼看就要當場橫死，但老法師突然有如飛將軍從天而降，像砍瓜切菜般，瞬即把追殺夏侯屠的人殺得乾乾淨淨。

但夏侯屠已暈迷不醒。

也許這就是緣份。

當夏侯屠醒過來的時候，他已不在中原，而是在一艘古舊的漁船上。

他竟然昏迷了整整十天。

接着，他就拜老法師爲師，在一個孤島上練武。

他不知道老法師的眞正來歷，也不知道這老法師的武功深淺如何。

直到二十年後，老法師逝世之後，他才棹舟回到中原。

當他回到中原之後，第一個死在他手下的是個和尚。

夏侯屠殺了這個和尚，還不知對方是誰，還以爲是個武功平庸的野和尚而已。

直到三個月後，少林寺十大高僧找他算帳的時候，他才知道那個和尚原來竟是少林寺方丈凡若大師的師弟凡勤！

凡勤的武功雖然不及凡若，但也是少林寺一等一的外家高手，但他與夏侯屠只是拚了幾招，就中掌倒下，而且一倒下就永遠都站不起來！

凡勤大師被一個無名小卒所殺，少林寺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兇手。

但少林十大高僧圍攻夏侯屠，結果居然八死兩傷，栽了一個大大的觔斗。

經此一戰，夏侯屠名聲大噪。

連少林十大高僧都打不過夏侯屠，又有誰敢開罪這個魔頭？

夏侯屠重返中原，僅僅數年之內，就已樹立了龐大的勢力。

但夏侯屠終於遇到了挫折。

在十年前，夏侯屠遇上了楊烈火。

夏侯屠固然手下衆多，但楊烈火也有不少肝胆相照的老朋友押陣。

雙方發生大火併，結果兩敗俱傷，誰也沒有佔到絲毫的便宜。

這件事雖然發生在十年前，但直到現在還是爲人所津津樂道。

他們是否還會第二次碰頭呢？

答案是肯定的。

他們的事還沒有完。

他們還要再拚一次，直到其中一方倒下去爲止！

（三）

夏侯屠坐在車廂內，他的臉色看來就像是一團火。

天鷹堂被一把火燒掉，夏侯屠倒也眞的「一把火」。

老駝子策馬飛奔，大喝道：「這些兔崽子也未免太過份了，殺了石老師之後，還要火燒天鷹堂！」

夏侯屠冷冷道：「楊老頭果然出手相助易展飛，可惡！可惡！」

老駝子竟然身如怪鳥般掠起，從馬車上向外飛撲出去。

他的手臂特別長，但他用的武器却是特別短。

他的武器是一支鐵筆，江湖中人所用的鐵筆，雖然不能算是長兵器，却也不會太短小。

但老駝子的鐵筆却是短小無比，居然只有九寸長短而已。

然而，在這數十年來，已有不知多少武林高手死在這一支鐵筆的筆尖下。

老駝子要對付的並不是楊烈火，而是易展飛！

× × ×

鐵筆雖然短小，但在老駝子的手裏，那種威力絕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易展飛剛才給蘇鐵手逼得透氣不過，現在又再遭遇到老駝子的襲擊。

楊烈火冷冷一笑，對易展飛叫道：「奪命駝煞獨孤曲的鐵筆淬有奇毒，你要小心了。」

易展飛悚然一凜，幸虧楊烈火一語道破，否則他還不知道這個老駝子竟然是四十年前便已名震黔桂的劇盜獨孤曲。

獨孤曲也是江湖黑道上成名已久的老魔頭，連他都成爲夏侯屠的車把式，由此可見老狂魔的實力絕對不容低估。

獨孤曲雖然是個駝子，但他身形一展，去勢奇快無比，簡直就像是一支箭子一樣！

嗤！

鐵筆向易展飛的眉心疾射！

易展飛知道鐵筆淬有毒藥，當然小心翼翼，不敢與他作貼身的纏鬥。

鐵筆來勢雖快，但易展飛閃得更快。

獨孤曲一聲：「閃得好！」鐵筆又再向他擊到。

易展飛再閃身一避，翻身倒躍出丈許外。

獨孤曲冷冷笑道：「你怕了？老駝子還以爲你是一條好漢，想不到却是個胆小如鼠的傢伙。」

易展飛冷然道：「不必激將，在下素聞奪命駝煞擅長鐵筆點穴功夫，想不到原來只是靠毒藥取勝，倒教人失望得很。」

獨孤曲倏地暴喝：「休多廢話！」暴喝方起，鐵筆又再向易展飛逼近，疾點對方的頭、胸要穴。

易展飛並非庸手，但這一天他所遇到的對手實在是太厲害。

獨孤曲成名江湖垂四十年，殺人經驗遠比易展飛豐富，論到武功，也在易展飛之上。

兩人一經交手，不到十招已然强弱立判。

獨孤曲步步緊逼，原來很快就可以把易展飛置諸死地。

易展飛雖然武功不及獨孤曲，但戰意還是極其旺盛。

可惜戰意並不能給易展飛帶來勝利，再打下去，他只有一條死路可走。

但易展飛並不是孤立無援的。

雖然他獨自來到天鷹堂，但却福大命大，遇上了楊烈火。

楊烈火也並不是一個人來到天鷹堂，最少，放火焚燒天鷹堂，就不是他親手幹的。

他不但有徒弟，而且徒弟的徒弟也來了。

× × ×

楊烈火的徒弟是龐少空。

龐少空雖然年紀不算大，但却也成爲了別人的師父。

他在三年前收錄了兩個徒弟，但這兩個徒弟的年紀都比龐少空更大。

他們分別是程雄和杜保興。

程雄與杜保興並非無名之輩。

程雄是山西程家鏢局的總鏢頭，杜保興却是山西七大盜之首。

程雄與杜保興一向都是死對頭，三年前終於在山西展開大火併，兩人互拚內家掌力，險些同歸於盡。

在最危急的一剎那，龐少空突然出現，憑着本身驚人的內力，硬生生的把這兩人分開。

兩人感激之餘，居然還雙雙懇求龐少空收錄爲弟子。

龐少空沒有拒絕。

「好，從現在起，你們就是我的記名弟子，程杜兩家的仇怨，亦當就此一筆勾銷。」

程杜兩人沒有反對。

程雄和杜保興都是嗜武如命之人，他們爲了要學習更上乘的武功，竟然拜龐少空爲師，雖然他們的家人大力反對，但結果還是無可奈何。

但值得慶幸的，就是程杜兩家的仇恨，自此之後一掃而空。

程雄把程家總鏢頭之職，讓給了他的妻子，而杜保興更在龐少空的勸告下，把自己一手創立的匪帮散夥。

龐少空奉師父楊烈火之命，在老井的酒寮截殺石老師，這件任務已大功告成。

然而，石老師雖然死掉，更危險的、更可怕的殺人魔王已來到了天鷹堂！

十載恩仇未了情

（一）

易展飛左閃右縮，他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

獨孤曲冷冷一笑，鐵筆最少又有三次機會可以把易展飛刺死。

但易展飛仍然閃過。然而，他與蘇鐵手交手之後，現在已成爲强弩之末，他是無法不敗在獨孤曲手下的。

敗在獨孤曲手下的人，從來都沒有任何一個能僥倖不死。

一股寒意，使易展飛不由自主的打了個寒戰。

就在獨孤曲最洋洋自得的時候，他突然覺得背後傳來一陣尖銳的破空聲響。

獨孤曲冷笑，右手繼續用鐵筆狂攻易展飛，另一隻手却從懷裏摸出二十幾種不同類型的暗器，向後撒出。一時間金星銀星亂舞，毒針、飛鏢、鋼珠子、袖箭，彷如飛蝗般向後飛射過去。

獨孤曲同時轉身大喝：「是誰要暗算老駝子？」

他以爲自己的暗器，必定已使對方躺了下來。

但背後襲擊他的人並沒有躺下，只是攻勢被暗器所阻而已。

獨孤曲看見一個身穿灰袍的中年漢子，正握着一把三尖兩刃刀，繼續襲擊他。

獨孤曲又厲聲喝道：「你是誰？」

中年漢子冷冷道：「山西杜保興！」

獨孤曲怒道：「憑爾等無名小卒，竟然敢向老駝子偷襲，你一定活膩了！」

杜保興大笑：「不錯，我是活膩了，倒要看看你怎樣把我殺死！」

獨孤曲冷笑，雖然他以一敵二，但仍然應付裕如。

易展飛暗叫慚愧。若非杜保興出手相助，自己必然死在這個老駝子的筆下！

× × ×

蘇鐵手本欲殺易展飛而後甘心，但易展飛却仍然活着。

反而他的處境相當不妙。

楊烈火手中的鐵杖，隨時都可以把蘇鐵手置諸死地。

蘇鐵手與天鷹堂主，他絕不能在這個時候打其退堂鼓。

幸好夏侯屠終於來了。

蘇鐵手暗暗抹了一把冷汗，夏侯屠若來遲一點，他的處境就更加危險。

楊烈火盯着他，忽然嘆道：「你不應該跟隨着老狂魔，還是回頭是岸罷。」

蘇鐵手冷冷道：「不必你來教訓！」

楊烈火冷冷一笑：「將來你一定會後悔的。」

馬車廂內突然响起了夏侯屠的大笑：「蘇堂主跟隨着老夫，獲益良多，又怎會後悔？」

楊烈火「呸」的一聲：「夏侯屠，你

老是躲在車厢裏，莫不是練成了烏龜功，不敢鑽出來見人？」

夏侯屠似是一聲怒笑。

驀地，一條人影從車頂凌空躍起，然後身子又像一張輕飄飄的白紙般，徐徐降落在地上。

這人果然正是天下第一狂魔夏侯屠！

（二）

夏侯屠臉上露出怒容。

他的確很不愉快。

石老師被殺，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

天鷹堂被一把火燒掉，他的損失也是無可估計。

血債一定要血償。他欠別人多少血債，他不管，但別人欠下他的血債，却一定要對方流出更多的血來補償。

他絕不能讓石老師「白死」！

× × ×

蘇鐵手站在夏侯屠的身旁，就像一隻馴服的獵犬。

夏侯屠冷冷的看着蘇鐵手，道：「你是天鷹堂主，却連天鷹堂都保不住，眞是飯桶！」

蘇鐵手一言不發，臉上泛起一片赤紅之色。

夏侯屠目光一轉，盯着楊烈火，道：「老匹夫，皇天保祐，你直到現在還沒有死。」

楊烈火嘿嘿一笑：「沒有看見你嗤氣在先，老夫又豈能先走一步？」

夏侯屠道：「換而言之，今夜你很有把握可以殺我？」

「當然！」

夏侯屠目光一閃，道：「你我本無仇怨，但你實在欺人太甚，如此休怪老夫無情！」

楊烈火鐵杖一挺：「今夜無論如何，咱們都必定要有一個躺下去！」

「自當奉陪到底。」

「咱們就在這裏動手？」

「到處都是一樣，反正咱們總會有一個人躺下去！」

（三）

獨孤曲惡戰杜保興，易展飛也加入了戰圈。

獨孤曲武功奇高，出手快捷，連杜保興也給他逼得手忙脚亂。

易展飛叫道：「小心，他的鐵筆上有毒。」

但他這句說話才叫出，杜保興的右腕已給鐵筆劃了一下。

他的皮膚被劃破，立刻流血。但從傷口流出來的血，竟然是藍色的。

杜保興心頭一凛，大怒道：「果然好毒！」

「毒」字才出口，他的右腕已被削斷了。

他用左手握着三尖兩刃刀，把自己的右腕削了下來。

獨孤曲冷冷一笑：「果然有胆色，可惜仍然是無濟於事。」

杜保興與臉色慘變。

他雖然把右腕砍了下來，但斷腕處所流出來的血，赫然也是瘀藍色的。

「俺跟你拚了！」

但他只說了五個字，整張臉就已變得一片瘀藍，形狀說不出的恐怖。

杜保興還想衝前。

但他剛踏出第一步，人已仆下，氣絕畢命！

獨孤曲嘴角流露出一絲殘酷的笑意，日注易展飛道：「你也來嚐試一下這支鐵筆的滋味！」

他簡直不像是人，而是像一隻野獸，一隻可怕的惡鬼。

易展飛橫劍當胸，怒道：「你要殺人儘管來好了，我不怕！」

他本來就不是那種貪生怕死的人。

而且，現在他已再無選擇的餘地。

杜保興爲了他而死，他又怎能就此逃去？

獨孤曲姆指一豎，道：「有種！他在黃泉路上，能有你陪伴，實在是莫大的福氣！」

突聽一人哈哈一笑，慢慢的說道：「老杜何來有甚麼福氣，他可說是倒足了一輩子的楣！」

獨孤曲目光一亮。

他看見了一個已經有九分酒意的小胖子。

小胖子又道：「在黃泉路上陪伴他的並不是易展飛，而是一個又老又心狠手辣的老駝子！」

× × ×

小胖子龐少空又出現了。

在他的身旁，還有一個神態威猛的紅袍老人。

易展飛認識他。

他就是山西程家鏢局以前的總鏢頭程雄。

程雄瞧着杜保興的屍體，忍不住長長的嘆了口氣。

杜保興曾經是他的死對頭，但現在，他被獨孤曲殺死，却又令程雄爲之唏噓不已。

龐少空冷冷的盯着獨孤曲，道：「鐵筆淬毒，可見你這人實在大奸大惡，死有餘辜。」

獨孤曲道：「就算筆上無毒，獨孤曲又何嘗不是揹着一大包罪名，縱然傾盡長江之水，也難洗濯。」

龐少空冷笑：「難得你如此坦白。」

獨孤曲道：「更坦白的說一句，你也即將死在我的手下。」

「你有把握？」

「十足把握！」

龐少空搔了搔肚皮，道：「如此說來，你是必勝，我是必敗？」

「不錯，所以你若還不太笨的話，就應該馬上滾開，滾得越遠越好。」

「唉，我也是個很坦白的人，」龐少空道：「不妨坦白的告訴你，我很笨，笨得連應該滾開的時候都不願移動雙腿！」

「這可眞要命。」

「的確要命。」

獨孤曲嘆了口氣，道：「像你這麼笨的人，老駝子又下不了手。」

龐少空笑道：「你的心地太善良，當然不會殺我這種又笨又懶的人。」

「不錯，再見。」

獨孤曲居然就此告別。

他向龐少空揮了揮手，然後掉頭就走了。

這一次，龐少空居然追了上去：「慢走。」

獨孤曲停下脚步，冷冷道：「龐少俠有何賜教？」

龐少空微微一笑：「沒甚麼，只是想殺了你替杜保興報仇而已。」

獨孤曲倏地大笑：「這是你自尋死路，可怪不了獨孤曲！」

大笑聲中，鐵筆已反手疾刺龐少空的小腹。

龐少空身形一閃，避開這一招。

獨孤曲鐵筆再刺龐少空。

只見筆影重重，把龐少空整個身軀都籠罩着。

鐵筆的來勢迅疾無比。

但在此同時，程雄也已揮掌加入了戰圈。

龐少空叫道：「你要當心一點，他的鐵筆可不好玩。」

程雄道：「就算他有三頭六臂，今天也要把他活活撕開！」

龐少空哈哈大笑：「不愧是俺的好徒弟！」

獨孤曲聽得一呆，還以爲龐少空的神經有點毛病。

龐少空面對强敵，毫不慌亂，雖然獨孤曲的招式又詭變百出，但仍然無法傷得了龐少空。

程雄突然一聲大喝，從背後緊緊抱着獨孤曲。

他這一着可說相當無賴，但他能够抱着獨孤曲這種高手，又不能不說一句相當精采。

龐少空當然明白程雄的意思。

程雄纏着獨孤曲，是非常危險的。

程雄固然危險，獨孤曲更危險。

獨孤曲一聲怒吼，鐵筆已從脇下穿出，刺在程雄的肋骨上。

程雄悶哼一聲，一張臉登時變得蒼白如紙。

但獨孤曲也並不好受。

他被程雄拚死苦纏，對付得了程雄，却無法抵禦龐少空突如其來的一爪。

龐少空這一爪比獨孤曲的鐵筆更快，鐵筆擊中程雄之後，正待反擊龐少空，但龐少空的五隻手指，已插進獨孤曲的心臟裏！

（四）

這是慘烈的一戰。

杜保興、程雄雙雙死在獨孤曲的毒鐵筆下。

龐少空雖然最後殺了獨孤曲，但他却損失了兩個記名弟子。

難怪他悶悶不樂。

程雄中了毒筆，初時臉色蒼白如紙，但當他嗤氣的時候，全身都已變成瘀藍之色。

易展飛差點想吐。

龐少空拍了拍他的肩膊，道：「你累了。」

易展飛點頭。

他的確已累。

他太疲倦，必須休息。

但蘇鐵手仍然不肯放過他。

他走過來，對易展飛冷冷道：「我們還要再決一死戰！」

× × ×

易展飛已不想再殺人。

無論誰都不想殺。

他只希望能安靜一點，舒舒服服的睡覺。

龐少空淡淡一笑，對蘇鐵手道：「你一定要殺他？」

蘇鐵手冷笑：「你管不着。」

龐少空道：「我偏要管。」

蘇鐵手臉色一變。

龐少空道：「你若要殺他，首先得要殺了我！」

蘇鐵手大怒叱道：「你何必要爲他拚命？」

龐少空道：「不爲甚麼，因爲我高興替別人拚命。」

蘇鐵手道：「你高興替別人拚命，本堂主就先斃了你！」

龐少空道：「很好，請出手。」

蘇鐵手果然出手。

但他怎樣也想不到，龐少空的武功居然遠在他之上。

他的手剛動，龐少空的左掌已打在他的鼻樑上。

蘇鐵手悚然一驚，胸膛又再吃上了一掌。

龐少空冷冷道：「跟老子拚命，你還是差得太遠了。」

七八招之後，蘇鐵手已被龐少空打得落花流水，整個人就像個不折不扣的大呆瓜。

幸虧龐少空沒有下殺手招數，否則蘇鐵手現在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龐少空把蘇鐵手狠狠的敎訓一頓，道：「美竺姑娘之死，你們兩人都有責任，誰都不能抵賴，你們本是好朋友，却爲了這種芝蔴綠豆般的小事拚命，豈不太過豈有此理？」

看來龐少空知道的事眞還不少。

蘇鐵手咬着嘴唇，突然喃喃道：「難道我眞的錯了？」

龐少空冷笑道：「當然錯了，而且錯得厲害，老狂魔這種人百死不足以蔽其辜，但你却把他當作活菩薩，光是這一件事，就已是大錯特錯！」

蘇鐵手垂下臉，啞口無言。

易展飛突然走過去，伸出了他的兩隻手。

蘇鐵手的臉仍然垂下，他只是看見了易展飛的手。

× × ×

四隻手終於緊緊握在一起。

他們心中的仇恨已消失，就像是冰雪遇見了陽光。

蘇鐵手苦笑：「我這個天鷹堂主已幹不下去，也許應該退出武林了。」

龐少空笑道：「太早了，在八十歲之前，老子決不退出武林，希望你們也是一樣。」

（五）

天鷹堂已化爲灰燼。

剛才還在天鷹堂外的楊烈火和夏侯居，現在已不知所踪。

龐少空曾看見他們一度交手。

但他們忽然又像一陣輕風似的，完全消失了踪跡。

沒有人能找到他們。

也沒有人能看見他們這一戰。

他們究竟身在何方呢？

× × ×

時光匆匆，轉瞬一載。

又是秋涼時候。

長安城內，突然一片混亂……

（六）

在長安，人人都知道長安十三太保是萬萬不能開罪的。

十三太保不但是十三個惡霸，同時也是一個惡勢力組織的名字。

但就在這一天，十三太保全交上了霉運。

這個組織的賭場被火燒掉，十三太保的總壇被搗毀，而這十三太保的頭顱，更被人割了下來，懸掛在總壇的門外。

這是哄動長安的大事。

十三太保被殺，有人矢誓要找到兇手，爲他們報仇雪恨。

但額首稱慶的人却更多。

無論如何，十三太保被殺，對絕大多數的人來說，是一件值得祝賀的事。

× × ×

正當十三太保的黨羽到處找尋兇手之際，長安城西方三十里一座山谷內，龐少空又在開懷暢飲。

陪他喝酒的還有蘇鐵手。

蘇鐵手喝酒絕不比龐少空慢，也絕不比龐少空喝得少。

這一天，他們喝得很痛快，也殺得很痛快。

長安十三太保，就是他們幹掉的。

正當他們喝得興高采烈的時候，一輛黑漆的馬車駛進了這座山谷之中。

這輛馬車屬於夏侯居的。

一年前，獨孤曲駕駛着這輛馬車，到達天鷹堂，終於爆發一場慘烈的激戰。

那一戰，獨孤曲被殺。

至於夏侯居，他與楊烈火從天鷹堂外，一直打到十餘里外的荒嶺上。

夏侯居的武功比起十一年前已大有進展，但到最後却還是死在楊烈火的手下。

所以，這輛馬車現在已不再屬於夏侯居，而是屬於楊烈火的。

× × ×

去年這輛馬車的車把式是獨孤曲。

現在，獨孤曲早已變成一堆枯骨。

車把式換上了另一個人，他就是易展飛。

易展飛現在的心情好多了。

這一年來，他一直與楊烈火在一起。

夏侯居雖然死在楊烈火手下，但楊烈火的一雙腿也在這一戰變成殘廢。

然而，楊烈火認爲這是值得的。

就算是彼此拚個同歸於盡，他也在所不惜。

不殺夏侯居，則武林勢難有和平的日子。

殺夏侯居，是楊烈火畢生最大的願望，而這個願望他總算已經達到。

× × ×

楊烈火和易展飛也是從長安城來到這座山谷的。

易展飛一看見蘇鐵手，便道：「這一件事幹得乾淨俐落，佩服！佩服！」

楊烈火從車廂裏鑽出頭，問道：「下一次的對象是誰？」

蘇鐵手道：「蘭州六妖。」

「然後呢？」

「濟南郭聖陰。」

「接着呢？」

「東海三霸。」

「還有沒有？」

「當然有。」

「誰？」

「飛雲劍客易展飛。」

「甚麼？」

蘇鐵手又重複一次：「飛雲劍客易展飛！」

楊烈火扳起了臉孔。

「你爲甚麼要對付他？」

「他犯了偸竊之罪。」

「偸竊？」

「不錯，難道你沒有看見他正在偸喝我的酒？」

（全文完）

傳奇故事

英雄槍下美人血（一）

龍乘風・文
子成・圖

英雄美人　相形益彰

（一）

英雄槍是一桿槍的名字，同時，也是一個人的外號。

他叫甚麼名字，本來沒有人知道，但自從他用英雄槍幹過幾番令人側目的大事之後，他的名字就像一股旋風般，傳到江湖中每一個人的耳朵裏。

他姓郎。他叫郎如鐵。

× × ×

姑勿論郎如鐵這個名字是否隱寓着「郎心如鐵」的涵義在內，但郎如鐵的英雄槍却是用七種不同性質的鐵，經過七年的時間才鑄煉出來的。

七種鐵經過七載寒暑不斷的鑄煉，鑄出來的還是鐵。

那是鐵槍。

這一桿鐵槍看來只有兩尺，但槍中還有槍，一節緊接一節，兩尺長的槍可以在一剎那間就變成七尺二寸。

這就是郎如鐵的槍。

也是近八年來，最令江湖匪類頭疼和心疼的英雄槍。

他們聽見了英雄槍這三個字而頭疼。

但當英雄槍的槍尖，刺進他們心窩裏的時候，他們的頭就永不再疼，而是變成了心疼。

所以，郎如鐵這個快將三十歲的人，是個魔鬼。

他是賊中賊，魔鬼中的魔鬼。

× × ×

但無論他是賊也好，魔鬼也好，他既不被人稱爲賊，也沒有被人冠之以「魔鬼」這種雅譽，而是被人稱爲英雄槍。

這是因爲槍影响了人？

還是人影响了槍呢？

沒有人知道，包括郎如鐵在內。

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英雄，還是個魔鬼。

他知道自己絕不是個容易迷失方向的人。但他所走的路，却似乎總是籠罩着一股比乳更濃的霧。

霧中人，你是否已誤入岐途呢？

（二）

正如數千年來，上天下地，古今中外，絕大多數的故事一樣，英雄與美人之間，總是經常有一種不可分割的關係。

如果有人認爲英雄美人的故事太庸俗，那麼這人若非智慧超人的天才，就是個腦筋一塌糊塗的白痴。

五千年前已有無數英雄美人的故事存在，現在也有無數英雄美人的故事不斷地發生，直到五千年後，五萬年甚至五千萬年後，只要人類仍然存在，這種故事就永遠都會無窮無盡的繼續出現。

這種故事每個都似乎一樣，就像是中秋節的月餅，雖然餡子不同，但實際上「也沒有甚麼分別」。

眞的如此嗎？

不！

絕不！

一千個絕不！一萬個絕不！

一千一萬個，一千千一萬萬個絕不如此！

每一個英雄都有不同的際遇，每一個美人都有不同的命運，所以，每一個英雄美人的故事看來相似，但實際上却有一定程度的差別。

那就像是每個人的臉孔和屁股都不相同的道理的一模一樣。

世間上不但沒有絕對相同的兩張臉孔（即使孿生胎也有分別，不過差別較少而已。）同時，連每個人的屁股也是絕不相同的。

臉上是每個人都必須展露給別人瞧的部份。而屁股則剛好相反。

但無論是可以給人看見的部份也好，絕不能給別人看見的部份也好，每個人所擁有的，都與別人所擁有的並不一樣。

（三）

故事即將正式開始。

故事開始的時候，一切都很冷。

冷風。冷雪。冷冷的臉孔。

還有冷冷的一戰……

後起之歘

（一）

雪如鵝毛，漫天飄舞，一輛寂寞的馬車，正望北而行。

風雖已緩，但刮在臉上的時候，仍然像無數的刺針，森冷得令人難以忍受。

這裏是冰封千里，可以凍脫鼻子的格里烏滋。

格里烏滋距離京師最少有八千里。

在八天之前，郎如鐵還在京師城內的寶庭軒吃涮羊肉，喝來自波斯古國的葡萄酒，但現在，他除了幾塊比冰還硬，比雪還更淡而無味的大麥餅之外，他唯一可以吃喝的，就是迎面而來的北風，和風中夾着的飛雪，冰磋子。

他的腿已被連日的寒風冷雪凍得又紅又腫，腳上還長出了兩顆討厭的凍瘡。

他以前一直都以為臉上的暗瘡最討厭，但現在他才知道大謬不然。

他現在全身上下，由臉孔一直到腳跟，都找不見任何一顆暗瘡，但凍瘡却冒出了兩顆。

如果兩百顆暗瘡可以代替這兩顆凍瘡的話，他一定會選擇前者。

但比起趕車的老尉遲，他腳上的凍瘡又似乎太少了。

老尉遲不算太老，最少他自己還認為自己很年輕。

但別人稱呼他老尉遲，他也並不反對，因為他姓尉遲，却沒有人知道他的名字，而他今年已差不多七十歲。

有些人還沒五十歲，就覺得自己老了，應該休息下來，安享晚年福。

這些人的老，是在心，而不是在人。

但老尉遲剛好相反，也許那是遺傳性所使然。

他的父親八十八歲那年，還在邊疆沙場上揮刀殺敵，而且居然還是個打頭陣的先鋒將軍。

老尉遲也是個典型的先鋒之材。

雖然他一輩子都沒有參軍，但在江湖上，每逢出現了甚麼嚴重的糾紛，只要老尉遲在場，他就會第一個站出來講話。

他是替「正義」二字講話，從不向惡勢力低頭。

這種硬骨頭所結識的朋友當然不少，但他樹立的仇敵却也更多。

這種仇敵滿天下的人，本不該活得很長久的。

但他仍然活着，而且精神還是和四十年前同樣充沛。

唯一不同的，是他的頭髮早已灰白，臉上的皺紋也一天比一天更多，更深刻。

現在，他也和郎如鐵一樣，腳上冒出了可惡的凍瘡。

他不但腳冒凍瘡，連雙手也冒出了好幾顆。

幸好老尉遲不在乎，這一點凍瘡對他來說，堪稱小意思而已。

昔年他在長白山老參峯下，被長白十妖佈下毒箭陣，困在一個冰洞中，那時天氣極是嚴寒，而他又已受了重傷，以為必死無疑，但他仍然沒有發出半句呻吟，更絕不投降。

但結果，他居然沒有死。

他沒有死掉，但長白十妖却反為統統死掉。

老尉遲大難不死，是因為他有一個朋友冒着生命的危險救了他，而這個朋友與他只有一面之緣。

交朋友是很奇怪的事。

有時候相識了好幾十年的朋友，彼此並不一定互相了解，更談不上肝胆相照這四個字。

當危難來臨的時候，這種朋友最大的本領就是一拍屁股，像孫行者般一個觔斗就溜到十萬八千里外。

至於朋友是死是活，一概不理。

但並不是每個人都這樣自私、不講義氣的。

男女之間，常有一見鍾情。

人與人之間，也常有一見如故。

老尉遲大難不死，全憑郎槍冒死相救的。

而郎槍也就是郎如鐵的父親。

× × ×

大麥餅又硬、又無味，它唯一的好處，就是只有一個「大」字。

這種麥餅，平時就算三天吃一個都吃不完。

但郎如鐵好像眞的餓了，平時三天都吃不完的大麥餅，他現在一口氣就吃了三個。

他吃得並不正常。

他吃的次數很少，但每次吃的份量却極大。

老尉遲當然知道這種麥餅很難下嚥，但自從兩天前他們的糧食用罄之後，他們唯一還可以充飢的就是從一個窮鄉僻壤裏買回來的大麥餅。

但郎如鐵沒有埋怨這種麥餅不好吃。

麥餅再難下嚥，也總比吃樹皮好得多了。

郎如鐵捱過苦，更捱過飢餓。

雖然近年來他已很少再捱餓，而且經常嚐盡各地的佳餚美酒，但昔年吃樹皮、喝老鼠血的慘痛日子，他還是沒有忘記。

永遠都不會忘記。

（二）

大麥餅也快吃完了。

連郎如鐵都感到有點奇怪，這幾十個大麥餅是怎樣被自己的腸胃消化的。

他們是否快要捱餓呢？

那倒不然，因為馬車已來到了格里烏滋最大的一個城市。

雪城。

× × ×

雪城以雪為名，但最吸引郎如鐵的絕不是雪。

無論是誰在雪地中渡過幾天捱大麥餅的滋味，他最渴望見到的絕不會是雪。

他腦海中凝想着的，是一鍋熱騰騰的雪蛇羹，和芳香撲鼻的雪梅醬爆雞。

這兩種食物他在五年前嚐過，地點就在雪城內最有氣派的雪梅樓。

雪梅樓不但菜燒得好，自釀的雪城一品香，更是世間難求的好酒。

馬車向前邁進，雲城的輪廓已歷歷在目。還有一個小小的山坡，再走半里雪路，他就可以坐在暖烘烘的雪梅樓內，享受着已久違八天的佳餚美酒。

老尉遲彷彿也知道了郎如鐵的心意，馬車的速度陡地開始加速。

小小的山坡瞬即駛過。

但就在此際，一陣馬嘶聲響起，馬車突然靜止不動。

郎如鐵在車廂內，淡淡的道：「是不是前面出現了障礙。」

老尉遲冷冷一笑，道：「前面有八條狗。」

郎如鐵道：「好狗不擋路，牠們是不是好狗？」

老尉遲搖搖頭。

「不是好狗，是野狗。」

郎如鐵淡淡一笑：「這麼冷的天氣，牠們不躲在狗窩裏，可能肚子眞的有點餓了。」

老遲尉道：「想吃人的野狗，俺也不是第一次遇上。」

郎如鐵道：「我知道你宰狗的手段，比我喝酒還爽快。」

老尉遲哈哈一笑，臉上已發出了紅光來。

「俺現在就去宰掉那些野狗。」

× × ×

山坡下有一條筆直的路，可以直通往雪城。

雖然路上積滿厚厚的冰雪，但路面寬闊平坦，從這裏到雪城，只不過是片刻間的事。

可惜他們的馬車遭遇了障碍。

阻碍馬車前進的當然不是八條野狗，而是八個人。

這八個人的年紀相差不遠，年紀最大和最少的相差都絕不超過十歲。

他們都很年青，但臉上的神態都同樣驕傲。

雖然他們的臉上都落滿了雪花，但他們的眼睛，却比遠方吹來的冰磋子還更明亮。

老尉遲雖然從來都沒有見過他們，但從他們站立的姿勢、方位，他已看出他們佈下的是一種奇門陣法。

老尉遲下了馬車，第一句說話就問對方：「你們八個人總共有多少顆腦袋？」

他的聲音亮如洪鐘，但更令人怵目的却是他腰間斜插着的兩柄利斧。

這兩柄利斧雖然有缺口，但却比世間上絕大多數沒有缺口的斧頭都更鋒利。

這是魔王斧，也是老尉遲的父親遺留下來給他的唯一財產。

當老尉遲第一次接觸到魔王斧的時候，這一雙斧頭已有缺口。

這一雙利斧本來也並不是老尉遲父親之物，而是潼關十大魔王寨的鎮山之寶。

現在，十大魔王寨已蕩然無存，魔王斧也已成為老尉遲的武器。

魔王斧以前是屬於魔道高手的。

它以前砍殺的人，最少有一大半是死在「寃哉枉也」情況之下的。

但自從魔王斧落在老尉遲手上之後，他敢說，從未殺錯過任何一個死在斧下的人。

老尉遲並不嗜殺。

但殺人並不一定是主動的，有時候被動殺人的機會遠比主動殺人的機會更多。

× × ×

——「你們八個人總共有多少顆腦袋呀？」

這句說話的挑釁性相當强。

但最初引起挑釁的並不是他，而是這八個神態驕傲的年青人。

他們的驕傲，也許是師父傳授給他們的其中一項「絕藝」。

他們的師父，比他們更驕傲。

而且驕傲得跡近乎像個瘋子。

老尉遲的話說出後，天地間的殺氣更重。

他們的回答，是：「十顆。」

八個人居然會有十顆腦袋？

別人也許不明白是甚麼意思，但老尉遲明白，雖然他生性並不太乖巧，然而畢竟已是個老江湖。

世間上沒有先天性的老江湖。

每一個老江湖之所以能夠成為老江湖，那全然是磨練出來的。

老尉遲也許並不比別人聰明，但他已經歷過無數的巨風浪，吃過不少別人連想都想不出來的苦頭。

這就是磨練。

就算再愚鈍的人，當他經過長年累月磨練之後，他都會變得精明起來的。

這八個年青人怎會有十顆腦袋？

難道他們其中有一個人是三頭六臂的麼？

沒有。

除了神話之外，世間上絕對沒有三頭六臂的人。

他們八個人之所以有十顆腦袋，是因為老尉遲和郎如鐵的腦袋都是他們的。

——這是他們「想當然」的想法。

他們其中一人也問老遲尉：「你們兩個人又有多少顆腦袋？」

老尉遲的回答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十顆，因為你們八顆腦袋也是我們的。」

八個年青人同時冷笑。

其中一個只有一隻眼睛，左眼已瞎的年青人冷冷道：「你們沒有，不但沒有十顆腦袋，連一顆也沒有。」

老尉遲大笑：「好！俺就把這個腦袋雙手奉上，看你們能否把它捧掉。」

大笑聲中，老尉遲巳「雙手捧上」。

但他捧上的並不是腦袋，而是一雙有缺口的魔王斧。

(三)

雖然外面很冷，殺氣更籠罩着整個空間，但郎如鐵仍然若無其事的，躺在車廂裏。

他知道阻攔馬車前進的是甚麼人，也知道他們都是江湖上傑出的後起之秀。

但這八個人最「傑出」的地方，也是他們最無恥的地方。

他們號稱「採花八傑」！

採花盜居然也以「八傑」爲號，的確相當傑出。

他們自命風流。

但眞正風流的人，絕不會對女人施暴的。

他們只是下流，絕非風流。

他們把自己的下流視爲風流，也許是因爲他們的師父，也是個自命風流，其實却比下流還更下流九十八萬倍的老王八。

但除了極少數的人之外，誰也不敢開罪這個八個「傑士」，更不敢開罪他們的師父。

但老尉遲和郎如鐵都是那些少數人的一份子。

他們不怕「老王八」，更不怕甚麼採花八傑。

他們不但不怕，而且還要動手把這八個後起之秀宰掉。

不！不是後起之秀，而是「後起之獸」，比野狗還更不如的衣冠禽獸。

× × ×

掀開了車廂的布簾子，郎如鐵第一眼看見的是漫天風雪。

看見這些風雪，他就想起了一張雪白的臉，和一蓬烏漆發亮的頭髮。

那是一張他想忘記，但却偏偏無法忘記的臉。

他第一次遇見她的時候，也在風雪之中。

她是一朵飄浮的彩雲，也是一隻遨翔四方的海鷗。

她也是一把無情的鑰匙，把郎如鐵的心一重一重的重重鎖起。她把他鎖在一個永遠編織不完的夢裏。

夢是甜的。

也是酸苦的。

但他現在甚麼滋味都不願再嚐，他只希望自己的腦海能剩下一片無窮無盡的空白。

空白雖然並不象徵幸福，却也並不象徵痛苦。

空白就是空白。

它就像是一杯清淡的水，無色無味無腥無臭也無香氣的水。

清水象徵的是清醒。

他必須要保持極度的清醒，來幹一件應該進行的事。

大丈夫有所不爲，亦有所必爲。

他就是爲「有所必爲」這四個字來到這一個冰寒徹骨的地方的。

× × ×

正如世間上許多大事一樣，每當它發生之前，都一定會遭遇到不少困難，不少阻碍。

現在第一個阻碍巳攔在馬車之前。

採花八傑突然出現，使老尉遲不能順利把馬車駛到雪城。

但郎如鐵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如果他此行會一帆風順的話，那才是一件意外的事。

(四)

採花八傑都帶着兵刃，其中包括兩把薄如紙的緬刀，兩支鐵筆，兩對子母追命環，還有兩桿銀槍。

郎如鐵掀開車廂布簾第一眼看見的是漫天風雪，接着映入他眼簾的就是那兩桿槍。

這兩桿槍都是純銀鑄造，光亮得就像是情人的眼睛。

但持槍的兩人，他們的眼睛却絕對無情的。

無情的人，無情的槍。

在他們的眼睛中，只有肉慾，只有強權。

雖然他們還很年輕，但早在十年前便巳懂事，但可惜的也就是他們實在太懂事了。

郎如鐵嘆了口氣，臉上的神態忽然也變得比冰還冷，比這兩個人無情的人更無情。

他忽然推開了車廂的門，淡淡的道：「你們暫時別動手，我有幾句話要說。」

老尉遲的斧頭本巳劈出，但郎如鐵的說話剛响起，他的一對魔王斧就收住了勢子。

採花八傑的目光，全都集中在郎如鐵的臉上。

但郎如鐵的目光，只盯在兩個人的身上，那就是使用銀槍的二人。

這兩個人的年紀相差最多都不超過三歲，而且都同樣高大、英俊。

誰都不能否認，他們都是美男子。

他們不但英俊，而且傲氣逼人，在採花八傑之中，他們可算是出類拔萃的領導者。

但郎如鐵從馬車走出來的時候，臉色變得最快的也是他們。

他們的神態變得很不自然，就像是兩隻花豹，突然遇見了一條比牠們更美麗，更好看的猛虎。

郎如鐵的衣着很隨便，全身上下沒有半點着意修飾過的痕跡。

他的神色好像很柔和，但他眼睛所透射出來的光芒，却比銀槍的槍尖還尖銳。

郎如鐵的腰間也斜插着一桿槍。

這一桿槍現在只有兩尺長，看來不像是槍，却像一根鐵棍子。

他的視綫一直都沒有離開過手持銀槍的兩人。

風雪一度緩和，現在又再回復了狂風暴雪的情景。

郎如鐵逆風而立，一身白衣被吹得獵獵作响。

他突然問那兩個手持銀槍的年青人：「兩位可認識花憐憐？」

兩人點頭，同時冷笑。

郎如鐵的神情突然變得很嚴肅：「花

憐憐的未婚夫喬崙，他用的武器好像是一對銀槍。」

兩人又點頭。

郎如鐵眉心一聚，目光更冰冷：「你們手中的銀槍，好像就是喬崙愛逾性命的亮銀七煞槍？」

兩人第三次點頭，但却是始終一言不發。

郎如鐵忽然閉上了眼睛，慢慢的道：「花憐憐是江南百花山莊唯一沒有被你們殺掉的女人，她是漏網之魚。」

左邊一人冷冷一笑，終於道：「花老兒不知死活，竟然刺瞎了咱們六弟的一隻眼睛，咱們若不血洗百花莊，又怎能洗清恥辱？」

郎如鐵冷冷一笑道：「但喬崙又有何罪？」

右邊一人道：「他是花憐憐的未婚夫，這巳是死罪。」

郎如鐵忽然嘆了口氣：「可惜你們沒有弄清楚一件事：喬崙不但是個受人尊敬的謙謙君子，同時也是我的朋友。」

兩人不再說話了。

因爲他們知道現在無論說甚麼都是多餘的。

郎如鐵冷冷的道：「我現在只想想問一問你們的名字。」

「所爲何事？」

「立碑，爲你們二人立碑。」

「好！只要你能殺得了咱們二人，就算把名字告訴給你又何妨？」

「請說。」

左邊一人道：「伍無岸。」

右邊一人道：「白一霜。」

他們把自己名字說出來的時候，臉上的神色還是很驕傲。

他們要世上所有人都知道，英雄槍郎如鐵就是死在他們槍下的。

同時，他們並沒有忘記，郎如鐵腦袋的價值是白銀五萬兩。

出賣自己的人

(一)

無論對誰來說，五萬兩絕不能算是一個小數目。

伍無岸和白一霸在三個月前，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在一個武功極高的富孀身上，騙走了一張藏寶圖，但結果每人只分得五百兩銀子。他們當然很失望。

但這一次，如果他們把郎如鐵殺死，他們所得的酬勞，將會是五萬兩。

想到這裏，兩張驕傲的臉孔都巳露出了興奮的神色。

白一霜知道自己的槍法比伍無岸更快、更狠、也更準。所以第一個出手的並不是白一霜，而是伍無岸！

伍無岸的槍巳如毒蛇般刺出！

白一霜冷靜的站在一旁，只要郎如鐵露出任何破綻，他就會乘虛而入。

伍無岸的槍法如何，白一霜當然清楚不過。

他認爲伍無岸就算傷不了郎如鐵，最少也可以把郎如鐵逼出一些破綻。

白一霜一向認爲自己善觀氣色，也懂得怎樣把握機會。

只要有機會，那怕是白駒過隙那般短暫的時間，他也有絕對的信心把機會牢牢掌握。

這是他是優點。

他自以爲是的優點。

× × ×

伍無岸一槍刺出，連風雪都好像被這一槍的威力所凝結。

槍尖筆直疾刺郎如鐵的咽喉。

郎如鐵彷如不見。

槍尖幾巳觸及他頸際的皮膚。

伍無岸的槍果然來得很快。

忽然間，「颯」的一聲異响，槍光閃動，郎如鐵站立着的姿勢改變了。

他仍然站在原處，甚至連眼色都沒有變過。

但他腰巳挪，身巳動，一直斜插在腰間的英雄槍也巳出手。

伍無岸沒有吃驚。

吃驚的是白一霜。

伍無岸沒有吃驚，是因爲郎如鐵的槍來得太快，一槍就巳穿過他的咽喉。

伍無岸幾乎是在一眨眼的時間內就斷氣畢命的。

他死得太快、太突然。

所以他臉上沒有半點吃驚的神色，死人是永遠不會吃驚的。

風雪沒有被凝結。

凝結的是白一霜的眼睛。

當他的眼睛恢復了正常轉動的時候，郎如鐵的槍又巳斜插在腰間。

世上不少名刀寶劍，殺人不見血。

英雄槍也不見血。

血只染在敵人的咽喉上，英雄槍從不染血。

白一霜剛才還是信心十足的站在雪地上。

但現在他却覺得自己站着的地方並非雪地，而是大漠裏可以把整個駱駝隊吞噬的浮沙。

郎如鐵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淡淡的笑容。

他問白一霜：

「你是否巳找到了破綻？」

白一霜的臉比梅花上的積雪還白。

他突然把手中的銀槍插在冰雪上。

他臉上的傲氣巳完全消失，就像一個十年窻下苦，結果却在科場屢試落第的落拓書生。

他在槍法上的苦練，又何只十載而巳。他忽然發覺，自己的槍法是白練了。

× × ×

郎如鐵也是個練槍的人。

他在一桿槍所下的苦功，當然絕不比白一霜爲少。

英雄重英雄，郎如鐵了解白一霜的心境。

雖然白一霜不是英雄，也許是個梟雄，甚至可能是個狗熊，但郎如鐵仍然很了解他。

白一霜深深的抽了口氣。

他對郎如鐵道：「我不配用槍，無論是金槍銀槍鐵槍木槍都不配用。」

郎如鐵盯着他，目光雖然還是冷的，但殺氣却巳消散了一大半。

「你還未曾與在下交手，就巳甘心認

輸，足證你還不是頑冥不靈，無可救藥之輩。」

白一霜道：「郎大俠如欲宰我而甘心，就請馬上出手。」

郎如鐵道：「你不後悔？」

白一霜道：「小弟滿手血腥，本就該死，像小弟這種人，多留一個在世上，對天下蒼生必然有害無益。」

郎如鐵並不覺得他的說話很奇怪。

知恥近乎勇，如果今天放他一條生路，這個姓白的年青人也許會醒悟前非……

既然如此，那又何必趕盡殺絕？

郎如鐵長長的嘆了口氣，揮手道：「你們走罷，今天我本來就不想殺人……」

白一霜道：「喬崙的仇恨，難道你已忘記？」

郎如鐵的臉色一變。

但他仍然沒有改變主意：「只要幾位願意改過前非，郎某未必就會堅持冤冤相報這種做法。」

白一霜臉上的肌肉一陣跳動。

他沉默了很久，突然道：「郎大俠既不屑殺白某這種無恥之徒，小弟唯有自栽以謝天下。」

他已下了決心，右腕一翻，亮出一把八寸長的銀七首，霍一聲就向自己的頸上抹去。

他的動作很快，連老尉遲的神色都為之一變。

郎如鐵急道：「白兄且慢。」

白一霜的銀七首去勢極快，但郎如鐵的身手也絕對不慢。

人影翻飛，郎如鐵的左手如閃電般向白一霜的右腕抓去。

他這一抓很準，已算準了白一霜右腕部位必到之處是在甚麼地方。

他這一抓絕不能落空，否則白一霜的性命就完了。

可是，他抓空了。

（二）

郎如鐵算得很準。

但算得更準的却是白一霜，他已算準郎如鐵一定會出手救自己，而且更早已料到郎如鐵出手的方位。

就在這一刹那間，白一霜的嘴角間竟露出了一絲殘酷的微笑。

郎如鐵這一抓落空，是因為白一霜根本就並不是自栽。

他只是在引誘郎如鐵。

欺騙郎如鐵。

白一霜雖然很年輕，但已不愧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他棄槍不用，是因為他看出郎如鐵的槍法，絕非浪得虛名。

連伍無岸也不是他的敵手，那麼自己的勝算恐怕也不會高。

五萬兩銀子雖好，但性命畢竟還是寶貴得多。

白一霜雖然驕傲，但到了這種決定性的關節上，他可不願逞英雄。

他之不逞英雄，因為他本來就不是英雄。

他不配。

由髮尖以至脚跟，他沒有一寸地方像英雄，英雄是絕不會如此卑鄙無恥的。

當郎如鐵的身子向他欺近，一爪抓向他右腕的時候，他的右腕上的銀七首，却改變了相反的方向，直刺郎如鐵的心臟。

銀光一閃。

郎如鐵倒下。

× × ×

風更急。

雪更濃。

白一霜那一絲殘酷的微笑仍然掛在他的臉上。

他已發出了最得意，也最無恥的一擊了。

採花八傑其餘六人臉上都發出了光，他們的神色都很興奮。

郎如鐵畢竟是人，而不是個永遠不倒的神。

他相信了白一霜，所以，他倒了下去了。

可是，他們的興奮並沒有維持得太久，白一霜殘酷的微笑也突然僵硬。

他的嘴角沁出了血。

但流血更多的地方並不是嘴，而是他的小腹。

——郎如鐵雖然倒下，但白一霜的七首並未刺中他的心臟。

他不是神，但他還未面臨到「倒了下去」的時候。

眞正倒下去的是白一霜，英雄槍忽然就像奇蹟般穿過了他的小腹，穿過了他的腸臟。

他倒下。

郎如鐵又緩緩站起，用一種森冷的目光盯着白一霜。

「你的戲做得不錯，可惜談到演戲，我也是個大行家。」

白一霜的臉已扭曲。

他最後兩句說話是：「你殺了我，你一定會後悔的……」

郎如鐵沒有後悔。

他並不是個自言永不後悔的那種人，但殺白一霜這種無恥之徒，就算他一天之內殺九百個也絕不會後悔。

（三）

老尉遲的魔王斧又再揮舞。

但採花八傑餘下來的六人却已無心戀戰。

他們怕的也許並不是老尉遲，而是郎如鐵。

但老尉遲的一對魔王斧又豈是容易對付？

唯一死纏爛拚的，還是那個瞎了一隻眼睛的老六。

但老尉遲在五招之內，就已把他的腦袋霍聲砍下。

銀白的雪地已染滿鮮血。

餘下五人更是無心戀戰，終於棄甲逃曳，溜之大吉。

老尉遲沒有追趕。

他知道郎如鐵渴望見到的並不是血，而是芬香馥郁的酒。

血在路上，但酒却在城中。

他們當然不會逗留在這裏，馬車很快就直向雪城駛去。

× × ×

雪城還是雪城，並沒有任何的改變。

這裏的氣候雖然嚴寒，但這個城市的人情味却令人有暖烘烘的感覺。

馬車剛駛進城內，立刻就有人慇勤招呼。

大獻慇勤的是一間客棧的小二侯湯圓。侯湯圓並不是一個渾號，這人的確姓侯，名字就叫湯圓。

侯湯圓乖巧伶俐，雖然個子瘦小一點，但做事絕不馬虎，是一個工作勤快的好伙計。

老尉遲認識他，他也認識老尉遲。

但老尉遲對他的印象並不怎樣好，就正如他對老尉遲的印象亦欠佳的情況一樣的。

但侯湯圓却很歡迎郎如鐵。

原因很簡單：五年前郎如鐵來到雪城的時候，是在雪城客棧下店的，當時伺候郎如鐵的人，正是這個二十來歲的小伙計——侯湯圓。

當郎如鐵離開雪城的時候，他給侯湯圓的賞錢，直到現在他還未曾完全花掉。

可以說，郎如鐵是一個大手筆的闊客。這種闊客，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最受歡迎。

× × ×

雖然雪城客棧絕不能與京師城內的翠香園相比。

但這裏的房間修飾也相當富麗堂皇，尤其是那張柔軟舒適的大床，更是長途跋涉後最理想的憩休之所。

郎如鐵也許並不太懶，但他也和許多正常的人一樣，喜歡舒適，喜歡享受。

也許他曾經吃過苦，而且吃的苦頭也太多，所以當有機會舒適享受的時候，他都不會輕輕放過。

侯湯圓把他帶到雪城客棧的天字第二號房，侍候之慇勤，令到老尉遲看得很不順眼。

他是個爽直的人。

他不喜歡故弄玄虛，也不喜歡看見別人鬼鬼祟祟的。

雖然他知道侯湯圓只不過是個小角色，但他絕對沒有忽視任何出現在郎如鐵身邊的人。

他知道郎如鐵的仇家並不少，不少殺手喬裝小伙計、小販甚至是殘廢者，目的只是想接近郎如鐵，然後出其不意地向他驟施毒手。

雖然一直以來，輸掉一條性命的都是那些殺手，但老尉遲却不能不小心防範。

郎如鐵是他恩公的唯一血脈，他絕不能讓郎如鐵發生任何的意外。

郎如鐵却已舒舒服服的躺在那張大床之上。

他整個人輕飄飄的，彷彿躺着的不是大床，而是虛無飄渺的雲堆。

侯湯圓滿臉笑容，對郎如鐵道：「兩位是一併住在這間房子，還是……」

他的說話還未說完，老尉遲已截然道：「俺不喜歡睡這些床。」

侯湯圓微微一怔：「難道你喜歡睡又冷又硬的木板床？」

老尉遲冷笑道：「俺不必租房，俺睡在馬車上。」

侯湯圓沒有反對。

就算這個老人要睡在茅房裏，他都絕不會反對。

他獻慇勤的對象並不是老尉遲，而是郎如鐵。

郎如鐵雖然並不是出身名門世家的弟子，也不是風流豪闊的花花大少。

但他有一個好處，就是出手豪爽，在這一方面來說，他絕不會比任何富家子弟輸虧。

雖然很多時候，他也會窮得要命，但他總有法子可以讓自己在短時間內，由窮措大變成一個大富翁。

但他看來既不像窮措大，也不像個富翁。

他只像個遊俠，又像個一貌堂堂的大賊。

他的確是遊俠，同時又是個大賊。

而且是賊中賊！

（四）

侯湯圓的招呼眞妥當。

正當他想離開房子的時候，突然就有一隻寬大粗糙的手掌，擋住了他的視綫。

侯湯圓的臉色變了變。

他本能的把臉孔向側一移，但這隻手掌也跟隨着他的臉孔移動。

「你站着，別搖頭幌腦，否則俺就一掌拍在你的狗臉上，包管你以後都不必再吃人間烟火。」

侯湯圓的臉立刻變成了猪肝色。

他已認出這是老尉遲的聲音。

他平時不大瞧得起這個老頭兒，但此刻不知怎的，竟然給對方幾句說話就弄得臉色大變，眞的不敢再動。

老尉遲終於把手掌收回，露出了一張殺氣凜凜的臉。

「小伙子，你聽着，俺雖然只不過是個車把式，但這種車把式世間上還沒有幾個。」

侯湯圓嚥了口涎沫，頻頻點頭：「小……小的明白……」

「你明白那就最好。」老尉遲冷冷的盯着他，一雙眼睛像是刮骨削肉的刀，不停地在侯湯圓的臉上刮來刮去，「老老實實回答俺，是甚麼人指使你要咱們在這裏住店的？」

侯湯圓不敢隱瞞，只好說：「是一個大爺……」

「呸！」

老尉遲右手一翻，閃電般就在他的臉上連打兩記熱辣辣的耳光。

他這兩記耳光並不志在傷害侯湯圓，而是要給他一個教訓。

「說話別像一團爛飯的，甚麼一個大爺，俺也可以算是大爺，你有興趣也可以自稱大爺，究竟那厮姓甚名誰？是甚麼來路？對咱們有甚麼企圖？」

老尉遲的問話有如連珠炮發，只聽得侯湯圓暗暗叫苦。

他正打算小心翼翼回答，天字第一號房的門突然打開，走出了一個人。

這人的身材不算太瘦削，但由於顴骨聳得實在太高，所以給人的印象又好像瘦削削的，而且還隱約帶着幾分邪氣。

老尉遲一看見這個人，立刻就嘆了口氣，對侯湯圓道：「這裏已沒有你的事，你走罷。」

侯湯圓如獲大赦，一陣烟似的溜個無影無踪。

那人輕輕一咳，乾笑道：「齊某並不

是甚麼大爺，但你若喜歡叫我一聲大爺，那也不妨。」

老尉遲目中發出了光，道：「五年不見，你還是幹無本買賣的生意？」

那人搖搖頭，道：「我若還死性不改，此刻又焉有胆量站在這裏？」

一直躺在床上的郎如鐵忽然笑了笑，道：「齊大爺既然已來到了雪城，相信一定會做個東道，事實上我也餓了。」

那人緩緩走進房中，道：「你想到雪梅樓吃爆鷄？」

郎如鐵道：「要不是你派侯湯圓把咱們帶到這裏，我現在必然已在雪梅樓。」

那人嘆了口氣，道：「雪梅樓的酒菜雖然不錯，但現在你萬萬去不得。」

郎如鐵「哦」一聲，微笑道：「聽齊大爺的口氣，好像那裏出現了甚麼厲害的老魔頭，生怕郎某會吃虧？」

那人又長長的嘆了口氣，道：「齊某昔年憑一刀一鏢，幹了十六年無本買賣的生意，若不是敗在你的手中，恐怕現在還是一個江湖大盜。」

郎如鐵道：「做江湖大盜本來也沒有甚麼不好，只不過碰見郎某這種人是難免倒霉一些而已。」

那人苦笑一聲，道：「齊某敗的心服，咱們既有賭約在先，齊某自當遵守諾言，絕不反悔。」

郎如鐵淡淡笑道：「但你的開支並不少。」

那人道：「的確不少。」

郎如鐵道：「這五年來你靠的是甚麼收入？」

那人回答：「開設鏢局。」

郎如鐵道：「生意情況如何？」

那人怪笑一聲，道：「他媽的淡出個鳥！齊某滿門老幼沒餓死，實在僥倖。」

郎如鐵道：「鏢局生意沒錢賺，豈不是非但沒有收入，反而要賠老本？」

那人道：「不錯。」

郎如鐵道：「這五年來開銷的錢，又從何而來？」

那人的神色忽然變得很嚴肅。

「我把自己租借給人，幸好租金很不錯，足够一切開銷。」

郎如鐵霍然而立：「你把自己租借給誰？」

那人正色道：「是一個大爺……」

他說到這裏，有意無意的瞧了老尉遲一眼。

他的意思再也明顯不過。

剛才侯湯圓的也是這麼一句話，結果却換來了兩記火辣辣的耳光。

但這一次老尉遲沒有動手，甚至連一點反應也沒有。

郎如鐵却嘆了口氣，道：「能够把你租用的人，自然絕非無名之輩，就算他今年只有三歲，也可稱為大爺而無愧。」

那人臉上微微露出了得意之色。

他的後台勢力並不小，否則他也不敢站在這裏面對郎如鐵。

他曾經是郎如鐵的手下敗將，那已是五年前的事。

這五年來，他朝夕不斷苦練武功，而且還找到了一個勢力龐大的老闆作為自己的後盾。

他唯一付出的代價，就是出賣了自己。他以為是「租用」，其實却是出賣。

他已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靈魂、自由，甚至滿門老幼，都賣給了別人。

直到現在，他總算又有機會面對英雄槍，面對郎如鐵。

可惜有一件事是他永遠想不到的。

郎如鐵竟然一步步的走他面前，雙手如電般出擊。

那人並非呆子，也絕非庸手。

他的武功，連他自己都有點佩服自己。但就在這一刹那間，他突然清醒了。

他覺悟到自己的武功，不但不值得任何人佩服，而且簡直就該讓全世界的人，每人都打他兩記耳光。

飯桶！

飯桶！

他自己在咒罵自己：

齊清流是全世界最飯桶的大飯桶！

寶刀未老

（一）

窗外大雪紛飛

這裏是雪梅樓的觀雪庭，也是雪梅樓最幽靜、最華麗的一座廳院。

一個錦袍人，正在廳中翻閱宗卷。

案上中央擺放着的一份宗卷，正是齊清流身世和武功的一切來歷——

× × ×

齊清流，字天律，四十八歲。

籍貫：大冰原齊家村。

外號：大冰源之虎。

武功：獨門白絕刀法、奪命虎頭鏢。

此人原為北五省四大盜之一，自五年前敗在郎如鐵手下，迄今並無犯案紀錄。

× × ×

北五省四大盜若是飯桶，他們就決不會成為北五省四大盜。

錦袍人當然很清楚齊清流的實力。

因為他就是齊清流的後盾。

這人的年紀並不老，最小比齊清流還年輕十歲。

他的眉毛很疏落，但兩撇鬍子却特別濃密，也長得比一般人特別長。

這兩個鬍子若襯在別人的臉上，也許會很礙眼，但這人天生就有一種奇特的氣質：莊嚴、不怒而威、顯然是個慣於發號施令的領導者。

甚至這兩撇特別濃、特別長的鬍子，也變成了這人權威性的象徵。

觀雪庭中只有這個錦袍人，他的神態看來很安詳。

安詳得跡近乎陰沉。

他無疑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也只有這種人，才能駕御大冰源之虎。

窗外有雪，他似乎是在觀雪庭中觀賞雪景。

——今天的雪，是肅殺的，也是冷酷無情的。

——無論是誰在這種天氣下被殺，他身上的血液都會很快凝固。

（二）

風雪聲中，忽然又傳來了一陣混濁的咳嗽聲。

咳嗽聲來自遠方，但錦袍人仍然能够聽得很清楚。

他臉上的表情更冰冷。

他忽然坐下，坐在那張擺滿宗卷的案上。

「方殺。」他在呼喚。

聽外立刻有一人應聲而入。

他叫方殺。

他的瞳孔相當大，但一雙眼睛却是白多黑小，而且該白的地方又黃又濁，該黑的地方却是灰灰濛濛，就像是晒乾了的死魚一樣。

他以「殺」字為名，他的身上也的確帶着一股無形的殺氣。

他的人並不像一把刀，而是像一根鐵棒。

鐵棒雖然並不鋒利，但却可以把任何人的腦袋擊成粉碎。

他用的武器也是一根鐵棒。

這根鐵棒看來平平無奇，但却是江湖上三大名棒之一的要命棒。

要命棒已要了多少個人的性命？

別人也許不知道，但方殺知道。

他每殺一人，就例必用指甲在棒上劃一個小圈子。

要命棒幾乎無堅不摧，但方殺的指甲竟似比魚腸劍還鋒利，他在棒上留下的小圈子已達五十九個。

殺五十九人並不能算是怎麼一回事。

江湖上不少心狠手辣的魔頭，殺五十九人也許不必花上一頓飯的時光。

近三百年來江湖上殺人最瘋狂的是霍十三刀。

霍十三刀原本姓霍名情，但他的奪命十三刀實在太令人吃驚，當他出道五年之後，霍情這個名字已很少人提及，人人却叫他霍十三刀。

十六年前，霍十三刀單刀赴會，闖到點蒼山，把點蒼派的道士幾乎殺得乾乾淨淨，這一戰轟動江湖，但自此之後，霍十三刀也在江湖上銷聲匿跡，有人說他已在惡戰中身受重傷，終於不治而死。

霍十三刀曾經受傷，那是事實，傷勢不輕，也是事實，但他是否真的已經死亡，却是一直都沒有人能證實的事。

那一戰，霍十三刀殺了一百三十九個道士，堪稱戰績驚人之至。

有人說他是個冷血狂徒，也有人說他是個瘋子，更有人說他簡直不是人。

但如果有人說他是個英雄，那麼這人也必然是個冷血狂徒，是個瘋子，而且簡直不是人。

但世事的眞象，世人又往往能够知道多少？

× × ×

比起霍十三刀來說，方殺畢生只殺過五十九人，當然是一個微不足道的數目。

但你若知道這五十九人的名字，你的感覺就會完全不同。

要命棒並不是胡亂地去要任何一個人的性命的。

若不是在江湖上負有盛名的高手，方殺根本就不去殺。

他並非因仁慈之念而不殺，而是因為不屑出手而不殺。

世間上值得他出手去殺的人，直到現在為止他只發現七十八個。

而這七十八個值得他出手去殺的人，已有五十九個死在要命棒下。

（三）

方殺也在看雪。

他的主人看雪，他也看雪。

假如他的主人忽然發了瘋在吃猪屎，他也一樣會奉陪到底。

只有一件事例外：當他的主人正在和女人翻雲覆雨的時候，他就決不奉陪。

他會像一隻忠心的獵豹，靜靜的在房外潛伏着。

無論任何人，甚至只一隻狗接近這幢房子，都一定會捧着半邊潰爛的腦袋去見閻王。

這時候，混濁的咳嗽又再傳到觀雪庭中。

錦袍人的鼻子彷彿一動。

有些人的鼻子一動，他的神態就會變得很可愛。

尤其是女人。

有些人的鼻子一動，他的神態就會變得很可笑。

尤其是傻子。

但有些人的鼻子一動，他的神態却會變得很可怕。

尤其是眼前這個錦袍人。

他並不可愛，也不可笑，他只會給人一種可怕的感覺。

方殺就站在他的背後。

他站立的姿勢並不很端正，看來甚至很隨便。

但他的神色，却比戰場上等候決一死戰的將士還更肅穆。

他的臉簡直就像是塊石頭。一塊又冰冷又堅硬的石頭，就算你用鑿子在上面重重敲一下，也未必會令到這塊石頭有任何的改變。

唯一能改變這張臉的人，就只有這個背負雙手，靜觀窗外雪景的錦袍人。

錦袍人忽然說：「他來了。」

方殺却道：「他老了。」

錦袍人道：「你看見他？」

方殺道：「不是看見，是聽見。」

錦袍人道：「怎樣聽法？」

方殺道：「十六年前，我曾聽過他的咳嗽聲。」

錦袍人問道：「十六年後，又有何分別？」

方殺道：「他的咳嗽聲老了。」

他的說話別人聽來也許會不太明白，但錦袍人却很明白。

錦袍人沉默片刻，道：「他的人雖老，但寶刀未老。」

方殺道：「但願如此。」

錦袍人目中忽然露出一絲淡淡笑意：「他若又老又頹，根本就不屑你出手。」

方殺並不否認。

他道：「我喜歡刺激，喜歡冒險，殺一個庸手不但不刺激，簡直是活受罪。」

錦袍人道：「專殺庸手的人，只不過是屠戶。」

方殺道：「我不是。」

錦袍人的目光仍注視遠方的白雪：「你的確不是，否則你也不配站在這裏。」

方殺的臉上突然露出感激之色：「我明白。」

錦袍人道：「能瞭解我的人並不多，就正如能瞭解你的人也絕少一樣。」

方殺再重複那三個字：「我明白。」

錦袍人淡淡道：「你有信心殺他？」

方殺道：「七分。」

錦袍人很滿意。他的目光忽然停留在方殺的臉上，然後緩緩的道：「昔年你與九翅飛鵬卜一封之戰，你有沒有忘記？」

方殺道：「沒有忘記。」

錦袍人道：「決戰之前，你自信有幾分把握？」

方殺道：「一分。」

錦袍人道：「那一戰你本是九死一生的。」

方殺道：「不錯。」

錦袍人道：「但結果如何？」

方殺道：「卜一封的九翅大鵬神掌還未發出，就已死在要命棒下。」

錦袍人道：「你可知那一戰的勝負關鍵？」

方殺道：「驕兵必敗。」

錦袍人點頭，道：「卜一封自信有絕對把握可以制你於死命，所以，他現在已變成一堆枯骨。」

方殺閉口，他知道主人還有話會說下去。他沒有料錯。

錦袍人又淡淡的說，接道：「別輕視自己對手，別把自信變成驕傲，否則敵人就有機會把你的臉孔一脚一脚的踏碎。」

方殺道：「我不想。」

給敵人一脚一脚的踏碎臉孔，這種滋味當然沒有人會願意嚐試。

方殺雖然喜歡冒險，喜歡刺激，但他畢竟還是個人。

也許他並不怕死，但不怕死並不等如想死。

同樣地，想死的人也未必就是不怕死，也許他們更怕死，所以索性以死來逃避死亡與失敗的威脅。

這並非「怪論」。

絕對不是。

這時候，混濁的咳嗽聲已第三次傳到觀雪庭……

（四）

咳嗽聲是從匹一青騾上的人所發出的。這人兩鬢已灰白，臉色也很蒼白的，就算他不咳嗽，也會給人一種滿臉病容的感覺。

他着一襲笨重、殘舊的棉袍。

他的腰變得像個駝子，雖然騾子還是精神奕奕，但坐在騾背上的他反而好像吃力萬分。

他的年紀雖不太老，也不年輕，而且看來又像個癆病鬼。

他似乎應該找個大夫。

但他沒有找大夫，却去找酒保。

他甚麼都不要，只要了十斤雪城一品香。

酒保的眼睛像貓頭鷹似的，在他身上刮來刮去。

滿臉病容的人明白他的意思，便道：「十斤裝的一罈酒要多少錢？」

酒保的臉容一寬，勉強笑道：「每斤白銀三兩，十斤就是三十兩。」

三兩銀子一斤酒，無論怎樣也不算便宜。但這酒確是佳釀，就算三百兩銀子一斤也有人捨得喝。

滿臉病容的人沉吟半晌，道：「不貴，不貴！」

酒保道：「再遲一個月，這種酒就要賣貴一倍，現在喝它，當眞上算得很？」

雪城一品香的銷量越來越大，酒窖裏的貨也就漸漸供不應求，在這種情況之下，「調整售價，」絕對是「明智之舉」。

滿臉病容的人伸手把一罈酒接過，拍開泥封，大大的喝了一口。

「不錯，眞還不錯。」

他再喝一口，道：「這種酒就算賣三百兩銀子一斤也不算貴。」

酒保聽得有點呆了。

但他隨即省悟起，這人根本還未付酒錢？」

他正待開聲，滿臉病容的人却道：「我沒有錢，連一兩銀子都沒有？」

酒保的眼睛立刻瞪大，他的表情也變得像隻被氣瘋了的惡狗。

「你竟敢消遣祖宗爺爺？」

「豈敢。」

酒保的氣焰更盛：「快付酒錢，否則老闆怪罪下來，這可乖乖不得了。」

滿臉病容的人道：「我雖然沒有錢，但却可以掛賬。」

「掛賬？」酒保啐了一口，怒道：「掛誰的賬？」

滿臉病容的人淡淡道：「掛在秦大官人的賬上，這筆賬他絕不會推卸的。」

聽見了秦大官人這四個字，酒保的臉色忽然就變了。

「他的喉頭彷彿打了個結，半晌才迸出了幾個字：「你是秦大官人的朋友？」

滿臉病容的人搖頭道：「不是。」

酒保的臉色更蒼白：「閣下是秦大官人的……親戚？」

滿臉病容的人又搖頭，道：「他沒有這種窮親戚。」

酒保的神態又變了。

這一次他的臉色變得很不好看：「非親非故，請問閣下憑那一點要秦大官人替你付酒賬？」

滿臉病容的人慢慢的喝了一大口酒，道：「我是來殺他的。」

× × ×

雖然這人滿臉病容，雖然他一點兇惡的樣子也沒有，但酒保的氣焰忽然就像是遇上了一桶冰水，刹那間被淋熄得一乾二淨。

秦大官人是甚麼人，他雖然不大清楚，但他早已聽人說過，這個外表看來是個員外鉅富的中年人，其實是個殺人不眨眼的江洋大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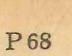
整天跟隨在他左右，手中老是提着一根鐵棒的人，實在是個殺人如麻的第一流殺手。

這個滿臉病容的人竟然敢說自己是來殺秦太官人的，那麼這人來路自然極不簡單。

這個酒保也曾練過幾年武功。

但他的武功，只配去打孩子的屁股，根本就無法與這些江湖高手的任何一指頭相比。所以，他囁嚅了。他怕怕。

他忽然就像猴子碰見老虎似的，霍聲躲內老遠，足足半天不敢露臉。（未完）



浪子奇行錄故事

馬雲·文
子成·圖

機密檔案——三〇七（下）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畢基偷取「三〇七」文件後想逃出半山區，但道路已被警方封住，情急之下，他想到一住在半山區的勞娟娟，遂前去找她，隨後畢基從電視機新聞節目中得知柳宅發生命案，使他感到驚奇，此時警方已追到勞娟娟門前拍門，畢基只好由窗口沿着水管逃去，正當他想查着文件時，冷不防被人由後面襲擊昏倒在地，文件也被人偷去了……病房中，畢基向阿生和探長敍述前因後果，而他們目前急需找到柳田明了解三〇七文件內容，爲何有這麼多人千方百計要得到它？到底與什麼組織有關？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娟娟家中有錢，所以她雖然受過訓練，也僅僅做過幾天職業護士而已，因爲她受不了別人的閒氣。

但是今天她可受够了！

要不是爲了畢基，她早已摑了那當值醫生幾巴掌。

當值醫生以爲她眞的是新人，合作缺乏了默契，少不免就會埋怨幾句。

但千金小姐的娟娟，差些兒却忍不住了。

現在報仇的機會到了！

一個眼色，娟娟將預備好的木捧，重重地擊向當值醫生的頭部。

醫生立即昏倒過去。

畢基早有了心理準備，及時起來，扳住他，沒有讓他因突然跌倒地上而弄出了任何聲音，自然沒有驚動門外的警探。

畢基輕輕把當值醫生放在病床之上，爲他更衣——將自己的，交換了醫生的。

娟娟十分有默契，自口袋中摸出了一筒針藥——那是足以令醫生睡足數小時的藥物，然後爲醫生注射。

一切妥當後，畢基戴上了一個口罩，爲醫生加被。

娟娟剛把屏風移去，若無其事地，與畢基步出房外。

臨離去時，娟娟還吩咐二名警探：「不要吵醒他，病人情緒不穩定，睡眠不足可能影响腦部神經。」

二名警探也聽探長提過，知道畢基腦部受過震盪，所以絕未生疑。

他們又怎會想到：眞正的畢基，正在他們面前經過呢？

× × ×

勞娟娟一邊開車，一邊關心地問她身邊的畢基：「你想到那裏去？」

「告訴你，我根本未有殺人。我只是被人陷害，所以現在我要去找那眞正的兇手。」

畢基在娟娟的汽車裏。

但是，他沒有跟娟娟坐在一起，他自己坐在後面。

他正忙於「裝扮」自己，包括戴上一頂鴨咀帽，以及一副太陽眼鏡。

他頭部有綳帶紮實，又不能令到傷口痛楚，自然不能拆去，所以惟有用一頂鴨咀帽掩飾了。

包括了衣服，鞋襪，帽和眼鏡等等，這裏每一樣東西，都是娟娟老早爲他預備好在這兒的。

但他並不打算令到娟娟有生命危險。所以他指指前面路口，示意着說：「你就在那兒停車吧！」

娟娟依照他的吩咐停了車。

「車子借給我，你自己召街車返家去吧！」畢基說。

娟娟很不高興：「我還以爲救了你出來之後，便可以永遠跟你在一起。嘿！想不到……」

車子已經在路邊停了下來。

畢基開了車門，由後面坐到前面去。

他一邊輕吻着她，阻止她說下去，一邊說道：「別那麼淘氣，我辦妥了這件事之後，很快就會回到你的身邊來。」

「爲什麼不可以一齊帶我去？」

「不要忘記了，你是女人。」

「你也不要忘記了，沒有我這個女人，你也休想由醫院逃出來。」

「嗯——這件事可不同了，隨時有危險。」畢基說。

「與你在一起，更危險我也不會怕的。」勞娟娟充份表露出她對畢基的深情。

「別浪費時間，能够帶你去的，我一定帶你去。」畢基焦灼萬分。他一方面要逃避警方，另一方面也要逃避那些不明來歷的人。

本來多帶娟娟一個人去也好，最少多了一個人協助一切。

可惜她是個女人。

今次他要去會唔的，偏偏却是另外一個女人。

他不想兩個女人碰在一起，雖然這一次並非幽會。

他故作生氣。

娟娟果然乖乖的就範了。

雖然她極不願意離開他，但她却不想令到他不高興。

她無可奈何地離開了那輛本來屬於她自己的汽車。

他只揮揮手，就迅速開車離去。

× × ×

畢基把車子開到一處路口。

那兒有一座公衆電話亭。

畢基把車子停到一個路邊收費停車位之上，入了一枚硬幣之後，就匆匆走進了那座電話亭去。

畢基本來想查問那幢郊區別墅的電話號碼。但是，電話公司的接綫生竟然也查不到。

通常查不到的原因有多種，例如：那電話並非正式向電話公司申請，而是私自轉讓而來的。

畢基感到無可奈何，惟有冒險到那間別墅去一次。

× × ×

時間已是下午一點多鐘。

畢基不知道愛美這時候是否仍在那兒等待着他。

× × ×

「先生，只有你一個人麼？」別墅的侍役關心地問。

畢基很知情識趣，把一張鈔票塞進了侍役的手心。

一邊又低聲對侍役道：「我是這裏熟客，我的女友等會兒自己開車來。」

「好極了，我先帶你到房間裏去。」

「慢着！等一等。」

「什麼事？」

「我跟我的女朋友約好了，我在二〇三號房等她。」

「二〇三？」侍役怔了一怔，抓着頭皮，爲難地說：「對不起，二〇三已經被客人訂了。二〇一好不好？」

「不！我們約好了。」

「你女友來時，我可以代你轉知她，你在二〇一的。」

「告訴你吧！我女友很怕羞，她來時不會問這問那，說找什麼先生，只依約好的房間號碼找入來。」

「那怎辦？人家早已落了訂。」

「落了多少訂？」

「全日的。」侍役道，「本來你如果只用一兩小時，我可以遷就一下。但問題是：人家不知什麼時候來呢。」

畢基又試用銀彈政策。

但侍役苦笑拒絕：「你誤會了，我們做生意的，信用要緊，絕非斤斤計較錢啊！二〇三的確是早已被人訂下。」

「嗯——」畢基靈機一觸：「那麼，給我二〇五好了。」

侍役這一次竟然大感驚奇！

他吶吶地，也有些不好意思，道：「怎麼你偏要揀這兩間？我們這兒樓上樓下，足足有十多二十間房。每一間的設備都不錯。」

「難道二〇五也是早已被人訂下麼？」畢基故意問道。

侍役點點頭。

「是不是兩間一齊訂？」畢基又問。

「對不起。」侍役苦笑一下：「我們做這種生意，有責任替每一位顧客保守秘密。」

「好吧！」畢基輕輕嘆了一口氣，「既然如此，那麼你就給我二〇一好了。」

畢基爲什麼會如此斤斤計較那些房間的編號呢？

原來「二〇五」號房，也就是他上次和愛美幽會的地方。

至於「二〇三」，就是「二〇五」號房間的走廊一角。

畢基記得這兩間房的方向，以及房門所向的角度。

要監視「二〇五」號房的一舉一動，「二〇三」是唯一可資利用的。除此之外，其他各房，更難見到「二〇五」的房門口。

愛美既然提及了「老地方」，自然是指他們曾借作陽台的「二〇五」號房。

畢基又問：「二〇五號房，現在是否有人客在着？」

「對不起，我們這裏的規矩，對人客的一舉一動，不得有任何洩漏。」侍役答道。

畢基苦笑搖頭：「你又誤會了。我只是聽朋友介紹，這裏最值得回味的設備，就是二〇三和二〇五。我並非一定要租用這兩間，但是，朋友既然說得它這麼好，我不過想趁住人客未來之前，開開眼界而已。」

侍役想了想：「既然如此，我也不妨告訴你，二〇五早有客在。」

像這一類供情侶幽會的時鐘別墅，一向以設備豪華、特別而見稱。

所以，每一間房都有每一間房的特色，間間不同，藉以吸引人客不斷光顧。

也因此，畢基剛才的查根問底，並未引起那侍役的注意。

當侍役把他帶到了「二〇一」號房之後，他又對那侍役道：「我會用電話通知我的女友，你不必爲我費心了。」

其實畢基並沒有約到什麼女朋友到這裏來，他要用電話却是眞的。

× × ×

畢基曾先接了一個電話到「二〇三」號房去。

但是沒有人接聽。

他再接到「二〇五」去。

對方是個女人的聲音。那女人的聲音，似曾相識。

「找誰？」

「找愛美小姐。」

「你是誰？」

「我是你約唔的人。」

「原來你。爲什麼你還不來？」

「因爲我不想再死一次。」畢基笑了笑，「一個人死一次已經太多了。」

「我們之間可能有誤會。」

「柳夫人，你眞會說話。也够大胆，萬一我報警，你現在已是甕中之鼈。」

「我知道你不是那種喜歡與警方合作的笨蛋。」

「最少我已做了一次笨蛋。」

「不！你很聰明，最少你已知道『三〇七』號文件的價値，否則，我早已沒事了。」

「現在你又想要什麼花樣？」

「想與你談判一下。」

「你想得到那文件？」

「不錯，代價是一百萬元。」

「美金麼？」

「不！現在美金已不可靠，我說的是港幣。」

「太少了。」畢基故意說，「有人給我一百萬美金，相等於四百多萬港元。」

「誰？」

「你的對手。」

「你怎麼知道我的對手是誰？」

「我當然知道，不過這是業務秘密，恕難奉告。」

「哈哈哈……」電話中傳出了一陣女子的狂笑聲。

「你笑什麼？」

「我笑你未免太過敏感。我敢保證，你永難猜中我的眞正身份。」

「你替CID做事？」

「中央情報局？不！山姆叔叔絕不可靠，這已是舉世皆知的事。」

「KGB？」

「也不是，我不會讓北極熊牽着鼻子走。」

「那麼，你是——」

「我只爲金錢服務。」

「販毒情報？」

「差不多了。」

「交易的對象呢？」

「價高者得。」

「也就是說：『三〇七』根本不止値一百萬元。是不？」

「是的，做生意當然要賺。」

「那麼，我們何不合作？」

「剛才你不是說，有人出價四百多萬元麼？」

「嗯——」畢基苦笑道，「我只不過信口開河，根本我就沒有門路。」

「那份文件現在何處？」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

「你看過了沒有？」

「嗯！」畢基對此眞不知應該如何作答。

如果他伴稱看過，那當然是騙人的，連一點兒印象也沒有。

如果說全未看過，對方一定生疑。

畢基正感到猶疑不決之際，愛美又在電話中說道：「其實，你即使看過了，可能也看不明白，除非你懂得整套密碼。」

「嗯！老實告訴你吧！有關文件的一切，我不會再作任何透露了。」

「你的確聰明，我沒有看錯你。」

「你過獎了！」

「我現在很後悔，當初我不該瞞騙了你。」

「你知道就好了。」畢基道，「如果當初我們開門見山的說個明白，一定和氣生財，不必節外生枝。」

「事情已經過去了，我們從新開始吧！」愛美又問：「你現在何處？我們先見面好嗎？見面再詳談。」

「好吧！我半小時左右，便可以到你那裏。」

畢基故意這麼說，因爲他不想對方知道他在同一間屋之內。

同時他也須要時間去小心觀察一下環境，以免再次中計。

× × ×

畢基本來想扮成別墅侍役的模樣，以方便他的行動。

但是，他頭部受了傷，那頂鴨咀帽怎麼可以脫下來？

侍役是不戴帽的，他手上一時之間也沒有假髮髮罩。

後來他回心一想：單是現在這副樣兒，就有面目全非之感，還何必化裝？

他對鏡自照，差點連他自己也認不出鏡中人是誰，更不要說別人了。

於是他開始離開了這間「二〇一」號房。

轉過了走廊，那邊就是「二〇五」號房。

但是他並不打算走進「二〇五」號房去。

假如他是愛美，他也不會愚蠢到這個地步：因此，他只注意另一間房。

那是「二〇三」號房。

從侍役的口中，畢基已聽出了一些端倪來了。

像這種別墅——只供情侶幽會之用的

時鐘套房，又那裏會被人整日的預訂？尤其是這又不是假期。

另一方面，侍役又說「二〇五」已有人來了，這可能又是個陷阱。

侍役並非存心說謊，只是愛美他們可能故弄玄虛。

可以想像得到，畢基如果「應邀赴約而來」的話，一定東查西問。

愛美他們如果聰明的話，勢必「佈局」，令侍役「自動說謊」。

畢基就是憑了這些理論去推斷，肯定「二〇三」號房有人。

那麼，爲什麼剛才畢基叫接綫生把電話接到「二〇三」又沒有人接聽。

相反，電話接到「二〇五」號房時，反而有人接聽？

畢基越想越糊塗。實情的確有待他自己去證實。

他在走廊上左張右望，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他跑到走廊盡頭處，那兒有一度門，門上寫着：「太平門」。

「太平門」依照「消防條例」是不准加上任何鎖的。

只不過，假如有人由外面想推門入來，怎樣也推不開。

相反，在屋內抽開橫門，門亦應手而開。

目前香港許多公共場所，即如戲院、酒樓和公寓、別墅、酒店等，都普遍裝置了這一類「太平門」。

畢基悄悄推開了那度「太平門」，沿住梯階，直登天台。

他繞過走廊時，老早就記好了各間房的位置，所以他上了天台之後，輕易就可以找到了「二〇三」之所在。

畢基越過了天台的欄杆，沿住水渠，爬到「二〇三」號房的窗外。

房間的窗簾雖然落下，却留下了一條罅縫。

畢基攀在水渠之上，將身子打歪吊住，往屋內張望。

只見「二〇三」號房之內，最少有四五名彪形大漢。

其中有個歐洲人，正手持短程無綫電對講機。

畢基在外面雖然聽不到他說什麼，却不難想像得到。

他大概正與愛美連絡。

畢基再小心看看其他各人。

那些大漢或企或坐，其中有些人腰間隆然有物。

他們一定有槍。

至此，畢基已是心中有數。

他爬回天台上面，再以同一方法，觀察「二〇五」號房的情形。

愛美就在裏面。

畢基覺得自己這一次估計錯了，愛美居然在「二〇五」等他。

不過，她手中也同樣持有一具短程的無綫電對講機。

畢基唯一沒有猜錯的，就是「二〇三」與「二〇五」這兩間房，都給同一帮人包起。目的只爲互相呼應。

畢基心裏同時也明白：愛美敢再「單刀赴會」，約他到這裏來，果然是另有所侍。

本來，畢基如果要將這班人一網打盡，眞是易如反掌的事。只要致電報警就行了。

但是，他不想。

他沿住水泥屋簷，攀到了洗手間那邊去。

洗手間的窗門同樣是關上了的。因爲這裏每一間房都有空氣調節。

不過洗手間就多了一把抽氣扇。

畢基讓自己站穩在窗外之後，從口袋摸出了一支原子筆來，由抽氣扇的罅縫之間，伸了入去。

原子筆尖穿穩了開關掣的拉練其中一個銅圈。

「卡察」一聲，抽氣扇隨即關上了——停了下來。

畢基這才摺起了衣袖，由抽氣扇的洞孔中，探手入內，把窗口的手掣扳開。

畢基小心翼翼地，由窗口入內。

他極力避免驚動房中的愛美。

幸好當時愛美只是留在近門的會客室那一邊，即使有少許聲浪，隔着臥室那麼遠，相信她亦未必聽到。

何況，當時她正全神貫注地，注意房門，以及手中的對講機呢。

畢基進去之後，悄悄地由浴室溜到臥室去！

他發覺床上枕邊有個手袋——那必然是愛美的。

他俯伏爬地，借住床緣遮掩，到了床邊處，將手袋取到了地上。

打開手袋，裏面有一支小手槍。

畢基該多得阿生。

阿生在醫院病房中對他講愛美的故事時，曾提及她這支小手槍。

畢基正是爲此而靈機一觸，冒險巧取了這支小手槍。

畢基再逐步向住會客室那邊推進。

愛美顯然無法想像得到，竟然有人能由洗手間的窗門入來。

當畢基的小手槍指向她的粉頸時，她連驚叫的機會也沒有。

畢基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將無綫電對講機的機掣關掉了。

然後，他命令着愛美乖乖的，聽他擺佈，否則他就開槍殺她！

愛美當然明白：她這支小手槍，這一次再不會是「眞空」的了。

畢基要愛美由窗口爬出去。

愛美不敢不從。

這裏只是二樓，即使失手墮下，也最多受傷而已。

愛美於是放胆爬下去。

畢基用手槍在窗口上面，小心地監視着！

等到愛美安然抵達地面時，畢基才一躍而下，輕巧得有如猴子一般。

畢基也下了決心，只要她反抗，這次他可不會再客氣了。

這是屋後。

畢基用那支小手槍，押住愛美，繞到屋旁停車的地方去。

最妙就是停車的地方有如一個接連一個的「營帳」。

因此，當二人竄進去時，根本就沒有

人看見他們。

直至到他們上了車。

畢基又命令愛美開車離開那間別墅。

自始至終，別墅中人竟然一無所覺。

等到他們之中有人聽到汽車馬達聲時，爲時已晚。

畢基和愛美二人的汽車已風馳電掣，飛向了大路那邊。

二樓上面。這時候才傳出了一陣非常吵鬧的聲浪！

有人用力拍門。

也有人揚聲發問。

原來是「二〇三」號房的大漢們，久久未聽到愛美回音，心知不妙。

他們衝到「二〇五」號房門外，想入內查看一下。

但是，「二〇五」房門在內緊閉，任他們費盡氣力，也無法打開。

那歐洲人心知不妙。

他一邊叫侍役上來，一邊查問有沒有人離開別墅。

最後他才開車追出市區去。

真相大白　水落石出

愛美非常冷靜。

她一邊開車，一邊對畢基道：「我們到底也算做過朋友，你何必如此認眞？」

畢基一方面要用小手槍要脅住她，另一方面又得小心後面。

他担心後面有人追來。

所以，他沒有閒心再去跟愛美打情罵俏了。

他只非常認眞地，對愛美道：「假如你的同黨追到我們，我第一個會首先殺了你。別說我不先行警告。」

「眞想不到，你在床上對我那麼溫柔，現在竟然牛精成這副樣子。」

「我再溫柔，你也沒有福消受！」

「你到底要我跟你到什麼地方去？」

「把車子開入市區之後，我自然有主意。」

「你最好不要將我交給警察。」

「爲什麼？」

「因爲那樣對大家都沒有好處。」

「你應該說，對你沒有好處，對我就未必。」畢基又說：「你想我不把你交給警方，你只有一個機會。」

「只要你肯給我一個機會，我保證與你合作，甚至脫離他們也可以。」

「他們是何方神聖？」

「國際情報中心。」愛美說道。

「這是什麼機構？」

「販毒情報的國際機構。」

「那歐洲人是誰？」

「保羅，我的上司。」

「你們怎會跑到這兒來？」

「世界上任何一處地方，我們都可以去。只要有情報。」

「你們的交易對象是誰？」

「KGB與CIA。」

「左右逢迎？」

「金錢至上而已。」

「怎麼會找着柳田明下手？」

「你大概還不知柳田明是什麼人，難怪你這麼問。」

「我只知他十分富有。」

「是的，尤其是最近兩年來，他像坐上了火箭。」

「難道他的暴富另有內幕。」

「不錯，我奉命接近他，正是爲了查出此中內幕。」

「誰叫你們查？」

「CIA。」

「美國中央情報局？」

「這生意，最初是他們交給我們去做的。」

「於是你的上司，要你變成柳田明的情婦，是不？」

愛美粉頰通紅地，點點頭。

畢基又問道：「結果，你查到了什麼呢？」

「不知道是我們低能，還是柳田明高明，我最後只查得他的秘密盡在一個紙袋之中，那就是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檔案。」

「內容方面，難道你一些兒也不知道麼？」畢基問。

「本來我還想查下去，但他已對我生疑，於是他離開了我。」

「所以你就希望利用我，替你找到那些文件，是不？」

愛美一邊開車，一邊點頭道：「說是無心，倒不如說因利乘便好了。要不是你救我，我救你，要不是我們如此有緣，我又如何會想到利用你。」

「利用我不要緊，你不該殺人。」畢基有些生氣。

「人不是我殺的。」

「你當然可以推得一乾二淨。」

「事實上那是他們的主意，事前我絕對不知情。」

「他們？誰啊？」

「保羅，以及他在本地僱用的手下們。」愛美說。

「柳田明現在何處？」

「天曉得！」愛美聳聳肩，「也許他作賊心虛，躲了起來。」

「你這麼說，是什麼意思？」

「他的錢分明來歷不明。否則，我們也不會看中了他。」

「販毒麼？」

「我也不知道。」愛美道，「如果我知道，而又有證據的話，我一定發達。」

「那天在尖沙咀碼頭附近追逐你的一班大漢是誰？」

「KGB派來的。」

「這裏也有蘇聯特務？」

「蘇聯人很聰明，他們不敢出面，只由代理人，僱用本地一班黑人物代勞。」

「他們爲什麼要追殺你？」

「那是我的波士保羅不好。他派我們向KGB探盤，結果却惹來誤會。」愛美解釋說：「他們還以爲『三〇七』號文件已到了我們手中，硬要我交出。」

「我才不明白，你怎麼知道三〇七那一袋文件最重要？」畢基又回憶着說，「我記得，那保險箱有許多差不多的文件袋，只是編號不同而已。」

「那是我與柳田明同居時發現的秘密。許多時，他三更半夜起來，在書房裏一再小心翻閱的，正是編號三〇七這一袋文件。我發覺他每次都是這一袋。」

「你又怎麼知道他收藏在保險箱之內。」畢基問。

「因爲我曾趁他不在家時，進過書房四處搜索，結果還是找不到，所以我想，書房內一定有隱蔽起來的保險箱。」

「你的確很聰明，可惜聰明終被聰明誤。」畢基道。

這時候，車子已將近開進了市區。

畢基和愛美二人都不止一次的回頭張望。

很奇怪！他們一直未見有可疑的汽車追來。

在他們的想像中，歐洲人保羅，一定會率兵追來的。

他們正感到悄悄舒一口氣之際，竟然有一輛大型貨櫃車，開得非常接近他們。然而，開着車子的愛美，仍然不以爲意。

她還對畢基道：「你眞的打算將我交給警方？」

「是的。」畢竟又說：「請你將車子開到最近的警局去。」

「何必呢！」愛美道，「我可以指點你一條發財捷徑！」

「三〇七，機密檔案。我已經知道了，小姐。」

「但是，你沒有門路。」

「我只要宣佈擁有『三〇七』，相信他們自會找上門來。」

「如果你和我合作，我相信你一定更加理想。得欵後，我們立即飛離香港。」

「哦！渡蜜月去，是不？」畢基打趣地說。

愛美羞人答答地點點頭：「坦白對你說，這些日子以來，我已開始厭倦那些居無定所的生涯。」

「那又如何？」

「我到底是個女人，女人到底是須要落葉歸根的。」

「這算是向我求婚吧？」

「算是什麼都好，總之，我認爲我你之間，不妨合作。」

「我險些兒也給你感動了。」

畢基態度堅決，那支小手槍，一直沒有離開過愛美的腰間。

愛美希望盡其最大努力，在汽車未開入市區之前，說服他！

可是，不經不覺又駛了一段路，也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們這輛房車竟然陷入「貨櫃車車陣」中。

這是由三輛大貨櫃車構成的「車陣」。唯一沒有汽車的，只是左邊，然而左邊却是路邊的欄杆。

也就是說，汽車的前、後和右面，都各有一輛貨櫃車。

這是有意抑或無心？

三輛身形巨大的貨櫃車，令到他們無法見到外間的景物。

由於對方車身太高，比較起來，他們這房車就有如玩具車似的。

他們也感到不妙！無奈發覺得太遲了，他們無法突圍。

果然，後面一輛貨櫃車突然伸出一條「吊臂」！

吊臂緩緩地，伸向那房車的車頂。

這車子是畢基向勞娟娟借來的，現在快要變垃圾了。

「轟隆」一聲。

後面的大貨櫃車用力碰了小房車一下，車中的畢基與愛美，差些兒坐不牢。

吊臂是活動的。

當它伸展至房車車頂之時，便自動分開，變成一個「八」字狀的「夾子」。

又是「轟」然一聲巨响，那個大鉗子直朝房車車頂墮下來。

車中的畢基和愛美，根本見不到前、後、右等三輛大貨櫃車上的人，也見不到操縱機器的人。

只見左右兩邊「大鉗」一收一合，整輛房車隨即被吊起！

剎那間，畢基與愛美二人，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他們就有如坐直升機一樣，被吊到半天高。

居高臨下，他們可以見到前面一輛大貨櫃車上面，那一格大貨櫃正徐徐張開了向天的「蓋子」。

他們驚魂未定，想亦未想得完，剎那間又飛墮而下。

情形一如吊了「纜」的升降機，人也有「虛脫」的感覺。

「隆」然一聲。

整輛小房車，連同畢基和愛美在內，就此硬崩崩地，扔了下去！

車內的二人，被震撼得差些兒就要昏迷過去。

尤其是傷過的畢基，他的傷口根本未好，這回慘矣！

車內兩個人，還沒有坐直身子，便感到「烏天黑地」。

原來大貨櫃「關閉」了向天的「蓋子」，他們就此連人帶車的，被關在櫃內。

他們正是「叫天不應，叫地不聞」，想逃也無法逃得出來。

裏面一點兒光綫也沒有。

「這是怎麼一回事？」畢基在黑暗中問道。

「我們被俘虜了。」愛美道：「只希望他們不要把我們當作垃圾一樣，扔進了大海海底就好了。」

畢基明知一切巳成定局，怕也怕不了了。

他冷靜下來，問愛美：「你猜他們是那一方面的？」

愛美毫不考慮地說：「手段如此殘酷，十之八九是KGB。」

「然則，蘇聯人打算如何處置我們？」畢基又問。

「海葬的成份較大。」

「嗯！倒新式。」

「你似乎不怕，還很滿意這種死法。」愛美道。

「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也還了你的心願。你不是說過，要跟我一齊渡蜜月麼？海底渡蜜月，也算創擧。」

愛美爲之啼笑皆非。

× × ×

阿生和劉探長接到了醫院方面的報告了。

醫院方面因爲找不到當值醫生，一度大爲緊張。

但是，不久之後，有人發覺另外一件

更不對勁的事。

值日護士竟然提早下班。

各方面的哄動，提醒了特別病房這邊的二名警探。

他們忽然之間想起了一些事情來：——醫生的口罩，護士的眼色……還有，那病房中的屛風……

是的，在此之前，醫生前來巡房，似乎沒有口罩的。

那位護士小姐，竟然「似曾相識」，爲什麼呢？

病房中那屛風，上次醫生巡房時，好像也沒有動用過……

剎那之間，他們感到太多太多不對勁的事情，於是立即撲入房內！

一看床上人，竟然不是他們要保護的浪子畢基。

他就是外面人們要找的當值醫生。

醫生因爲被人注射了針藥，一時之間無法清醒過來。

然而這一切，二名警探巳經無閒去理，他們只急於向劉探長報告。

經過一番擾攘，阿生和劉探長等人，帶着大批警員趕來。

阿生萬二分担心畢基的安全，因爲他到底受了傷。

爲了及時把畢基找到，阿生親自向二名奉派在此守衛的警探。

警探明知「失職」，惟有照實說出一切。

阿生和劉探長二人，就憑了他們的口供，配合醫院方面的發現，綜合分析之下，終於找出了一條綫索。

這條綫索萬二分重要。

憑各方面的口供，主要關鍵是一名「身裁稍胖」的女護士。

於是阿生和探長立刻想起了畢基那痴心女友——勞娟娟。

畢基是個浪子，他有許許多多的女友。但是，最近他曾在娟娟香閨出了事，所以阿生他們才會想起她來。

劉探長立刻開車，儎同阿生等人，直駛向半山區。

在他們的想像中，浪子畢基可能嫌醫院住得太悶。

所以，約好女友作出這種頗爲驚人的行動。

這時候，那浪子可能正在娟娟的香閨之內，享着溫柔。

本來這正是浪子的本色，不足爲奇！但是，問題却是：太不合時！

劉探長要派二名警探，留在醫院的病房外保護畢基，當然有他的想法。

首先是阿生的報告。

阿生代表國際特警方面，向警方作了一次秘密報告。

這是在一次高層保密性會議中，由阿生提出的。

會議是聯席方式。由國際特警組織，要求召開。

當日參加者，除了警方的高層首腦之外，還有以阿生爲首的國際特警人員。

阿生本來是返港渡假的，想不到發生了這件事之後，他自動「歸隊」。

當然，那是由於他的責任心特別重之外，事件還牽涉及他的好朋友——浪子畢基。

阿生奉了巴黎總部之命，要將此事通知本港警方。

根據國際特警組織得自美國方面的消息，美國「CIA」人員，正奉命在遠東方面，全力爭奪一份文件。

雖然他們未有指明文件的性質，但是配合阿生新近發回巴黎總部的報告，一般相信那可能就是編號「三〇七」的機密檔案。

阿生相信除了美國「CIA」之外，蘇聯「KGB」亦不會袖手旁觀。

由於香港是一個非常微妙而敏感的地區，所以國際特警方面，也決定插手處理這件事。

阿生昔日的舊上司「任老頭」雖然退休了，國際特警組織香港辦事處還是一直存在的。

阿生在這裏最少有十一名同事。

根據國際特警組織條例，所有成員國，在必要時，必須全力支持該組織的一切行動。

英國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之一，香港自然有責任承担一切。

阿生並非故意誇大這件事，主要還是因爲他本人先做了「被動」，才變爲目前的「主動」。

阿生對警方領導人，說出了最近發生過的一件事。

那天晚上，有個美國人找他。

那是美國「CIA」人員。

他向阿生自我介紹：他叫史勿夫。

史勿夫當時把一幀照片示意着說：「我們正奉命全力找尋這個人。」

當時阿生吃了一驚。

因爲照片中人，正是他不久之前才見過的一個女人——愛美。

當時阿生還不知愛美的身份。

但他却聽過畢基說：這是他認識的朋友。當時她正在碼頭被人追逐。若非畢基及時替她解圍，她巳落入別人之手。

由於當時阿生不大留意此事，所以以後的發展，阿生也不知道。

想不到史勿夫竟有那女子的照片。

史勿夫找阿生，是求助性質。

據說，他只是跟一名同事追到香港來。由於發覺人手不足，於是向美國方面請示。

「CIA」總部聞悉此事，一時之間無法調度人手，於是又向美國方面的國際特警組織求助。

因而找到了阿生這裏來。

阿生根本不知在什麼地方才可以找到愛美。所以便去找畢基。

因爲他聽畢基說過：這是他女友。

這就是當晚阿生出現畢基寓所的原因之一。

由於「CIA」和「KGB」的介入，再加上愛美的神秘身份，令到這件事更覺神秘莫測。

阿生與劉探長正在分析柳田明此人身份之際，想不到醫院中又出了事。

現在，劉探長和阿生巳到了半山住宅區。

當他們到達勞娟娟香閨門外時，發覺那兒重門深鎖。

按過了門鈴。

但裏面毫無反應。

劉探長吩咐助手把大厦管理員由樓下叫了上來。

管理員還未上來，阿生已感到不妙。

他指指大門門緣，那兒有被人撬過的痕跡。由於光綫與陰影，影响視綫，若非小心觀察，也不易見到。

阿生試用手一推，門竟「呀」然而開了。

門開處，但見屋內一片凌亂。

各人正待入內，助手已把大厦管理員帶了上來。

「勞小姐在家嗎?」劉探長順口問管理員：「這裏可是勞娟娟住的?」

「是的，探長。」管理員又說：「勞小姐不久之前才返家。」

此語一出，登時嚇呆了阿生等人。因爲按了門鈴，無人應門。現在開了門，門內又是一片沉寂。

所以，阿生等人以爲屋內無人。

但現在管理員的語氣何故如此肯定?

劉探長也心感不妙：「你怎麼知道勞小姐已返家?」

管理員說：「若非因爲她開着自用車外出，改乘街車回來，我也不會這麼注意她的行踪。」

阿生幾乎不等他說完就問：「她一個人回來，還是兩個?」

「一個。」

阿生舒了一口氣。

假如是兩個，那一定是畢基。

但想深一層，就是一個也有麻煩。

阿生立即和劉探長入內。

經過凌亂不堪的客廳，進入臥室。

臥室也亂糟糟的。

地上有一個女子俯臥着。

她動也不動。

從身形看，她正是勞娟娟。

劉探長蹲下去，用手接觸她的氣管：

「她死了。」

阿生也蹲了下去。

從另一角度看，勞娟娟死狀十分之可怖。

她雙眼突了出來。

「她是被人勒死的。」阿生也感到萬二分震驚。

劉探長一邊吩咐助手立即通知總部派人前來調查。

一邊又問管理員：「有誰來過?」

「我不大留意。」管理員解釋道：「這幢大厦有二十多層，每層四個單位，人太多了，有時記也記不清。」

阿生越來越替畢基担心。

他很難相信一件「不知名」的文件，竟引起這麼多事。

那是什麼東西?

神秘方程式，還是什麼契約?

編號「三〇七」，是否含有什麼特殊的意義呢?

阿生忽然又想起一個人。

他對劉探長說：「我要離去一陣，回頭與你連絡吧!」

阿生於是獨自駕車，匆匆下山。

他來到了希爾頓酒店。

這是美國人經營的酒店，大多數美國來客均住在這裏。

史勿夫也住在這裏。

阿生就是爲了找史勿夫而來。

史勿夫剛好在着。

他不等阿生開口，已急不及待地問：

「是不是有了她的消息?」

「是的。」阿生很不客氣地說：「不過，你要先回答我一些問題。」

「發生了什麼事?」史勿夫看阿生的面色，也感到不妙。

「你們有沒有去找過另一個女人?」

「誰?」

「勞娟娟。」

「嗯——」史勿夫想了想，「不!我不認識她。她是誰?」

「畢先生的女朋友。」

「噢!她!」史勿夫恍然大悟，「我只想見見畢先生，至於他的女友，似乎並不太重要。除了愛美之外。」

「但是，勞娟娟死了。」

「什麼?死了?」

「是的，被人勒死的。」

「太可怕了。」

阿生瞪住他道：「你眞的一點也不知道?」

「奇怪，怎麼你會懷疑我?」

「爲美國人做事，我有的是經驗。」阿生說，「我們這方面的每一進展，都及時通知你。但你們却夜郎自大。」

「你完全誤會了……」

阿生沒有讓他說完就說：「你騙不了我的，根據我們的資料，你有三個同事，自曼谷方面調來香港。」

「嗯——那是眞的，但是，他們亦非爲殺人而來。」

「有沒有殺人，只有你心裏明白。」

阿生還是生氣。

「我們CIA和你們一向合作愉快。」史勿夫道。

「並不!」阿生又說，「除非你把連日來的活動告訴我，否則，我們立即停止合作。」

「連日來，我們的確有過一些活動，但是，很平凡的。」

「平凡到什麼地步?」

「我們四出訪尋柳田明的下落。」

「有消息麼?」

「嗯——沒有。」

「爲什麼不知會我們?」

「反正未有頭緒，如果有，我們一定通知你們的。」

阿生心裏道：好狡猾的美國人。

過去，阿生也不知跟美國人合作過多少次數了。

在他的印象之中，只有少數美國人心存公道。

至於合作最多的中情局人員——即「CIA」。

一向印象不好。

若非史勿夫主動找他，阿生才不會跟他們合作。

但是事情發展下來，阿生越想越不對勁。

那份編號「三〇七」的文件，根本從來未有人見過。

也沒人知道它的內容。

更加沒人曉得它是什麼東西。

它首先害死了兩個人——柳家的花王和司機等。

跟住，柳田明失踪了。

柳田明下落不明的消息傳出後，影响至爲重大。

他名下的「大明銀行」，發生擠提。

另一機構——「田明地產」的股票，急劇下跌，監管專員已下令停牌。

柳氏企業公司，每天都有大批債主臨門。

單是他名下這三間公司，就够令政府爲之頭痛不已。

政府已下令澈查柳田明的經濟情況。

另一消息指出：柳氏却有不少生意散佈在世界各地。

其中絕大部份在東南亞。

但根據國際特警組織交到阿生手中的資料，却令人驚奇——

原來巴黎的國際特警總部，最近得自美國的資料，傳說柳田明正以大華資金收購美國三家銀行。

然而此等資料史勿夫居然沒有向阿生提供，反而求阿生以國際特警名義爲他們辦事。這是什麼意思?

這也正是令阿生生氣的原因之一。

從剛才史勿夫的口氣猜測，美國「CIA」的眞正目的物分明是柳田明，未必就是那一份「機密檔案」。

剛才史勿夫說：他們曾找過柳田明，可惜找不到。

至此，阿生已是心中有數。

回到兇案現場，劉探長仍留在該處調查娟娟被人勒死的過程。

阿生把劉探長拉到一旁，對他說道：「這是一宗國際政治鬥爭的悲劇。憑我觀感，主角應該是柳田明。」

「柳田明失踪的消息，我們一直保密，不知是誰將它洩漏出去。」

「他家中出了事，記者們自然會追查下去。」

「結果消息傳出之後，不良反應，連鎖發生。銀行擠提、股票停牌、債主臨門……一發不可收拾。」

「但是，我有理由相信，他一切都是有計劃的。」阿生說。

「爲什麼?」

「他有計劃地，將本港的資金調走。因爲我有消息說：他在美國收購了三間銀行。」

「你不是開玩笑吧?他那裏有這許多錢?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那麼富有，也得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可以收購到一家美國銀行。他有什麼本錢收購三間?」

「奇就奇在這裏了。」

「你有什麼高見?」

「我們不能太過相信美國人。」阿生又說，「最重要一點，就是防止柳田明逃離本港。」

「但是，綫人對他全無消息。」

「這麼看來，只怕凶多吉少。」

「你的意思是：柳田明可能也遭人毒手。」劉探長吃驚地問。

這也難怪，最近命案實在太多了，提起死人他就怕。

「他是否被人殺害，我也不敢肯定。」阿生說，「不過，我會將我的觀感，轉知巴黎總部。相信暫時來說，他逃得不會太遠，我們分派東南亞各地的同事們，希望可以找到他。」

「既然此事已演變成國際事件，看來我們必須通知英國政府。」

「這只不過是我個人的觀感，一切由你自己作主好了。」

阿生說完又匆匆離開了現場。因爲他還有許多事情要做。

×　×　×

葵涌。

這是貨櫃碼頭所在地。

起重機正將一個大貨櫃吊到一艘貨櫃船之上。

這貨櫃輕飄飄的，連負責操縱起重機的人也感到有些奇怪。

他雖然不知它的重量，却看得見它搖擺得很厲害。

這貨櫃被安放在最低的艙內。

不久之後，有人來把它開啓了。

畢基和愛美已經在裏面睡了一大覺。

他們醒來時，有如從電影院看完日場電影出來一樣。

兩個人都眯住雙眼。

有二名大漢用手槍把他們押進了一間艙房裏去。

房內有個會講英語的俄人。

他瞪住畢基問：「那份文件呢?」

從他的語氣忖測，這俄人對最近發生過的事，顯然瞭如指掌。

畢基道：「如果戎說找沒有那份文件，你當然不會相信。」

俄人道：「最好不要浪費時間，也不要當我是孩子。」

愛美在旁，向畢基提示：「他是麥洛，蘇聯人。」

畢基側過頭來問：「你的交易對手之一?」

愛美點點頭。

跟住她又向畢基解釋：「但事前我並不知道他在這裏。」

「出價一百萬元的，可就是他?」畢基問道。

愛美未答，麥洛却先答了：「不!不是一百萬，我出二百萬港元。只要是三〇七號文件。」

畢基開玩笑地瞪了愛美一眼：「你眞會做生意，還好我被抓到這裏來，否則眞的是『天一半地一半』。」

「好了，別開玩笑了。」麥洛說道：「那東西在什麼地方?」

「說了出來，我有什麼保障?」畢基反問道。

「只要交易成功，我立即放你。」麥洛說，「我對你們如此無禮，只爲了保證我們得到它——三〇七密件。」

「那文件並不在這裏。你要得到它，必須先放了我。」畢基道。

「正如你剛才說得好，我有什麼保證?」麥洛笑了。

「錢就是保證。二百萬元，我和愛美平分，每人亦有一百萬，不算少了。」畢基爲保性命，不得不硬住頭皮扯謊。

「萬一美國人出價高過我們呢?」麥洛的担心是有理由的。

「做生意，講信用。何況美國人根本沒有與我接觸過。」畢基說。

「當你離去後，他們就可能找你。」麥洛又說，「老實講，在這裏，我們鬥不過美國人。」

「你可以派人跟我一齊去。」畢基又說，「不過，最好帶够錢，一手交一手，銀貨兩訖！不要浪費時間。」

「放心，我們不是那種喜歡賴賬的人。」麥洛道。

畢基心裏差些兒就笑了出來，蘇聯人不賴賬，聯合國就不會欠缺經費了。

當然，畢基只能在心裏想。

此時此地，他怎敢令對方生氣呢？

麥洛又問愛美：「你的拍檔呢？」

愛美道：「保羅他們可能還在別墅一間房之內。」

麥洛回頭對畢基笑道：「你很狡猾，老實說吧，要不是我一直派人在醫院附近日夜小心監視，很難找到你。」

畢基於是明白了，由離開醫院之後，一直到由別墅逃出，蘇聯人都在暗中監視一切。怪不得他們要抓自己易如反掌了。

畢基也苦笑道：「我們彼此彼此，事實上每個人都有權保護自己。」

「不要跟我談人權好嗎？」麥洛板着面孔道：「我又不是卡達。」

「那麼，我們談生意好了。」

「先講出那東西在何處？」

「說了出來，你可能不再保留我的生命，我不會說，但我會跟你交易。」

「唔——你果然厲害。」麥洛終於說，「好吧，我派人陪你去。你最好不要耍花樣，否則休怪我毒辣。」

「放心好了，我赤手空拳，你們的手槍都有滅聲器。我要不出花樣的。」畢基又說：「和氣足以生財，我不會把荷包倒吊。」

麥洛吩咐二名大漢，跟住畢基一齊登岸。

愛美却焦急起來：「那麼，我呢？」

麥洛道：「你留下來，交易完成之後，再放你走。」

「不！我要跟他一齊。」愛美眼神裏充滿了恐懼。

但麥洛却說：「我不會兩個一齊放，最少也得留個人質。」

愛美急得流淚：「畢基，你會救我出去麼？」

「放心，交易一定順利完成。」

「不要忘記，我愛你啊！」

也許她巳意會得到麥洛並非好惹的。

畢基只好演戲：「我怎會忘記你，我更愛你。愛美。」

二名大漢當住畢基面前，檢查他們的手槍。畢基心裏明白：這是示威。

也等於告訴畢基：小心他的性命。

× × ×

阿生接到劉探長的緊急召喚，匆匆趕到警察總部去。

一宗本來十分平凡的「超速駕駛」，竟然令警方有了意外的收穫。

首先是一名駕駛電單車的交通警員在郊區一條公路上，發現了一輛黑色大房車超速駕駛。交通警員駕電單車响號追來。黑色房車未加理會，反而加速逃遁。

交通警員被迫以無綫電話通知總部增援。總部無綫電台立即通知在隣近巡邏中的警車，趕往現場協助。

結果，在數輛警車的攔截下，那黑色房車終於被截停。

警方人員一經搜查，竟然有了十分意外的收穫。車內有一名歐洲人。另有四名中國男子。總共却搜獲了五支手槍。其中一支配有滅聲器的，却在歐洲人保羅的身上搜到。

於是一干人等，立即被押返總部。

劉探長接到消息之後，立即通知阿生趕來調查。保羅本來不願吐露任何眞相，但是，他在萬二分焦急之中，却自動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並要求警方協助。

原來當他們離開了別墅之後，一直開車沿住公路追來。

車子雖然開得奇快，却始終難見畢基與愛美的影子。直至到後來他們無意之間看見了一幕「奇景」，事後才恍然大悟。

因爲他們根本不知道畢基開到別墅來的汽車是怎個模樣，匆匆忙忙之間，也僅憑別墅侍役的幾句口頭交代。

他們就是這樣追出了公路來。

由於印象極之模糊，加上三輛大卡車的「圍攻」，所以他們無法及時發現畢基他們的車子，却是可以想像得到的。

直至到一幕「吊車的奇景」出現，他們才恍然明白：畢基和愛美巳被人俘擄去了。愛美是保羅的愛人兼拍檔，保羅見狀，自然是焦急萬分。

於是，保羅下令司機，開足馬力追上去。想不到，中途却遇上了警員的干擾。

當初他們還希望擺脫警員的糾纏，自己設法去救愛美。

但後來看見警車越來越多，明知逃不了，惟有改變初衷，將實情說出。阿生和劉探長等人聽了，也爲之焦急萬分。他們担心俄人可能把畢基和愛美由水路運走。

更加担心二人遭遇秘密處決。

因此，劉探長立刻向上司報告。另一方面也下令緊急召集。阿生則趕緊通知他的同事，趕往葵涌貨櫃碼頭去。

政治部密探聞訊，也紛紛出動。

× × ×

麥洛吩咐手下，小心看管住愛美。

他親自登上船舷，準備將畢基和他的二名手下，送上跳板。但是，正當畢基被二名大漢押登跳板之際，忽然有一名蘇聯船員，走到了麥洛的身邊，竊竊私語。

麥洛登時面色大變。他一邊放眼望向岸上各處，一邊揚聲把二名巳登上跳板的手下召回。原來那名蘇聯船員告訴他：岸上軍警林立，情形看來有些不對。

二名大漢正押住畢基在跳板上走，突然聽到麥洛在背後召喚他們，二人不約而同地，回過頭來。就在這一刹那間，畢基已經有所行動。

畢基到底是個反應奇速的人。他老早看見了阿生等人出現在碼頭上，但他却佯作不見而已。等到二名大漢回頭張望時，他也剛好因爲麥洛一聲召喚而回轉身來。

畢基見機不可失，迅速飛起一脚！直朝最接近他的一名大漢踼去。

那一脚踼得勁度十足，那大漢也身不由主地，往後倒跌過去。

二名大漢本來就走得十分接近，爲首一名既然身不由主，立刻撞上了後面第二名大漢。二人硬硼硼地碰在一堆。

畢基一脚收效，絕對不敢怠慢，急向碼頭方面縱跳過去。

畢基由於頭部受傷，本來就是從醫院中逃出來的。這時候他頭上仍戴住一頂鴨咀帽，一副太陽眼鏡，遮去了半邊面。

因此，阿生和劉探長等人在岸上見了，一時之間也認不出他是畢基。

軍警正在部署，劉探長和阿生他們正在查問那一艘船是蘇聯貨櫃船。

想不到就在這時候見到了一條跳板之上，出現了打鬥場面。

二名大漢被畢基踼得無名火起三千丈，立刻爬起身來，企圖拔槍射擊正在逃上岸的畢基。但是，正在船舷瞭望岸上的麥洛，却連聲喝住。

麥洛一方面眼見大勢巳去。

另一方面，岸上既然滿佈軍警，這兒又不是俄人勢力範圍，萬一開槍傷人，一定更加麻煩。因此，麥洛等人就在全無反抗的情況底下，落入警方手中。

畢基逃出生天，有如發了一場噩夢。

碼頭上雖然如臨大敵，但緊張氣氛刹那間便告消逝。警方迅速控制大局。一干人等，亦被軍警帶走。

× × ×

勞娟娟的命案現場，找到了好一些人的指紋，那是屬於麥洛等人的。麥洛和幾名華人「船員」，原來都負有特殊任務。

麥洛被查出是蘇聯「KGB」人員——秘密警察海外特務。那些華籍海員，也是由麥洛負責指揮的爪牙，並非眞正船員。假如不是如此這般的抓到了他們，警方無論怎樣也無法查到他們的身上去。

再過兩天，那貨櫃船甚至就會開走。

經指紋對證後，麥洛等人亦無從狡辯了。麥洛不脫「KGB」本色，他什麼也不想多說。只有那幾個華人，他們與警方還算合作。

他們說出當日如何「兵分兩路」——一組人由醫院附近，開始跟踪畢基和勞娟娟。但到了中途，由於畢基與娟娟分手，所以那組人亦兵分兩路。

一路繼續監視畢基。另一路却跟踪娟娟，直至到她的家門爲止。

不幸的是：他們以爲畢基狡猾，將「三〇七」號文件交娟娟先行帶走，帶回家中收藏。於是在她香閨大舉搜索。事後無所獲，便迫娟娟說出文件所在。

可憐娟娟什麼也不知道。結果就這樣死得不明不白。

至於負責追踪畢基的，看見畢基進了郊區別墅之後，立即通知麥洛。

麥洛爲了想得到「三〇七」號密件，便不顧一切的，把畢基擄了回去。

假如麥洛早知畢基手上根本沒有什麼「機密檔案」的話，他就不必冒這個險，身份自可繼續隱瞞下去。

畢基故弄玄虛，一直不敢否認「三〇七」號文件得而復失，目的也只不過爲了引起這班人。

現在，麥洛上當了。以保羅和愛美爲首的情報集團也上當了。然而，「三〇七」號文件落入誰人之手？

自從阿生聽了畢基「遇襲後失去三〇七文件」的經過以後，阿生曾偕同劉探長到娟娟樓下屋後查察過。

他們在那兒山邊找到了一些鞋印，以及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可能就是神秘人物用以襲擊畢基的。

上面不但有少許的血，還有斷斷續續的指紋。血經化驗後，證明是畢基頭部傷口的。由於石塊並不平滑，因此神秘人物留下的指紋也斷斷續續。

經過專家一番努力，再核對過柳田明留在柳宅的指紋，證明「神秘人物」並非別人，正是柳田明。

柳田明爲什麼要躲躲閃閃的？既是自己的文件，大可以光明正大取回。

再加上「三〇七」文件失踪後，柳田明本人也不知下落。

刹那間，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複雜！

但是，根據國際特警總部綜合來自各地的資料，柳田明絕對不是「毒販黑名單」中人。就憑他在東南亞各地的生意，也不可能在這短短的三兩年之間，賺到這許多金錢。因爲那是「有數得計」的。

何況，他在本港「三大機構」，已被證實「外强中乾」。所有流動資金，據說早巳被柳田明調走了。賬目中所顯示的，也是「處處虧本」。那麼，他在美國收購三大銀行的錢，又是從何而來？

一切跡象顯示，似乎都與美國拉上了關係。國際特警總部，也依據阿生發自香港的報告，追查到美國去。但是，美國政府一再否認與柳田明有任何瓜葛。

「CIA」甚至暗示，他們也正在找尋柳田明。不過，留在香港的「CIA」人員——史勿夫等，却先後離去。

阿生不知他們下落，因此更覺可疑。

× × ×

發生在柳家的二宗命案，憑彈道試驗，證明是「國際情報中心」的保羅所殺。

保羅擁有的手槍就是證據。

所有命案的兇手雖然找到了，他們亦紛紛送上法庭治以應得之罪。

但是，由於麥洛的守口如瓶，令到香港警方無法明白事件眞相。

不久之後，美國政府竟然宣佈通緝柳田明。原來他「收購三大銀行」出了問題——資金不足。

柳田明仍告失踪，但事情總算有了一些端倪。

英倫莫斯科銀行一宗「追債官司」，揭開了柳田明的身份。也等於間接揭開「三〇七」文件的秘密。原來柳田明不知如何搭上了「KGB」，暗中利用「巨富」身份，爲俄國的「代理人」。

但不知怎的，雙方鬧翻了，於是在美國收購銀行的事，出了毛病。

× × ×

一年後，柳田明自動到美國投案。

他與「CIA」和「FBI」當局獲得協議。他用「三〇七」文件換取自己的自由。那麼，「三〇七」文件有何秘密？

那是他反叛蘇聯的有力證據，怪不得麥洛千方百計也想得到它。

此外，柳田明手上也有蘇聯控制東南亞，甚至美國經濟的整個藍圖——這正是他手上的皇牌。

（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小說

罪惡之園（二）

司馬紫烟 文
子成 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東方四女俠接到一位有錢太太的請求，帮她在三天之內找到她的丈夫陳家寶・她們由一些綫索上懷疑陳家寶可能是在天堂島上・但天堂島是個神秘的地方・只估計那兒可能是男人的天堂……在此之前葉長青由一扒手手上買到一精緻的火柴盒・盒面上的圖案正是天堂島的景色・她們立即找尋扒手孫阿七詢問・從他口中得知一些有關島上情況・因此更激起她們的好奇心・準備去探查一下這天堂島上的情況。

强邀遊天堂　乘機往探秘

陳秀蓮笑道：「究竟還是有兩票同意，可見有兩個人對妳不滿意。」

「一票是我父親的，另外一票是社長方伯伯，他自己也是一家報紙的督印人，規模比我們小一點，是他獨資經營的，他說他贊成我離開報館，是要我到他的報館去，給我一個全權採訪主任的名義，平時不上班，有重要新聞時，全權調用全社人員。」

「這麼說妳倒是個紅人了。」

「本來就是嘛，只要我離開爸爸的報館，祇少有五家大報，肯出十倍的高薪挖我過去，完全以最優惠的待遇。」

陳秀蓮道：「這麼看來，我們都可以在報館裏兼份差了！」

葉長青連忙道：「大姊！那可千萬使不得，妳若是要錢，我叫報館給妳，要名義，我送上等的聘書來，職務隨妳塡，可千萬別做這種拆我台的事，新聞要一個獨家才値錢。」

陳秀蓮笑了一笑，那當然是說笑話，葉長青又道：「大姊！如果妳不反對，我就通知那個記者去了。」

「妳自己跑一趟，帶他到女神號上去，用望遠鏡居躲在暗處瞭望，認得的就記下來，不認識的再叫孫阿七或魯意絲下去試一試。」

葉長青也走了，陳秀蓮這才陷入了深思，而且把南海的地圖找了出來，特別注意東印度羣島。

而且還把火柴盒上的那個島，製成空中投影的形狀，一一去對照。

馬佳琍道：「大姊！妳怎麼確定這個島是在這兒呢？」

「因爲祇有這個地區曾經被人認爲是世外桃源，而且也祇有這個地區所屬的國家，會允許私有島嶼。」

馬佳琍想了一下道：「大姊！這個案子是否値得我們深入調查。」

陳秀蓮凝重地道：「表面上看來，這個案子很單純，一個私人經營的渡假勝地，供應一切聲色享受，專門招待闊佬們遊樂，完全合法，可是深入一想，這裏面可能包含着許多的罪惡。」

「怎麼樣的罪惡呢？」

「島上那些女郎赤身露體，像古阿拉伯的女奴一樣供人享樂，她們都是心甘情願地前去的嗎？」

「應該不會强迫吧，李昆在喜爾頓開了三個房間，帶了兩個女秘書，每天都在徵選應召女郎，不就是那些女侍的來源嗎？他們出高價聘請女子們去服務，這並沒有差錯。」

「我從這張圖片上看出來，這個島的建立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再仔細地觀察一下，女郎中以東方人居多，香港該是一個主要的出口處，可是關於那個島上的一切，却從來也沒有人談論過。」

「也許她們去了還沒回來。」

「我對這些應召女郎的看法比妳深入，她們未必都是天生下賤，有的人是眞正爲了生計所迫，假如賺到了大筆的錢，她們就想從良過正常的生活，因此我相信她們是沒回來，但會不會是回不來了呢？」

「那也許是回來後，受到了約束，不准洩漏。」

陳秀蓮苦笑一聲：「朱麗，世上最難保密的就是這種女人的嘴，尤其是她們從一個神奇的地方撈了一票回來，怎麼能保守得了秘密呢？就是她們不說，跟她們一起混的姊妹也會打破砂鍋追問的，轟動世界的英倫緋聞案，牽涉的都是倫敦內閣要員，保密的工作做得還不周嗎？可是仍然從這些應召女郎的口中流了出來。」

朱麗也有點担心了道：「大姊！妳的想法如何呢？」

陳秀蓮道：「這是一個秘密的銷金窟，當然是由一個有力的勢力集團，或是一個有力人士主持的，爲了保密，最好的辦法，當然是不讓人回來。」

「那可能嗎？」

「做起來並不難，因爲交通工具必須由島上供給的，一個孤懸海中的小島，有很多方法使人失蹤的。」

朱麗不禁毛骨悚然地道：「大姊！妳說得太可怕了！」

「這當然只是我的猜想，未必就是事實，不過妳不能說全無可能，還有，那些女郎個個姿色秀麗，光是在淘金女郎中搜求，恐怕不會有這麼多，那麼，會不會有拐騙擄刦的情形呢，第三點，像陳家寶那種人，抛家離眷，帶了一大批錢去，錢花光了，那兒是否會供養他一輩子呢？陳家寶不會是第一個這種情形，這些人又上那兒去了呢？」

朱麗說道：「妳想得這麼多，究竟只是猜想，實際的情形，要到那兒去才能知道。」

「我是想去一次。」

「什麼！大姊！妳要去，那怎麼可能呢，那兒是男人的天堂，妳只是一個女富婆！……」

陳秀蓮笑了一下道：「男人花錢才能去的地方，就是女人賺錢的地方。」

朱麗指指圖中那些裸女郎失聲道：「妳要參加她們去。」

「有什麼不可以，我不比她們醜，一定合格的！」

朱麗叫道：「不行！大姊！妳簡直是開玩笑！」

陳秀蓮笑一笑：「我只是這樣說說而已，也許還有別的方式，那上面的女郎不是完全不穿衣服的！」

她用放大鏡，對着畫面，是一輛馬車，馬車裏坐着一個白髮的紳士，駕車的却是個穿着西部牛仔裝的女郎，笑笑道：「有人喜歡含蓄一點，這個工作就比較適合我了。」

朱麗還要說什麼，陳秀蓮道：「妳有一件工作，想法子通過警局的關係，調查一下李昆叫過的應召女郎，然後再找到其中的幾個，問問他們李昆召她們去做些什麼，還有，妳到警署的資料室，問問近一兩年來失蹤少女的情形，最好把姿色秀麗的女孩子照片帶回來，跟這種圖片對照一下，看看是否能找到一兩個，然後再調查一下，這一兩年來，有多少高級的應召女郎突然不知下落的……」

朱麗道：「這些資料警署會給嗎？」

「找李探長，他已經升任帮辦了，那是粉紅的色狼把他抬上去的，這件案子上，他欠了我很多情，這點小事他應該帮忙的。」

朱麗點點頭道：「那恐怕要花很多時間。」

「妳儘管去好了，我們把這件事稱爲『天堂作業』，在沒有得到結果前，我們不接任何案子。」

朱麗答應着去了。

她整整工作了三十六小時，李探長很帮忙，而且還指定了一個高級警官專門協助她搜集資料。

等她捧了一大堆資料回來，却沒有見到陳秀蓮。

陳秀蓮沒有說上那裏去，也沒有說什麼，只留下一張字條，寫了幾句沒頭沒腦的話：「老三，放妳一星期的假，出去渡假，順便也告訴老二老么的家裏，說她們跟我旅行去了。」

朱麗知道她們不是去旅行，一定有什麼緊急的事故，再去問劉嫂，只知道陳秀蓮接到一個電話就匆匆地走了。

朱麗連忙又趕到了碼頭上，發現不但天堂號不在，連女神號也解碇啓程了。

她又打電話問葉長青的報館，知道葉長青到報館，要找那個記者，恰好那個記者出去採訪了，葉長青留下話，要那個記者回報館後立刻到碼頭上的女神號去，然後她自己帶了一套照相設備走了。

朱麗知道葉長青一定是怕漏過了，所以才趕了去，想把登船的人拍下照來，她知道所謂照相設備，還包括迅速冲洗顯影的簡單裝備，而且女神號上就有攝影冲洗暗房，只是沒有那種單張的攝影底片，所以葉長青才會帶了報館的攝影器材去。

至於陳秀蓮接到了怎麼樣的一個電話，女神號又發生了什麼事，要陳秀蓮匆匆趕去，就不得而知了，只知道女神號是廿二個小時前開出的，那時葉長青所約的那個記者匆匆趕去，剛好看見女神號離港駛向外海，而天堂號的離去，似乎還比女神號晚了半個小時。

船上連陳秀蓮一共四個人，女神號上隨時都有足够的飲水糧食以及槍械和非常進步的電訊設備，而魯意絲還有合格的國際船長執照，加入了東方偵探社後，就受

雇爲女神號的船長，她們出海航行，必然有着緊急的事故，那倒是不必担心的，朱麗分別通知了馬佳琍與葉長青的家裏，唯一能做的工作，就是等待了。

當然朱麗並沒有像陳秀蓮所吩咐的去渡假，可是等待的時間內，一件使她担心的事發生了。

那只是報角上的一則小新聞，大概是補空位才把它塞了進去，可是對朱麗而言就不同了。

新聞的內容很簡單，遊艇碼頭發現浮屍一具，死者係一有案底之扒竊，致死原因爲酒醉墮海溺斃。

那是孫阿七，報上連姓名都漏了，顯然因爲死者是不受注意的人，也不會有人去查詢的。但是朱麗却知道孫阿七是女神號上的，她還去認了屍，確證是孫阿七。被海水泡過後，看不出有酒醉的痕跡，却有明顯受毆打的傷痕。

朱麗向李探長查究這件事，才知道警方根本沒有作詳細的驗證，因爲他們對孫七的資料很清楚，舉目無親，孤身一人，又是個扒手，還是個道友，而且連出生紙沒有，可以說他根本不是本港的居民，警署自然也懶得多事爲他查究死因，用醉酒失足溺斃，歸之意外最省事。

在朱麗的要求下，總算驗了屍，檢驗結果只給朱麗一個人看過就銷毁了，沒有歸入檔案紀錄，一個人不可能有兩條命，有兩個致死的原因。

孫阿七是因嚴重的內出血死，在墮海以前就死了。身上的傷痕並不多，可見他是在個行家的刑逼下死亡的，死後把屍體拋進了海中而已。

朱麗很吃驚，孫阿七應該是在女神號的，居然被人重毆後，屍體發現在海上，這當然不會是陳秀蓮她們做的，但是誰呢？是天堂號上的人嗎？發生了什麼呢？

朱麗沒有解答，也不便胡亂猜測，她知道除了等待，也不能做什麼了，更不能說什麼，但她已開始憂慮。事實上她若知道了陳秀蓮她們的遭遇會更憂慮。

陳秀蓮接到了一個電話，她一直在等待着的電話。但這個電話却不是她所願意接到的，却是她希望接到的，因爲她所懷疑的一切，有個機會去證實了！

電話是孫阿七的：「陳小姐嗎？我是孫阿七，我在女神號上，三位小姐都在我旁邊，她們要打電話給妳。」

「發生了什麼事？爲什麼她們自己不打電話？」

「她們不能打，她們都有了麻煩？」

「什麼麻煩？」

「電話中說不清楚，最好妳自己來一趟……」

電話被另一個人接過了，話筒中傳來另一個人的聲音：「陳小姐，現在我掛斷了，妳立刻可以撥回來，證明電話是女神號上撥出去的，記住，立刻撥回來，妳會知道發生了什麼。」

電話果然斷了，陳秀蓮撥了遊艇上的號碼，那是無綫電的專綫，鈴聲響了一下，就接通了，傳來的聲音是那個男人的，證明那個男人的確在女神號上：「陳小姐，現在妳知道那三位小姐不能打電話給妳的原因了，我希望妳能立刻來一次，記住，妳一個人來，而且立刻就來，否則將有很不愉快的結果，我們有個人，在遠處用望遠鏡看着妳，因此妳放下電話後，可以留一張字條，告訴別人妳要出去旅行一週，條子寫好後放在桌上，記住！一定要在望遠鏡看得見的地方做這件事，不要讓我們有一點懷疑的地方，否則是會很不愉快了，我們不願意冒任何的險，否則妳會聽見槍響的，我們另一架無綫電通話器，跟那個監視人直接連絡着，別掛斷電話，現在開始留條子！」

陳秀蓮望着窗外，蒼茫的暮色中，有着無數的窗口，都可以望見這兒，她沒有擇選餘地，只有寫了一張字條。剛擱下筆，電話中聲音又響了。

「寫好了嗎？很好，妳可以放下電話，一直走到門口，妳那兒設備很理想，窗子是開着的，我們的人可以始終看見妳的行動，因此不會有什麼不愉快，一直走到門口，打開大門，我們又可以連絡了。」

電話掛斷了，陳秀蓮走到寫字間，窗子是開着的，她仍是在人家的監視中，於是她只好開了大門。

有一個裝束入時的女郎在等着她，手裏提着一個小收音機，似乎在聽音樂，看見她後很自然地上來，把收音機的耳機遞給她，同時把收音機交給她手中。

那聲音又響了：「很好，陳小姐，妳很合作，現在妳不必問話，只要聽就行了，妳後面還有一位女士，她會一直跟着妳，因此，妳如果有什麼行動，妳就會聽見槍響了。」

陳秀蓮回頭看見另外一個女郎在朝她點頭微笑，她也不禁報以苦笑，對方的安排太嚴密了，使她沒有選擇的餘地，於是她只有一攤雙手，完全表示屈服了。

她身邊的那個女郎推開門進入寫字樓，裏面的人已下班了，劉嫂也出去了，裏面完全沒有人。

她看看陳秀蓮留的字條顯然很滿意，才示意陳秀蓮跟她一起下了樓，有兩部汽車等着，那女郎跟陳秀蓮坐了一部，另一個女郎則坐了後面的一部，車子開動了。

對方沒有開口的意思，陳秀蓮自然也不便開口，而且每當她想開口說什麼的時候，她身邊的那個女郎總是先笑着搖搖頭，同時擧起手腕，那上面有一塊銀牌，寫着兩個英文字："NO TOLK"（不准說話）。

車子到了碼頭，停在女神號的前面，陳秀蓮此時才聽見耳機傳來了聲音：「陳小姐，謝謝妳的合作，到現在爲止，我們算是非常愉快，爲了使妳安心上船，我們願意讓妳看看妳的同伴而希望妳能够繼續合作。」

女神號的一間艙房燈亮了，她看見魯意絲被綁在床上，有一個男人拿着槍在她脖子上貼着，窗帘很快就打上了，陳秀蓮忍不住問道：「我還有兩個同伴呢？」

她旁邊的女郎這時才開口道：「她們在一個安全的地方，妳上了船，自然會讓妳知道的，現在請吧！」

陳秀蓮只有上了女神號，到達那間艙房時，那個男子已經鬆了魯意絲的綁，很幽雅的鞠躬說道：「陳小姐，敝姓李，李昆。」

陳秀蓮也祇有一笑道：「久仰！久仰，李先生還玩飛刀嗎？」

李昆笑笑道：「偶爾還玩玩，不過已經不表演了，現在我的飛刀是用眞正的活人做靶子，命中率更高了，幾乎是百發百中！」

魯薏絲操着被綑的雙手，恨恨地道：「社長，我們栽了！」

李昆笑道：「小姐，別說得那麼洩氣，人生總有順境與逆境，但是能够常帶着微笑，妳就會覺得世界還是很美麗的！」

陳秀蓮果然笑了一笑道：「我還有兩個同伴呢？」

李昆指指旁邊天堂號停泊的位置道：「在那邊做貴賓，我可以保證她們很安全，但是這保證祇限於二位能充分地合作的情形下才有效！」

陳秀蓮望望魯薏絲，她點點頭道：「青青跟佳琍被他們押到那條船上去了！」

陳秀蓮嘆了口氣：「李先生，你要我們做什麼？」

李昆一笑道：「目前只是借二位的船把幾個人帶出海去，至於以後還有什麼借重之處，還有得指示！」

跟着船上又來了一批人，總計是六個女郎，她們都很年輕，在二十歲上下，也都很美麗，祇是神智不清醒，被人扶上來的，李昆笑道：「這些都是本俱樂部的職員，她們會很安靜！」

陳秀蓮鼻子裏却聞到一股濃重的哥羅方氣味，失聲道：「她們受到了麻醉！」

李昆笑道：「是的，因此她們在死亡時也不會痛苦，陳小姐不會希望她們接受一個無痛苦的死亡吧！」

這時伴着陳秀蓮前來的兩個女郎也上船來了，每人都提了一架衝鋒槍，一枝對準那六個昏迷的女郎，另一枝對準陳秀蓮與魯薏絲，李昆笑笑道：「這是我的兩個秘書，珊珊，佩佩，在今後二十四小時的航行中，我們會相處在一起，現在，請魯薏絲船長發佈命令開船吧，我們將有一次奇妙的航行。」

魯薏絲道：「社長！妳怎麼說？」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還能怎麼說，在槍口之下是沒有選擇餘地的！開船吧，他們會殺人的！」

李昆笑了道：「對了！我的兩個秘書是來自越南，她們原是北越的突擊隊員，對開槍是很有經驗的，而且對開槍後逃脫也很有經驗，她們都在摩托車的後座上，掃射過西貢屬區，而且沒有被捕！」

陳秀蓮變色道：「你們是社會黨！」

李昆笑道：「不！我絕對不是。她們曾經是，不過現在她們却認爲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生活得很有意義！尤其是天堂島上，那更是資本主義的樂園！」

「天堂島？」

「不錯！那就是我們的目的地，孫阿七不是把本俱樂部的門票給你們看過了嗎？」他取出另一個火柴盒，就像是葉長青送給陳秀蓮的那個完全一樣，笑着道：「這張門票的價值是五萬美金，那是天堂島上渡假十天的全部費用，混帳的孫阿七，居然只以一百元港幣的代價就賣掉了，還要賠上他的一條命，眞太不值得了！」

陳秀蓮又是一震道：「你們要殺孫阿七！」

「是的，那是沒辦法的事，天堂島除了本俱樂部的職員，沒一個男人能無票進入，他買不起船票，我不能帶他去，他又知道得太多，我只好對不起老朋友了！」

陳秀蓮剛要開口，李昆笑道：「陳小姐，不要爲這種人講情，他第一不該的是扒了我們顧客的門票，對於顧客，我們是相當尊重的，第二，是他們不該把那具火柴匣賣給了葉小姐，使我們的業務洩漏了出去，第三點理由是爲妳們而殺他，這傢伙太忘恩負義了，葉小姐曾經帮助過他，他却出賣了妳們！」

陳秀蓮一怔道：「他出賣了我們？」

「是的！我發現顧客的火柴盒不見了，當時只有他擦過那位客人的身邊，我就想到一定是他下的手，找到他後一問，才知他又把火柴盒賣給葉小姐，我就知道不太妙，於是叫他把皮包丢進了郵筒，再運用側面的關係，讓那個女人來找妳們，讓妳們發現皮包，也知道妳們一定會再去找他，因此他對妳說的那些話，全是我授意的……」

陳秀蓮有被人掏了一拳的感覺，她問孫阿七的時候很仔細，很注意，而且沒有頭緒，東一句，西一句，孫阿七回答得很乾脆，所以，她才沒有懷疑，那知道這全是人家安排好的口供，因此她只有笑笑道：「高明！高明！」

李昆謙遜地一笑：「也沒什麼，只不過完全是事實而已，孫阿七不是個會演戲的人，他只是一個扒手，只會一點要油嘴硬賴，因此叫他說實話是不會出錯的，只要他不說出是我叫他如此的就行了，一個扒手即使在失風後，也會硬賴說沒偷東西，我所要利用的就是那一點長處！」

陳秀蓮不禁默然，李昆笑笑道：「本來我只想把妳們中間的一二位請到天堂號上，使妳們對天堂島這個地方不要深究，因爲我們是一個正當而合法的營利機構，選擇顧客很謹愼，不希望有太多人知道，可是妳們太好奇了，而且湊巧的是妳們有一艘遊艇，泊在天堂號附近，而妳們更要利用它對我們作進一步的窺探，我不得不把妳們都請來了！」

「李先生，你究竟要想幹什麼？」

「請妳們參觀一下天堂島，然後再看看妳們的意思，到時候我也作不了主，俱樂部的主持人跟妳們連絡的！」

「主持人是誰？」

「該見面的時候自然就會見面的！」

船已經開出海了，魯薏絲把着舵，看見航程表中已經接近公海，才開口問道：「我們要上那兒去？」

李昆笑道：「一直向前走就是了，到必要時，我自己會定向，現在妳們可能很担心葉小姐跟馬小姐的安全，我會給妳們一個保證，使妳們安心！」

他拿起了一個方盒子，這是他帶來的唯一的東西，像個手提箱，打開後，却是一架閉路電視，扭開了鍵鈕後，略略調整了一下畫面，終於看見了葉長青與馬佳琍，她們兩個被困在一間小密艙中，對坐愁眉無語。

李昆笑道：「這可以通話的，證明不是用錄影帶在欺騙妳們！」

陳秀蓮忙叫道：「老二，老么，妳們還好嗎？」

畫面上的葉長青與馬佳琍都跳了起來，同聲叫道：「大姊！妳在那裏？」

嗒的一聲，電路被切斷了，畫面又是一片黑暗！

× × ×

陳秀蓮總算放心了，這證明了那兩個人是安全的。但是她也感到更困惑無助，對方挾制着葉長青與馬佳琍，等於縛住了她的手，更可惡的是在港口的大海上，兩條船相隔了幾海里，使她想營救都沒有辦法。

她望望李昆，這個韓國佬臉上毫無表情，却帶着一絲虛僞的禮貌的微笑，目光如電，却似能看穿她的心裏！

「陳小姐，我們對妳是久聞大名了，尤其是妳在粉紅色的色狠事件中的表現，使人五體投地，我的波士這次要本人到香江來，主要就是接妳到天堂島上去遊歷一番，接洽業務，祇是順便附帶的工作，本俱樂部的客戶由於老顧客的口頭宣傳，已經有客滿之患，我們實在不稀罕香江這地方的幾個小客戶，香港人會做生意，會賺錢，但是沒有玩家，缺少豪客……」

陳秀蓮哈哈地道：「五萬美金，渡假一週，玩得起的人並不多。」

李昆笑了起來：「我們原是少數人的俱樂部，在世界上四十億的人口中，够資格成爲我們客戶的，不會超過一千人，照比例而言，的確是太少了，但是我們的業務相當穩定，有幾個人，幾乎已經是長期客戶，每個月都要去一次的，本俱樂部最大的客戶名額是五十位……」

魯薏絲忍不住道：「什麼？祇有五十個名額！」

「其實五十位已經太多，島上所有的設備都只能供應三十個客戶的需要，幸好他們的興趣不同，才能調配得開，勉强容納五十位客戶，本俱樂部服務的信條只有兩點，這也是我們的特色，第一，從不對客戶說沒有，第二，從不對客戶說不行。假如五十位顧客中，有三十一位同時要求到海上駛舟，我們就無法供應了，因爲我們的帆船祇有三十艘，此外滑雪用具，馬車等都是以三十人份爲限額的，幸虧到現在還沒有一次衝突的現象，可是我們不敢冒險，只能把名額擴充到五十位爲最大限制。」

陳秀蓮道：「那張幻燈片上，總共有千多人呢，其中只有五十個客戶嗎？」

李昆得意地笑了：「那是第一次開幕時拍攝的，實際上的客戶只有三十位足額，加上本俱樂部的職工人員一千六百七十三名，圖片上出現的人數只有一千多一點，還有一部份是在室內及地下層，鳥瞰式的攝影無法搜視到……」

陳秀蓮計算了一下道：「這麼說來，五萬美金一週的開銷又太少了，以五十位客戶計，不過才兩百五十萬，維持開銷都不够。」

「勉强够成本，因爲在島上是免稅的，不過這五萬美金僅是門票而已，就跟遊狄斯奈樂園一樣，一張門票祇是最低消費額，還有些項目是另外收費的，平常在島上一週的化費，約摸是十萬美金左右。」

「有這麼多人來玩嗎？」

「當然有，在歐洲，美國，中東，我們的客戶已經滿額要預約才能輪到，只因爲我們的俱樂部是世界性的，每一週在每一個大洲的定額都是十名，縱有缺額，也絕不移到別的大洲去，在亞洲地區，經常是不足額，不過最近好得多，在日本與印度的預約登記，已經到兩個月之後了。」

陳秀蓮怔道：「印度，那是世界上最貧窮的一個國家，居然會有這種豪客？」

「陳小姐，妳對財富的調查資料了解太少，印度是最窮的國家，但窮的只是大多數人，最慷慨的客戶也在印度，有位土王在一次消費中，花掉了兩百萬美金，這個記錄還沒被打破過。」

魯薏絲道：「可是他的人民却在饑餓中，他爲什麼不救濟一下他的人民去？」

李昆一笑道：「他的人民有聯合國救濟總署去救濟，所以他就可以救濟我們這種高級難民了！」

魯薏絲滿臉憤怒之色，李昆笑道：「小姐，妳不必爲這個不公平的現象生氣，在英國有些職業乞丐，在瑞士銀行裏存有幾十萬英鎊的鉅欵，可是他仍然在接受別人的施捨，這不是什麼良心與道德的問題，而是一種交易，聖經上說，施捨最樂，他出售施捨的快樂，別人以低微的代價買取施捨的快樂，這是相當公平的，我們則提供最佳的服務而索取代價，也沒什麼不對。」

陳秀蓮忽而笑道：「你們的波士是個天才！」

「可以說是的，他是個偉人，大半個世界在受着某一種主義的威脅，可是我們沒有用任何的口號，沒有一絲教條，却把兩個最熱誠的革命鬥士軟化了……」

他指指那兩個女郎，陳秀蓮只有付之苦笑了。

魯薏絲却道：「我倒是很好奇，我要問問她們，是什麼力量使她們軟化的。」

說着朝兩個女郎走去，李昆微笑道：「魯薏絲小姐，我知道妳是奧斯陸的雌豹，身手很不凡，她們不會是妳的敵手的，如果妳要制住她們，作爲人質而想交換另外兩位人質，那妳就不必費事了，我可以叫她們把槍交給妳！」

魯薏絲的確是懷着這個心意，聞言不禁一怔，而那兩個叫珊珊與蓓蓓的女郎果然將手中的衝鋒槍交給了魯薏絲，使魯薏絲爲之愕然。

「這是幹什麼？」

李昆淡淡地道：「這表示妳即使制住了她們，也無法達成交換的目的，本俱樂部的員工對於客戶都是最謙卑的態度。」

魯薏絲道：「我不是你們的客戶！」

「只要不是我們員工，就能享受到客戶的優待，因爲天堂島上只有兩種人。」

魯薏絲微慍道：「整個世界上也只有兩種人，男人與女人。」

李昆的耐心很好，知道她是在存心找碴子，仍然很有禮貌地解釋道：「天堂島上却不是這麼分的，在天堂島上只有員工與顧客，顧客可以享受到一切的優遇，只要他們付得出代價，員工必須在顧客付出代價後，提供一切相對的服務，使得顧客滿意爲止。」

他的神色轉向冷漠，指着兩個女郎道：「比如說魯薏絲小姐看她們不順眼，可以拿起槍來，把她們掃成個蜜蜂窩，但是必須要付出代價的。」

魯薏絲大聲問道：「什麼代價？」

李昆笑了一下：「這個問題很愚蠢，本俱樂部向來都是現金交易，顧客在提出要求後，都必須先付出代價的，比方說要喝一瓶十四世紀的葡萄酒是兩萬美金，顧客必須先交出兩萬美金，本俱樂部才會把酒瓶打開……」

「誰能担保這酒是眞是假呢？」

「肯付出兩萬美金喝一瓶酒的人，絕對不會外行，一定會認出酒的眞假，事先他當然也有看貨的權利，二位已經看過貨了，人命是無價的，只有用生命才能買到生命，所以我敢答應二位有殺人的權利，就因爲我們手上已經掌握了二位的代價，天堂島是從不吃倒賬的。」

這傢伙可惡得使魯薏絲想咬他一口，他的表面上完全一派紳士風度，一直保持着笑容。

可是他的笑就像他的飛刀一樣，充滿了惡毒與危險性，魯薏絲不敢妄動了，她付不起代價。

葉長青與馬佳琍的生命代價！

陳秀蓮較爲冷靜，她把魯薏絲拖得坐了下來：「李先生，你們這次是專誠來找我們的？」

李昆禮貌地笑笑：「是的！也可說不是的，孫阿七把天堂島的門劵從一個客戶身上扒去後，賣給了葉小姐，使波士很生氣，正想用什麼方法把東西弄回來，可是本俱樂部有位老客戶對陳小姐很了解，波士聽說了陳小姐的一切後，才決心邀請陳小姐到天堂島上去參觀一下。」

「你們費的事太大了，只要給我一個電話，我就會去的，因爲我是個很好奇的人。」

「那位老顧客是如此建議過，而且也向我們保證過，只要給妳一點暗示與綫索，妳也會找了去的，但我們的波士寧可用這個方法，因爲天堂島上沒有女客戶，妳是位很特別的客人，必須要用特別的邀請方法。」

陳秀蓮有着啼笑皆非的感覺，只好解嘲地道：「的確很特別！」

李昆的臉上現出了驕傲的神色：「全部計劃是敝人設計的，只用了兩個小時的策劃，決定了步驟，居然完全成功了。希望能够得到陳小姐的欣賞，也希望能得到陳小姐的合作。」

陳秀蓮苦笑着搖搖頭道：「那個客戶是誰？」

「陳小姐是問提供資料的人？對不起，爲顧客的身份保密，是天堂島的信條之一。」

「你不說我也知道，是蘭寧爵士，對嗎？」

李昆的臉上微現驚色：「陳小姐的推敲能力使人吃驚。」

陳秀蓮笑了笑：「沒什麼了不起，我知道他到香港來渡假，而且爲了他那個基金會的研究工作，還特別來拜訪過我。」

「陳小姐知道了就好，其實陳小姐應該感謝他才對，假如不是他大力的推荐吹噓，說妳的不平凡，波士不會對妳感到興趣，我們收回門劵的方法就會很不友好了，不過我還是要請問一聲，陳小姐怎麼會想到是他呢？」

「因爲你一口就說出了魯薏絲過去的身份，魯薏絲在奧斯陸是個名人，在香港還沒人認識她，只有那個基金會，爲了吳而夫的事件，把我們調查得很清楚，而且還用魯薏絲作爲威脅，要我交出吳而夫的研究紀錄。」

魯薏絲連忙道：「那個老傢伙怎麼說的？」

「他說如果我不交出，他就要向奧斯陸方面透露出妳在香港的消息。」

「卑鄙！妳怎麼答覆他的？」

陳秀蓮一笑道：「我從來也不接受威脅的，何況我也沒有看過吳而夫的研究紀錄，乾脆不理他。」

魯薏絲還是恨恨不已地道：「這個老傢伙，如果我碰見了他，一定要好好揍他一頓，居然這麼卑鄙。」

陳秀蓮笑道：「揍他可沒什麼意思，他是個瘟老頭子，還經不起妳三拳兩脚就沒命了，妳該揍的是上次來的兩個私家偵探，他們在蘇格蘭塲幹過，才會認得妳，消息一定是他們提供的，主意也是他們出的。」

「何以見得呢？」

「因爲蘭寧爵士很有錢！」

「有錢的人才有壞主意！」

陳秀蓮笑了一笑，顯得很嬌媚：「魯薏絲，妳對世界上的大富翁了解還不够，妳說的是一些有錢還不够富的人，他們拚命想法子賺更多的錢，所以才有一肚子的壞主意，而眞正的大富翁却是從不動心計的，他們的命好，生下來就繼承了數以億計的財產，而且不必動腦就能賺更多的錢，因此他們唯一的痛苦是如何把錢花掉，這一類的人不會有時間去想到害人的！」

「蘭寧就是那種人嗎？」

「是的！所以他才會支持那個基金會，把錢用在那種莫名其妙的地方……」

李昆顯然對陳秀蓮的話感到興趣，道：「陳小姐，爲什麼那種人不動腦筋就能賺錢呢？」

「因爲世界上最容易賺錢的方法，就是以錢去賺錢，用智慧去賺錢，已經是第二流了。」

「我有點不同意，像我們波士……」

「你們的波士還是個不入流的富翁，雖然他經營的方式很賺錢，但是比起眞正的富翁來，他還是差得很遠。」

「整個天堂島所値的財富，有誰能比啊？」

陳秀蓮冷笑一聲：「這不是比不比的問題，你們的波士只要還是在賺錢，他就是稱不上一個富豪，眞正的富翁是在設法花錢，像以前的埃及遜王法魯克，在一場撲克中輸掉了幾千萬美金，只是笑笑，毫不在意，你們的波士有這種胸襟嗎？」

李昆不說話了，陳秀蓮又道：「我並不是贊同法魯克這種態度，但至少他有一件令人不及之處，就是沒人能用錢買到他，一個人能不爲金錢所役使，不爲賺錢向任何人低頭，那才够得上一個富豪。」

「陳小姐，妳也是一個很有錢的人，

可是妳却開設偵探社賺錢。」

陳秀蓮微微一笑：「我不是爲了賺錢才做這種事，所以我能選擇客戶，有人以一億美金的代價，來委託我辦一件案子，我可以把他趕出去，你們的波士敢這樣做吧？」

「眞有那種客戶嗎？」

李昆的眼中射出了熾熱的光，但陳秀蓮笑笑道：「沒有，我只是舉個例子，不過眞有這種情形時，我也會那樣做的，因爲我不需要錢。」

魯薏絲笑道：「我沒有那種經驗，不過我有更值得驕傲的事，那是我在奧斯陸殺了那個黑社會頭子逃亡之時，曾經淪落在倫敦用化名當脫衣舞女郎，有一個小商人看中了我，拚命地追我，我不理他，把他惹火了，有一次他帶了幾個朋友，把我叫到他的枱子上，掏出了一千鎊，丟在桌上，叫我當衆爲他單獨表演一次。」

李昆的興趣來了，連忙問道：「妳答應了沒有？」

魯薏絲一笑：「我先沒答應，可是他又加了五百鎊，而且說了一句很氣人的話——這個價錢可以叫任何人脫衣服了，結果我接受了，就在他的桌子上爲他表演了一次。」

李昆有點失望地，說道：「妳太差勁了！」

魯薏絲淡淡地道：「我如果也能拿得出一千五百鎊，我自然不會差勁的，可是我急需那筆錢，只好脫了，等我表演完畢，他哈哈大笑的時候，我跳下枱子，把他掀上台去，當衆也把他的衣服剝光了，然後抓起那堆鈔票，還打開了我的皮包，拿出我一週的薪水，一百五十鎊加在上面對他說——先生，這個價錢可以使任何人脫衣服，話是你說的，所以你一定不會反對把錢再賺回去，而且你的身價比我還高，因爲你的表演比我精采，所以我加了你一成小費。」

李昆哈哈大笑道：「痛快！痛快！魯薏絲小姐，我向妳致敬。」

魯薏絲道：「我沒什麼可敬的，爲了錢我什麼都肯做，只是我從不出賣自己的尊嚴與人格！」

「對！魯薏絲小姐，妳見了波士，一定會很投機，因爲他就是這樣的人。」

魯薏絲冷冷地道：「我除了尊重自己的人格，也尊重別人的，我也絕不用錢去買別人的尊嚴，你的波士是不是這樣的人呢？」

李昆怔了一怔才道：「波士尊重有人格的人，而且盡力去帮助他去恢復尊嚴與人格，只是他也討厭沒有人格的人。」

魯薏絲用手一指那六個昏迷的女郎道：「這是你們尊重的方式嗎？」

李昆先是一呆，繼而笑道：「妳以爲我是用强把她們綁架來的嗎？」

「假如她們是心甘情願地來，就不必用這種方式！」

李昆一笑道：「她們絕對是自動願意來的，天堂島上絕不用强迫的手段雇請職員，否則她們在顧客面前，就不會全心全意地服務了！」

「那爲什麼要用哥羅方把她們迷住了再送上船呢？」

「這是爲了另外的原因。」

「另外還有什麼原因？」

「她們都是道友，每個人都有很深的癮，而天堂島上的職員却不允許如此的，這是帮助她們戒除毒癮，……」

他過去撩起一個女郎的短裙，露出大腿根部的條條針孔，接連六個都是一樣，然後才道：「二位可以相信了吧！」

魯薏絲沒話說了，她自己也是黑社會上混出來的，一個女孩子的腿上如果有這麼多的針孔，那她們的癮頭的確已非常之深了。

陳秀蓮却皺眉道：「這個方法能帮助她們戒毒嗎？」

「不能，到了天堂島，我們會有更好的治療方法，不過從現在起就開始斷絕供應了，這是使她們安定下來，忘掉痛苦的方法。」

「這樣子要多久？」

「二十四小時。」

「什麼，二十四小時，那麼長時間的痲醉會使人的腦神經受傷害，可能會變成白癡的。」

「不會，嗎啡注射者的神經是很堅强的。」

「你怎麼知道？你又不是醫生。」

「我雖然不是醫生，但是我也經過那段時間，受過同樣的待遇。」

「每個人的體質不同，她們未必受得了。」

李昆笑了一笑：「是的！可能，假如眞有那樣的情形，那很遺憾，她們已經收回了代價，損失的是俱樂部。」

「什麼代價？」

「五萬美金。」

「什麼！五萬美金能够買一個人的生命嗎？」

「這是她們自願接受的，而且還簽了合約。」

「天堂島的終生受雇聘書。」

「什麼？五萬美金，買一個人的一輩子。」

「當然不止這個數目，服務滿十年後，她們可以退休，有十倍的退休金可以領，以及一張任何國家的護照。」

「你們會准許她們退休嗎？」

「當然，目前她們的年齡是二十二歲到二十五歲，十年以後，最少也是三十二歲了，也不適合服務了。」

「不過，問題是你們會付出五十萬美金嗎？」

「天堂島開業不過才兩年，目前還沒人退休，不過這是絕對保證的，因爲錢不是我們付的，而是一家絕對可靠的保險公司支付，每個月的保險費，都由俱樂部繳納，由保險公司出具收據，這是絕對保險的。」

陳秀蓮吁了口氣，道：「我相信一切都是正當而合法的，只是她們能活過十年嗎？」

「我本來可以不必回答，但是爲了使二位相信起見，我仍然可以解答，俱樂部本身希望她們能健康地活下去，否則俱樂部沒有一點好處，因爲保險費是由俱樂部支付的，保險受益人則是每個人自行秘密填好後，交由保險公司，俱樂部完全不知

道，而保險公司的信譽則是世界上有名的，他們也有常駐人員留在島上，如果有意外死亡，他們要加倍支付保險金，……」

「即使有如此優厚的條件，你們仍然無權購買一個人的生命，至少無權如此對待她們。」

李昆輕輕一嘆：「陳小姐，我們不是人道主義者，尤其是對這種人，她們早已跟魔鬼簽署了一張賣身契，我們把她們從地獄拯救到天堂去，已經是很仁慈了。」

陳秀蓮也輕輕一嘆道：「我記得一本雜誌上，讀到過一個人寫的一篇文章，他有一句話很妙——天堂與地獄是兩間公司，一間製造良善，一間製造罪惡，可是這兩間公司的波士都是魔鬼。」

李昆哈哈大笑道：「陳小姐！妳記得那個作者是誰嗎？」

「不記得了，那是本不出名的小雜誌，而且都是些憤世嫉俗的文章。」

李昆一笑道：「妳能記住這段話，對波士的印象一定很深刻，因爲這段話，就刻在天堂島的最高處石碑上，那個作者就是我們的波士。」

陳秀蓮一震道：「他是個中國人？那篇文章是用中文寫的。」

李昆笑笑道：「波士曾經是中國人，現在却是個無國籍的人，他倒是沒忘本，時時記得自己是中國人，他還有一句名言——西方人創造了上帝，東方人創造了佛祖，阿拉伯人製造了阿拉眞主，這三大宗教雖不同流，却都是標榜着天堂與地獄對立，但中國人却爲天堂與地獄創造了一個統一的總裁。」

陳秀蓮一笑道：「我却不認爲這是光榮。」

李昆一笑道：「我倒很羡慕中國人的優秀，從歷史的記載，中國的公輸班在兩千多年前就發明了飛機與汽車，最偉大的思想家在中國，最早的科學家在中國，最殘酷的暴君也在中國……」

陳秀蓮道：「現在又有了一個最大的罪犯。」

李昆笑道：「難怪波士聽見了陳小姐的一切後，會對妳如此激賞了，妳的確是他的知音。」

「難道他也承認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罪犯？」

「他從沒有認爲自己是個正人君子，可是他把一切都置在合法的狀況下進行着，也許有人比他犯的罪更大，但沒有人能像他那樣使罪惡得到法律的保障。」

「在天堂島上還有法律？」

李昆笑了起來，顯得很得意的樣子：「陳小姐，妳一定對天堂島懷有很深的成見，以爲那是個充滿了罪惡的地方，這就錯了，天堂島上是個充滿了歡笑的地方，沒有暴力，沒有流血，沒有色情，沒有貧窮，只有一片歡樂，否則就不會那麼吸引人了。」

陳秀蓮嗯了一聲，指指那滿是裸女的畫面：「沒有色情？」

李昆笑着道：「不錯，因爲妳現在還是以外面的世界的眼光看它，等妳到了那兒，就會了解到我這種說法的正確了，在天堂島上，最容易解決的就是性的問題，每一個男人都可以得到帝王般的享受，世界上每一個人種的美女都成羣結隊地供應着，而且更展露着她們的秘密，使得兩性之間，毫無秘密可言，因此色情這兩個字，就失去一般的涵義了。」

陳秀蓮吁了一口氣，雖然不承認他說的話是正確的，但是也無法否認他的話，確有無法推翻的眞實性。

李昆繼續笑道：「色情是道德的私生子，性慾本來是一種天然的本能，却因爲道德的規範，限制了這種本能的發洩，因而才導致了很多罪行的發生，如果聽任它自由發展，這個世界上就會減少三分之二的罪惡。」

「可是那又會成爲一個怎麼樣的世界呢？」

李昆淡淡一笑道：「至少會比現在太平得多，在很多蠻荒部落裏，那些野人不懂得穿衣服，因此他們的社會裏反而很太平，沒有犯罪。」

陳秀蓮不禁黯然，她又記住了那篇離經叛道的文章，通篇都是這種論調。

就因爲這種論調太偏激了，才吸引陳秀蓮的注意，想到作者必然是個憤世嫉俗的人。

沒想到那個傢伙居然開始實現他的理論了。

對方手裏掌握着葉長青與馬佳琍兩張王牌，使得陳秀蓮放棄了反抗的打算，她知道一切只有等到了天堂島再說了，而且她心中對着天堂島與那個神通廣大的主持人也生出了强烈的好奇，非要見識一番不可。

李昆也似乎知道了她的心意，對她們毫無戒備。

女神號是傍晚時啓碇的，第二天上午，他們已經航行了十四個小時，以每小時三十海浬計，已經是四百海浬了，天氣很好，海上只有微風，溫度約莫是華氏八五度左右，是很宜人的氣候。

那兩個女郎——珍珍和玲玲很會享福，在甲板上舖了毯子，實行日光浴，她們毫無顧忌地在李昆面前脫下了衣服，展露出美麗而玲瓏的胴體。

淡咖啡色的皮膚，通體一色，沒有胸罩及底褲遮掩的色痕，可見她們是習慣於全身赤裸的，而且她們也保養得很好，皮膚上呈現着一種如同瓷器般的光澤。而腋下及小腹上的三叢深黑，透示着無限的誘惑。

可是這誘惑對李昆似乎毫無吸引力，他搬了一張帆布椅子，平躺在對面，既沒有特意去看她們，也沒有故意避忌地不看她們，他的表現就像是司空見慣，無動於衷。

陳秀蓮很注意他的反應，倒是不得不佩服他的定力，因此問道：「李先生，孫阿七說你的那些話是不是眞的？」

李昆笑了一笑：「是不是關於我是個性無能者的話？」

陳秀蓮泰然地道：「是的。」

「以陳小姐的看法呢？」

「我想不太可能，因爲那些話既是你教給他說的，有些地方就可能會有所保留，尤其是那些事，一個眞正性無能者，一定會拚命掩飾。」

「陳小姐的觀察很尖銳呀，不過我認

玄機妙算

機智子・文

傅岐之攻心計

南北朝天下大亂，世事紛紜的時候，北魏與南梁地處於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之間的地區，由於彼此地勢好，又地位近，彼此不斷的攻戰。後來雖因梁武帝皈依了佛教而較不嗜戰，然與魏國仍無法化解互爲死敵的局面。

本在魏國爲將的侯景將軍忽然叛魏來降歸梁國，武帝覺得正是增加自己力量來挫敵方士氣的時候，於是不久就封侯景爲河南王，派他駐兵江北，與魏成爲對峙的局面。

此事發生不久，魏國剛上任的宰相高澄突然派使者前來議和，梁朝內衆臣都一致請求武帝答應魏國的要求，只有覩一毫而知動靜，警覺性特高的傅岐極力反對，他上奏的理由是：「高澄才新任宰相之職，正是可以大大發揮，來建立一番作爲的時候，何必要低下臉來求和呢？這其中必定是設了計謀要來引起侯景疑心的，因爲侯景對我忠心而不利於魏。如果魏國和我們講和成功，那麼侯景必然會担心我們將他抓到魏王面前去問罪，自然會因憂慮自身的安危而被迫作亂。如果我們答應了講和的條件，那正是墮入魏國的計謀中了。」然而梁武帝未能深一層的深思，無法了解此一意圖，聽從了衆臣的建議答應了魏的求和。果然，侯景知道梁魏將議合的消息後，就如傅岐所料到的反應，爲自衞而再次造反，直趨金陵城，梁武帝因而被困，於台城內餓死，梁的王朝也因武帝的隕逝不久亦亡滅了。

一馬換三百死士

秦穆公一頭善跑千里遠的好馬丟了，這匹好馬在郊野四處奔竄之際，被岐下地方的野人捉住，把牠當一匹野馬給烤了，分享的共有三百多人。這件事不久就被官廳查獲，並派了大批捕快把這些野人統統抓來，準備好好修理一頓以洩穆公心頭之恨，不料穆公制止地說：「一個君子那有因爲一個畜牲的死而殺害自己的同胞呢？我聽說吃過千里馬的肉以後，如果不喝些酒冲和一下，那就要傷身體了。」說完以後，不但下令赦放三百野人，並且賜酒給野人飲用。

不久，秦國鬧旱災，糧草枯死，全國頓時陷入糧荒絕境，不得已只好向晉國請求救援，豈料晉國不但不適時援助，反趁人之危出兵攻打秦國。兩軍在韓地會戰，秦因勢力薄，後濟無援，結果被晉軍團團困住，坐以待斃，而穆公也身負重傷。就在此存亡之際，曾經被穆公釋放的三百野人，猝然出現，奮力作戰，突破晉軍重圍，解救了秦軍，協助穆公脫險，並且活捉到晉惠公作爲答謝穆公的獻禮。

蕭何三策免危

漢朝初年，漢王劉邦和西楚霸王項羽，在河南滎陽附近交戰，漢王幾次派遣使者回到長安去慰問丞相蕭何，有個叫鮑生的向蕭何建議說：「漢王目前在前方作戰，冒着風險，但不斷派人來慰問你，這是有原因的，眞令人費解！爲你自己打算，不如趕快派遣你的兄弟兒孫能够服役的，一齊到前方去參加軍隊作戰，漢王便不會懷疑你，反而會更相信你。」蕭何就按照這樣去做，劉邦果然大爲喜悅。

此後過了八年，陳豨在河北叛變，那時劉邦已做了皇帝，親自率領軍隊往邯鄲征討作戰，戰事尚未結束，淮陰侯韓信暗中想在關中謀反叛變，呂后用蕭何的計策，誘殺了韓信，高帝知道這個消息後，派人回到長安來，升蕭何爲相國（較丞相位高）加封五千戶食邑，且專派了一都尉率士卒五百爲蕭相國担任警衞，很多人都來慶賀，唯有一個在長安城東種瓜的召平，反而前來相弔，召平對蕭何說：「你的災禍從現在就要開始了！皇帝親自率大軍在前綫作戰，非常辛苦，你留在後方，不用担心隨時都有生命的危險，皇上如此讓你陞官又加封食邑，並且又特別爲你派衞士守崗，這是由於淮陰侯的事剛剛敉平，恐怕你也不是眞心臣服他的啊！派這些警衞來保護你，並不是眞的寵愛你啊！我勸你最好把皇帝封給你的五千戶食邑推辭掉，並且把家中的財富一起貢獻出來作戰，皇帝會因你這樣做而高興的。」蕭何認爲他所說的，都很有道理，便照着去做，皇帝果然因此而更高興了。

又過一年，九江王英布叛變，高帝又親自率兵東下討伐，幾次都派人問蕭何相國現在在做什麼？這時蕭何因高帝在前方作戰，就在後方盡力撫恤百姓，並且捐獻大批財物，補助軍需，和上年陳豨造反時一樣。有人告訴他說：「你離滅族的時間不久了，你已官至相國，就是有什麼天大的功勞，又能陞到那裏去呢？可是你初到關中，很得民心，至今已十年了，人民都敬仰你，信任你，平常的聲譽又很好，皇帝所以不停的派人詢問你的情況，是怕你在關中有別的意圖，所以你現在爲什麼不多置土地，亂欠帳，故意做些不名譽的事來污損自己的名聲？這樣皇帝才會放心的。」

蕭何又依這些話去做，高帝眞非常高興。高帝生性猜忌，他的功臣多半都沒有好結果，只有蕭何三次能接受別人的建議，所以才能化險爲夷。

爲性無能這個名詞就用不得不妥當，一個男人只要是身體四肢健全，就不會是性無能者，我聽說在民國之後，滿清的皇帝遜了位，許多宮中的太監放了出來，他們雖然是淨過身的，還是一樣地到八大胡同去嫖姑娘！」

魯意絲道：「那有這回事？」

陳秀蓮笑笑道：「這倒是眞的，我在一些海派的小報副刊上，也看過前人筆記，記着這件事，可見性慾的衝動是分生理與心理兩方面的，有的白癡長到二十多歲，智力還跟一個三歲的小孩子差不多，根本不懂得什麼叫情，可是他一樣有生理的衝動，因此我才想請教一下李先生。」

李昆淡淡地道：「我第一次入獄時才十四歲，罪名是強暴了我的老板娘。」

兩個女孩子都爲之一怔。

「那是一個賤女人，我的老板也就是我的師父，他是個走江湖賣藝的，十歲時我就跟着他，他對我很好，把一切的本事都教給了我，我的飛刀就是跟他學的。

「老板娘也是賣藝的，她表演的是要罎子，就是平躺在桌上，用兩隻脚要一隻大酒罎，她嫁給老板後，一直就不規矩，常常背着老板偷漢子，不過也難怪，他們的年齡相差三十歲，老板娶她時已經六十多歲，她才三十歲，她是個天生的賤貨，常瞞着老板偷漢子。」

李昆的眼中冒出了火，那是憤怒的火花。

「我跟了老板四年，她嫁老板兩年，就出了事，因爲我長大了，雖然才十四歲，我的個子已很高，像個小大人了，這婊子就對我動了心思，每天早上，她都要練功夫，照例都要人帮忙的，她躺在一張桌子上，要人帮她把罎子抛上去，她可以用隻脚接住，本來是老板的事，而且不准我看，有一天，老板有事情，她才叫我帮她練功夫，事情就發生在這一天，妳們知道是怎麼回事？」

魯意絲道：「她誘惑你？」

李昆嘆了口氣：「可以這麼說，但也怪我自己沒出息，她練功夫的時候，有個怪毛病，要把全身的衣服脫光的，妳們可以想像：一個三十多歲發育成熟的女人，脫光了衣服，躺在我面前的桌子上，高擧起兩條腿，要着罎子，而我才十四歲，剛開始發育，那會是什麼狀況。」

陳秀蓮也嘆了口氣，只能笑笑道：「你問錯了人，我們都是女人，絕對無法體驗那種心情的。」

李昆自己也笑了：「不錯，女人跟男人不同，女孩子跟男孩子更不同，女孩子即使是在懷春的時候，看見一個脫光了衣服的男人，也會嚇得跑的，但是男孩子處在那種情形下，却會變成野獸。」

陳蓮秀覺得這個伙傢很有深度，至少他對一些心理過程下過一番研究的，因而一笑道：「你成爲獸野沒有？」

李昆道：「還沒有，因爲我畢竟還不是野獸，我還知道她是老板娘，是我的師母，因此我只有在心裏跳着，壓制着我自己，可是我畢竟是個血骨之軀，是個血氣方剛的半大小伙子，不是聖人，雖然害怕，却又忍不住偷偷地看她兩眼。」

他說得很坦白，雙道濃眉糾結在一起



，似乎在恨自己，也在抑制着內心的痛苦與憤怒。

「可是那個女人，那個賤女人，她彷彿看透了我似的，她的姿勢更絕……」

說着站了起來，走到了珍珍面前，把她的兩條腿擧了起來，用兩隻手握着，輕輕地搖動着。

「就是這個樣子，雖然上面多了一口罎子，可是把這個部位表現得更突出，更明顯；別說我只是一個十四歲的小孩子，就是九十四的老頭子，也很難不動心。」

「何況那個女人也的確是個尤物，她雖然三十多歲了，但她是練功夫的，一身的肌肉很結實，她是韓國人，皮膚很白，白得像塊玉，而她的體毛之豐更是驚人，她們兩個人加起來也不會及得上她的一半呢……」

陳秀蓮嘆了一口氣，開始同情這個男人了，因爲他遇到的是一種不可抵禦的誘惑，不過她還是笑笑道：「如果你把她當作一條拔光了毛的猪，就不會刺激了。」

李昆居然笑了：「很對，只可惜我到了五年之後，才學會了這種修養，當時我的確被她迷住了。」

魯薏絲聽得很有意思，連忙問道：「你怎麼樣呢？」

「我能怎麼樣，我的心裏燃起了一團火，却還是不敢去碰她，等她練够了，把罎子停在脚下，叫我過去拿下來，我過去拿下罎子，才發現這婊子自己也騷得厲害，桌子上已經水汪汪的一片，於是我在她面前呆住了，眼睛看在那兒，成了個木頭人。」

魯薏絲一笑道：「哈哈你居然能沉得住氣！」

李昆嘆了口氣：「我不是沉得住氣，而是我根本不懂，雖然我的生理反應已經表現了，但是我根本不會。」

「然後呢？」

「然後是她自己坐了起來，看了我一眼笑着說，我以爲你這小鬼是個白癡呢，原來你眞不傻。她脫掉了我的衣服，抓住我的下體，引導我上了人生的第一課。」

陳秀蓮道：「結果被你老板發現了，是麼？」

「老板沒有這麼快回來，那個女人的需要很強烈，我完了一次，又接上一次，直到第三次，才使她滿足了，可是我還沒完，她叫我爬在身上，讓她喘一口氣，就在這時候，老板回來了，假如只有老板一個人，也不會有事的，偏偏老板還跟着個朋友一起來的，她的眼睛尖，先看見了，立刻叫了起來。」

「就這樣構成了你的强姦罪？」

「我爬在她身上，而且她在穿衣服的時候，把她自己的內褲撕破了，我還有什麼話說，不過老板告訴我說他並不恨我，只是要我維持他的體面，別說出內情，老板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但是爲了體面，不能張揚，何況我還未成年，不會判罪的，結果我被判了半年感化教育，等我出來時，老板已窮途潦倒，她拐走老板的積蓄，跟一個小伙子跑了，老板心情很壞，整天喝酒，靠我表演養活他，兩年後，我學會老板的全部工夫，老板却死了。」

（未完）

新派武俠奇情小說

浣花洗劍錄

古龍原著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牛鐵娃與方寶兒共結金蘭後，牛鐵娃將方寶兒送到長江口岸，兩人依依惜別，牛鐵娃駕船回航，方寶兒則悵然就道，踽踽獨行，不久，牛鐵娃歸而復返，方寶兒驚喜交集，感慨不勝，於是，兩人結伴繼續前行。一天，來到一處，突見牛鐵娃的妹妹，牛鐵蘭一路呼叫而來，相見之下，牛鐵娃爲妹妹與方寶兒介紹後，兄妹互訴離情。方寶兒冷眼旁觀，察覺牛鐵蘭多言不由衷。而且衣飾，打扮與她的身份，職業很不相稱，充滿神秘……

帮會大爭鋒

尤其是她手上的那雙翠鐲，更是價值不菲，那裏像是個自家裏跑出來，在外面吃苦的少女？

牛鐵娃輕輕拍着她妹子的肩頭，滿面俱是悲憤之色，喃喃的道：「我不在家時，這些事可眞是苦了你了！」

牛鐵蘭輕輕點了點頭。

方寶兒忍不住道：「這些時妳眞的在吃苦麼？」

牛鐵蘭被他問得一怔，臉色果然有些變了，但瞬卽又露出一絲微笑，道：「年輕人吃些苦又有何妨。」

方寶兒道：「妳離家已有多久？」

牛鐵蘭道：「三年。」

方寶兒道：「這三年來，你在做什麼？」

牛鐵蘭道「在江上捕些魚蝦換米吃。」

方寶兒道：「那艘船是何處來的？」

牛鐵蘭道：「每月三分銀子租來的。」

方寶兒道：「你銀子賺得那麼辛苦，爲何打扮得如此花費？」

牛鐵蘭笑道：「那個女孩子不喜歡打扮？我天天省吃儉用，存了兩年多，才買下這副鐲子。」

滿懷俠義心

方寶兒滿心疑團，問的又緊又快，牛鐵蘭答的却比他問的還快，但她縱是對答如流，毫無破綻，方寶兒還是覺得這年紀輕輕的女子，似乎也有些古怪，她那雙清澈的目光中，似是隱藏着一份秘密。

而這古怪，這秘密，方寶兒却已再也猜不出是什麼？他心中似有一種不祥之預感，却也說不出是爲什麼。

他眼睛瞬也不瞬地瞧着牛鐵蘭，牛鐵蘭却不去瞧他，牛鐵娃突然笑道：「果然是個大妞兒了，長得眞快。」

他瞬刻間便已將方才之怨憤忘得乾乾淨淨，大笑又道：「幸好你今日見着我，否則若是等到妳已老了時再見着我，我又怎會想到昔日的小蘭兒已變成老太婆了……幸好，幸好今日就遇着了……」

牛鐵蘭笑道：「我聽他們同去說起遇着你，就急着趕來了。」

方寶兒心念突又一閃，截口道：「方才人人都在捕魚，你既以打魚爲生，爲何却在家裏坐着？」

牛鐵蘭道：「這……我也可以休息一天的呀！」

方寶兒道：「這裏妳家裏的熟人很多，你既已在這裏三年，伯父伯母難道還會不知道？爲何不來找妳？」

牛鐵蘭道：「這……我也不知爹爹他們是不是知道我在這裏，但他們却從來沒有找過我一次。」

她回答雖然仍極快，但言語間却已有些吞吐。

方寶兒皺起了眉，心裏更是疑惑，他本當牛鐵娃的家庭必十分單純，今却發現竟是複雜的很。

而他兄妹兩人，又是如此不同，哥哥是淳樸而天眞，妹妹却充滿了神秘，哥哥口拙吞笨，但說的話，字字毫無虛假，妹妹巧口蘭心，但說的話却是句句令人難以相信，寶兒實未想到鐵娃會有這樣的妹子。

而牛鐵蘭實更未想到像寶兒這樣年紀的孩子，竟會瞧出她的秘密，她若知道如此，只怕就不會輕易追來了。

牛鐵娃却仍是什麼也不知道，仍是裂開大嘴。嘻嘻直笑。他見了他妹子，除了笑之外，什麼事都不願去想了。

牛鐵蘭却似想起了很多，低垂着頭，玩着衣角。

方寶兒忽然道：「走吧！」

牛鐵娃隨口問道：「那裏去？」

方寶兒道：「總該去你妹子家裏瞧瞧，是麼？」

牛鐵娃附聲大笑道：「是極是極，若非大哥提及，我們險些忘了，妹子，妳家在那裏？咱們一起走吧！」

牛鐵蘭垂首道：「好……好吧，那隨我來。」突然大喝一聲，失色道：「不好了，我……我的小船……」

牛鐵娃轉眼一望，那艘小船果然在他們聊得起勁時，順水不知飄到那裏去，鐵娃頓足道：「你……你爲何不繫上繩子？」

牛鐵蘭又哭又鬧，道：「怎麼辦呢？船是人家的，賠可賠不起……大哥，你……你本事大，你想個法子吧！」

方寶兒皺着眉，道：「追下去。」

牛鐵娃道：「對，好法子。」

這法子其實半點也不妙，簡直是最笨的法子，小船已順水飄下，叫他們到那裏去找，何況，天已漸漸黑了。

突然間，一艘小船迎面盪來。

這船上也是個靑衣少女，竟似與牛鐵蘭打扮得差不多，牛鐵蘭大呼道：「劉姐，你可瞧見我的船麼？」

那少女道：「沒有呀……我代替你去找找吧！」

牛鐵蘭道：「好……大哥，你們在這兒等着，那艘船輕，好找……」話未說完，那艘輕舟果然已盪了過來。

方寶兒一直想說什麼却終於忍住。

牛鐵娃道：「老三，快點……知道麼？」

他對失船之事，根本不着急，就是他自己船掉了，他也不着急的——其實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令他着急的事。

牛鐵蘭照聲應了，輕輕一躍，下了小船。

方寶兒瞧得她身法，心頭又是一動，他雖不會武功，瞧得却多了，此刻已可斷定鐵娃的妹子，必然身懷武功。

牛鐵蘭招着手，船又盪走了，那靑衣少女在鐵蘭耳畔輕輕說了幾句，也不知說的是什麼，又回過頭來，瞧了寶兒兩眼，然後船漸漸去遠，牛鐵娃望着她們，忽然笑道：「這小妞兒不但穿的和我妹子一模一樣，就連坐的船也和老三她差不多，有意思……有意思……」

他雖然腦筋遲鈍，但此等腦筋遲鈍的人，對一些事的反應與觀察，往往比那些聰明才智之士還要直接，和還要深入得多，只因他思路不似別人那般複雜，所想的也沒有別人多，是以有時一下便能抓住重點。

方寶兒雖然看出了那牛鐵娃永遠也不會看出的可疑之處，但對這些顯而易見的事，却未看出來。

此刻他心中驀然又是一動，脫口道：「是了！」

牛鐵娃道：「什麼是了？」

方寶兒口中道：「沒有什麼……」心中却在暗嘆忖道：「鐵娃的妹子，必定已加入了一個極是秘密之帮會，這帮會中似她這樣的少女，也必定極多，瞧她如此保守秘密，這帮會想必不是什麼好來路的。」

他爲了鐵蘭的事越想越是頭疼，鐵娃却什麼也未去想，只是將那艘平底方舟，泊上了岸邊。

方寶兒道：「你妹子幼時可學過武功？」

牛鐵娃拖起方舟，搖頭道：「沒有。」

方寶兒皺眉道：「但此刻她已學會了。」

牛鐵娃笑道：「眞的麼？好極好極，日後我倒可要她教着我。」

方寶兒道：「是誰教她的武功？她若捕魚爲生，怎會有人教她武功？這些事你都不覺奇怪？」

牛鐵娃裂嘴笑道：「奇怪什麼！」

方寶兒嘆息一聲，再也不和他說了。

兩人在岸上等了許久，牛鐵娃先是立在岸邊，東張西望，到後來竟倒下身子，呼呼大睡起來。

方寶兒瞧着他，搖頭苦笑道：「這眞是個有福氣的人……」仰首望去，夜幕已垂，星已升起。

但牛鐵蘭却仍蹤影不見，方寶兒暗暗忖道：「莫非她怕我們到她家裏去，竟乘機悄悄溜了？」

他自身的煩惱已不少，再加上這件事，委實頭疼不已，却又無計可施，只有尋了塊石頭坐下來，呆呆地出神。

只見他小臉上雖仍充滿稚氣，大大的眼睛裏，却已充滿了成人的憂慮，手裏不知在那裏撿了段樹枝，在泥地上劃了無數個圈子，有的圈子大，有的圈子小，大圈子裏還有小圈子，無數個圈子外，有個框子，框子外還有個大框子……無論是誰，也猜不出他畫的究竟是什麼？

就連他自己口中，也在喃喃的自問道：「這是什麼？……這是什麼？……究竟在那裏？在那裏？」

突聽身後一人冷笑道：「在這裏！」

方寶兒眞是嚇了一跳，從石頭上跌了下去，回頭而望，只見夜色中，不知何時，多了條人影。

此人行動雖然無聲，但身形却是又高又大，幾乎與牛鐵娃不相上下，相貌也生得十分威武堂皇，衣衫也穿得極爲華麗適體，只是此刻他頭髮已被扯亂，鬍子上滿是泥巴，那些華麗適體的衣衫，更滿是泥土污水，似乎被人追得跌入泥潭，又爬起再逃，才逃到這裏。

方寶兒道：「你……你是誰？」

那大漢沉聲道：「你小小年紀，也不必問我來歷。」

他神情雖是那般狼狽，但言語舉止之間，却還作出威嚴尊貴之態，教人萬萬不敢輕視於他。

方寶兒自地上站起，瞪着眼瞧他，吶吶道：「有……有何見教？」

那大漢伸手一指鐵娃的方舟，道：「船是你們的麼？」

方寶兒指了指牛鐵娃，道：「是……是他的。」

那大漢道：「叫他醒來。」

方寶兒眼睛瞪着他，倒退着走過去，喚起鐵娃，喚了三次，又踢了一脚，鐵娃方自醒來，一骨碌翻身跳起，揉着眼睛，道：「老三回來了麼？」突然瞧見那漢子，大聲道：「你……你是誰？」

那大漢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快將船放下，載我去前面，本將軍自然重重有賞，否則……哼哼！」

牛鐵娃眼睛瞪得更大了，脫口道：「你……你是將軍？」

那大漢道：「你既已知道本將軍身份，便該乖乖聽話。」

牛鐵娃裂嘴笑道：「我常聽說故事的說起將軍，不想今日竟見着一個，但……但怎麼沒有故事裏將軍的威風？」

那大漢道：「眞是呆子，故事裏將軍，怎能和眞將軍相比？」大步走到方舟旁，道：「快，快開船。」

牛鐵娃忽然大笑道：「不行，你雖是將軍，我也不能開船。」

那大漢怒道：「爲什麼？」

牛鐵娃道：「我還要等人。」

那大漢緊皺雙眉，緩緩說道：「你等的可是……」

牛鐵娃忍不住接口道：「我等我妹子牛鐵蘭。」

那大漢笑道：「你是等她麼？哈哈，她不會來的，但你快些開船，本將軍可帶你去尋找她。」

牛鐵娃大喜道：「眞的？……眞的？」他第二個「眞的」，乃是問寶兒。

方寶兒自始至終，沒有說話，此刻也只是點了點頭。

牛鐵娃狂喜道：「好，你帶我去……你帶我去……」抬起雙臂，將那隻方舟推入水中。

那大漢小心翼翼走了上去，船身一盪，他竟險些跌倒。

牛鐵娃忽然緊緊皺起了雙眉，搖頭道：「不對不對，將軍怎會如此不中用？你莫非在騙我？」

那大漢道：「呆子，陸上的將軍，在水上自然不行，想昔年趙子龍是何等威風，但一上船也要暈眩。」

牛鐵娃展顏笑道：「不錯不錯……」將船方自盪開。

忽然間，黑暗中又有一條人影飛奔而來，揮手大呼道：「船家，船家……快些將船搖過來。」

牛鐵娃喝道：「你是誰？」

那人大聲道：「你莫要問我的來歷，快些將我載送到前面，本侯爺自然重重有賞，否則……哼哼！」

牛鐵娃道：「你……你是侯爺？」

那將軍道：「咱們快走，莫要理他。」

牛鐵娃搖頭道：「不行不行，你是將軍，他是侯爺，你也得聽他的。」不問皂白，就將船又靠了岸。

方寶兒本待攔阻於他，但轉念之間，却又忍住。

只見一條人影，掠上方舟，此人不但語調和前面那人相似，衣飾亦十分考究，此刻神情也是狼狽不堪，只是手裏提着箱子，滿頭鬢髮皆白，年紀也比先前那「將軍」大得多，兩人對望一眼，同時輕呼一聲，白髮老人笑道：「不想白馬將軍李名生竟已先老夫而來了。」

那白馬將軍李名生亦自大笑道：「我當是誰，原來是錦衣侯周方周大哥，不知侯爺錦衣怎變成如此模樣？」

周方笑道：「將軍白馬怎地也丢了？」

兩人同時大笑道：「妙極妙極……」李名生衣袖中突然飛出三點寒星，直打周方前胸。

也就在這時，周方手提的紫籐箱子裏，也突有一道銀光，急射而出，擊向李名生咽喉！

兩人同時撲倒，暗器堪堪自頭頂飛過。

李名生翻身躍起，歉然笑道：「荒唐荒唐，不想小弟這袖箭機簧竟然失靈，不知可曾傷着周大哥了？」

周方亦是滿面歉然，陪笑道：「該死該死，老夫這百寶箱機簧竟也壞了，幸好未曾傷着，否則老哥哥我豈非百死不足恕罪？」

李名生道：「小弟懷中還有一瓶美酒，且與周大哥各分一半，以祝今日之會。」自懷中掏出個酒瓶來，自己先喝了幾口，雙手獻給周方。

周方道：「有酒不可無餚，我袋裏還有半隻燒鷄，也不敢藏私。」果然也掏出半隻燒鷄，一人分了一半。

兩人同時大笑，道：「請！」周方袍袖一遮，已將半瓶酒潑倒在地，抱着空瓶，仰首痛飲，不住讚道：「好！好酒！」

李名生乘他抬頭喝酒，也悄悄將燒鷄抛入水裏，空着口上下咀嚼，大聲道：「好！好滋味！」

只見燒鷄抛下水，水裏立刻冒出一陣青烟，半瓶酒潑下，那一片船板竟整片變成黑色。

兩人上船還不到片刻，面上笑容從未消失，但各各已有兩次要將對方置之死地，所用的手法無一不是陰險毒辣之極！

方寶兒與牛鐵娃都瞧得呆了。

牛鐵娃正待說話，方寶兒已搶先悄聲道：「和這種人在一齊，還是莫要說話的好，知道麼？」

只見兩人一個假吃，一個假喝，過了半晌，李名生道：「周大哥那邊的買賣未做成，想必要換一邊做了？」

周方笑道：「彼此彼此。」

李名生道：「這兩日已是劍拔弩張，少不得就要拚個你死我活，周大哥若肯與小弟搭檔，想必定可大大做上一票。」

周方捋鬚大笑道：「老夫早有此意。」

李名生道：「要做買賣，不可不整整門面。」遂令鐵娃將船上食水盛出，兩人洗面梳洗，弄去了身上泥污，衣衫雖未能完整如新，但兩人已立時便又神采煥發，看去端的是兩條英雄漢子。

方舟順流而下，倒也迅急。

李名生、周方兩人後背俱都靠在艙板上，目光滴溜溜四下轉動，突然一齊放聲笑道：「到了，到了……」

方舟靠岸，岸上一片黝黯，但遠處却似有火光閃動，明滅閃爍，更使這凄清夜色平添了幾許詭秘之意。

周方瞧着寶兒與鐵娃，道：「將軍不可沒有侍衞。」

李名生也接口笑道：「侯爺也不可沒有書童的。」伸手一拍牛鐵娃：「跟着咱們去吧，去找你妹子。」

方寶兒道：「走！」他明知非去不可，倒不如答應得爽快些，何況，他實在也想瞧瞧這場熱鬧。

牛鐵娃自然跟着他走，四人上岸，寶兒拉住鐵娃，悄聲道：「無論遇着什麼，都不准開口，記住了。」

四人往火光閃動處走了一箭之地，只見前面竟是一片蘆塘，蘆花早落，光禿禿的蘆葦，有如萬根長箭，插遍四野。

蘆葦間火光閃動，隱隱還有人語聲，搖櫓

聲傳了出來。

周方輕笑道：「好個藏身之地……」兩人不約而同，將寶兒與鐵娃隔在中間，顯然彼此都怕對方在蘆葦中施以暗算。

風吹蘆葦，沙沙作響，四人穿行蘆葦間，也不怕驚動別人，走了一半，寶兒突然發覺左右兩旁竟都有人蛇行而入，周方、李名生脚步一頓，別的人也立刻跟着頓住，誰也沒有呼喝出聲。

李名生道：「這些人只怕也和咱們一樣，咱們用不着怕他，反正大家都想混進去，誰也不敢驚動的。」

周方笑道：「不錯。」他兩人一走，別人果然也跟着走了， 片蘆葦中，也不知有多少人藏在裏面。

寶兒暗奇忖道：「這裏究竟有何秘密？爲何有這許多人趕來這裏？唉，不知這和鐵娃妹子有無關係？」

周方、李名生對望一眼，已不約而同放緩了脚步，他兩人老奸巨猾，顯見是要別人爲他們開路。

突見前面蘆葦間，有寒光閃了兩閃，顯然已有人將埋伏在這裏的暗卡做翻了，周方拊掌道：「妙極，好身手！」

又走幾步，蘆葦間水已漸深，顯然已到蘆塘邊緣。

李名生將鐵娃拉得蹲了下去，周方也矮下身子，只有寶兒站着不動，只因他不必蹲下，水已沒及他胸腹。

這時搖櫓聲，人語聲已更是清晰。

李名生、周方屏息靜氣，聽了半晌動靜，方自撥開蘆葦，探首望了出去，只見一片蘆塘，寬廣百十丈，四面蘆葦箭立，有如屏風般將池塘四面圍住，池塘裏扇面般排開七艘方頭船，俱以鐵鍊綁在一處，想必是作爲水寨之用。已有多時未曾移動，其實池塘吃水不深，這種方頭船也根本就難以行動，只是不時有平底輕舟自蘆葦間水道盪入穿梭往來於池塘間。

七艘方頭船，只有三艘燃着了燈火，燈光也不明亮，遙遙望去，只見艙中隱約有人影閃動。

整個池塘，雖然瞧不出有何異狀，但却籠罩着一種幽秘詭異之氣氛，似是隨時都可能有變故發生似的。

突然間，又是一艘輕舟自蘆葦間盪出，舟頭斜挑着盞粉紅燈籠，一條青衣人影，半伏在船頭，身材甚是窈窕，一陣風吹動，她側起頭掠了掠頭髮，燈籠光將她半邊臉照得清清楚楚，赫然正是牛鐵蘭。

牛鐵娃嘴立刻張大了，但呼聲還未發出，就被方寶兒在腰間上重重捏了一把，疼得他直裂嘴，總算壓住了聲音。

這條平低輕舟，筆直駛向中央的方頭船，到了近前，牛鐵蘭一躍而上，輕功果然有些火候。

牛鐵娃呼聲雖未發出，但嘴却也合不攏了，充滿驚訝的目光中，似乎在說：「鐵蘭怎會在這裏？她到這種地方來作什麼？」

他縱然天眞，那白馬將軍說要帶來見鐵蘭，他也是不相信的，那知在這裏却眞的見着了鐵蘭，眞是他做夢也未想到的事。

牛鐵蘭走進船艙沒有多久，艙裏突然發出一聲怒喝，一陣乒乓叮噹之碗盤碎裂聲，顯見艙中有人暴怒起來。

接着，隱約也可聽到牛鐵蘭的勸慰聲，但那人猶自怒喝道：「拜山？想不到他們眞敢來拜山，我姜風若是讓他們活着回去，從此也不用混了！」語聲高吭洪亮，隔着老遠聽來，都有些震耳。

過了半晌，那姜風的聲音又道：「各位莫笑話我，我脾氣實是躁，但那小兔崽子，也實在太欺負人！」

然後一陣笑語聲，勸慰聲，那姜風笑道：「好，我不生氣，鐵蘭小乖乖，來，讓我……」語聲漸漸含糊不清。

牛鐵娃聽得眼直了，壓住喉嚨，嘶啞着聲音，低聲罵道：「兀娘賊，竟敢叫我的妹子做乖乖，老子——」

李名生反手掩住了他的嘴，方寶兒却不禁大是嘆息，瞧這模樣，鐵蘭竟做了這水寨瓢把子的姬妾了。

突見又是一艘輕舟衝入，舟頭亦有燈籠斜挑，燈籠旁也有個青衣少女，只是這少女手中多了一面紅旗。

這少女入了船艙，片刻間七艘方頭船燈火突然一齊燃着，數百枝燈籠火把，將這一片蘆塘照得宛如白晝。

燈火映在水上，水上似也亮起了數百盞明燈，偶然有一艘輕舟撞破燈影，水浪間便似捲起了無數個細碎的火星。

只見每條船上並肩走入四條勁裝大漢，衣衫竟是赤紅顏色，二十八條大漢身材相同，步履一致，手提晶光閃亮的金銅號角，號角亦繫着一片紅綢，紅綢隨風飛舞，看來端的搶眼奪目！

號角之聲齊鳴，聲震天地！

一連數十條輕舟在號角聲中，自那狹窄的水道中盪了出來，船形極是奇特，亦極是小巧。船頭船尾，青光閃閃，都帶着個巨大的鐵鈎，第一艘船尾鈎與第二艘船頭，鐵鈎緊緊鈎在一齊，餘此類推，數十隻輕舟俱是首尾相連，有如一條長龍。

第一艘輕舟船頭，盤膝端坐一條精赤着上身的彪形大漢，面前放着個奇形巨鼓，大漢雙手持鎚，鼓聲一響，長槳齊下，長龍般船隊，却在池塘間盤起了一圈蛇陣，那鳴鼓大漢已繞在蛇陣中央，沉重的鼓聲，與嘹亮的號角聲相和，混合成一種震人心悸的强烈魅力。

鼓聲更急，號聲更響。

中央鼓舟外圈，便有四艘輕舟，每舟之中，俱有兩條大漢，身穿深藍色長褲，精赤着上身，上套着件織金馬甲，露出黑鐵般肌膚，馬鬃般的胸毛，看來有如野獸一般，緊緊擠坐在輕舟淺艙中，雙膝幾乎已碰着下頷，這時每舟之上，俱有一條大漢長身而起。

四條大漢，身長赫然竟都在八尺開外，四人做了個手式，齊地躍下水中，池塘水淺，僅只沒及他們的胸膛。

另四條大漢隨之站起，却各各躍上了前面四條大漢之肩頭，身子一探，竟將中央那艘鼓舟生生提起，吐氣開聲，「嗨」地一吼，掌背翻掌心，將輕舟平托在掌中，平平舉了起來，直似平地間忽然建起個空中樓閣，凌空架在水面，比那方頭大舟，還要高出數尺。

八條大漢有如鐵樁般屏立在水中，鼓聲突頓，擊鼓之大漢竟也自凌空舟中緩緩站起，雙手托起了那面巨鼓，高舉過頂。

方寶兒也不知他們在弄何玄虛，正瞧得有趣。

忽然間，只見一條淡藍人影，亦不知自那艘船上斜斜飛躍而出，一掠兩丈，足尖在最下面大漢肩頭上輕輕一點，掠上輕舟，雙肩微聳，又自凌空躍起，有如旗花火箭般直升兩丈，輕輕落在那面高舉的巨鼓上，身法之輕靈曼妙，便是凌波仙子也不過如此。

燈光之下，只見他長髮披肩，只束着隻燦爛的金環，一身藍衫，在風中不住飛舞，縱然瞧不見他面目，但那種飄逸出塵之風姿，已足以令人神駭，寶兒幾乎忍不住要喝出釆來。號角聲亦自頓寂，風吹蘆葦，天地蕭然。

藍衫人朗聲笑道：「有客遠來，不見主人出迎，姜大寨主這慢客之罪，小生必定要罰上一罰。」

語聲清脆婉曼，較其人風姿更是醉人，若非他自稱「小生」別人眞要當他乃是個妙齡少女。

船艙中厲聲叱道：「要我出迎，你還不配呢！」

藍衫人哈哈笑道：「好厲害，好厲害……山旣不來就我，我只有走向山去了，不知姜大寨主，可容小生作個入幕之賓麼？」不但笑語聲甚是輕佻，這「入幕之賓」四字，用得更是莫名其妙，寶兒暗忖道：「那姜大寨主又非女子，他這四字用的可眞荒唐極了。」

船艙中果然暴怒道：「放屁，小兔崽子你敢……」

語聲突頓，似是被人扯住，另一個低沉之口音接着道：「蕭舵主遠來有何見教，但請明示。」

語聲雖低沉，但中氣充足，勁力綿長，一個字一個字傳送過來，每個字都如鼓聲般撼人心絃。

藍衫人似是大感驚奇，默然半晌，方自緩緩道：「不想天風水寨中，果然藏龍臥虎，竟有如此高人，小生倒失敬了。」

那姜風大怒罵道：「閑話少說，有屁快放吧！」

藍衫人大笑道：「姜寨主果然快人快語，小生來此，乃是爲了三件大事，其實姜寨主只怕早已知道了。」

他語聲微頓，牛鐵娃却突然附在寶兒耳邊，悄悄道：「我……我實在忍不住，要說話了。」

方寶兒道：「什麼事忍不住？」

牛鐵娃道：「下面抬船的大個子，其中有一個就是我那寶貝二弟，他怎會也來了，我實在是想不通？」

方寶兒呆了一呆。心裏想不通的事，更是不知比牛鐵娃多了多少倍，此刻池塘中這兩帮秘密帮秘密門派，顯然有着深仇大恨，鐵蘭莫非就是因爲已知道自己的嫂子是這姓蕭的帮中門徒，是以便投入姓姜的門下，好設法來出出那口胸中積年所忍受下來的怨氣不成？

但她二嫂旣屬此等秘密門派中人，又怎會嫁給了她二哥？而且婚後顯然仍與那帮中弟子時常保持連絡，這又是爲的什麼？若說這女子乃是爲了要利用她二哥，方自委身下嫁，但一個普通漁家子弟，縱然身材長得高大些，又有何利用價值？這其中秘密，寶兒當眞百思不得其解。

只聽那藍衫人朗聲道：「小生此番前來，第一件事，便是請姜帮主將最近所作的那票買賣，分下一半來，也好教大家都歡喜歡喜，至於那小妞兒，本是敝帮弟子攔下來的，亦請帮主將她發還。」

船艙中姜風道：「哼，第二件？」

藍衫人道：「你我兩帮實力相若，與其終年爭殺，互有損傷，何不結盟一體，只要姜帮主肯答應一聲，憑我兩派之人力、物力，已不必困於淺水之中，大可出海與那紫髯龍一較短長……」語聲微頓，又道：「小生此乃出於誠意，但望姜帮主三思。」

姜風似也有些被他打動，默然半晌，道：「那第三件呢？」

藍衫人笑道：「這第三件事，更是美不可言，想貴帮之中，多是單身少女，敝帮之中，却多是寡男，你我兩帮結盟之後，兩帮弟子，也可雙雙對對，成其佳耦，豈非是武林一大佳話，至於小生與帮主……」

話猶未了，船艙中姜風已縱聲暴怒喝道：「放屁！」一件暗器，自艙中急飛而出，直打藍衫人的面門。

那暗器體積不小，手勢却是勁急無倫，兩下相隔雖有三，五十丈，但暗器到了藍衫人面前，勢道猶自不衰。

藍衫人身子一側，將暗器抄在手中，却竟是把茶壺。想那姜風竟能將茶壺一擲數十丈，這手上力道，是何等驚人！

寶兒暗中駭然，只聽藍衫人大笑道：「帮主若是答應，固屬美事，若不答應，也不必發這麼大火氣。」

姜風厲聲道：「我做的買賣，與你無關，那小妹妹你更休想碰她一根手指，似你這般奸猾無恥之徒，想要與我天風帮結盟，除非是做夢，你帮中弟子連豬狗都不如，更是做夢都休想沾着我帮中的女子……」

他一口氣將三件事都拒絕了，當眞乾脆已極，痛快已極！

藍衫人冷笑道：「帮主難道不怕小生無禮麼？」

姜風道：「你有什麼手段，只管使出來吧，我接着你的……」一條人影，自艙中躍出，只聽咚咚咚幾響，本自立在船頭的紅衣大漢，竟有兩人被他推下水裏，寶兒暗笑忖道：「這姜風好暴躁的脾氣！」

凝目望去，只見這人影身材竟極是瘦小，長髮亦自分披肩頭，只是燈影朦朧中分辨不出他面目。

藍衫人哈哈大笑道：「姜帮主今日，想必約來了不少高人作帮手，小生也正要領教、領教！」

姜風怒道：「你難道沒有約帮手麼？」

藍衫人大笑道：「不錯不錯……」

就在這時，正有一艘輕舟自寶兒面前丈餘開外盪過。

周方突然伸手一拍籐箱，方才暗算李名生的那條銀皮，又自急射而出，「奪」的一聲，釘入輕舟船板裏。

原來這道銀光，竟是一條亮銀細練，練頭打造成鈎簾槍模樣，可發可收，甚是精巧。

周方雙手一挫，生生將那輕舟拉了過來，舟上大漢怒喝一聲，揮槳向他當頭擊下，那知周方籐箱裏突又射出一道輕烟，那大漢擧槳還未落下，身子搖了兩搖，竟「噗咚」一聲，落入水裏。

姜風目光轉處，怒喝道：「什麼人？拿下了……」四面立刻有三，五艘輕舟，急駛而來。

周方縱身一躍，上了輕舟，高擧雙手，大呼道：「姜帮主且慢動手，在下有機密大事相告。」

姜風微一遲疑，道：「什麼事？」

周方反手將李名生也拉上了船，道：「帮主可願意知道，蕭配秋約來的帮手，是些什麼人？」

姜風還未答話，那藍衫人蕭配秋已怒不可遏，喝道：「原來又是這兩個無恥之徒，弟兄們，拿他下來……」

姜風怒喝道：「這兩人已入了天風水塘，還由你作得了主嗎？」微一揮手：「快將他兩人護送前來。」

本身要來捕捉他們的五艘輕舟，此刻已變作保護於他，那蕭配秋雖然怒氣冲天，却也未敢冒然動手。

李名生回首向牛鐵娃道：「抱着那孩子，跟在船後面走。」

鐵娃瞧了瞧寶兒，寶兒點了點頭，鐵娃這才站直身子伸了個懶腰，面上露出舒服已極的笑容，伸手挽起寶兒，大步走去。

他身材遠較那些抬船的大漢更爲高大，塘

水不過只能沒及他胸腹而已，蕭配秋俯首望見了這麼條大漢，面上也不禁露出驚羨之色，寶兒却附在鐵娃身邊，悄悄道：「垂下頭，暫時莫與你那二弟打招呼。」

鐵娃點頭應了，只見他那二弟正背對着他，雙手托着千鈞重物，自然萬萬不敢回過頭來瞧他的。

周方，李名生躍上方頭舟，鐵娃放下寶兒，也跟着爬了上去，四個人渾身是水淋淋的，那模樣當眞狼狽不堪。

但周方與李名生却有個最大的本事，無論在多麼狼狽的情況下，這兩人都能够擺出洋洋得意的架子。

寶兒早已見怪不怪，自也不覺驚奇，但在一眼瞧見那姜風，却差點驚奇得叫出聲來。

只見這姜風纖細的身子上，穿着件柔絲錦袍，披散着的長髮，眉如柳葉，目如秋水，嬌靨瑩白如玉，小嘴紅勝櫻桃……

這性如烈火，暴跳如雷，滿口粗野之言的水上豪雄，竟是個身材窈窕，貌美如花的女子哩。

寶兒瞧得呆了，暗嘆忖道：「難怪那娃蕭的要作『入幕之賓』，原來她竟是個女子！唉，這眞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

只見李名生挺胸凸肚，雙手抱拳朗聲道：「在下李名生，人稱白馬將軍，這位乃是錦衣侯周方周大俠。」

船艙中突然有人失聲道：「錦衣侯？……不知閣下與紫衣侯有何關係？」語聲低沉有力，正是方才喝話之人。

周方哈哈笑道：「在下與紫衣侯的關係麼……不說也罷。」

蕭配秋突也銳聲笑道：「好個無恥之徒，居然還要裝模作樣，想那紫衣侯是何等身份，你與他提鞋，都萬萬配不上……姜帮主，這厮與姓李的只是兩個騙子，你要聽他的話，便要上當了。」

姜風面色一沉，厲聲道：「聞道江湖中出了兩大騙子，專門走動武林大豪之家，招搖撞騙，竊財盜物，可就是你兩人麼？」

周方面不改色，哈哈笑道：「帮主一代人傑，怎能妄信人言，聽完了在下所敍之機密，再作斷論也不遲呀！」

姜風冷「哼」一聲，道：「你說吧！」

周方緩緩道：「帮主不知可曾聽說過，江湖間有一位萬老夫人？身穿百袋裝，手持百寶杖……」

姜風微微變色，道：「可是萬大俠之娘親麼？」

周方道：「萬大俠立身嚴正，萬老夫人麼……嘿嘿！」

他終究不敢以惡言相加，冷笑兩聲，改口道：「這蕭配秋便是聽了萬老夫人的挑撥，才對姜帮主你兩月前做的那票買賣起了謀奪之心，若非有萬老夫人在後面撑腰，蕭配秋怎敢闖入這天風水塘？」

寶兒實未想到此事竟有那心狠手辣的萬老夫人插身其間，驚嘆忖道：「蕭配秋有了這老毒婆作帮手，姜風只怕要倒霉了。」目光無意間向船艙裏瞟了一眼，只見那精緻的船艙中，並肩坐着四條錦衣大漢，四人年齡貌雖不相同，但俱是神情沉猛，氣度威嚴，自有一種名家風範。

四人端坐在椅上，動也不動，也未說話，但寶兒瞧了一眼，便知這四人也不是好惹的，萬老夫人也未必能勝得了他們。

心頭轉念間，姜風也不知說了句什麼，但聞周方沉聲道：「帮主可知道蕭配秋已到了這裏，却還遲遲不敢動手，是爲了什麼？」

姜風怒道：「這正是我要問你的，你問我則甚？」

周方乾笑一聲，道：「昨日黃昏時，那萬老夫人突然走了，說是見着一人，要去將他追回來作帮手，直到今夜三更，才能回轉，蕭配秋此刻說不動手便是爲了拖延，要等她三更回來。」姜風目光一閃，厲聲道：「他不動手，我也要動手！」

蕭配秋哈哈笑道：「請、請、請，無論誰要與小生動手，只管請到這上面來，小生必定奉陪。」

他立身之處，位於船陣中央，四面輕舟上的大漢，早已是弓上絃，刀出鞘，嚴陣以待。

別人若想破陣而入，已是大爲不易，更何況蕭配秋居高臨下，眼觀四方，他若迎頭一擊，還有誰能躲閃？

姜風縱是武功驚人，也難插翅飛上那凌空三丈開外的人塔上，要想上去與他動手，實在是難如登天！

一時之間，姜風面色更是鐵靑，只見那些托船的大漢，直到此刻爲止，仍是鐵塔般屹立不動，似乎再托三天三夜，也累不倒他們。

突然聽得船艙中一人沉聲道：「射人先射馬……」

姜風大喜道：「對，放箭射那些托船的漢子。」

蕭配秋冷冷笑道：「這蘆葦四面，俱都有埋伏，你若放箭，我便放火，縱落個玉石俱焚，也說不得了。」

姜風忽喝道：「你敢？」口中雖如此說話，心裏却知道蕭配秋必定敢的，空自氣惱，却仍無計可施。

蕭配秋更是得意，竟索性在鼓上盤膝坐了下來，在搖頭幌腦，擊節高歌道：「我欲乘風歸去，只恐……」

寶兒不知怎地，已對姜風大生好感，越看這蕭配秋越覺討厭，突然悄悄一拉牛鐵娃衣角，道：「你二弟可聽你的話？」

鐵娃笑道：「他別人不服，最是服我。」

寶兒道：「好，快叫他過來。」

牛鐵娃想也不想，放聲大呼道：「鐵雄……二娃子……大哥在這裏，你快過來……快過來呀……」

托船的四條大漢其中一個，聽得這呼聲，先是一怔，轉目瞧了兩眼，突然放手，一個跟斗自下面大漢肩頭上翻了下來。

那艘船被四條大漢托住，本是四平八穩，此刻一人撒手，重心立失，船上托着巨鼓的大漢首先站不住！

蕭配秋怒喝道：「蠢才你……」但呼聲未了，那大漢已翻了下去，只聽噗咚！砰蓬！哎喲之聲不絕於耳。

接着「噹」地一聲大震——噗咚之聲乃是有人落水，砰蓬之聲乃是人跌在船頭，哎喲之聲音是驚呼，最後一聲大震，却是上面的輕舟落到下面的輕舟上！

兩條船一撞，木板飛裂，船陣立時亂了。牛鐵雄乘着大亂，飛步奔出，牛鐵娃也躍下了船，奔向他兄弟，兩人見面，哇地大喝一聲，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掌，緊緊抱在一起，也不顧別人大呼大喊，更不顧塘水中淤泥污染。

姜風瞧了寶兒一眼，冷峻的目光中初次露出溫柔之意。

寶兒只覺這已比什麼誇獎都好上百倍，方自一笑，突見一條人影，凌空撲向鐵娃兄弟，不禁脫口驚呼出來。

姜風道：「莫害怕！」身形展動，迎了上去。

那凌空撲向鐵娃的人影，正是蕭配秋。

他眼見自己大事，竟被這兩條蠢牛般的大

漢毀了，怒極之下，殺心頓起，雙掌滿含眞力，分別拍向鐵娃兄弟的頭頂。

但他手掌還未遞出，身邊已有風聲襲來，他不及傷人，先求自保，猛擰身，雙掌正自拍出，迎了姜風一掌。

雙掌相擊，兩人身形眼見都已將落入水中，那知兩人竟同時反掌一拍鐵娃肩頭，身形便又橫飛而起。

但在這惶亂情形之下，兩人却已無法分辨方向，姜風掠去了那輕舟蛇陣，蕭配秋却掠上了方頭船頭。

寶兒情不自禁，後退了一步，只見眼前人影一花，端坐在艙中的四條大漢，不知何時，已飛身而出。

四人有如四尊天王石像，將蕭配秋圍在中央。

那邊姜風一掌將舟中一條大漢震得迎面跌倒，又以「牽綫手」將另一條大漢牽入水中，早有一艘輕舟急地駛來。

姜風躍上輕舟，輕船前盪，盪了兩槳，姜風便又縱身掠起，掠回方頭船，來去之間，當眞是翩如驚鴻，矯若遊龍。

這時蕭配秋額上已沁出汗珠，只因他連換了數種身法，却也無法衝出這四人包圍之勢，他無論使出什麼招式，無論衝向那一方，這四人只要伸手一擋，他便又已回到原處，四人若是合力一擊，他那裏還有命在？

蕭配秋一念至此，縱然極力裝出瀟灑從容之態，却也裝不像了。

姜風道：「鐵大哥、宋大哥、李大哥、戰大哥，這姓蕭的作惡多端，你們還留着他作什麼？」

左面一條錦衣大漢，濃眉大眼，面如鍋底，年紀雖然最輕，器度最是沉猛，似乎在短短二、三十年間，已經歷過不知多少驚險兇惡之事，此刻冷冷道：「殺了他不過舉手之勞，又有何難？只是殺了他後，他門下不免拚命，那時不免血染天風水塘，豈非大煞風景？」

蕭配秋乾笑一聲，道：「四位果然明白事理，想必俱是武林高人，不知大名可否見告，小生洗耳恭聽。」

那大漢道：「你不是在等帮手麼，你那帮手來了，自然知道我四人的名姓……」

突聽遠遠傳來一聲怪笑。

有人格格地笑道：「乖孩子，你也來了麼，好好，婆婆給你個冰糖梅子吃！」

一道風聲，劃空而來。

方寶兒一聽這聲音，面色立時大變，悄悄退到角落裏，伸手自脚上摸了把污泥，塗在臉上。

那大漢似也對這冰糖梅子無福消受，不待風聲襲來，早已閃身避開，只見燈影閃動，一個白髮蒼蒼的老婆子，半空中落了下來，身子矮矮胖胖，面上笑笑嘻嘻，手裏挂着根比人高出一半的拐杖，正是萬老夫人。

蕭配秋面上立現喜色，額上汗珠也乾了。

萬老夫人瞪了他一眼，沉着臉說道：「枉你走動江湖多年，連這四位的來歷，都瞧不出麼？」

蕭配秋道：「請婆婆指教。」

萬老夫人嘆了口氣，摸了個糖梅子出來，一面咀嚼，一面指點着道：「這是『七喪戟』鐵溫侯，這是『開碑手』宋光，這是『踏雪無痕』李英虹，這是『萬人敵』戰常勝，唉…………中原武林的高手，剩下的就只有這四個人了。」

蕭配秋聽了這四人名姓，心頭果然一驚！「白馬將軍」李名生亦自聳然變色，悄悄將周方拉到一旁，耳語道：「天風帮與秋水帮在長江一帶雖然名頭甚響，但姜風與蕭配秋終究也不過是江湖中的二流角色，此番怎會有如許多武林頂尖人物，來管他們的閑事？我眞是做夢也未想到。」

周方微微一笑道：「姜風日前做的那票買賣，必定不小，是以才將這些英雄豪傑都驚動了。」

只聽萬老夫人又道：「想那『連雲莊』一戰，連大力神鷲，七手大聖這些人都送了命，四位却能活到現在，當眞是福大命大，但四位海濱觀戰後，便該回去修心養性才是，也好爲中原武林多少保留些元氣，四位怎會又到了這裏？却教我老婆子好生不解。」

宋光等四人自經「連雲莊」一戰後，心氣更是沉靜，無論萬老夫人說些什麼，他四人俱是無動於衷。

萬老夫人搖頭，嘆道：「你們就是要動手，也莫要如此急呀，總要先與我老婆子說個道理……」

鐵溫侯冷冷道：「請指教！」

他四人絕不浪費唇舌，更不肯多說一個字廢話。

寶兒暗中喝采道：「好，這樣才不愧是武林好漢之風範，既已明知非打不可，還嚕囌什麼？」

萬老夫人却偏要嚕囌，邊吃邊嘆道：「四位敢情是欺負我老婆子孤身一人，要以多勝少麼？」

鐵溫侯雙臂指處，「七喪戟」已分持在手，燈光、目光、與戟光交相輝映，鐵溫侯厲聲道：「以一敵一，請！」

萬老夫人嘆道：「年輕力壯的，却來欺負我們老人家，也不害臊……」突然一杖點出，杖頭幻起點點梅花，萬老夫人口中猶自嚷道：「要打就打吧，我打不過時，你可得出來呀！」她這話顯然是對她的「帮手」說的，但這帮手究竟是誰？却是沒有一人瞧見。

衆人心理都不免起了好奇之心，要瞧瞧這江湖中出名刁鑽古怪的老婆子，約來的帮手究竟是何等出色人物？

只是這武林兩大新創外門兵刃的比鬥就在眼前，錯過了更是可惜，衆人又捨不得移開目光，往四下搜索。

但見萬老夫人瞬間已攻出三杖，第一招「亂點梨花」用的乃是梨花大槍法，鐵溫侯雙戟斜架，使出了戟法中一招「十字掛杖」，便輕輕化去。萬老夫人長杖回旋，變作「齊眉五行棍」，一着「玉帶束金袍」，着力掃出，鐵溫侯旋身立馬，雙臂急震，鐵溫侯戟化做獲手鈎，一招「野馬分鬃」，連消帶打，正是山西賀家寨「萬勝無敵鈎」中之妙着。

萬老夫人身形螺絲般一轉，長杖有如孔雀開屛般，撒出一片光影，竟用的是白蠟大竿子裏的絕招「橫掃千匹馬」！

鐵溫侯咿叱一聲「來得好」！雙戟隨棍而展，戟頭「萬字奪」，專找萬老夫人長杖杖頭，用的乃是「追魂十三奪」中的「鎖」字訣。

常言道：一寸短，一寸險，鐵溫侯用的本是短兵刃，這種招式使出，更是險極，但見他雙戟上要有半分差錯，對方長杖立刻洞穿空門而入！

萬老夫人使出三招端的俱是好着，但鐵溫侯使出的三招却恰是她的尅星，萬老夫人暴怒之下，招式大變，但無論她招式如何變化，總都被對方招式尅住！

蕭配秋面上已現焦急之色，李名生又拉着周方道：「百寶杖於武林十三家外門兵刃中，排名在『七喪戟』之上，便是因爲這一條長杖中，妙用無窮，令人防不勝防，但如今却爲何不見萬老夫人使出絕技？」

方寶兒在一旁忍不住插口道：「她那條舊

的百寶杖已在前些日子被人折斷了，新的只怕還沒有打好。」

突聽蕭配秋大聲道：「久聞萬老夫人百寶杖妙用無方，前輩爲何不使將出來，讓咱們晚輩開開眼界。」

他一心要萬老夫人快些取勝，是以忍不住嚷了出來，却不知寶兒料的果然不差，萬老夫人此刻所使的不過只是條尋常鐵杖。

這時萬老夫人已仗着豐富的經驗，老辣的招式，深厚的內力，逐漸挽回了頹勢，聞言心頭一跳，暗中怒罵道：「小兔崽子，在窮吼個什麼，這一吼還未將我的暗器吼出，只怕已將別人的暗器吼出來了。」

心念轉處，鐵溫侯果然已沉聲喝道：「瞧着！」右手戟直點而出，萬老夫人身子一縮，這一戟眼看便已夠不着部位。

那知道三尺長的鐵戟，戟頭突又暴長一尺三寸，明明够不上部位的招式，此刻却已足够有餘。萬老夫人凌空一個翻身，倒退五尺。

鐵溫侯叱道：「着！」右手戟中，突然飛出七點銀星，直打萬老夫人胸腹面目，左手戟斜揮，戟頭竟帶着條銀鍊飛出，有如鍊子長槍一般，急纏萬老夫人雙足，上下交攻，其急如電！突然間，一條人影如飛而來，擋在萬老夫人身前。

只聽「篤！篤！篤！」一連串的輕響，如釘枯木，那七點銀星，俱都已打上了這人的胸膛。

接着，「鏘嗆」，一聲銀鍊帶着萬字奪，也纏上了這人的雙足，此人却仍行所無事，直挺挺的站着。

衆人俱都大驚失色，鐵溫侯雖驚不亂，挫腕回收，只望能以雙臂千斤之力，將這人拉得跌倒！

那知就在這時，又有一條黃影，凌空墮下，不偏不倚，跌在銀鍊上，鐵溫侯但覺虎口一陣劇痛，七喪戟竟自脫手！

「開碑手」宋光，「踏雪無痕」李英虹，「萬人敵」戰常勝大驚之下，展動身形，搶至鐵溫侯左右身旁。

只見前來的那人，身子高瘦，面色清褐，那七點銀星掛在他胸前衣衫上，竟未能釘了進去。

後來的那人，已盤膝坐在地上，一張圓臉，雖然滿臉笑容，但那笑容却是說不出的怪異，有如廟中泥塑的笑彌陀一般，他這笑容也似是用泥堆上去的，既無絲毫變化，亦無絲毫笑意。

寶兒早已瞧出前面來的那人，正是木郎君，他實也未想到萬老夫人約來的帮手，竟是此人。

只因他記得那時木郎君與萬老夫人是仇敵，自想不通如今竟會變作朋友，却不知江湖中敵友本自難分，今日爲友，明日成仇，本是司空常見，不足爲奇之事，只要利害相關，自可化敵爲友。

寶兒深知木郎君之能，見他突然在這裏現身，不禁暗暗爲姜風與中原四大高手擔心。

那知鐵溫侯等四人，對那盤膝而坐的黃衫客顯然深懷畏懼，反倒未將木郎君放在心上，四人目光瞬地凝注着黃衫客。

「開碑手」宋光一字字緩緩道：「久聞『極天戍土宮』之名，瞧朋友神情模樣，可是『戍土宮』中來客？」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乖娃兒，果然有些眼力。」

宋光也不理她，猶自凝注着黃衫客，沉聲道：「朋友爲何不說話？莫非不屑以姓名相告麼？」

那黃衫客仍是滿面笑容，仍然不說話，却伸出手來，指了指自己的耳朵，又含笑搖了搖頭。

寶兒恍然忖道：「原來這人是個聾子……」目光轉處，却發現鐵溫侯等四人面色更是大變，齊聲脫口道：「土龍子！」再瞧李名生，周方兩人，似是嚇得更厲害，寶兒忍不住悄聲問道：「這聾子有何怕人？」

周方趕緊將他拉到一邊，耳語道：「這土龍子就是『戍土宮』的少主人，天生又聾又啞，但武功之高，據說已不在金河王，火神君等大魔頭之下，生性之殘暴，却比那些魔頭有過之而無不及，尤其最是好色，只要見着漂亮的女子……」說到這裏，戛然住口。

寶兒隨着他目光瞧了過去，只見那土龍子再也不理別人，只是呆望着姜風，不住招手。

姜風本是長江水上一霸，也是近年江湖女子豪傑中的特出人物，身子雖弱，但性如烈火，當眞是瞪眼殺人，不皺眉頭，平日誰也不敢將她視爲女子，她自己也專將自己視爲男子，但此刻姜風見了土龍子這雙目光，心底竟情不自禁泛起一陣寒意，一步步向後退去，退了幾步，後面便是船舷，眼見她只要再退一步，便得落入水中。

突見人影一花但聽一聲驚呼，再看土龍子盤膝坐在地上，而姜風不知怎地，竟已被他摟入懷裏。

她全身都似已沒了氣力，軟綿綿地被土龍子抱着，又親又嗅，寶兒又驚又怒，只望鐵溫侯等人解救於她，誰知鐵溫侯四人雖然滿面怒容，但却緊緊守着艙門，未曾出手，那四條紅衣大漢本已退到一旁，此刻見到帮主受辱，大喝一聲，撲了上去。

土龍子頭也不抬，只騰出了一隻手來，揮了兩揮，只聽「砰蓬、勃咚」接連四響，四條紅衣大漢已被他打得凌空飛起，跌入池塘中，

突聽「嘶」的一響，土龍子竟撕開了姜風的衣襟，露出了瑩白的胸膛，姜風又急又氣，又羞又怒，慘呼一聲，暈了過去。

周方等四人神情更是沉穩，掌中也撤出了兵刃，但四人守住艙門，仍是動也不動，似是艙中有着什麼珍貴之物，只要能保着艙中物無恙，他四人便已心滿意足，至於姜風是死是活，俱都全沒要緊。

寶兒但覺一股怒氣直冲上來，暗道：「這些人自命英雄，但眼見個女子在面前受侮，竟然不理不睬，我雖非英雄，却容他不得！」只覺渾身熱血沸騰，腦袋裏也是熱烘烘的，生死厲害，全都抛到了一邊，當下大喝一聲，跳了出去，指着土龍子大罵道：「你是人還是畜牲…放手！」土龍子根本聽不見，自然不理他。

木郎君、萬老夫人見了他，目中却突有光芒一閃。

萬老夫人格格笑道：「小鬼，原來是你，你臉上抹了泥巴，奶奶還是認得你的，來——乖孩子，吃個梅子。」

木郎君早已一步步向寶兒逼了過去，嘶聲道：「那大頭鬼此刻在那裏……叫他出來……快叫他出來……」

只見他雙手十指箕張，不住屈伸，似乎恨不得胡不愁就在眼前，好叫他一把捏死，顯見他對胡不愁，實已怨毒極深，恨入骨子裏。

萬老夫人笑道：「水天姬不在，紫衣侯死了，還有誰能保護你？乖孩子，快過來給奶奶磕頭，奶奶就求他莫要殺你。」

鐵溫侯等四人心頭一動，才想起這孩子果然似乎是五色帆船上的，他們海濱觀戰時，也曾遠遠瞧過一眼！

只見寶兒挺着胸膛，大罵道：「我本將你們當人，誰知你們却是畜牲，你就是將我殺了，也休想……」木郎君獰笑一聲，烏爪般的手

掌已向方寶兒抓了過去、

鐵溫侯等人似待出手，那知那「錦衣侯」周方竟搶先一把將寶兒拉到背後，乾笑道：「堂堂青木宮少主，竟與我書童一般見識……」

木郎君怒道：「滾！」伸手一揮，便將周方打得跌倒在地。

但這時寶兒已被鐵溫侯拉了過去，沉聲道：「到後艙去，快！」不容分說，將寶兒推入艙裏。

寶兒還在猜疑，那知就在這時，那簾幕低垂的後艙中，竟傳出一聲輕呼，顫聲道：「寶兒……」

這呼聲竟是如此熟悉，寶兒只覺耳畔「轟」的一聲，熱血又都冲上了頭顱，三脚兩步，衝入了簾幕。

他眼前什麼沒有瞧見，只有六條手臂將他緊緊抱住了，三個人齊地大呼道：「寶兒……你怎會來了……」

寶兒但覺一陣陣甜香冲鼻端，掙扎着偷眼一望，只見這三人赫然竟都是五色帆船上被金河王逐走的少女。

她三人又是驚奇，又是歡喜，目中流下的眼淚，也不知是歡喜？還是傷感？三個人緊緊摟抱住寶兒，在寶兒的小臉上親了又親，眼淚將寶兒的臉也打濕了，到後來連寶兒也不知自己臉上的眼淚是她們的，還是自己流下來的。這一份眞情的流露，又有什麼話能描叙？又有什麼事能替代？

寶兒只覺這些日子來自己所受的驚駭、寂寞、失意、痛苦……都已有了補償，都已不算什麼了。

突聽一人冷冷道：「也不害臊，抱着人家大姑娘親什麼？」寶兒臉微紅，心頻跳，攢出了她們的懷抱……

只見一個大眼睛的小女孩子，高高地坐在一張桌子上，模樣雖是冰冰冷冷，但臉却是紅紅的，眼圈兒也是紅紅的，正瞪着眼在瞧寶兒，却不是小公主是誰？寶兒心弦一陣震動，生生在她面前呆怔住了。

少女們嬌笑道：「小公主眞煩人，把人家氣成這樣子，我們却是他大姐姐，親親有什麼關係？」

小公主道：「親親沒有關係麼？」

少女們笑道：「自然沒有……」

話未說完，小公主突然大呼一聲，張開雙臂，自桌上跳了起來，一把抱着寶兒，在他頸子上咬了一口，輕輕道：「小壞蛋呀小壞蛋，爲什麼人人都喜歡你，你以後可不可以變得討厭些？免得人人都要親你。」

寶兒但覺心裏又是一陣激動，也不知是甜是酸，眞恨不得在小公主小臉上也狠狠咬上那麼一口。

但他這一口還沒有咬，小公主已又在他臉上咬了兩口，方寶兒疼得「哎喲」一聲，小公主却「噗哧」笑了出來，咬着櫻唇，道：「疼麼？就是要疼死你！」突又伸手打了寶兒一拳，跳上桌子，背對着寶兒，再也不睬他了，寶兒一隻手捂着臉，一隻手捂着肚子，又呆住了，少女們格格地嬌笑，笑得彎下了腰。

只聽一人怯生生喚道：「大哥……」

寶兒這才回過神來，轉眼瞧見了牛鐵蘭。

但他還未說話，小公主又跳了下來，道：「你叫他大哥……小壞蛋，想不到你有個大妻子，還有大妹妹。」

鐵蘭臉已有些紅了，寶兒也紅着臉，道：「莫理她……她是個小瘋子……哎喲！」脖子上又被咬了一口。

這時，船艙外突然傳來一聲慘呼！

「七喪戟」鐵溫侯單戟猶存，「開碑手」宋光鐵掌當胸，「踏雪無痕」李英虹手提「七十二節鎖喉銶子銀槍」，「萬人敵」戰常勝雙手倒提一對精鋼豹尾竹節鞭，左鞭淨重三十七斤，右鞭淨重四十四斤，共重九九八十一斤，雙鞭蕩起，當眞是千軍披靡，萬夫莫敵，乃是當今武林最最霸道的三件兵刄中之一。

這中原武林碩果僅存的四大高手，放過了寶兒，便一排擋住了木郎君去路，四人俱是面色凝重，不輕言語。

木郎君縱是目中無人，但瞧見這四人氣勢，脚步也不禁爲之一頓，道：「這件事你四人是管定的了？」

鐵溫侯道：「是！」

萬老夫人嘆道：「可惜呀可惜！中原武林豪傑，自柳松以來，已死了數十人，白三空也是半死不活，連家裏都不敢住，走得不知去向，剩下的好漢，只有你們四人，不想你四人今日也要找死了。」

鐵溫侯冷冷道：「不錯，正是來找死的。請！」

萬老夫人笑道：「乖孩子，你急什麼？」

她口中在說話，心裏却在盤算，天風帮弟子雖不足爲慮，就只這四人已是够難纏的了。

木郎君遲遲未出手，顯然算準憑他三人，絕難勝得這四人，再加上萬老夫人，也是不够，唯有等土龍子出手。但土龍子却是死人不管，只是搶着姜風……

木郎君跺了跺脚，一掠到他身旁，拍了拍他肩頭，指了指鐵溫侯，土龍子却只作沒有瞧見，木郎君大罵道：「這厮有了女人，連命都可不要了。」

萬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我有法子。」

只見她也一拍土龍子肩頭，攏開雙手，作了個曲綫，又伸出三根指頭，左手豎起大拇指，向艙中點了點。這手式人人都可明白，她說的是：艙裏有三個女人。

土龍子這次也瞧見了，霍然長身而起，變手一抛，竟將他方才還在着意溫存的姜風抛入水塘裏。

牛鐵娃與他二弟還站在水塘裏，你打我一拳，我拍你一掌，鐵娃道：「小子，你可是已娶了媳婦了？」

牛鐵雄道：「老大，你今天吃了飯麼？」

鐵娃道：「小子，你長大了。」兩人雖然答非所問，胡言亂語，但却說的甚是開心，而且也不知那有這麼多好說的，別人吵鬧爭殺，他兩人竟完全不理也不睬。

突然一個人在鐵娃身旁跌了下來，鐵娃這才止住口，倚身將這人抱了起來，裂嘴道：「喝，這是個大妞兒，怎麼不穿衣裳？」

這人自是姜風，她被塘中泥水一激，悠悠醒了過來。

一陣風吹過，她驟覺身上是空空的，被人抱在懷裏，羞憤之下，也不管這人是誰，一拳便打了過去。但她初醒力乏，鐵娃却是天生的鋼筋鐵骨，這一拳打在他身上，當眞有如替他搔癢一般。

姜風連打幾拳，鐵娃仍是動也不動，反而抱得更緊，笑道：「別動，一動又要掉下水去了，可是會着凉。」

姜風一生之中，幾曾受過此等羞侮，但覺一口氣在胸口裏，再也受不住，突又暈了過去了。

牛鐵雄拍手笑道：「天上掉下大美人，正好給老大做媳婦……」

那邊蕭配秋也在呼道：「傻小子，將她送過來，我重重有賞……」

鐵娃搖頭笑道：「不行，這是我的。」

蕭配秋身形一掠而起，鐵娃撒開腿就跑，他雖不曉輕功，但人高脚長，在泥濘中跑來，正大佔便宜。

（未完）

劍氣白雲

蕭逸・文　子成・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哈小敏被白如雲幽禁在竹樓上，突然見到「三百老人」之一的星潭穿窗而入，嚇得小敏一驚，初時，星潭以爲她是伍青萍，要把她救出。小敏幾經解釋，星潭才知誤會，但星潭爲懲治白如雲，要帶同小敏就赴滇西，以便誘使他前去拯救小敏而遂其懲治之願。小敏初不願意，但爲試探白如雲對她是否有情，乃慨然跟隨。當小敏躍身跳落湖中小船時，却遇見南水，北星划船追到，而尚連竹樓上的星潭此時却不見踪影，小敏與南水、北星正糾纏未了……

敗北空自恨　憤見燕歸來

北星對着小敏，比了一下拳頭，表示也只有以武力來解決的意思！

哈小敏忽然笑了兩聲，像一串銀鈴也似的，她用一隻纖纖玉手，指着南水道：「我要走，小雲哥也管不着，而且是他親口對我說的，我可以隨便……你們又有什麼權力來管我？」

話尚未說完，南水已發出了一聲狂笑道：「權力？」

北星沙啞的喉嚨，也笑了一聲，道：「權……力？」

南水回頭看着北星，身形微微搖曳了一下道：「我們不懂！」

北星本是站得好好的，見南水如此，他也學樣，一隻手扶在胯上，身形搖幌道：「我……我們不懂！」

小敏被氣得一時也忍不住了。當時一抬手，「嗆！」的一聲，把寶劍撤出了鞘，寒光一閃，只見她柳眉倒豎，杏眼圓睜，嬌軀一矮，嗖的一聲，已竄在了小船船首，掌中劍，往二小一指道：「你們廢話少說，誰要是不服氣，誰就上來，這一次姑娘我不會再留情了！」

就在她抽出寶劍的刹那，南水和北星二人，一齊驚得叫了起來！

北星破例先開口道：「乖乖！乖乖……好厲害的……婆！婆娘！」

南水回頭糾正他道：「不是婆娘……是女人！」

北星連連點頭道：「是……是……女人！女人！」

小敏叱了聲道：「你們是找死！」一壓手中劍，已翩若驚鴻似的，竄到了對方小船之上，舉劍就刺。

南水閃身讓開，他口中大叫了聲：「慢着！」

北星也沙啞的叫了聲：「慢着！」

小敏果然頓了一下，却見北星慢吞吞的自頸後抽出了一口長劍，南水也把劍抽了出來。

南水因上次挨了白如雲的罵，不敢再造次，當時回頭對北星道：「北星，這一次你可看見的，我們是給她好好講理的，她先抽出寶劍要我們好看，我們是被逼才還手的，好！現在我們開始對付她！」

北星傻傻地直點頭，口中尚道：「好！我們開始對付她！對付她！」

二小說着話，一齊把劍尖一抬，比着哈小敏，四隻亮閃閃的眸子，更是緊緊的盯着她，連眨也不眨一下，南水口中唸道：「遠看一枝花！」

北星接道：「近看牛屎巴！」

然後換了一個角度，南水口中唸道：「掀開裙子看！」

北星道：「滿腿都是疤！」

接着他們足下轉動，又換了另一個角度，哈小敏一時氣得全身發抖！

論年齡，她比二人也大不了多少，本是童心未退，南水北星編唱的歌，算是眞傷了她的心，當時尖叱了聲：「混蛋！」

她向前舞了一片劍光，口中抖道：「兩個小王八旦！」

一時再也忍不住，嘴一撇，竟自嗚嗚有聲的哭了起來。

二小被罵得臉色通紅，南水看了北星一眼道：「什麼玩藝嘛！罵人！」

北星最是怕事，此時見小敏一哭，早就失了主張，當時結結巴巴道：「糟……糕！糟糕！」

南水冷笑了一聲，紅着臉道：「何必呢！有話好說！哭什麼勁呢！」

北星忙把劍插回到了鞘中，二楞子也似的道：「對……有話好說！何必呢！何必呢！」

說着雙手一分，還作了一個無奈的姿態！

哈小敏兀是哭個沒停，一面却把寶劍收了回去，她哭了好一會，還醒了兩次鼻涕！

南水北星只是皺眉看着她，他二人本是抱定雄心，今夜，無論如何要給哈小敏一個好看的，却想不到，現在竟會弄成這樣。

於是都不禁互相埋怨了起來。

北星結巴道：「看！她哭！」

南水這時也存不住氣，紅着臉道：「我們也沒打他呀！」

北星扣了扣頭，又點了點頭，南水哭喪着臉道：「好了，不要哭了吧……我和北星不打妳了！」

北星傻傻地道：「我……和南水也不打妳了！」

南水看了他一眼，罵了聲「傻蛋」，北星翻了一下眼皮。

小敏愈想愈氣，更認爲是受了莫大委屈，嗚嗚哭得更響了！

這一來二小只急得連連搓手，瞻前顧後，南水嘆道：「我們是嚇唬妳的，其實並不想打妳。」

北星點頭道：「是的，是……是這樣子！」

哈小敏本是哭得傷心，聽了這句話，忍不住抬頭呸了一聲道：「別不要臉了……誰怕你們，嗚……」

二小一怔，哈小敏又接哭道：「一對小飯桶，臭美？」

北星翻了一下眼皮道：「什麼是……臭美！」

南水苦笑道：「誰知道？」

哈小敏正在哭，見二小急成這樣，忍不住「噗！」一聲笑了。

當時看了二小一眼，又抽搐了一下，繃着小臉，欲羞還泣，二小更是怔着了，北星咧着大口道：「笑了！」

南水忙用手指在唇上按了一下，噓道：「嗤，禁聲！」

北星忙停住了笑聲，看着南水，在二人之中，南水顯然是個「主腦」人物，一切都唯他馬首是瞻，他把一隻右手輕輕地按在右額上，極力的作出一個思索的樣子，北星却是眼巴巴的看着他。

他對南水，一向是存有無比的信任，而南水每有思慮時，總是這付樣子，因此北星一看就知他是在思忖對策，南水放下了手，慢吞吞的道：「現在我們問妳，那個老婆婆到那去了，我們只要對付她就行了！

北星點頭表示贊成，直直地看着哈小敏！

哈小敏抽搐了一會，心想給他們兩個小鬼鬧個什麼勁，反正那星潭既走，自己也沒地方去了，乾脆還是回到竹樓上去，一切聽憑白如雲發落算了。」

她想着冷笑了一聲道：「她走了我知道她上那去了？我現在上樓去，有什麼事小雲哥自會找我，用不着你們再操心？」

說着正要往竹樓上竄去，南水道：「請等一等好不好？」

哈小敏蛾眉一挑道：「我已經要回去了，你還有什麼好囉嗦的？」

南水由袖筒裏，抽出了一個竹筒來，一邊鑲着一塊亮亮的厚水晶，正是他們所特製的「縮地鏡」，原理頗似今日之望遠鏡。

他揚了一下道：「讓我先看看那老太婆在不在樓上？」

說着方往眼睛上一湊，猛然間人影一閃，一聲尖叱道：「要死囉，這是什麼勞什子？」

南水只覺得手中一緊，再看，那「縮地鏡」，已到了別人手中了。

在他和北星之間，眼前却站着一個鷄皮鶴髮的老太太，正是方才偷船的那個老婆婆！

南水不由又驚又怕，頓時，後退了一步。

星潭把竹鏡搶在了手中，先對哈小敏叫了聲：「不許上去？」

哈小敏抖聲問道：「您老人家上那去了？」

星潭只是玩着手中的筒鏡，也不回她的話，玩了一會又湊在眼睛上，往遠處看了看，不禁大叫道：「妙呀，妙呀！」

南水這時已認淸了敵人，猛然叱道：呔，老婆婆！」

星潭正在看得高興，聞聲不由吃了一驚，忙放下了縮地鏡，往南水看了一眼道：「你叫什麼？」

北星這時早巳怒不可遏，在一邊大叫了聲：「打，打！打死老太婆！」

星潭把竹筒一合，揣在懷中道：「這東西還挺好玩，算是送我老婆子的禮物，看這一點小禮物的面子上，我饒了你們，還不快給我滾！」

說到「滾」字時，她右手一揚，南水北星一齊向後翻了個個兒。

二小倉促爬起，那老太太已在另一隻小船之上，搖手對小敏道：「妳過來。」

哈小敏縱身到了老婆婆那條小船上，南水這時大叫道：「反了，反了，北星，我們上！」

北星結巴道：「老婆娘？打打，老婆娘！」

南水點頭恨道：「對！這樣罵她！」

北星更是大聲吼道：「老婆娘，老婆娘！」

星潭本來已操槳出去了四五丈，聽見二小這種罵語，一時不禁勃然大怒，頓時哼了一聲，問小敏道：「這兩個小子幹什麼的？」

哈小敏道：「是白如雲的書僮！」

星潭大聲道：「太沒有個樣子了，簡直不像話！」

她回過頭來，對二小看了一眼，不想二小也是篙槳齊施，飛快的向她們追了過來！」

北星破鑼也似的嗓子，仍然大叫道：「醜老婆娘……老婆娘！」

星潭猛然往起一站，小船定在了水面，二小的船霎時追近，南水把手中竹篙，往船上重重一丟，叫道：「老太婆，妳好大的胆，居然敢到這裏來撒野，今天小少爺們可要教訓教訓你！」

北星此時也放下了手中的木槳，結巴道：「不要放她……跑掉……打！」

星潭有生以來，那裏被人如此戲耍過，此時滿頭鶴髮，聳聳欲立。

她那張老臉，更是愈顯的難看了，忽然呵呵笑了兩聲道：「無知頑童，滿口無禮。」

她對着二小招手道：「來！來！來！你們過來呀！」

二小本是飛快的追來，此時見狀，不由各自一楞，俗謂：「行行匹夫志，悠悠故難星」，星潭這種輕鬆滿不在乎的樣子，倒令二小一時莫測高深了。

他們不由馬上停住不敢妄動了。

二人四隻眼，齊齊的注視着星潭，此時雲破月來，如霜的月光之下，老婆婆這副尊容，仍是他們一生之中，從來未見過的！

只見她一雙眸子，如同一對小鈴鐺也似的垂在目眶之外，搖搖欲墜！

臉上皺紋更是層層相疊，再襯上散在頸後的白髮，便是畫上鬼梟也不過如此。

二小本是一股子氣，先前雖是和她亦曾答話，却是沒有看清，此時這一細看，都不禁幾乎嚇得怪叫了起來，南水胆子最小，嚇得叫了聲：「我的媽，北星我們快走！」

北星傻傻的道：「不打……就走！」

南水尙未答話，只見那老婆婆已厲吼了聲：「去吧！」

她雙掌向外一翻，水面上立刻起了一個極大的漩渦，提起了丈許高的一個大浪，二小嚇得各自把身形騰起，那巨浪，已把他們足下的那小舟，整個吞沒了，就連星潭足下的小舟，也禁不住連連幌動不已起來。

二小往下面一落，各自發出了一聲驚叫。

總算讓他們踏着了一下欲沉的船板，各自把身形騰上了岸邊。

他二人身形方自落地，當空一聲冷笑道：「小東西，你們還想跑麼？」

二人已是驚弓之鳥，猛一抬頭，眼前一棵老樹，那伸出的一截枯枝之上，站着一個黑衣怪婆，赫然又是那怪老婆子！

南水尖叫了一聲，撥頭就想跑，却爲北星硬抵住了，只見北星抖道：「我們兩個……一齊……上……」

南水這時勉强仗胆，抽出了劍，北星也抽出了劍，星潭喋喋一笑道：「好，我倒要看看白如雲的高足，到底又有些什麼厲害本領？」

她說着微一舒身，已由樹枝上，飄飄的落了下來，大袖一舞，已撲了上來。

南水尖叱了一聲：「北星你到後面去，我在前面？」

北星這時早巳挺劍而上，用「鳥籠穿塔」，的劍招，直點星潭後心！

南水矮下身軀，這時亦施了一招，「風捲殘葉」，劍上蕩起耀眼青光，直向星潭腰上就斬。

二小一前一後，劍招幾乎是同時遞出，就在雙劍合擊之下，那怪老婆子，陡然一聲長嘯。

兩口劍「嗆」地一聲，擊在了一起，冒出了幾點金色火星，再看，却巳失去了那老婆婆的影子。

南水北星，素日隨白如雲練功，也算是得承名師指點，雖然，白如雲未十分指點，可是二小已頗有所獲，對於武學之道，已可說是「登堂入室」了。

可是眼前這老太婆，所施出的這種身法，竟令他二人簡直是見也沒見過。」

愴惶之下，再一抬頭，那老婆婆，顯然的又坐在那截枯枝之上。

至此這老太太才啓口一笑，露出一口極黑的牙床，喋喋笑了兩聲道：「你們叫什麼名字！」

南水似乎嚇壞了，吶吶道：「我叫南水，他叫北星！」

北星重覆道：「不，我叫北星，他……叫南水？」

星潭怔了一下，又嘿嘿的笑了兩聲道：「你們的功夫差得太遠了，太遠了！」

她搖了搖頭，由樹上飄身而下，二小嚇得後退了一步，老婆婆笑了一聲：「別怕，我不會打你們的！」

他向前走了一步，頓了頓，道：「像你們這種本事，要想跟我動手，那簡直是想也別想，你們可以回去！」

方說到此，二小撤退就跑！

星潭大叫了聲：「站着！」

二小又嚇得馬上站住了，星潭走近了幾步道：「我也不是叫你們馬上回去，現在我告訴你們，白如雲要問，那位姑哈娘是誰救走，你們可以告訴他說，是我？」

她哼了一聲道：「我名字是星潭，也就是龍匀甫的師父？」

二小立刻打了一個寒戰，心想：「怪不得呢？原來是那姓龍的師父，……好傢伙！」

南水聽後一拉北星撥頭又想跑，星潭巳一幌身子，閃到了南水身前，右手一伸，如同小鷄也似的，把南水舉了起來，一面厲叱道：「我不是說了，不叫你跑？妳這孩子怎麼不聽話，我摔死你！」

說着向外一揚，南水巳被拋出了三四丈以外，總算她沒有用什麼力！

南水空中「細胸巧翻雲」，輕輕落在了地下，雖沒摔着，可巳嚇得臉色蒼白。

北星連忙跑過去，用右手緊緊的抱着他的肩膀，同眸子內閃出仇恨的光，看着星潭，聳聳欲動，他恨恨地說：「不要……理她……我們告訴……少爺！」

星潭立刻又發出了一聲長笑聲，點頭道：「不錯，我就是要你們去告訴你們少爺，不過得等我走了之後。」

她緩緩地說道：「我先要把你們點了穴。」

二小不由一驚，星潭喋喋笑了兩聲道：「不過你們不要怕，這穴道在一個時辰後，自會解開，那時我老婆子巳走遠了，你們再去告訴白如雲，知不知道？」

她說着話，左手微抬，當空「哧！」地微響了一聲，北星「吭！」一聲，翻身就倒。」

南水方叫了聲：「我與妳這老婆子拚

了！」

方自撲上，星潭洒笑着，右手紋指，「哧！」地一聲，南水也是應指而倒。

這種「隔空點穴」的手法，在三百老人星潭手中施出，可眞是駭人了。

星潭擧手之間，制服了南水北星，她仰空舞動了一下枯爪，嘻嘻笑道：「一對小東西……」

方欲奔回小舟，陡然，一聲冷笑道：「星潭，妳也欺人太甚了！」

星潭不由大吃一驚，驀地轉過身來，却見離着自己不及一丈處的一棵大樹下，站着一個全身白衣，劍眉星目的年青人。

星潭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一張老臉驀的通紅過了頂，驚忖道：「這是誰？出沒在我星潭附近丈許，竟是沒有讓我聽出一點聲音……？」

這麼想着，她冷笑了一聲道：「你是誰？」

這長衣少年哈哈一笑道：「星老婆子，妳口口聲聲要傳話給我，此刻我來了，妳却又是認不得，豈不好笑？」

星潭吃了一驚，遂喋喋怪笑道：「啊！原來你就是白如雲？幸會！幸會！」

白如雲雙手一抱，彎腰施了一禮，但是他臉上却罩着一層秋霧，冷冷的道：「星前輩，此行有何賜教？」

星潭雙目一瞪，只覺全身血液怒漲，她一連向前衝了兩步，本是擧爪欲抓；可是她却突然停住了，抬頭看時，白如雲毫不動容。

星潭不由心中動了動。

她內心已深深的嘉許着這少年的沉着和勇氣。

當時忍不住又怪笑了兩聲道：「白如雲，我老婆子本是欲爲我那徒弟出一口惡氣，可是……哼！我勝了你也沒有什麼光榮，你樓上的那位姑娘，我要把她帶回去，你要是想令她安然回來……你先得把那姓伍的姑娘送回來，要不然……哼！」

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要是不送去，妳又怎麼樣？」

星潭怪笑一聲道：「我就取哈小敏的性命！」

白如雲不由怔了一下，却想不到這星潭，竟會說出如此話來，一時怒焰膺胸，也不禁狂笑了一聲。

星潭本來已經回身欲行，聞得白如雲這種笑聲，她不禁又轉過了身來。

她此時臉色顯然異常難看，皺紋滿佈的臉上，帶着陰沉之色，哼了一聲道：「你笑什麼？莫非我老婆子做不出來麼？」

她向着白如雲走了兩步，憤憤的道：「實在說，我是恨透了你，今天眞得給你點顏色看看，只是我老人家，一輩子最不願意和後生一輩動手，龍勻甫是我徒弟，有一天，他打敗你的……小子！」

這老婆子說着話，一顆怪頭尚不時的搖幌着，像是怒到了極點。

這時水面上，水花響了一下，二人都不由一驚，星潭忙向水面道：「我馬上來了，妳在船上不許動！」

星潭遂又對白如雲冷笑了一聲道：「哈小敏就在那條小船上，你有本事就從我老婆子手上，把她奪回來，哈！諒你也不敢！」

她說着猛然回過身來，身形一縱，就要往水面上撲去，可是當她身形，方自往空一起的當兒，猛然一股勁風，直往後心襲來。

星潭是久經大敵之人，那裏這麼容易爲人暗算，這疾烈的勁風方自襲到。

她口中低叱了聲：「來得好！」

只見她身形向前一彎，用「蜉蝣戲水」之勢，唰！地一個側翻，輕若蝙蝠也似的，也竄出了兩丈四五，身形輕巧巧地，已落在了地面。

這一來，這位怪老婆子，可不禁怒火上冲了。當時喋喋一笑道：「白如雲，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在我面前動手，我看你是找死！」

她這話方一出口，白如雲已用「八步趕蟬」的輕功絕技，一起一落間，已站在了她的面前。皓月之下，這少年劍眉上挑，星目泛威，雪白的長衣隨風舞擺。

他臉上何嘗有一絲畏懼之色？

此時聞言後，嗤笑了一聲道：「前輩要走也可以，確得留下些功夫，讓白如雲心服口服！」

星潭喋喋一笑，點了點頭道：「好！好！這可是你自找的，可怨不得我老婆子了！」

她一面說着話，兩手互換着，各把衣袖捲了起來，露出兩條又黑又細的骨臂。

白如雲口中叱了聲，道：「後輩得罪了！」

他猛然向上一領左掌，足下是「急趕浪」，一連跨進了三步。

跟着身形，已可說是到了星潭身前，星潭向上一矮身軀，察招換式，白如雲右掌，已用「海底針」的進招，直逼星潭前心之下的「腹結穴」。

所謂「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白如雲這種上步進身之勢，快同斗轉星移，勁道更是用到虛實莫測，眞有一掌分生死之感！

這一招一撤出，雖是招式平分，可是這位久經大敵的人眼中看來，却不由大大地吃了一驚！

她悶哼了一聲，大脚向後一錯，身形半蹲，容得白如雲掌尖逼進，堪堪已臨腹下的刹那，她口中叱了聲：「閃開！」

右掌一翻，用「燕子舞翅」的擒式，直向白如雲右手腰子上就勾。

白如雲向上一揚指尖，猛然一翻掌心，明着是「翻天掌」，實在却是「劈掛一式」，反勾星潭手腕子，掌勢如疾風暴雨般。

星潭一聲怪笑，那黑瘦的軀體，驀地騰空而起，往下一落，已輕飄飄的落在了樹上。

她哂笑道：「白如雲！你當眞要給我老婆子動手麼？我看還是算了吧！」

她向水面上望了一下，心中却惦念着，怕哈小敏侍機逃走，一望之下，哈小敏仍靜靜地坐在船上，她不由放了心，回頭一笑道：「我老婆子暫時失陪，你若不服氣，可至滇西來找我，我去也！」

說罷左掌一掛柔枝，身形以「老猿墜枝」的身法，向下一墜，那細枝不禁顫顫的舞動了起來，這種絕技，施展起來，確實有些驚人。

也正在這個時候，白如雲輕叱了聲：「前輩莫走！」

這少年「蜻蜓點水」的身法，已跟着撲上了這棵老樹。

可是長笑中，星潭早已又上了另一棵古松，她那細長的軀體，輕輕點在了古松之尖，正自望着白如雲喋喋怪笑着，她說：「白如雲！你還得再練幾年！」

白如雲一生之中，何曾被人這麼侮辱過，心中刹時間大怒。他冷笑道：「勝負未分，尚請慢走！」

猛見他身形，在那小樹枝上一墜一彈，已用「燕子鑽天」的身法，悠地飛彈了起來，下落之勢，却仍然是直向那棵大松樹之尖飛落而下。

這一次星潭，却是不逃不讓，她有意要試一試白如雲掌勁如何！

是故白如雲向下一落，星潭霍地一掄雙掌，吐氣開聲的「嘿！」了一聲。

只見他雙掌倏地向外一揚。

這時白如雲，身形也自飛落而下，他左足一找樹枝，右手「穿臂進身掌」，向外一送，這種掌力，可算是撤了出去。

立刻當空「碰！」的一聲巨响，那松枝「咔嚓！」的一聲暴响，從中一折爲二了。

兩條人影，在這一聲暴响之下，一左一右，似同彩燕掠空也似的，霍地同時分了開來。

白如雲只覺雙臂酸麻，心中戰驚着這老婆婆，好厲害的掌力！

到了此時，也不能中途妥協；同時他心中，更把星潭恨之入骨。

當時身形一落地，已再次騰起，星潭口中叫道：「嗨！好小子！你眞是跟我玩命！」

別瞧他這種玩笑口吻，像是沒事似的，其實她內心正同白如雲一樣，此時已怒到了極點。

白如雲身形突然一撲近，星潭二臂向下一垂，只聽見「咔！咔！」兩聲骨响。

她再也不留情，見着白如雲下撲而來的身形，霍地向外一送雙掌。

這種「百步神功」，三百老人之中，唯星潭一人最具功夫。

她却因爲掌力過劇，數十年來，也只不過施出過三四次而已。

這一次却因心恨白如雲過甚，有意給他一個厲害，所以才冒然施出。

星潭雙掌一出，當空就像起了個大旋風渦也似的，白如雲身軀，和這般旋風甫一交接，一聲長嘯，就如同斷了綫的風箏也似，倏地拋彈了出去。

星潭目視白如雲上翻的身軀，不由啞然笑道：「小子！這可是你自找的……怨不得我老婆子手黑心辣！」

她心中未嘗沒有一絲懺悔，暗責自己，未免下手太重了些。

可是，這一切觀念，刹時之間，在她心中，又不復存在了！

因爲那英俊年青的白如雲，在空中又輕飄飄地落在了地面上了！

他除了臉上帶着些驚慌的顏色以外，行動之間，並看不出什麼受傷形態。

星潭不由大吃一驚，立刻叱道：「白如雲，你要是前心發熱，我勸你還是立刻坐下爲是！要不然你可是沒命了！」

白如雲只微微一笑，折腰道：「多感前輩掛心，還算好！」

星潭禁不住老臉一紅，她怪笑了一聲，遠遠的看着白如雲道：「白如雲，你能當起我老婆子一掌，武林之中，已不多見，我老婆子就不能再以後生小輩的眼光的來看你了。今夜，我倒要見識見識，看看你又有些什麼眞實的功夫，再能逃開我的手下？」

話一說完，這老婆子，身子可是眞快，二臂一張，已撲了上來。

雙掌向前一探，用「金插手」，交叉着又向前一分，直往白如雲兩肋就插。

白如雲這時知道，對付這種武林怪傑，稍一不愼，那可就有生命的危險，此時星潭這種撲式，看似無奇，事實上在她雙臂抱下，都有一股無比的潛力，只要被她這種力量挨上，也不是好玩的！

星潭這種「金插手」，向外一遞，白如雲向後一翻，露腹現肋，星潭雙手本欲插下，見狀反倒後退三尺，心中嘀咕道：「這小子別是誘招誑敵，我又豈會上你的當？」

想念之中，白如雲已閃在了一邊，用「鳳凰單展翅」式，展右掌，疾點星潭雙目。

星潭想不到白如雲，居然一力的與自己糾纏，不由勃然大怒，厲叱了聲：「小子！我今天不能服你，我不姓星！」

暴吼之中，人已向後閃開，白如雲這時却是一聲不哼，陡然向正中搶進一步，用「童子參佛」，倏地合雙掌，直向星潭腦門上磕去！

星潭怪笑了聲，身子陡然向下一蹲，容白如雲雙掌到來，她竟是不避不躱。

白如雲驀地騰身而起，向下一落，怪笑了一聲，目射精光道：「三百老人素以絕功稱雄武林，今日一見，也不過泛泛耳，既如此白如雲去也！」

他說着轉身就走！

果然身前人影一閃，星潭已站了在面前，她頭上滿頭白髮，一根根的却倒豎了起來，白如雲這種激將之計，果然使得她大爲暴怒了。

星潭回頭看了看，又抬頭看了看，她自言自語的說道：「也好！我如果不現些眞功夫，諒你也不會心服，白如雲，今天也叫你開開眼！」

說完這句話，只見她身形往前一湊，那雙鬼爪往當空一擧，喋喋一笑，身形陡轉，已到了白如雲身後，白如雲只覺前胸一緊，禁不住面紅心跳。

他知這是星潭練就的護身游潛，不由打個冷戰，心說：「好厲害的老東西。」

當時也一提丹田之氣，雙掌往胸前一抱「抱元守一」，隨着他將一套「環身大九式」展了開來。

一時之間，但見人影閃閃，衣襟飄飄，打了個難分難解，緊湊處，可眞有一羽不能加，虫蠅不能落之勢，月夜之下，這種身手，可眞有些駭人耳目了！

一瞬間，二人已對了十餘個照面，兀自難分難解，陡然間星潭一聲大吼道：「小輩！你輸了！」

倏地人影一閃，星潭已飄出了六七丈

以外，她咧口怪笑道：「白如雲，到此爲止吧。」

白如雲心有未甘，稽首道：「勝負未分，前輩這話未免太早些了吧？」

他說着話，氣息喘喘，全身汗如雨下，多少年來他對招，就從來沒有這麼累過的。

星潭嘿嘿一笑道：「小小年紀，能有這種功夫，眞是不多見。我老婆子在你這個年歲，可比你差多了。」

她冷笑了笑，一揮手道：「你回去吧！我老婆子對你算是手下留情！」

白如雲雖然心中，對星潭這種身手，十分折服，可是並不知道自己何曾落敗？

當時，不由一怔，道：「手下……留情？」

星潭喋喋一笑道：「怎麼？你還不服氣麼？」

白如雲身形往前一竄，已到了星潭身前，雙掌交叉着向外一送，口中道：「勝負未分，後輩不敢承情，老前輩接招！」

說着抖掌而出，雙掌才一抖出，星潭呵呵一笑，早已用「一鶴冲天」的輕功絕技拔身而起，白如雲一招撲空，倏地轉回了身來。

却見星潭在一棵枯樹枝上大聲的狂笑着，她笑得幾乎連眼淚都要出來了。

白如雲弄得一時莫明其妙，不禁怒道：「妳笑什麼？」

星潭笑了半天，才喘道：「我笑你輸了還不知道，哈！」

說着她又大笑了幾聲，那種姿態可眞是嚇人，白如雲不由皺了皺眉，自己看了看身上，並沒發現什麼傷痕，愈法不解道：「我什麼地方輸了妳？」

這時那星潭笑臉一收，哼了一聲道：「白如雲，我問你，所謂天地二眼，是指些什麼？」

白如雲一怔，遂道：「天爲『石匯』，地爲『湧穴』！」

星潭冷笑了一聲道：「這就是了，你自看清吧！」

白如雲不由心中一驚。

當時往頭上摸了一下，他不由倒吸了一口冷氣。

原來頂上帽心，竟有拳大一個破洞，他的臉刹時間變得白了！

星潭嘻嘻一笑，問白如雲道：「你明白了麼？」

白如雲再抬起一隻脚，那厚有兩寸許的鞋底上，竟然有寸許深的一個圓洞，另一脚亦是一樣，正是脚心「湧泉穴」的位置。

白如雲一時不禁呆若木鷄！

星潭哈哈一笑道：「我老婆子只是愛惜你這一身功夫，否則取你性命，易如反掌，哈哈！我走了！」

她說着話，不再多事躭擱，身形拔起，已到了另一棵巨松之下。

遂見她二臂一振，如同海燕鑽天地似的，已自消失了身影。

現在，只剩下寧靜的白如雲，他悵望着星潭方才立足的那棵松樹，心中一時眞是不勝感慨，他長噓了一口氣，嘆息道：「我的功夫，比起她來，實在是差得太遠了！」

他慢慢地走到了前面那塊松坪，耳中聽到了陣陣的水响，以及哈小敏的聲音問道：「婆婆！這半天妳是跟誰打架？」

星潭笑了一聲道：「南水北星！」

隨着小船就走遠了，白如雲忽然被這句話提醒了，他苦笑了一下，往一邊尋去，果見南水北星，一邊一個，還扒在草地上呢！

白如雲一一爲他們解開了穴道。

二小各自打了一個噴嚏，遂醒了過來，南水看了北星一眼，猛然從地上翻起道：「北星，這是怎麼回事？」

北星才坐了起來，他眼中已看到了白如雲，不由得嚇得一連哆嗦道：「少……少爺！」

南水一回頭，才看清，原來白如雲正站在了身後，不由也嚇了一跳，一時怔住了。

白如雲苦笑了一下道：「還有地方痛沒有？」

二小各自摸了摸身上，傻傻地搖着頭，白如雲長嘆了一聲道：「你們不要怕，這一次我不怪你們！」

二小臉色才轉過來，互相對看了一眼，白如雲皺了一下眉道：「不要作這副沒出息像，我也沒罵你們！」

南水點點頭道：「是……是少爺！」

白如雲看了一下天，他又苦笑了一下，心中忖道：「我又何必再罵他們？我自己今天丟人還不是丟到家了！」

想着遂問道：「你們怎麼發現那老太婆的？」

他說着話，眼睛看着北星，北星顯得十分不自在，紅着臉，用手指着南水。

南水點頭道：「是這樣的，我用『縮地鏡』發現那老太太偷船，就和北星跟了來，後來老太太就上樓了，後來老太太就下來了，結果結果……後來……」

白如雲一揮手道：「好了！好了！什麼玩意，又是後來又是結果，這麼大了，連句話都說不好！」

他頓了頓道：「那縮地鏡呢？」

南水用手往袋裏一摸，才想起來，不由臉紅了一下，吶吶道：「那老太太……拿去了！」

白如雲揮了一下手道：「好了！你們走吧！」

二小鞠了一躬，方要走，白如雲又叱道：「站住！」

二小又一齊回過身來，白如雲雙手互搖着，頓了頓才道：「今夜之事，不許對任何人提起，就好像沒有發生過一樣，知不知道？」

南水北星連連點頭，心中却不勝詫異，他們暗奇道：「少爺怎會變了？他以前不是這個樣子呀？」

白如雲看着二小踟躕的身影消失之後，他才嘆了一口氣道：「我的功夫太差了……我居然被人家打敗了！」

他忽然仰天狂笑了幾聲，這一霎時，他心中可眞有說不出的痛苦。

多少年來，這少年生活在自傲的領域之內；他輕視任何人。現在，今夜他竟爲人如此輕而易舉的打敗了！

想到此，他只覺一股熱血直冲腦門，不由足下踉蹌了一步，他冷笑道：「星潭

！妳爲什麼不殺死我？星潭，妳爲什麼不殺我？」

三百老人之中的星潭，一向最是手黑心辣，可是這一次却爲什麼，對白如雲如此留情呢！這其中牽連到別一段源遠深長的故情，容筆者後面細談！

大凡一個人，一向是生活在自信的環境之中，一旦喪失了自信，無疑等於喪失了他的生命一般，眼前的白如雲，這一瞬間的感慨又何嘗不是？

他一個人在月夜之下這一片草地松坪間來回的走着！嘆息着，自語着，忽然他感到了一腔無以發洩的憤恨，他灰心，他失望，他開始對眼前的一切，都感到不滿了。

他暴跳着咆哮道：「我要離開這個地方……離開這個鬼地方！」

猛然他舞動着雙掌，一時之間，但聞掌風呼呼，掌風過處，石碎枝摧，殘枝敗葉舞了一天，他就如此像瘋子也似的摧毀着這個世界——這個是他自己建造成的世界。

他狂跳着，發洩着他心中莫可釋懷的痛苦，猛然縱起了身形，撲到了水邊，水面上聳峙着那所「碧月樓」，在月光之下，輕輕的搖幌着，愈發淸雅壯觀！

白如雲目視着這所他別出心裁的建築，這過去不少的日子之中，它曾住過伍青萍，和哈小敏，可是如今她們都走了！正是：「燕子樓空，佳人何去？」

一刹時他感到鼻子一酸，眸子也顯得有些模糊了；可是他却緊緊咬着一口細齒，不讓那滾動在目眶之中的眼淚落下來。

他認爲他一輩子也不應該落淚的，即使在最痛苦的時候，也不應該落淚的……因爲那是一般人的行爲，而他却是超出一般凡人的「人」啊！

他痴痴的望着這所竹樓，良久他才點點頭道：「碧月樓，你是沒有資格再驕傲的聳峙在這裏了！」

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怪人這一霎那所想的，他竟想要把這所建立的竹樓，在他手中粉碎了。

他由樹上，折了幾節枯枝，用熟練的手法，把一節節的松枝打向了水面，身形一閃，已飄臨在水面上，以「登萍露水」的輕功絕技，幾個起落，已飛縱到了竹樓之下，二臂一振，已到了樓閣之上。

在往昔的日子裏，像這種情形，他都會有一種高度的優越感；可是今夜，他却是黯然神喪！

他輕輕地走到竹樓之內，在哈小敏所睡的那張床前，把油燈擰高了一些。

然後他來回的走了一轉，向這樓上各處作最後的一次投視！

當他看到，那曾是他自己，用指力刻劃在竹面上的詩句時，他不由苦笑着走近，用手輕輕的撫摸着那兩根竹欄，當他最後的一次撫摸時，那竹欄竟自咔嚓的一聲一折爲二，立刻樓角垂下了一半。

他狂笑着撲進房中，舉手投足間，已把室內的床几等物，打了個稀碎。

正當他如同獸野一般的，撲向窗外，欲施全力，把全樓毀滅時，一個纖瘦的人影出現了。

她出現在梯口，尖叫了聲：「白如雲你瘋了麼？」

白如雲正在欲施全力之時，聞聲不由吃了一驚，他猛然回過了身來。

只見梯口上，站着一個娉婷的倩影，正自注視着自己，她臉上還蒙着一層紗。

白如雲不由吼道：「妳是誰？」

這少女吶吶道：「我是、我是……」

她抖戰的又道：「白如雲，你這是何必呢！這座樓是你的心血，你忍心把它全毀了麼？」

白如雲怪笑了一聲道：「我的事不要妳管，妳到底是誰？」

少女猶豫了一下，怒聲道：「你還是那個老樣子，和野人一樣！」

白如雲早就一下腰，如同箭矢也似的撲了上去，猛然掄起雙掌，就向這少女肩上就抓。

少女似乎吃了一驚，倏地一翻身，可是白如雲雙掌已到，她不由尖叫了一聲道：「你……想怎麼樣？我是伍……」

可是白如雲已如同瘋子一樣的，把她抓住了，他猛然伸手把她臉上的蒙面紗抓掉了，一時現出了一張姣好的面容。

他們二人，都不禁楞住了。

伍青萍終於流淚道：「白如雲！我是回來……看看的！」

白如雲突然狂笑了一聲，他猛然右手一翻，已把伍青萍摔了出去。

伍青萍無意之中，她再也沒想到，白如雲會對她這樣，頓時被摔出了丈許，「碰！」的一聲，撞在了牆角之上，她口中「啊！」了一聲，一時嚇得花容失色！

白如雲哈哈大笑了幾聲，朗聲道：「伍青萍！妳不是走了麼？」

伍青萍傻傻的點頭，白如雲突地厲叱道：「那妳爲什麼還要回來？」

「爲什麼還回來？妳說？」

他大聲的吼着，連這所半傾倒的小竹樓，都不禁瑟瑟的搖幌起來。

伍青萍想不到白如雲，竟全變得如此冷酷，當時連驚帶嚇，一時連眼淚都流出來了。

她拚命的叫道：「我……我是回來看你的？」

白如雲一抬腿，踢起了一張椅子，怪笑了一聲，叱道：「看我？哈哈！妳還會想到我？」

他的笑聲，幾乎把伍青萍的耳朵都要震聾了，他走近了一步，冷笑道：「伍青萍，妳不要把我看輕了，妳以爲我愛妳麼？妳以爲我少不了妳麼？」

他的臉色，這一刹那變得十分恐怖，他伸出那隻顫抖的手，指着牆角萎縮的伍青萍，更加大聲的道：「我曾經告訴過妳，我永遠和妳們是不同類型的，妳們虛假，做作……畏首畏尾……」

他一口氣說到這裏，却爲伍青萍大聲的哭泣所驚得頓住了！

伍青萍邊哭邊道：「好！好！我是虛假，做作……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了，你原來是這種人！早知道我也不回來了！」

白如雲狂笑了一聲，道：「妳回來是爲我？哈……伍青萍妳也太把我當小孩子了！」

他聲音變得十分悽愴，伍青萍更是捂着雙耳哭成了一片。

（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金筆點龍記

臥龍生・文
子　成・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艾九靈為了欲成俞秀凡學武之道早登大成，除了利用少林高僧薪火相傳，以及得到花無果靈藥的固本培元後，兩人僱了一輛馬車，奔向衡山廻雁峯去，在車上，艾說出今次衡山之行，目的找尋一位江湖上出劍最快的一代劍俠何天，並暗示俞要拜其為師。當晤面後，何告知自己因為苦思比劍的缺點，心血早枯，只有一月命，但會爭取時間，於是把自己苦思所得的拔劍之法，以及拔劍的缺點傾囊傳授給俞，當學劍有成，艾要俞為武林正義效力，並叫俞日後行走江湖，留意神秘組織的可疑人物……

心計愈攻心　事機愈難測

俞秀凡道：「怕什麼?」

玉姑娘道：「怕我現在這個瘋瘋顛顛的樣子。」

俞秀凡微微一笑，道：「姑娘眞是好酒量啊!」

玉姑娘不知是有點酒醉，還是有意賣俏，扭動一下腰兒，媚笑說道：「扶我上樓去。」

那樣小的一雙脚，又喝了那樣多的酒，想像中，實也是站立不穩。

兩斤像竹葉青那樣的烈酒，一口氣灌了下去，就算是玉姑娘好酒量，也不禁頰泛紅潮，隱現醉意，緩緩伸出了玉臂。這就使俞秀凡有些義不容辭，而且這地方也不宜太嚴肅，伸手扶住了玉姑娘。不知玉姑娘是有意還是無心，玉指兒一鬆桌沿兒，全身倒在俞秀凡的身上。

玉姑娘輕啓櫻唇兒，吹出來一股濃濃的酒氣，道：「扶我上樓去。」

俞秀凡依言扶着玉姑娘登上樓梯。二樓是姑娘的閨房，紫檀雕花大木床，掛着白綾帳。

笑一笑，玉姑娘柔聲說道：「扶我上床去，我眞的有些醉了?」

俞秀凡道：「姑娘不該喝下那壺酒。」

斜眼兒一瞟俞秀凡，玉姑娘嬌聲說道：「你知道麼，一醉解千愁，我愁緒千種，為何不醉?」

俞秀凡笑一笑，道：「妳有什麼好愁的，錦衣玉食，老嫗、侍婢，一個人愛怎麼就怎麼樣，難道還不快樂麼?」

玉姑娘道：「說的是嘛，人就是不知足，得隴望蜀，再說，我每天香湯沐浴，身着綾羅，還是都為了給別人看。」

俞秀凡道：「女為悅己者容，古往今來，其理不變，有那樣多人喜歡妳。」

歎口氣，玉姑娘打斷了俞秀凡的話，道：「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坑苦了我們無數姊妹。不管他是什麼人，我們都得打扮給別人瞧的順眼，却不管我們喜不喜歡那個人。武則天作了皇帝，却不知救救我們女人。有一天，我如能號令天下，我要改了這句話。」

俞秀凡啊了一聲，接道：「怎麼樣一個改法?」

玉姑娘道：「女為悅己者容。我們打扮自己，應該讓我們喜歡的人看，如是不喜歡那個男人，為什麼的花枝招展，為什麼要纏這一雙小脚，披頭散髮，大脚丫，那又有何不可，反正我們不喜歡他。」

俞秀凡眨動了一下星目，道：「話雖說的有一些叛經離道，但想一想，妳的話也不是全無道理。」

玉姑娘嫣然一笑，接道：「你究竟是江湖浪子，還是位花花公子?」

俞秀凡道：「姑娘的看法呢?」

這時玉姑娘已行到木榻前面，身子一歪，躺在床上，却拍拍床沿，笑道：「坐下來讓我告訴你我的看法。」

俞秀凡幼讀詩書，非禮勿動，非禮勿視的禮教關防，早已在心中深植，雖然扮作了腰纏萬貫，訪美天涯的風流人物，但一時間，却很難適應這改扮的身份，要他和嬌艷絕倫的美女，同處一榻，不禁有些猶豫起來。

玉姑娘可是久歷風塵的人，經過了不少的大風大浪，側臥嬌軀，格格一笑，伸出一個嫩葱似的手指兒，道：「你不是江湖浪子，因為，江湖浪子沒有你這份拘謹。」

俞秀凡心頭一震，一跨步緊旁玉姑娘的身側坐下來，接道：「玉姑娘看在下可像豪富之家的花花公子?」

玉姑娘又格格笑一陣，道：「也不是出身豪富之家的花花公子。因為，他們都是急色兒，沒有你這份鎮靜功夫。」

俞秀凡道：「那麼姑娘看在下，又是什麼樣個身份呢?」

他生恐身份為人瞧出，壯着膽子伸出手，揑一下玉姑娘的小脚尖兒。

玉姑娘沒有閃避，兩隻水汪汪的大眼睛，却盯在秀俞凡的臉上瞧着。

幸好一張人皮面具，掩住了俞秀凡臉上的羞紅，故作輕薄的笑一笑，接道：「姑娘看在下可是位風流人物?」

整整容色，玉姑娘肅然的說道：「你不過是一個初出茅廬的精明小子，只是你的運氣太壞。」

俞秀凡此間心頭又是一震，接道：「為什麼?」

玉姑娘又恢復一臉柳媚花嬌的笑意，道：「因為我是老鼠精。」

俞秀凡怔了一怔，道：「妳是老鼠精。」

玉姑娘道：「不錯，是成精的老鼠戲要貓兒。」

俞秀凡會意了，笑笑道：「妳把自己比老鼠?」

玉姑娘道：「女人嘛，早晚都要被你們男人吃掉，但你這小貓頭，碰上了我這成精老鼠，那就很難說，咱們誰吃誰了。」

嬌笑一聲，接道：「我說你運氣壞，那是你歷練太差，你應該先去花街柳巷走動些日子，磨老了面皮，練熟了手脚，一年後，咱們再碰頭，你就該是一頭會捉老鼠的貓了。」

一下子被人點破，俞秀凡反而鎮靜了下來，笑一笑，道：「老鼠吃貓，在下還未聽說過。姑娘還知道些什麼?」

玉姑娘道：「說出來，你別吃驚，也別生氣。」

俞秀凡接道：「既然陷入老鼠窩，在下也準備被吃了，吃驚的已經過去，生氣麼，在下相信還可以自持。」

玉姑娘道：「那很好，取下你臉上的人皮面具。」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好精明的姑娘。你是怎麼瞧出來的，我相信，在人皮面具上面加上了藥物，那應該不會被人發覺。再說，我連頸子裏也塗上了藥物。」

玉姑娘道：「化粧的確實很好，實在很難瞧出來。」

俞秀凡道：「那妳又怎麼瞧出來呢?」

玉姑娘道：「你不尙風流偏風流，為什麼要捏我一下脚尖兒?」

俞秀凡道：「那是因為我想證明一下，我是位久歷情塲的花花公子。」

玉姑娘道：「可惡。為什麼不再戴一雙手套。捏我一下脚尖兒，羞的你兩隻手都泛起紅霞，偏偏是一張臉瞧不出來一點羞紅。」

俞秀凡歎口氣，望着兩隻手，道：「這叫做百密一疏。」

玉姑娘又是一陣格格嬌笑，道：「怪你生杏偏當熟桃賣，挑情挑的羞紅上了兩隻手，那倒是極為少見。我的公子爺，嘗試一下風流滋味，怕不快把一顆心跳出口腔。」

俞秀凡伸手取下人皮面具，笑道：「套着這勞什子怪不舒服，既被妳瞧出來，我就不用再戴了。」

玉姑娘雙目中放射出兩道情焰，盯在俞秀凡臉上瞧了一陣，一下子挺身而起，嬌聲喝道：「坐着不要動!」一扭柳腰兒竄出室外。

望着那玉姑娘飛躍而出的背影，快如脫弦之箭，這那裏是一個弱女子，分明是身負絕技的高人。

只見玉姑娘端着一個銀盆，盆內滿是清水，和一條雪白的面巾進房。放下手中的銀盆，玉姑娘笑了一笑，道：「洗洗臉吧!」

俞秀凡緩緩收起了人皮面具，道：「多謝姑娘。」老實不客氣的，就在銀盆中洗去了臉上殘餘的藥物。

玉姑娘也不再裝作，靜靜的站在旁邊，像是在欣賞一件完美的傑作。

俞秀凡放下面巾，玉姑娘立卽端出銀盆。但她很快行入房中，俞秀凡本想坐在對面的錦墩上，心念才動，玉姑娘已到了木榻前面，嫣然一笑，道：「你想跑?」

俞秀凡道：「我想換個坐位，揭下了面具，總不能還坐在妳的床上。」

玉姑娘道：「你自己心裏早已明白，這地方用不着拘謹。」

俞秀凡嗯了一聲道：「這地方，究竟是什麼所在?」

玉姑娘道：「你找的是路柳牆花，桃花童子決不會帶你到這怪地方，所以你不用拘謹。」

俞秀凡回顧了一眼，說道：「但地方倒不像。」

玉姑娘釘了一句，道：「不像什麼?」

俞秀凡道：「不像妓院。怎麼看這裏也不像花街柳巷。」

玉姑娘嬌媚一笑，道：「地方像不像打什麼緊，你找的是人啊!只要你看人過得去，不論什麼地方，都是一樣。」

俞秀凡道：「玉姑娘，妳也不像。」

玉姑娘道：「為什麼?是我不解風情呢，還是長的太醜?」

俞秀凡道：「是長的太美了，美的不像風塵中人。」

玉姑娘道：「風塵女子，臉上也不會刻上字，你怎能斷言我不是——」語聲頓了頓，接道：「明白點說，這地方應該是高尙一點的花街，門前不掛招牌，女人也長的像點樣子。」

俞秀凡道：「玉姑娘，我問過了，這裏妳就是女主人。」

玉姑娘道：「說的不算錯，正確點說，我該是這裏的當家花旦，要接待像你這樣的貴公子，那就非得我出馬不可。」

俞秀凡「啊」了一聲，道：「姑娘的意思是——」

玉姑娘道：「什麼馬兒什麼料，馬虎點的人物，派兩個丫頭應付一下就是，這該說的很明白了，你是不是還有些不懂。」

俞秀凡道：「我懂，我懂。」突然搖搖頭，笑道：「還是有些不像，妳不像風塵女子，

連那幾個丫頭也不像花街柳巷賣笑人。」

玉姑娘道：「你這人，纏夾起來沒有個完，需要怎樣說你才相信，良家婦人，豈能允許你公子來這裏玩。不過，我們這裏高尚些，價錢也貴的嚇人，所以，不是腰纏萬貫的有錢人，不敢登門。」

俞秀凡說道：「妳這麼一說，倒是有些像了。」

玉姑娘道：「哎！你這人，還要我怎麼說，你如是再不信，那只有一個法子證實了。」

俞秀凡道：「什麼法子？」

玉姑娘道：「我這裏纏綿一宵，黃金百兩，公子願意化這筆銀子，我就可以留客。」

俞秀凡心中暗道：「我們訂這個主意，原本就是要擺出很奇異行徑，引人注意，鬧鬧吵吵，倒是無妨，像這樣眞的纏綿深閨，洞房春暖，那就有些過份了。何況這女人，適才飛躍的身法極快，論江湖經驗，我更難及她萬一。留此一宵，兇險萬端，中了她的陰謀鬼計，那就大大的划不來了。但要一口氣拒絕，又覺得很難有適當的措詞。

玉姑娘有些失望，但她失望神色，一現即隱，格格一笑，問道：「怎麼樣？害怕了，是麼？」

俞秀凡道：「怕什麼？」

玉姑娘道：「你是怕化錢，還是怕我吃了你？」

俞秀凡儘量保持着鎭靜，道：「百兩黃金，區區可以奉贈，留宿大可不必。在下覺得玉姑娘的身價，應該是更高一些。」

玉姑娘臉上閃掠過一抹訝異，道：「那你就出個價吧！」

俞秀凡哈哈一笑，道：「在下風流不下流，姑娘請好好休息，區區告辭了。」

玉姑娘呆了一呆，道：「你要走？」

俞秀凡道：「不錯，已睹姑娘姿容，我不信三湘地面上，還有美過姑娘的人，在下入湘訪美已得，心已無憾，明天該走了。」

他詞鋒曲折，婉轉有致，簡直使玉姑娘有些難測高深。見多識廣的玉姑娘。也有瞪目結舌，不知如何措詞了。

呆了一會兒，才嫣然一笑，道：「是了，公子眼光高，賤妾配不上。」

俞秀凡笑一笑，道：「玉姑娘言重了。」抱拳一禮，道：「夜深了，在下也該告辭歸去。」

玉姑娘欠身還了一禮，道：「不再多想想麼？」

俞秀凡道：「美物不能多用，秀色豈可常餐，人貴適可而止，在下已經很滿足了。」

玉姑娘輕輕歎息一聲，道：「公子，你不覺着你已經到了寶藏的門麼？」

俞秀凡心中一動，道：「什麼寶藏？」

玉姑娘微微一笑，舉手理一理鬢邊秀髮，笑道：「公子，一個走馬章台，訪美天涯的花花公子，大概用不着用易容術吧，再說，你公子用這人皮面具，細巧的很，一般人也不會存有此物。」

俞秀凡心頭暗暗震動，忖道：看來是入港了，這丫頭和那桃花童子，看來都不是平常的人物。

心中念轉，站起的身子，重又坐了下去。笑道：「姑娘對在下有些什麼看法呢？」

玉姑娘道：「像在尋仇，或是訪查一些失物。」

俞秀凡忖道：這該是兩種最普遍的理由。但也使人容易相信的理由，正想選一項承認下來，忽然腦際中靈光一閃，又自想道：「她自稱成了精的老鼠，雖然是太過自負些，但她的閱歷，見識，自非我所能及，編一套謊言出來，只怕要露出很多的破綻，那就弄巧反拙了。

這一陣工夫間，他心中千廻百轉，換了不少的念頭，才緩緩說道：「玉姑娘自己想吧！在下麼，無法奉告。」

玉姑娘道：「嗯！够了，你能守口如瓶，就可以抵消了很多閱歷上的不足。」

她似在說教，又似在指點俞秀凡增進江湖上的經驗。

俞秀凡坐着不動，也未出聲，但也沒有走的打算。

玉姑娘微微一笑，道：「公子，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件事情？」

俞秀凡道：「玉姑娘請說。」

玉姑娘道：「能不能告訴我姓什麼？」

俞秀凡沉吟了一陣，道：「我姓俞，玉姑娘不是眞的姓玉吧？」

玉姑娘嗯了一聲，笑道：「玉是我的名字，我姓郭，叫郭玉珍。滿意了吧。」

俞秀凡笑道：「應該叫郭姑娘才對，怎麼會叫玉姑娘呢？」

郭玉珍道：「這是什麼地方？我應該叫辣姑娘才對。」

俞秀凡道：「郭玉珍似乎已承認不是風塵中人了。」

郭玉珍心中暗道：看來是快入正題啦！口裏却微微說道：「俞公子也不是眞的腰纏萬貫，訪美尋歡的花花公子吧？」

鋒芒相對，各不讓步。

俞秀凡道：「郭姑娘是猜測，還是別有所見？」

郭玉珍道：「如是講猜測，桃花童子引你來此，我們已猜到你是別有用心。但這恐怕你心裏不服。」

俞秀凡心中大大的震動了一下，暗道：江湖上的人人事事，當眞是機詐萬端，可怕的很啊。

口裏笑道：「那是說，一開始姑娘就對在下等動疑了。」

郭玉珍道：「那只是動疑而已。因爲你不像久走花街的玩家，一開始就擺出了一副火急的姿態，但也正因爲如此，證明了你的來歷很單純，在你們身後，不會有老於世故的人物安排。不知小妹說的對是不對？」

俞秀凡想道：說的是啊！本來，這辦法是我和王翔，王當想的，艾大哥並沒有指示我們應該如何，這才是弄巧反拙。

點點頭，俞秀凡緩緩說道：「郭姑娘的論斷，使我們慚愧的很，不過——」

郭玉珍接道：「不過，你心中還有些不服氣，對麼？」

俞秀凡道：「姑娘未能指出我們的破綻何在，實在很難完全叫人心服。」

郭玉珍道：「第一是你沒有久歷情場的那股老練；第二你沒有紈袴子弟那種下流；第三你沒有腰纏萬貫那股氣派。」

俞秀凡說道：「我出手的賞錢太少，太寒酸，是麼？」

郭玉珍道：「賞錢少，是原因之一；而且，也沒有那種付法。」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在下是太嫩了一點。」

郭玉珍道：「你也有高明的地方。」

俞秀凡接道：「這要得請教了，在下全身破綻，那裏高明了？」

郭玉珍柔媚一笑，道：「你讀了萬卷書，和一張伶俐的口齒。」語聲微微一頓，接道：「現在，你心中服是不服了？」

俞秀凡道：「郭姑娘高明。在下雖然有些不願認輸，但又不能——。」

郭玉珍接道：「嗯！說的很婉轉，你既然

有些感覺，可以實話實說了吧！」

俞秀凡一時間還無法編出一個完整的故事，心知萬萬不能再有一步失錯，一錯再錯，那就回天乏力，滿盤皆輸了。一時間沉吟不語。

郭玉珍微微一笑，道：「不敢說，還是不願說？」

這一逼，倒是逼出了俞秀凡一點急智。笑一笑，道：「姑娘，咱們彼此之間，還沒有深刻的認識，交淺言深，只怕誤人誤己。下在自知瞞不過姑娘精深入微的觀察，但在下，也不願輕易說出此番訪仇——」心中若有警覺，立時住口。

但這「訪仇」兩個字，用的太好了，隱隱間，點出此行用心，却又用不着編一套很完滿的往事。

郭玉珍嗤的一笑，道：「剛剛我還誇你守口如瓶，想不到，立刻就失了控制。」

俞秀凡臉一紅，道：「多謝指教！」

郭玉珍微微一笑，道：「你不願說，我也不想多問。但你回去之後，不妨多想想，如是覺着應該告訴我，我隨時歡迎你來。至少，告訴我，對你沒有壞處。」

俞秀凡站起身子，一抱拳，道：「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告辭了。」

郭玉珍忽然流露出黯然之色，輕邁蓮步，行到了俞秀凡的身側，低聲說道：「俞公子，能留在這裏一宵，最好留下，賤妾這身份，可以留客。」

俞秀凡道：「姑娘花容月貌，在下並非草木，怎不動心。但既然知道了姑娘的身份，是托跡風塵高人，怎敢心存輕薄。」

郭玉珍道：「不該告訴你這多事的，聯床夜話時，再慢慢告訴你，也不晚啊。」歎口氣，接道：「裝龍像龍，裝鳳像鳳，裝我這風塵女子身份，就得捨身留客。」

俞秀凡道：「那是凡夫俗子的作爲，使姑娘白璧沾汚，明珠蒙塵，在下不能這樣作。」

郭玉珍突然流下淚來，心中矛盾的很，俞秀凡這幾句話，聽得她無限感傷。也有着很大的欣慰，伸出一雙手，握住了俞秀凡的雙腕，柔情欵欵的接道：「你一定要回去，沿途上小心一些。你這人迂腐的可恨，也迂腐的可愛，我眞的不懂了，你是憐惜我，還是嫌棄我。」

俞秀凡覺着她雙手滑膩，柔軟，緊緊的握住了自己的雙腕，不禁心神一蕩，趕忙一提眞氣，緩緩的推開了郭玉珍的雙手，道：「姑娘，你保重，在下告辭了。」

隱隱間，聽到了一個低到不能再低的聲音，傳了過來，道：「回途小心。」

抬頭看去，只見郭姑娘似乎變了一副面孔，臉上的淚痕，早已拭去，代之而起的是一臉盈盈笑意。俞秀凡暗暗忖道：這丫頭，好一副多變的面孔。

郭玉珍牽住俞秀凡的手，半側嬌軀，偎入也俞秀凡的懷中，嬌聲說道：「公子一定要走麼？」

俞秀凡道：「是的，夜色已深，改日再來拜訪。」

郭姑娘幾乎把櫻唇貼在了俞秀凡的耳朵上，道：「還叫我玉姑娘？」

俞秀凡微微一笑，代表了答覆。但心中却在不停的轉動着，想道：這丫頭不知是何用意，似乎是心有所懼，難道這地方還有比她身份更高的人不成。心念轉動之間人已行入客廳。

郭玉珍回顧了一個守在廳中的中年婦人一眼，道：「銀娘，這位俞公子要走了，去招呼一下公子的兩個跟班。」

那銀娘四十五六的年紀，穿着一身月白褂子，一條月白裙子，面如銀盆，挑直的鼻子，一雙大眼睛，高捲着兩隻袖管子，左臂上戴着一個翠玉鐲子。

望了銀娘一眼，俞秀凡內心中突然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只覺這中年婦人有一股凌人的氣勢，雖然她只是一個下人身份。

但見銀娘一欠身，道：「老奴遵命。」轉身急步而去。

片刻之後，王翔，王當和桃花童子，一齊行入大廳。王當除了身上佩刀之外，手中還拏着俞秀凡的長劍。

銀娘沒有跟着出來，跟來的是兩個青衣女婢。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可是玉姑娘不肯留客？」

俞秀凡笑一笑未置可否，却回顧王當一眼，道：「王總管，放下酒錢。」

王當一欠身，從懷中摸出一張五百兩的銀票放在桌面上。

俞秀凡一拱手，道：「不成敬意，在下告辭了。」

郭玉珍笑一笑，道：「公子如是仍然留在長沙，希望再來坐坐。」

俞秀凡道：「在下如不走，定來拜望。」

舉步向外行去。

郭玉珍送到廳門口，停下腳步，高聲說道：「公子，慢走，賤妾不送了。」

俞秀凡道：「不敢有勞。」

兩個青衣女婢却由郭玉珍身後，擠了過來，道：「婢子們代姑娘送客。」

俞秀凡笑一笑，也未攔阻。

送到大門口處，兩個女婢連招呼也不打一個，就關上大門。這那裏像是送客人，簡直是在攆人。

王當回頭望望那關上的木門，忿忿說道：「這地方比衙門還厲害。」

桃花童子嗤的一笑，接道：「王總管，你剛才留下多少銀子？」

王當道：「五百兩啊！」

桃花童子道：「那就難怪了。」

王當道：「怎麼，五百兩還不够？」

桃花童子道：「五百兩銀子不算少，不過，我帶你來的地方不對。」

王當冷哼一聲，道：「你這話可是什麼意思？」

桃花童子道：「我該帶你們到花街去逛逛，五百兩銀子，保證能轟動整個花街柳巷。」

王當道：「你轉彎抹角的可是說我給的太少了？」

桃花童子笑道：「是少了一些。不過，這不能怪你王總管，只怪我事先並沒有把話說清楚。」

王當道：「什麼話，你現在可以說了。」

桃花童子道：「現在說，雖然是晚了一些，但亡羊補牢，三位如願再來一次，那就時猶未晚。這地方沒有一定的價錢，但出手的客人，最少的大約是五百兩了。一千兩才由女婢送客，兩千兩以上，玉姑娘才親自送到門外。王總管付了五百兩，能有兩個丫頭送客，大約還是玉姑娘看你們公子的面子了。」

突然把目光轉注到俞秀凡的臉上，道：「公子好像和來的時間，有些不一樣？」

俞秀凡笑一笑，道：「玉姑娘很精明，被她揭了我戴的面具。」

桃花童子再回頭瞧瞧王總管，道：「要是明天再來，總管最好能手氣大一些，你瞧瞧她們那一份巴結嘴臉。」

談話之間，已穿過一條大街，行到了另一條僻巷口處。

忽然間，人影一閃，兩個背對着王當等來路的漢子，直向幾人身上撞來。似乎對面有人追殺兩人，所以，兩個只顧前面，忘了後面，

就要撞在王翔的身上。

俞秀凡突然想起了郭玉珍三番兩次的提示，立時叫道：「小心！」

王翔心中一動，一掌向左面一人背心上拍去，口中喝道：「朋友，撞上人不要緊，別撞上刀尖子。」

那人背後像生了眼睛一樣，王翔掌勢遞出，他已霍然轉過身子，五指反向王翔的右掌脈穴上扣去。

出手快如電光石火，而且認位極準，竟然是一位高手。

王翔冷哼一聲，沉腕一收，一個撞肘，擊向了那人的前胸。

這等近身相搏，撞肘一擊，省去了變掌化招的時間，是搶制先機的快攻。

那大漢料不到王翔變招如此的迅快，冷哼一聲，向後退了兩步。

另一個漢子却突然出手施襲，切向王翔的左肩。

王翔冷笑一聲，向前跨進了一步，左臂一伸，一拳擊向那大漢面頰。

王當迅快的把手中長劍交給了俞秀凡，衝前兩步，看着三人動手，却未出手相助。

三人拳來脚往，打的十分激烈。

桃花童子躲在俞秀凡的身後，但兩目却注視場中的搏鬥。

雙方鬥了十幾個照面之後，王翔展開了拳脚，掌拍，指點，肘撞，膝撞，盡都是近身搏鬥的實用招術，力敵二人，猶能着着搶攻。

兩個大漢眼看以二攻一，仍被人着着搶先，步步制機，不禁心頭駭然，心想再打下去，很難討好。呼嘯一聲，聯手一招，一阻王翔的攻勢，突然轉身而奔。

王翔並未追趕，只用兩道目光，望着兩人逃去的方向。直待兩人的背影消失，才回頭對俞秀凡道：「啓禀公子，兩個毛賊，已被屬下給打敗了。」

俞秀凡點點頭，道：「好！咱們回客棧去吧。」

王翔應了一聲，當先而行。王當錯後一步，緊隨在俞秀凡的身後。

桃花童子低聲道：「總管，我得走中間。」側身向王當的身前搶去。

王當冷笑一聲，橫跨了一步，攔住了桃花童子，答非所問的道：「閣下住在長沙府甚久，那兩個混混兒，你定認識了。」

桃花童子道：「自然是認識。」

這答覆很意外，王當聽得怔了一怔，道：「你認識？！」

桃花童子笑道：「長沙府中，花街柳巷中人和那些混混兒，我桃花童子如是不認識，那豈不是白在長沙混了。」

俞秀凡道：「王當，叫他過來。」

王當應了一聲，身子一側，讓開兩步。

桃花童子身子很滑溜，一側身掠過王當，緊隨在俞秀凡的身後。

俞秀凡笑一笑，道：「桃花童子，那兩人是什麼來歷？」

桃花童子道：「什麼來歷我不知道，姓名也不清楚，但我知道他們住在那裏。明天，我可以帶公子去找他們。」

俞秀凡哦了一聲，忖道：這小子滑頭的很。口中却說道：「你知道麼？桃花童子，你跟在我後面走，並不安全。」

桃花童子笑一笑，道：「怎麼，聽公子的口氣，還會出事情。」

俞秀凡道：「很難說啊！有一次，就可能再二再三。」

突聞金風破空之聲，數點寒芒，疾向幾人襲來。

王翔，王當，早已暗中運氣戒備，一閃身避了開去。

俞秀凡只覺暗器來勢太快，閃避不易，心中一急，陡然拔劍擊去。

那是疾如閃電一擊，嚐的一聲，一枚金錢鏢應聲而落。

俞秀凡心中實無把握這一劍能夠擊落暗器，但却一擊成功，而且，時間很從容，暗器距身前還有三尺多就被擊落。如是他拔劍再早一些，可能劍勢出手，暗器還未到長劍可及的範圍之內。

桃花童子看的眞切，心中大大的震動。暗道：好快的拔劍手法，簡直像閃電一般，目不暇接。他走在俞秀凡的身後，就是想瞧瞧俞秀凡的能耐。他如願的瞧到了，那是驚人心魄的快劍。

桃花童子暗暗吁一口氣，道：「公子！好快的出劍手法。」

俞秀凡擊落了暗器，才放下心中一塊石頭，緩緩把長劍還入鞘中，道：「你學過劍？」

桃花童子道：「學過，可惜沒有學成；想讀書，但書也未讀成，就只好打溜了，到處混口飯吃。」

王當已俯身檢起了俞秀凡擊落的暗器，另外兩枚都掠身而過，打入了對面的牆壁。一面說道：「咱們一行四個人，對方只打出三枚暗器。」

桃花童子道：「那是因爲我桃花童子不値得人家暗算。」

俞秀凡說道：「會不會是怕逼出你露了眞相？」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道：「看來是公子十分抬愛小人。」

俞秀凡道：「江湖上無奇不有，你兄弟就算是身負絶技的人，那也不算稀奇。」

桃花童子道：「這個啊，小弟確然是想，就是無法如願以償。」

俞秀凡哈哈一笑，突然改變了話題，大聲說道：「咱們離客棧還有多遠？」

桃花童子道：「快了，快了，轉出這裏巷子就是。」

俞秀凡道：「看來，他們不會再安排一次暗襲了。」

桃花童子道：「公子，小的很奇怪，你們爲什麼不追查暗中施襲的人？」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暗中施襲，狐鬼技倆，在下麼，不願和他們一般見識。」

桃花童子道：「公子說的是。不過，這些人不擇手段，暗施辣手，只怕和公子有什麼深仇大恨。」

俞秀凡道：「反正你已知曉他們的來歷和存身之處，明天再找他們也是一樣。」

桃花童子抓抓頭皮，道：「萍水相逢，公子對在下怎能如此信任？」

俞秀凡道：「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在下既然相信你了，自然就不會對你再生疑心。」

這位流浪江湖，見多識廣的桃花童子，忽然間心頭怦怦亂跳，只覺俞秀凡處事，見解，和別人大大的不同，叫人無法猜測。一時間，竟不敢再逞口舌之能，多言刺探。

行到客棧，已然是三更過後的時分。高挑在客棧大門口處的兩盞氣死風燈，在夜風中不停的搖動着。客棧的大門，已然關了起來。

夜色太深了，俞秀凡不知道是否應該敲客棧的門。就在他略一猶豫的當兒，桃花童子已閃到了俞秀凡的前面，推開了客棧木門，笑道：「公子，這等大客棧，一夜也不會關門，天色不早啦，公子請回客棧休息，明天如是公子需要我，不妨派人找我。」也不待人答話，轉身疾步而去。

王當大聲叫道：「桃花童子，我們要如何找你？」桃花童子奔行的身法很快，身子閃了兩閃，人已消失不見。

俞秀凡道：「不用叫他了，他沒有自主能力決定見不見咱們。」

這時，坐在門後面打盹的店小二已經清醒過來，帶幾人直奔跨院。

掩上房門，王當輕聲說道：「大哥，什麼人才能決定那桃花童子該不該見咱們？」

俞秀凡道：「很難說。」

王翔接道：「我瞧定是那位玉姑娘了。」

俞秀凡道：「郭玉珍並不能够完全作主的人，在那間大宅院中，還有比他更高身份的決策人物。」

王當喜道：「大哥，咱們找對了。」

俞秀凡冷冷接道：「兄弟，別高興。今宵的際遇，使小兄感覺到我們的江湖歷練太差了，此後，我們要加倍小心。再說，我們已入棘叢，隨時有喪命的可能。江湖上的神秘組織很多，未必就是我們找到的這個。」

王當神色一凜，道：「大哥教訓的是。」

王翔似是突然想起了什麼樣重大的事，低聲說道：「大哥，你已經取下了人皮面具，此後——」

俞秀凡接道：「此後，就以本來面目和他們相見，就是你們兩位，也要取下面具。」

王當道：「爲什麼，就小弟所知，咱們多一層掩飾，就多一種變化。」

俞秀凡搖搖頭，接道：「咱們太缺乏經驗了，不論化粧得如何好，都會被人瞧出毛病，乾脆以眞面目和他們相見，倒也可減少他們一番戒心，要緊的是，咱們先得有一套身世來歷說詞，能使人深信不疑。」

王翔突然穿窗而出，在房上巡視了一週，重又回入室中。

俞秀凡望着王翔微笑點頭，讚道：「二弟很細心。」

王翔取下臉上的人皮面具，道：「大哥說的是，咱們既無法避過敵人的視察，那就是避免弄巧成拙。只是，這身世來歷，倒是一樁大大爲難的事，咱們可以編一套動人的說詞，但對方必然會仔細的追查。」

俞秀凡道：「不錯，眼下這確是一樁難題。這件事必得見到艾大哥時，請他安排，目下咱們不能輕易說明，有人問起這件事，你們推到我身上就是。」

王翔，王當點點頭，道：「大哥說的是，咱們來一個大智若愚。」

俞秀凡又吩咐了兩人一些事情，三人才分別安歇。

直到第二天日升三竿，仍未見桃花童子找上門來。

俞秀凡暗暗歎一口氣，心中暗道：目下已下了餌，來不來是人家的事了。只好吩咐店家結賬備馬。

王當低聲說道：「大哥，咱們不再等一天麼？」

俞秀凡笑一笑，道：「人暗我明，咱們任何舉動，都在人監視之中。欲速則不達，準備上路。」

忽然間，王當感覺到俞秀凡的才慧見解，無不高過自己甚多，心中大生敬佩。

三匹馬快行出了北門，進入郊野，忽見人影一閃，桃花童子陡然間出現路中。

王當走在前面開道，一收韁，冷冷說道：「又是你。」

桃花童子微微一笑，高聲道：「俞秀凡公子，就要走麼？」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玉姑娘告訴你我姓俞。」

桃花童子尷尬地一笑，答非所問的道：「昨夜中暗襲諸位的人，在下已摸清楚他們的底子。」

俞秀凡道：「當眞是有勞了。」

桃花童子道：「俞公子要不要找他們討還一個公道。」

俞秀凡搖搖頭，道：「那倒不用了，他們既沒有傷着我們，在下也不想多惹麻煩。」

桃花童子有些意外，道：「俞公子很大的氣度。不過，就算俞公子不找他們，只怕他們也不會善甘罷休。」

俞秀凡道：「這麼說來，他們還想暗算我們主僕了。」

桃花童子道：「大概是吧。」

王當冷冷道：「這樣清楚？」

桃花童子笑道：「在下親耳聽到他們談論三位。」

王當道：「都說些什麼？」

桃花童子道：「他們說三位武功高强，只有再用暗襲了。」

王當冷笑一聲，道：「他們一直在施用暗算，幾時用過光明正大的手段。」

桃花童子道：「王總管，暗襲的方有法很多種，埋伏人手，施放暗器，大概是最笨的辦法了。」

王當道：「那他們要怎麼對付我們？」

桃花童子道：「在下沒有參與其事，怎麼對付三位，倒是未曾聽聞。不過，在下倒可以舉出一兩個例子給你聽聽。譬如說，在酒飯之中下毒，巧裝老弱婦孺，接近到諸位身側之後，再暗中施梅花針一類的細小暗器，諸位是否防不勝防呢？」

王當呆住了，一時間答不上話。想一想，這些事，確是很難預防。

桃花童子淡淡一笑，接道：「王總管，保護你們公子的安全要緊，江湖上五花八門，單憑武功，有時全無作用。王總管，你要是不恥下問，我桃花童子肚子裏一些鬼點子，就夠你學上它三兩個月了。」

王當已未戴人皮面具，這幾句諷譏之言，只聽得他面紅過耳，頰如火燒。但他是一位通達事理，明白厲害的人，儘管羞紅滿面，却並未惱怒，尷尬一笑，道：「多承指教。」

桃花童子昨夜開始，就受了王當不少冷言熱語的閑氣，只覺主僕三人中，這王當最是難纏，心中早已積了不少怨氣，借故發作，把王當大大教訓了一頓，人却早已暗中運氣，準備王當出手。那知王當不但未發作出手，反而謝過指教，不禁一呆。

俞秀凡道：「咱們主僕苦練十幾年的武功，自信遇上高手，也可以打上個百來回合，但對經驗閱歷這方面，却是大不及人。你桃花兄弟，給咱們很多指教，咱們心中極爲感激。」

桃花童子哈哈一笑，說道：「公子好氣度啊。」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江湖行中雖是波譎雲詭，但以你公子的才華，兩位從僕的武功，精幹，只要能處處留心，當可自保，走上那麼一年兩載，三位自然逐漸有經驗了。」

一直很少開口的王翔，突然啓口說道：「桃花兄弟，昨夜中暗襲我們主僕的人，是什麼來路，爲什麼對我們主僕動手？」

桃花童子笑道：「大約是你們太有錢了，因爲能到玉姑娘家中坐坐的客人，身上總要帶有三五萬銀子才成。」

王當道：「你是說那些人還不甘心？」

桃花童子道：「不錯，他們找上了三位，却一無收穫，怎肯就此罷手，定然會有下一步行動。」

俞秀凡笑笑，道：「照你桃花兄弟的看法

，咱們應該如何？」

桃花童子道：「照我的看法，那就不如先找他們，挑了賊窩子，或是大大的教訓他們一頓，讓他們知難而退。」

兪秀凡說道：「可惜，咱們不知賊窩在何處。」

桃花童子道：「這不用愁，有我帶路。」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我們離去之後，他們不會找你報復？」

桃花童子道：「我本是天涯流浪人，這地方我也住膩了，教訓過他們之後，我也要離開這裏。」

王當道：「回金陵去？」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江南佳麗，我大都見識過了。這一次離開長沙府，想北上，去看看北地胭脂什麼風情，所以，公子用不着替我担憂。」

王翔，王當都不再多言，望望兪秀凡等他決定。

兪秀凡沉吟了良久，長長歎一口氣，道：「兵戰兇危，如是我們找上了那些人，只怕是很難免一場搏殺了。」

桃花童子道：「不錯。如是人家不甘心束手就縛，那是自然要大打一場了，兵刃無眼，動上了手，就難保沒有傷亡。」

兪秀凡道：「這倒是一椿大大的難題了，彼此並無什麼大仇大恨，如是鬧到流血橫屍，豈不是有些太過慘酷了嗎：」

桃花童子聽得怔了一怔，才笑道：「兪公子，你讀過不少的書吧？」

王當笑笑道：「咱們公子讀書萬卷，學富五車。」

桃花童子道：「那就難怪了。」

兪秀凡笑笑道：「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桃花兄有以教我！」

桃花童子忽然覺着臉上一熱，道：「言重，言重。人已存下了謀圖你們之心，公子如不能未雨綢繆，只怕終難逃殺身之禍。」他危言聳聽，似是非要挑起一場搏殺不可。

兪秀凡道：「綢繆最上之策，莫若制敵機先。」

桃花童子道：「公子洞若觀火，小的正是此意。」

兪秀凡說道：「既是如此，咱們就去瞧瞧吧！」

桃花童子道：「我替三位帶路。」放腿向前奔去。

王翔回顧了兪秀凡一眼，道：「公子，咱們當眞要去麼？」

兪秀凡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王翔道：「公子，這好像是一個安排好的陷阱。」

兪秀凡低聲道：「大魚上鈎，很難免一番波翻浪湧，兩位請聽我之命行事。」

王當道：「我追他去，公子請保持一些距離，以免暗襲突起，應變不及。」

王當放開脚步，追了上去，兪秀凡和王翔也加快了行速。

桃花童子俟王當趕到，立時說道：「快要到了。從現在開始，咱們隨時都可能碰上敵人的暗椿施襲，務必要多作戒備。」

王當流目四顧，發覺西面是一片雜樹矮林，東，北兩面，丘嶺起伏。當下說道：「在那裏？」

桃花童子道：「穿過那一片雜林，有一座青石砌成的莊院，就是他們的巢穴。」

談話之間，兪秀凡和王翔王當也趕到岔路口處。

王當指指那一片雜林，道：「咱們得穿過樹林子去。」

兪秀凡哦了一聲，笑道：「好，走吧！」

王當道：「公子，江湖上有逢林莫入的戒語。」

兪秀凡微微一笑，道：「那總比人家在酒飯之中下毒的暗算容易防備多了。」

目光轉注到桃花童子的臉上，笑一笑，道：「桃花兄還敢爲我們帶路麼？」

桃花童子不安的笑一笑，道：「在下不過一個江湖浪子，生死事早已不放在心上。」舉步向前行去。

王當疾行兩步，和桃花童子並肩而行，道：「桃花兄，那矮林後面的莊院中，都是些什麼人物？」

桃花童子搖搖頭，道：「小的不認識。」

王當微微一笑，道：「桃花兄是爲我們主僕帶路一事，那玉姑娘是否知道？」

桃花童子道：「這個麼在下也不清楚。」

王當看他的口氣，不再多問，快步向前行去。

行近雜林，兪秀凡和王氏兄弟，好整以暇的把三匹馬拴好，才沿着穿林的小徑，向前行去。

桃花童子連蹦帶跳的越過王當，道：「小的走前面。」話剛出口，颼的一支長箭，破空而至。

箭如流星，來勢至快。

桃花童子一側身避開箭勢，王當一抬右手，接住了長箭，暗運內功，回手反擲出去。

但聞一聲悶哼，一片荆叢之後，站起了一人，疾向後面奔去。

王當很沉着，仍然不緊不慢的向前走着，只冷冷的瞧了那疾走的大漢背影一眼。

桃花童子突然間有些震驚的感受，發現這主僕三人，竟都是身負絕技的高手。

行過荆叢時，桃花童子轉目一顧，只見一個黑衣大漢被長箭透心而過，雖然還未氣絕，但箭穿心臟，顯然是不得活了，身側還放着一張硬弓，一袋長箭，心中更是震動。他手拋長箭，三丈左右的距離，透荆叢穿人心臟，這份手勁，如非有深厚的內功，决難辦到。

望過那重傷的黑衣人，强自笑一笑，道：「王總管，好手法，小的開了眼界。」

王當淡淡說道：「咱們公子，心地仁慈，不喜傷人，區區麼，就缺乏我們公子那份胸懷了。」

林中並沒有太多的埋伏，除了那支冷箭之外，再未遇上暗襲。

穿過雜林，果然見一個青石砌成的圍牆內，隱現出幾重屋脊。

桃花童子指着那青石圍牆，道：「就是那裏了。」

王當望了那高大的青石圍牆一眼道：「看上去那圍牆很堅牢。」

桃花童子道：「不錯，裏面的人手也很多，咱們是從大門進去，還是越牆而入。」

兪秀凡接道：「大白天，翻牆越屋成何體統，自然該由大門進去。」

桃花童子道：「在下給公子報門。」放腿疾奔過去。

兪秀凡，王翔，王當，也同時加快了脚步，緊追在桃花童子的身後。

兩扇黑漆大木門，早已大開，但一眼望去，只見庭院寂寂，不見人蹤。

桃花童子高聲說道：「有沒有活的人，請出來一個。」

兪秀凡目光轉動，只見大門內庭院廣闊，但却生了不少野草，不似有人常住的地方，心中立時瞭然，這是選擇好的陷阱。

庭院中傳出一個洪亮的聲音，道：「諸位既然來了，何不入內談話？」

兪秀凡一揮手道：「咱們進去。」

這一次，桃花童子未再搶先，王當一側身，當先而入。

王翔緊隨在兪秀凡身旁而行，手握刀柄，全神戒備。

王當一步踏進門內，立聞金風破空，兩枚亮銀梭，分由兩側襲至。王當早已暗作戒備，身子向前一探，雁翎刀閃電而出，左擺右揮，嚐嚐兩聲，兩枚亮銀梭全被擊落實地。王當還刀入鞘，仍然足踏在原地，半分也未移動。

目光轉動，只見眼前是一座佔地畝許的庭院，滿生着雜草，一道白石鋪成的小徑，直通向後面的一座瓦舍之中。

這青石圍牆內的院子很大，但房舍却不多，而且都集中在最後面，形成一座三合宅院。

王當一提氣，高聲說道：「朋友，玩夠了吧！」

一陣刺耳的笑聲，由十丈外三合宅院中傳了過來，道：「由大門進入這宅院庭中，共有十二丈七尺的距離，這一段距離中，共有五道埋伏，諸位能闖得進來，老夫自然會親身迎客。」聲音由十丈外遙遙飄來，但却清晰如在耳邊。

兪秀凡回顧桃花童子一眼，笑道：「桃花兄，請走最後，刀劍無眼，別傷了你這局外之人。」

但見兩側草叢波動，兩條人影，疾躍而出，並肩站在兩丈左右處的白石道中。

兪秀凡目光轉動，只見兩側草深可以藏人之處，至少距小徑在一丈四五尺外。

王當抬頭看去，打量了兩個攔路人一眼，約在三十以上，也都用的單力。回顧了兪秀凡一眼，王當低聲說道：「公子，可要留下他們的性命？」

兪秀凡道：「得饒人處且饒人，能留下兩人的性命更好。」

王當一點頭，轉身迎了上去，道：「兩位請亮刀！」

兩個人都穿草色一般的服裝，所以藏在草叢中，如若不動，很不易瞧得出來。四道目光一齊冷冷的看了王當一眼，道：「你只管出手，我們該拔刀的時間自會拔刀。」

王當怒道：「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突然拔刀一揮，擊了過去。

刀光如電，打閃般向兩邊擴展。寒芒捲旋中，響起了兩聲慘叫，血光迸冒，兩具屍體一齊栽倒。

原來，兩個綠衣人未來及拔刀，也無法閃避，就傷在那擴展的刀光之下。

桃花童子忍不住道：「好快的刀法。」

其實，連王當自己也有些不太相信，近年時光中，怎有如許大的進步，拔刀一擊間，竟有着這樣大的威勢。

楞了一陣，才低頭查看，兩個綠衣人，都已被刀劃破了咽喉，氣絕而逝。

想到了答應兪秀凡的話，忍不住回頭一瞥大哥。

兪秀凡並沒有責備的意思，臉上是一片嘉許的微笑。

王當胆氣一振，飛起一脚，撥開兩具屍體，高聲說道：「第一埋伏咱們已經闖過，第二個埋伏咱們的人，可以請他們現身了。」

十丈外三合院中又飄出那冷厲的聲音，道：「閣下刀法高明，免去四道埋伏，請進入院中相見。」

王當哈哈一笑，道：「你擺的什麼臭架子，埋伏由你安排，闖不闖得過要看咱們的手段，你免去了另四道埋伏，那是怕在下的手中刀快，就該現身迎客才是，躭在屋裏，大聲喊叫，算是那門子英雄人物？」

片刻之後，十丈外三合院大門口處，突然現出了一個穿着長衫的人，快步向兪秀凡等停身之處行了過來。

是個四十以上下的中年人，一身綢子長衫，空着雙手，未帶兵刃。停身在七尺外，一抱拳，道：「在下奉命迎接四位入廳。」

王當還刀入鞘，一擺手，說道：「你帶路吧。」

青衣人應了一聲，轉身行去，神態間極是恭順。

王當暗暗冷笑道：鬼怕惡人，大約剛才我那一刀，把他們全震住了。

青衫人帶四人直行到宅院門外，才停下脚步，道：「四位請稍候片刻，容在下通報。」

王當冷冷說道：「不用通報了。」大步直入。

宅院內庭分兩行，排着八個身着勁裝懷抱鬼頭刀的大漢，大廳正中的一張大木椅上，却端坐一個五旬上下，虎目暴眉的老者。

王當適才出手一刀，對自己信心大增，暗道：「這批人吃硬不吃軟，不用對他們客氣，擒賊擒王，直接找他們的頭兒說話。心念一轉，大步直向廳中行去，對兩側排列的執刀大漢，望也不望一眼。

兪秀凡，王翔和桃花童子，却是停下了身子，未隨入廳。

八個執刀大漢中右首第一個抱刀大漢，突然大喝一聲：「站住！」

刀光閃動，人影流轉，排列兩側的大漢，已然佈成了一個攔阻去路的刀陣。

這座庭院，並不很大，刀陣橫列，堵塞了整個院落。

王當冷笑一聲，緩緩地把右手，握在刀柄上，道：「在下刀如出手，不死人也得傷人，你們非我敵手，快撤刀陣，讓開去路，我要找你們領頭的說話。」

八個執刀大漢齊齊揮動一下手中的鬼頭刀，刀光如波浪翻動，光燦奪目，佈成了一片刀幕。原來這是一座佈守很嚴密的刀陣，刀刀啣接，雀鳥難渡。

看過嚴密的刀陣，王當心裏暗暗打鼓，實在沒有把握能夠闖得過去，但已騎上虎背，只好全力一試，暗中提聚眞氣，大喝一聲，拔刀擊出。

他一心衝破刀陣，這一刀擊出，人也隨着刀勢向前衝去。

艾九靈選中了王翔，王當輔佐兪秀凡，全心成全兩人，引荐兩人拜入天下第一名刀帥風的門下，兩人武功本已有很好的基礎，帥風又傾囊相授，把苦研五十年的捲雲十八刀，傳授了兩人。

捲雲十八刀，雖只有二十八招，但却是帥風採天下刀法之長，孕化而成的奇學，刀出如捲雲排空，威力驚人。

王當一刀揮出，正是十八招中一記「風捲殘雲」，刀光閃電一般直穿而入，分向兩側捲出。

八個黑衣大漢，只覺一陣刀氣冲了過來，心中大駭，急急揮刀合擊，希望封住王當的刀勢。但幾人如何能擋住這天下第一等奇厲刀法，八人刀勢合璧，王當長刀已分向兩側捲出，那正是八人刀勢攻出後的空位。

但聞一連串慘叫之聲，八個執刀大漢，手中的鬼頭刀連一截手臂齊齊跌落在地下。

這凌厲絕倫的一刀，使八個人一齊斷臂，也使得桃花童子的臉色大變。

王當緩緩把長刀還入鞘中，大步直向廳中行去。

大廳中，半晌沒有聲音，顯然那廳中端坐的老者，已被王當這一刀鎮住。

直待王當行入廳中，那虎目暴眉的老者，才站起身子，一拱手，道：「兄弟周武。」

王當冷笑一聲，道：「管你是周文，周武，你是不是這裏的土匪頭子？」

周武道：「區區是這裏的主事人。」

王當道：「那些暗放冷箭，揮刀截攔我們主僕的人，都是你的手下。」

周武的個子並不高，穿着一件深藍綢子的長衫，坐椅的扶手上，靠着一把金背大砍刀，但他並沒有拏起來。

欠欠身，應道：「是的，他們都是我的屬下。」

王當道：「那很好，咱們和你無怨無仇，你們連施襲擊，用心何在呢？」

周武道：「他們有眼無珠，開罪了三位——在下——」

王當冷冷接道：「你如不下令，他們怎敢出手，我看你才是有眼無珠。」

周武似是已被王當那一刀傷了八人所震駭，竟不敢出言頂撞，緩緩說道：「閣下說的是，在下有眼無珠，不識高人。」

這時，俞秀凡帶着王翔和桃花童子行了進來。

王當回身說道：「公子，這老小子自承看走了眼，咱們該怎麼整他？」

俞秀凡笑一笑，道：「我來問他。」

目光轉到周武的臉上，接道：「閣下這裏的是——」

周武接道：「在下周武，在長沙府立窰，此番有眼無珠，不識高人，還望諸位多抬貴手。」說完話一抱拳。

俞秀凡四下打量了一眼，緩緩說道：「周兄在長沙立窰很久了麼？」

周武道：「是的。兄弟在長沙府混了十幾年啦。」

俞秀凡道：「那你已經害過不少的人，是麼？」

周武道：「這個，這個……」

目光一掠桃花童子，接道：「朋友，江湖上，殺人不過頭點地，在下認了也就是了，閣下這等苦苦追問，未免欺人過甚了。」

俞秀凡一直很關心那周武的舉動，看他態度忽然强了起來，微微一笑，道：「你這些屬下，都爲你受了傷害，你如是一點也不受損傷，未免是有些說不過去了。」

周武怒道：「閣下的意思是？」

俞秀凡道：「我的意思很簡單，你是願意自作懲罰呢，還是放手一戰？」

周武道：「什麼叫做自作懲罰？」

俞秀凡道：「你在長沙府中立窰了十幾年，想來已然作了不少傷天害理的事，斬下一條手臂，不算太過份吧？」

周武一伸手，抓起了靠在椅子上的金背大砍刀，冷笑一聲，道：「要周某斬一條手臂，和要周某的腦袋有何不同。」

王當突然向前行了一步，平握刀柄，道：「閣下想動手，可以出刀了。」

周武想到王當一刀斬下八個屬下手臂一事，心中忽生寒意，回目望去，只見桃花童子，轉臉他顧，不再望周武一眼。

俞秀凡淡淡一笑，道：「周兄，你如是拔刀動手，可能是丟了腦袋，自作懲罰，只自斷一條手臂，孰輕孰重，還望你多想想。」

周武心中實在害怕王當，腦筋一轉，動到了俞秀凡的身上，急急說道：「你小子口氣很大，那也不過是仗人之勢罷了，敢不敢親自和我動手？」

俞秀凡聽得不禁一怔，道：「你要和我動手？」

周武道：「不錯，如是周某人傷在你的手中，才能心服口服。」

王當道：「就憑你們，還不配和我們公子動手。」

周武目睹王當閃電一般的快刀，寧可受氣，也不願丟了命，看那俞秀凡文弱俊逸，就算會武功，以自己這身武功，也足可應付了。他心中認定了俞秀凡，不理會王當的激諷，望着俞秀凡道：「閣下是否敢和在下動手一戰？」

俞秀凡想到拔劍斬蛇一幕，豪氣突生，微微一笑，道：「你一定想和我動手麼？」

周武道：「不錯！但不知公子是否敢應在下的挑戰。」

王當大步上前，道：「先過了我這一關再說……」

俞秀凡揮一揮手，接道：「王總管，站下去！」

王當心中暗道：「大哥的裝作工夫，倒是大有進步了；口中連連應是，退到一側。

在王翔，王當的心目中，俞秀凡和一年前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就算艾九靈胸羅玄機，學究天下，但也不能在短短一年之中，把俞秀凡造就成一位身負絕技的高手。

因此，兩人一直不敢離開俞秀凡，以便萬一接不下對方的攻勢，可及時挽救。

俞秀凡神情很平靜，目注周武，緩緩說道：「你可以出手了。」

周武心中仍然顧慮着王當的快刀，暗自忖道：我如傷了他們的少公子，決難逃過他的快刀報復，倒不如設法把他生擒活捉，也好迫使他隨行總管就範。

心念一轉，拱手笑道：「貴屬刀如閃電，在下十分敬佩，我們雖然是理屈在先，但在下從屬已然一死八傷，在下不願把仇恨愈結愈深；因此，在下想向公子領敎幾手拳掌，不知公子意下如何？」

俞秀凡緩緩把長劍交給王翔，笑一笑道：「也好，你出手吧！」

周武久年在江湖上闖蕩，見識廣博，目光一掠俞秀凡，希望瞧出他的架勢，出身何門何派。

只見俞秀凡足下不丁不八，竟然瞧不出子午樁，不禁一皺眉頭，抱拳說道：「公子山底海納，想是不肯搶佔先機，區區獻醜了。」

言畢左手一探，迎胸拍出，右手緊隨左掌而出。

這一招「深山藏虎」，雙手連環，可實可虛，全視對方出手封架的招式，再行變化。

那知俞秀凡根本未理會攻來的掌勢，然仍肅立不動。原來俞秀凡練成的都是化繁爲簡的奇學，只講究時機，分寸，已無招術變化的繁複。

周武掌勢逼近俞秀凡胸前一尺，仍不見俞秀凡出手，心中冷笑一聲，忖道：你這樣托大，那是自找苦吃了！

惡念陡生，虛招變實，右手加速，忽然間越過左掌，點向了俞秀凡胸前的「神封」要穴去。

掌勢近身三寸，俞秀凡才微微一側身子，右手一翻，正好拏住了周武右腕的脈穴，微微一帶，借力，施力，周武身不由己的打了一個旋轉，一時全身力道消失，直向廳門上撞去。

總算他武功不弱，俞秀凡鬆開他腕脈的一瞬，力道恢復，但頭已撞上木門，響起了砰然一聲輕震。

王翔，王當原本大爲担心，眼看周武掌勢接近身前，手已握着，俞秀凡只要稍受傷害，即將拔刀擊出，劈死周武。及見俞秀凡出手拏穴的奇奧，快速，無一不恰到好處，又瞧得兩人驚奇不已。

（未完）

女人唔補，
老得好快㗎！

佢青春長駐
全靠碧玉珠旁身

享譽藝壇數十載的鄧碧雲，容光煥發，活力充沛，歲月在她身上，不留痕跡，因爲她懂得保養身體，長期服用碧玉珠。

碧玉珠，中國古方製成，用藥名貴，補血養顏，專治婦女體弱，頭暈目眩，貧血肝鬱，產後欠補，腰瘦背痛，久不受孕。崩漏帶下，月經不調，一瓶見效。

年輕婦女服用，身體健康，容顏鮮艷；更年期婦女服用，精神爽俐，症狀消失。

碧玉珠
婦女之寶


註册商標

峨嵋藥廠出品
港九澳各大葯行均售